#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 史部第四四册目次

# 龍門綱鑑正編二十卷潘氏總論一卷

〔清〕蔣先庚撰

清初玉芝園刻本

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哉。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
曲。人皆見之。蕩蕩平平之道。不外是矣。太宗御位之初。首開崇文館。
與諸王宰相。講閱書籍。次選文章道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汝
以忠孝為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於仁
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并選之目。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
走聽號。如表孝婉。雖有待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天質也美。謙恭
以任賢臣。如用文彥博等 而天下無事。豐予哲宗之初。嘗為垂簾之政。宣仁
高皇后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何愛於髮膚。任賢不貳。如司馬光呂公著等 去讒
不疑。如去蔡確章惇等 故自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
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沆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襄晏殊王旦王



曾杜衍趙抃諸呂之輩。復有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為
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相繼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又稱宣仁為女中堯舜。嗚呼休
哉。神宗銳意圖治。上慕唐虞。傾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
以堯舜相期。東周以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都俞吁
咈之治。特安石之學。既執而蔽。引用山邪。如呂惠卿章惇 反治為亂。使天下
之人。駭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繼進。如章惇蔡卞輩 釀成靖康之禍。欽徽
二宗被虜 用人可不謹哉。當此之時。上有好治之君。下有恭治之民。而

濂洛群哲。如周程張朱輩 曾無一人舉相臣之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
豈天未欲使斯世躋堯舜之域歟。何道之不行也。嗚乎。真儒業盛。
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寧宗以前。指以朋黨。斥為偽學。紀綱。寧宗
開蔡京籍司馬光蘇軾程頤等為姦黨慶元間韓侂冑斥朱熹等為偽學 締無虛日。姦邪黨與。為國大蠹。
始於呂惠卿。終於賈似道。互為汲引。相繼升於廟堂。用舍如此。安得
不亡乎。蓋宋之人君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宋之人臣德業有加。而
道則未盡。如寇準王旦之徒 王 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接乎孟氏之傳者。周程張朱
又謹其進退之義。故終宋之世。亦只如此而已。使學者不能無遺憾
於斯世也。且真宗不知寇準之忠。天禧四年丁謂構寇準於雷州真宗不知 神宗不識惠



卿之姦。熙寧七年惠卿復附新法而神宗反以為忠 又豈不為明君之累耶。至於哲宗昏庸
太甚。信任姦惡。屏逐忠賢。卻問呂大防何以至虔州。紹聖四年章惇欲殺大防哲宗不
知。如問大防何以至虔州 左右不對。亦可羞也。金虜破虜。幾遷兩京。秦檜媚虜班
師而殺之。欽徽二宗在北虜金兵進安汴京秦檜謀逐都督師殺之 元 高宗若不聞也。遁天
之罪。尚忍言哉。張浚趙鼎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未久。非惟不能
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貶竄遷之冤。紹興五年浚為宰相八年浚竹理宗慶元八年君德秀了翁
又秦檜為史彌遠所敗 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以元惡居相位。登進同類。
布滿朝廷。祇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為忠。豈復望其有三代
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傾危之餘。端宗景炎元年 而能以身任三百年

# 紀古圖新訂歷史龍門綱鑑正編目次

華陽　蔣先庚

## 卷一

### 三皇紀



### 五帝紀



### 夏紀



### 商紀



### 周紀



## 卷二

### 周紀

赧王　東周君

列國紀

秦莊襄王　楚

韓　齊　燕　魏　趙

後秦紀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三

漢紀



高祖皇帝　楚義帝附　西楚霸王項籍附

惠帝　高后

卷四

漢紀

文帝　元年十六　後元七

景帝　元年七　中元三　後元三

武帝　建元六　元光六　元朔六　元狩六

元鼎六　元封六　太初四　天漢四　太始四

征和四　後元二

卷五

漢紀

昭帝　始元六　元鳳六　元平一

宣帝　本始四　地節四　元康四　神爵四

五鳳四　甘露四　黃龍一

元帝　初元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寧一

成帝　建始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和二

哀帝　建平四　元壽一

平帝　元始五



卷六

漢紀

孺子嬰　附王莽篡位十八年　居攝二　初始一

淮陽王二年

漢紀

光武皇帝　建武三十　中元三

明帝　永平十八

章帝　建初八　元和三　章和二

卷七

東漢紀

和帝　永元十六　元興一

殤帝　延平一

安帝　永初七　元初六　永寧一　建光一

延光四

順帝　永建六　陽嘉四　永和六　漢安二

建康一

沖帝　永嘉一

質帝　本初一

桓帝　建和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熹九　永康一

靈帝　建寧四　熹平六　光和六　中平六

獻帝　初平五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卷八

後漢紀　吳魏二僭國附

昭烈皇帝　章武三

後帝　建興十五　延熙二十　景耀五　炎興一



卷九

晉紀

武帝　太始十　咸寧五　太康十

惠帝　永熙一　元康九　永康一　永寧

永安一　光熙一　永興二

懷帝　永嘉六

愍帝　建興四

元帝　建武一　大興四　永昌一

明帝　太寧三

成帝　咸和九　咸康八

康帝　建元二

穆帝　永和二　升平五　[illegible]

哀帝　隆和二　興平二

帝奕　太和五

簡文帝　咸和二

孝武帝　寧康三　太元二十一

安帝　隆安五　元興二　義熙十四

恭帝　元熙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二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中宗　附武后僣號諱例二十一年　嗣聖二十一　神龍二

景隆三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玄宗　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五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寶應一

卷十三

唐紀



代宗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德宗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卷十四

唐紀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曆二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四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三

文德一

昭宗　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三　天復三　天祐一

昭宣帝　仍用天祐年號

五代



後梁紀　契丹年紀附

太祖　開平四　乾化二

均王　先二年仍舊號乾化　貞明六　龍德三

後唐紀　契丹年紀附

莊宗　同光三

明宗　天成四　長興四

閔宗　應順一

潞王　清泰二

後晉紀　契丹年紀附

高祖　天福七
齊王　開運二
後漢紀　契丹改開號遼年紀附
高祖　乾祐二
隱帝的稱乾祐年號
後周紀　遼年紀附
太祖　廣順三
世宗　顯德六
恭帝的稱顯德年號



卷十五
宋紀　遼附
太祖　建隆三　乾德五　開寶九
太宗　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卷十六
宋紀
真宗　咸平六　景德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仁宗　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定一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英宗　治平四
卷十七
宋紀　遼附
神宗　熙寧十　元豐八
哲宗　元祐八　紹聖四　元符三
徽宗　建中靖國一　崇寧五　大觀四　政和七
重和三　宣和五



欽宗　靖康二　金附　西遼附　夏附
卷十八
南宋紀　金　西遼　夏附
高宗　建炎四　紹興三十二
卷十九
南宋紀
孝宗　隆興二　乾道九　淳熙十六
光宗　紹熙五
寧宗　慶元六　嘉泰四　開禧三　嘉定十七

卷二十

元紀



目次終

訂曲潘光祖霞青彙輯　男　台梅宣闓　名梓儼鉉　較訂

## 三皇紀

（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之綱紀也。）

胡雙湖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說則見於秦博士。（漢百官表云：博士，秦官，通古今之典故。）秦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比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見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蓋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茫初闢，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乃實始為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 盤古氏

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盤古，猶言盤固也。渾敦，未昭晰之謂也。）



胡五峯曰：盤古生於太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 天皇氏

（天，陽氣上積而成形者也。皇，大君也。氏，姓氏也。謂之天皇氏者，蓋取天開於子之義也。）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制干支之名，（干，幹也。支，枝也。十干：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強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陽。十二支：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以定歲之所在，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 地皇氏

（地，陰下凝而成質者也。謂之地皇氏者，蓋取地闢於丑之義也。）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辰，時也，所以紀時也。三辰，謂日月星也。）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 人皇氏

（人者，神也，而為萬物之最靈者也。謂之人皇氏者，蓋取人生於寅之義也。）

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為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沕穆，王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亦號九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陳四明曰：夫人靈於萬物，而氣稟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為衆所宗，此君道之始也。以盤古之先為無君邪，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較為有君邪，吾不得而求也。慎矣世而著其號，舍其帷而存其常可也。

有巢氏

初，教民巢居。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逮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豫不足以敵禽獸。有巢氏作，構木為巢。記文王在上曰巢，在穴曰窟，卽陳樵所謂聚薪柴以居之也。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教民為樵巢，夏則居之；穴也為營窟，冬則居之。未知鑽燧，飲曰飮，故曰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既取其皮蔽前，復取而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燧人氏

始製耒耜鑽燧。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有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為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治矣。皇王大紀曰：燧人氏始教民以火，民未知衣服，夏多巢，冬則煬之。未有火化，飲血而茹毛，始教之烹飪矣。後世聖人有作，以火化之。始作結繩。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聖人有所隱曰：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紀數也。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

佐馬曰明，四佐曰必育、成博、隕丘。

胡五峯曰：鴻荒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焉。生消升降，啟而復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體是以為三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於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尸其體，五帝妙其用。



承從文武成其功，孔子孟軻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何莫由斯道也。

五帝紀 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華胥地名，在陝西藍田縣，小渦曰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於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人生之始，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六畜以充庖廚，且以為犧牲享神祇，故又曰庖犧氏。都于宛丘。伏羲風姓，風，天地之正氣，鼓動萬物。伏羲以木德王，故以風為姓也。

畫八卦。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於人，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之形也。二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三曰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四曰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五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左右相注。六曰諧聲，謂江河之類，以水為形，工可為聲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制嫁娶。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儷，偶也。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又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以龍紀官。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

木官爲叉龍氏中官爲黃龍氏分理宇內政化大洽造琴瑟作立基歌扶徠作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在位一百二十五年崩葬于陳

陳定宇曰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蓋非特爲萬世文章之祖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矣

周德恭曰八卦既畫書契始成罷結繩之政明吉凶之理由是政事益明吉凶已判此固聖人憂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女媧氏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氏沒共工氏作亂狀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與共工氏戰卒滅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抑天衛神聽之極乃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治一百三十載而沒

共工氏　太昊氏之沒共工氏曰康回者其身朱髮任智自神叡亂天常禍饑其方自謂木德乃以水紀官稱虐于洪槃淫佚其身築堤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殺之共工氏遂亡

趙雪航曰外紀載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以愚觀之不周山既云天柱必千仞之高也共工氏之身雖長不過一丈而已其力雖大亦不過百鈞而已豈能以頭觸其山而崩之又若女媧補天之說其妄涉矣

炎帝神農氏

少典之君娶于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爲長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耆合而稱之又號曰伊耆氏

(初)(教)(五)(穀)(制)(醫)(藥)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稼穡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



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始)(治)(市)時俗樸重端愨民不忿爭而財用足始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令其交易得所有火瑞以火紀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在位一百四十年崩于長沙湖廣名之茶鄉今茶陵州

趙雪航曰外紀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夫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額乃有此怪異之貌乎史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當時天下諸侯北面而朝咸遵其制度稟其命令也宜有蛇身牛首之怪異坐天位之上主宰天

丁丑此不足信也明矣。

黃帝有熊氏

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本新鄭縣）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為姓。是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軒轅修德治民，以征不享，命蚩尤於涿鹿。（今涿州。按軒轅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殺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於是諸侯咸推軒轅代神農氏為天子。（黃帝之後，王秋洲云征誅自黃帝始，而後之人皆以征誅為不祥，亦於是不干矣。）

立六相黃帝既為天子，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太常而察乎地理，得奢龍而辨乎東方，得祝融而辨乎南方，得大封而辨乎西方，得后土而辨乎北方。）

（作）（五）（行）（樂）（律）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上下周紀，以作調曆。命隸首作算數。命伶倫造律呂。命榮猨鑄十二鐘，協月筩，以和五音。命大容作咸池之樂。命車區占星氣。（製）（器）（用）（舟）（車）帝作冕旒，染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衮冕衣裳之制興。命寧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命共鼓化狐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作大輅以行四方。

作（合）（宮）（貨）（幣）帝作宮室，遂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又范金為貨，制金刀，（范以模鑄金也。金刀曰貨，布帛曰幣。名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立五幣，以制國用。作（內）（經）又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則地著而數詳。由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蔡奠之人，罔不來享。（獸）（生）（于）（庭）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音逸）鳳凰巢於阿閣，麒麟游于苑囿焉。在位百年，百十有一歲，崩，葬橋山。（在延安府中部縣北，下有沮水，從山成經過如，藏其名。）



胡寅曰：伏羲神農二大聖人，去鴻荒之世未遠也，其民猶為朴略。至黃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污樽抔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被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駸駸乎求後前日朴野之俗矣。六衡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舉發於自然，為十二律之本，度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業備，播之天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

叢事根本也其道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之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氣盛群生安樂鳳凰巢於阿麒麟遊於郊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胡五峯曰帝王之御世能皆鋪張治具畢張文明漸開嘉祥長發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天下至于今人蒙其益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仙術騎龍升天者眞妖妄哉

少昊金天氏

名摯姓己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脩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



元年少昊立鳳鳥適至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時諸福之物畢至帝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及其衰也九黎亂德(九黎氏九人當時之諸侯作亂者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荐至帝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崩葬于雲陽(山名在南阜縣)

顓頊高陽氏(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也)

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在四川瀘州)以水德繼金天氏而王

初國高陽(在直隸保定府)故號高陽氏都帝丘(今直隸開州濮陽州)

顓頊立帝靜深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治氣之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潔誠以祭祀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歲首建寅帝作曆以孟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清五星會于天曆營室也冰凍始判蟄蟲始發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故顓帝爲曆宗也又作承雲之樂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歲葬濮陽(今濮州)

帝嚳高辛氏(嚳者告也辛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 附帝摯



名夋(音逡)姓姬少昊之孫蟜極(音矯)之子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曰高辛氏都于亳(今河南偃師縣)

帝嚳立命咸黑作九招之樂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索隱曰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帝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有娀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帝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

於猗丘（在大名府濮縣東北）子摯嗣立荒淫無度不脩善政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

胡五峯曰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若履天帝之武而歆禋其祀於是有子不可以謂非至於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禽獸交而生子則無是理也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豈非史氏紀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甚要於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矣



帝堯陶唐氏（堯諡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諡法翼善傳聖曰堯非是因時為有[illegible]）

帝嚳之子摯之弟摯立封堯為唐侯摯荒淫無度諸侯廢之尊堯為天子以火德王都平陽（今晉州是）

元載（甲辰）帝堯以火德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茅茨不翦素題不枅大路不畫太羹不和衣履不敝盡不更為升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雜莫帝欲其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歟左右外朝在野不知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觀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多事壽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閑何辱之有（鯀治）洪水無功是時洪水為災群臣舉鯀治之鯀方命圮族（方逆也圮敗也）九載績用弗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又有大風猰貐（音軋 音俞獸也）封



豨（大豕也）脩蛇（長蛇也）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射也）殺大風（風伯天神）於青丘之澤（地名在青州）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湖名在湖廣）禽封豨於桑林（地名）萬民欣悅莫不向服定天下道里遠近廣狹之名

趙雪航曰自天地開闢至堯舜之世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駁開人文駿著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此論之則天地閒當在春風和氣中矣豈有十日並出焦禾稼之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甚謬矣夫日在天距地萬里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之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而帝堯大聖詎為此乎本是於淮南衍羿射日之說曰日大也雖

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榖。今書
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書哉斯言。
足以酧後進之惑。

作大章樂　堯作樂名曰大章。在位七十二年。壽一百一十八歲。

胡雙峰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外。致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脩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之。大學八條目亦始於此。不但是也。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為義。亦自堯發之。中庸大學之經亦始於此。然則謂萬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顧不鉅歟。

饒氏曰。自羲農黃帝之後。堯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維時五典敘。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亘古恒見。此又在人之道。以參贊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



帝舜有虞氏（名重華。諡法仁聖盛明曰舜。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也。）
姓姚氏。黃帝八代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舜父瞽瞍惑於後妻并少子。常欲殺舜。舜盡孝弟之道。烝烝乂。不格姦。舜耕於歷山。（歷山在河東。）人皆讓畔。漁於雷澤。（澤在濟陰。）人皆讓居。陶於河濱。（濱在定陶。）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之子丹朱不肖。求可以代己位者。四岳群臣皆舉舜。堯乃召舜。歷試諸艱。使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于是欽舜攝位。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奮。伯虎。仲堪。仲熊。叔獻。季仲。叔豹。季貍。）天下謂之八元。（元善也。）世濟其美。堯未及舉。舜乃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又帝鴻氏有不才子。號曰渾沌。（即驩兜也。）少昊氏有不才子。號曰窮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號曰檮杌。（即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號曰饕餮。（即三苗。）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投之四裔。（放驩兜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竄三苗于三危。）堯崩。舜即天子位。號曰有虞氏。以土德王。都蒲阪。



元載（丙戌）帝求賢詢謀。立誹謗木。造五絃琴。命禹為司空。（治水。）棄為后稷。（播百穀。）契為司徒。（敷五教。）皋陶為士。（理刑。）垂為共工。（理百工。）益為虞。（治山林。）伯夷為秩宗。（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是所謂九官也。帝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立誹謗之木。恭己無為。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舜都蒲阪。其地水邇寒鄰。以成鹽。則民多疲。故曰可以解吾民之慍。南風之薰。近于運池之鹽。當其長時。民乃財也。）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作韶樂。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為樂正。重黎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下之精。得失

之節，蓋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夔能以樂和神人，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八風者，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方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方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方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方曰融風。）是時景星出，慶雲興，帝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在位六十一年，壽一百有十歲。（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之時，王者至德則見。）景星見，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興，中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胡氏曰：堯舜禹三聖授受，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復益以三言者，蓋以中之為道，泪於人心之危者易陷，隱於道心之微者難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精者明也，即堯之所謂明德；一者誠也，即堯之所謂欽哉。此十六字之傳，為萬世心學之要也。



胡五峰曰：皇者，初胃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庭人民而上。伊三皇之世也，庖犧神農黃帝堯舜，五君者，有光天地聰明之仁德，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

## 夏紀

大禹（字高密，父鯀，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孕十有二月，生於戊戌，年十八歲，六月六日，生禹于道之石紐。史記謂禹名文命，非是。帝竊盜其錄俾武功曰禹。帝舜。）

姒姓，黃帝玄孫，鯀之子也。鯀治水無功，殛死，舜舉禹，俾嗣父業。禹傷父功不成，而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以開九州（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通九道，陂九澤（九澤，謂大陸、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波、菏澤、孟豬也），度九山（九山，謂岍山、岐山、荊山、壺口、雷首、太岳、砥柱、析城、王屋也）。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四隩，謂四方深邃可居之地也）。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舜既即位，乃使禹為司空，以宅百揆。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使代己位。舜崩，禹即天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今屬平陽），國號夏。

元歲丁巳（作大夏紀）禹既即位，仍有虞以建寅月為歲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為徽號，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懸鐘鼓磬鐸，設鞀，



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下車泣罪）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昔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旗斿旐，以別尊卑等級。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渡江南）禹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

䟽顏色不變。須臾龍化。首低尾而逝。禹致羣臣於會稽。（今會稽縣）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鑄九鼎。舜初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乃鑄九鼎。以象九州。在位二十七年。壽一百歲。禹崩。子啓立。

胡五峯曰。左氏以為禹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者。愚竊以為誣矣。魑魅魍魎。自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稽神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屑屑之於禹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畫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



胡雙湖曰。今觀其紀綱典則。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之。歌禹之功。厚德茂。直極重統。為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彝大夏者。稱禹德。盛矣哉。不可忘也。然禹崩。啓遂繼世以有天下。致世不傳賢而傳子。實自此始矣。

帝啓　禹之子也。禹娶塗山氏生啓。塗山氏能明訓。而致其德。以技啓知王事。遵君注之義。持禹之功。乃繼世以有天下。

元歲（甲申）大饗于諸侯。啓既即位。乃饗諸侯于鈞臺。（在河南府嵎水之東）以享諸侯。

二歲（乙酉）伯益歸政。伯益歸政就國。啓親政。

三歲（丙戌）征有扈。時有扈氏（今西安府鄠縣）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寅也）啓居六卿征之。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大戰于甘。載之作甘誓。

胡雙峯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氏之變也。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吁。傳子固非禹之本心也。天與人歸。啓不能逃其責矣。然天下之事。變出於創見者。不能不啓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薦位。寧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此篇。固見啓之發憤有為。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以商均為賓。奏九辯。九歌。舞九韶。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

九歲（壬辰）啓崩。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衛。



太康　啓之子也。

元歲（癸巳）王畋于洛表。羿距于河。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國事。畋獵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太康不得歸。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初太康之弟五人作歌以[illegible]之。故書有五子之歌）

胡雙湖曰。訓有之。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竟以失邦。皇祖之訓。豈欺我哉。

仲康　太康之弟。在位十三年。

元歲（壬戌）命胤侯征羲和。仲康即位。羿為之相。仲康首命胤侯掌六師。惟

時羲和湎亂于酒，遐棄厥司。王命胤侯往征之。仲康崩，子相立。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命胤侯掌六師，以收羿之兵權。羲和之罪，非曰湎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是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也。

帝相 仲康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歲 [illegible] 徙都商丘。帝相既立，時權歸后羿，相為羿所逐，居商丘。今歸德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寒浞殺羿。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不脩民事，淫于原獸，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娛羿于畋，外內咸服，乃殺羿自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澆長，浞使澆滅斟灌、斟鄩



氏，弒帝相。相后緡有仍國君之女，方娠，奔歸有仍，生少康。自壬寅寒浞 [illegible] 以後，[illegible] 王大紀即以於卯少康生之年為元歲，而 [illegible] 少康即位，乃成天子位之歲。蓋少康既生，時夏統不絕也。其寓

[illegible] 之義 [illegible]。

少康 [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年。

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浞使椒求之，奔有虞，為之庖正。虞君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在 [illegible] 府 有田一成，十里 有眾一旅。五百人也 能布其德，以兆其謀，以收夏眾，而撫其官職。夏有遺臣靡，臣名 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二國之燼 [illegible] 鄩之遺民，舉兵滅浞，而立少康焉。

胡五峰曰：少康靡鬲真人臣乎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夏祀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

元歲 壬午 夏道臣靡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少康即位，夏道復興。少康崩，子杼立。

胡寅曰：少康崎嶇亂離之間，復禹跡，還舊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夏中興焉。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帝杼 少康之子，在位十七年，崩，子槐立。

帝槐 杼之子，在位二十六年，崩，子芒立。

帝芒 槐之子，在位十八年，崩，子泄立。

帝泄 芒之子，在位十六年，崩，子不降立。



帝不降 泄之子，在位五十九年，崩，弟扃立。

帝扃 不降之弟，在位二十一年，崩，子廑立。

帝廑 扃之子，在位二十一年，帝不降之子孔甲立。

帝孔甲 不降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歲 [illegible] 孔甲立。孔甲好鬼神之事，不務務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二，有雌雄，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豢龍氏也 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今魯山縣 孔甲崩，子皋立。

帝皋 孔甲之子，在位十一年，崩，子發立。

帝發 皋之子，在位十九年，崩，子履癸立。

履癸 發之子，是為桀也，在位五十二年。

元歲壬辰伐蒙山有施氏獲妹喜王嬖之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爲無道天下顒怨而患之桀有力能申鐵鉤索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璚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

三十七歲庚子商湯聘伊尹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有莘（今東昌府莘縣）進之于夏王桀伊尹爲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

程正叔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晦菴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起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

五十二歲甲午殺諫臣關龍逢囚商湯于夏臺是時瞿山崩地震伊洛竭泰山崩災異迭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殷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桀怒因囚湯於夏臺（名鈞臺）已而釋（淮南子曰桀囚于焦門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紂拘于宣室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羑里天下非一湯文也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矣）

胡雙湖曰人常有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五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嫡之分固前定矣而嫡不能皆賢也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過而有遷者又誰爲之抗世子之法耶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爲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除也後之有天下立嫡既不可輕易尤當慎擇師傅而早諭教之至于托孤受遺之際尤必重其任焉則庶乎其可矣

右夏十七王起禹丁巳止桀甲午計四百三十九年

商紀（湯初建商後盤庚改殷）





成湯

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妃簡狄祈于高禖有玄鳥之祥（史記索隱）遂生契（簡狄有娀氏女見玄鳥墮卵吞之生契玄鳥至之日來其類而不得其處而爲之說耳許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未其實而不得其處而爲之說耳）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傳十二世至主癸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意感生天乙是爲湯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桀無道暴戾殘虐萬姓伊尹相湯伐桀放桀于南巢（今巢縣）湯退而就諸侯之位

諸侯皆推湯為天子。於是湯乃即位，都于亳。州今江南鳳陽府

元祀。乙未 改正朔，易服色，殷曰祀。湯既即位，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乃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色尚白，牲用白，以白為徽號。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湯問之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大旱，禱于桑林，徙莊山之金，鑄幣賑民。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



丁南湖曰：天之愛人也，而謂其當以人禱，是誣天也。湯之檢身也，而謂其以身為犧，是誣湯也。唐馬融作通曆，凡書上古之事，說誕不經蓋如此。

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當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又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作樂曰大濩。濩，護也。言湯之寬仁能救護生民也。在位十三年，壽一百歲。湯崩，孫太甲立。

熊勿軒曰：皆據孟子。至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豈覺考之虞、夏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周以親親為重，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宦，出長入治之職。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夫主於賢，則有德是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也。

胡雙湖曰：唐虞之時，太和之氣象也。禹啟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昉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



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即克寬克仁之主；我武惟揚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后。魯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

太甲

元祀。王徂桐宮居憂。太甲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宮。乃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奉太甲復歸於亳。太甲修厥德，諸侯咸歸，號曰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

沃丁（太甲之子）位二十九年。

元祀（辛巳）咎單訓伊尹事。沃丁嗣位，委任賢臣咎單。咎單一遵伊尹所行之事。沃丁崩，弟太庚立。

太庚（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崩，子小甲立。）　小甲（太庚之子，在位十七年，崩，弟雍己立。）

雍己（小甲之弟，在位十二年。）

元祀（壬辰）時商道寖衰，諸侯或不至。雍己崩，弟太戊立。

太戊（雍己之弟，在位七十五年。）

元祀（甲辰）亳有祥，用伊陟、臣扈，大修成湯之政。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兩手曰拱）太戊問於伊陟。（伊尹之子）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重，複也。傳四夷之言者曰譯。）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輔佐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太戊崩，子仲丁立。



仲丁（太戊之子，在位十三年。）

元祀（己未）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遷都于囂。（在開封府河陰縣，即敖倉也。）仲丁崩，弟外壬立。

外壬（仲丁之弟，在位十五年，崩，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外壬之弟，在位九年。）

元祀（丁亥）時囂都有河決之害，乃遷都于相。（今彰德府。）河亶甲崩，子祖乙立。

祖乙（河亶甲之子，在位十九年。）

元祀（丙申）時相都有河決之害，遷都于耿。（今平陽府絳州。）祖乙崩，子祖辛立。

祖辛（祖乙之子，在位十六年，崩，弟沃甲立。）　沃甲（祖辛之弟，在位二十五年，崩，而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年，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崩，祖丁之子陽甲立。）

陽甲（祖丁之子，在位七年，崩，弟盤庚立。）

盤庚（陽甲之弟，在位二十八年。）

元祀（庚戌）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時商道寖衰，耿都又有河決之患，臣民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三篇，以告諭臣民，復遷都于亳，從湯所都，改商曰殷。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盤庚崩，弟小辛立。

胡五峰曰：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其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特尊高遂厭棄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為戒，五也；敘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昇[illegible]龍之報，此孔子所以取之而訓後世也。



小辛（盤庚之弟，在位二十一年，崩，弟小乙立。）　小乙（小辛之弟，在位二十八年，崩，子武丁立。）

武丁（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祀（丁巳）得傅說，爰立作相。武丁立，恭默思道，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傅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為相，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重譯來朝者六國。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

初雉雊。祖己訓諸王。王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精鬼方無道。武丁伐之。三年乃克。殷道復興。號為高宗。武丁崩。子祖庚立。

胡雙湖曰。今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微說說論學之辭。諄勤懇切。此學之為王者之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於伊尹以洪其源。至傅說相高宗以浚其流。殆有非後世所能及矣。

祖庚 高宗之子。在位七年。崩。弟祖甲立。
祖甲 祖庚之弟。在位三十三年。崩。子廩辛立。
廩辛 祖甲之子。在位六年。崩。弟庚丁立。
庚丁 祖甲次子。在位二十一年。崩。子武乙立。
武乙 庚丁之子。在位四年。



四祀 丙□ 王出畋于河渭之間 武乙無道。為偶人。以土木為之。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之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以明罰也。為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太丁立。

太丁 武乙之子。在位三年。崩。子帝乙立。
帝乙 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元祀 庚□ 立子辛為太子 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啟。次曰中衍。季曰受辛。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為后。賢。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帝乙崩。子紂立。

紂 帝乙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祀 丁未 王拒諫宗微子諫之 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己之下。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而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矣。

八祀 甲申 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 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惟言是從。作奇技淫巧以悅之。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收馬奇物充牣其中。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為刑辟。為熨斗。以火燒然。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以炙肉於火曰炮以大夫肉因燔。

○醢九侯囚西伯昌 紂以周侯昌文王及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諍之。幷脯鄂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紂乃囚昌於羑里。昌曰。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演易卦。

釋西伯昌 昌之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因嬖臣費仲而獻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乃釋昌。昌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而歸昌。

程正叔曰。韓退之拘幽操曰。目窾窾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出日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退之之善論文王也。若其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

明道之至、中事宵夜之人、道不到比、徐仲車曰、忠之至、既可謂無
文王之心矣、觀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
人、更自責也、
（紂）（王子）（比干）紂淫亂不止、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
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
陳先王之業、雖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諸王洗心易行、伏乎殺之
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
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箕子）紂淫泆益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
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



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被髮佯狂而去之、
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三十有三祀、商亡、箕子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
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流涕、
蕪勿新曰、天下治亂繫風俗、風化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國有道之長
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美、余讀商書至終篇、附之亡、三仁事死、寧
遜寧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叩
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當時為商
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背商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
可觀、雖周人目之為頑、則不失為義、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
矣、愛禾之情關也、周平王以後、世無如一經亂為暴之人、孰與能出
一七微剛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蓋
不可已也、
右商二十八君、按經世書、自商起乙未、止紂戊寅、計六百四十四
年、

周紀

文王武王（文王名昌、受命九年、○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武王名發、在位七年、○按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



跡、說而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朝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因名曰棄、
棄為兒、好種樹麻菽、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為農師、有功、封於
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傳五世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
豳、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又傳九世曰古
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避狄遷岐、
豳人扶老攜弱盡歸焉、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其妃大
姜生少子季歷、娶太任、生子昌、有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
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
修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即文王

也。

周西伯用呂尚為師。文王既立，為岐有德政，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焉。呂望已年八十餘，釣于渭水。在鳳翔府西伯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彲音螭，無角龍也。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虞芮質成于周。西伯為池沼，見死人之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



寡人固其主矣。以棺衾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虞芮二國名。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西伯崩，子發立，是為武王。

胡氏曰：史謂文王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論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然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翦商之志，太王非但不出之于其口，亦決不萌之于其心。而太王見季歷生昌，而欲以位傳之者，以其有聖子聖孫，可以望其國祚之綿延焉耳。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詩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悉歸之於周，是使果有之，以紂之暴虐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讒害，乃不讒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

周西伯發東觀兵于盟津。武王既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高竹畢姓也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緒業。時商紂無道，武王東



觀兵至于盟津。渡名，在河南孟津縣。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王所居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烏有孝名，武王承父志業，故烏先見。赤者周之正色，寫安定之意。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周西伯發大會諸侯，伐商。居二年，紂昏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紂兄微子乃抱祭器而奔周。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陳師牧野。在衛輝府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紂師雖眾，皆無戰心，前徒倒戈。紂兵皆崩畔。紂走反，登於鹿臺，衣其珠玉，自焚而死。於是諸侯尊武王為天子。○殷孤竹伯夷叔齊去周，隱於首陽山，不食而死。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在蒲州府雷首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劉道源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謂德二者意殊志類莫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猜焉

元年（乙卯）王即位改紀曰年以建子爲歲首王既位諸侯受命于周乃縱馬於華山之陽（今西安府華州）放牛于桃林之野（今陝州靈寶縣也）偃干戈振兵釋旅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庫以示天下不復用始改正朔以建子爲正月色尚青服以冕都于鎬乃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褒望大告武成封紂子武庚爲殷侯大封建諸侯于天下武王既克商反紂之政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監紂之子武庚治殷命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封比干之墓追王先世祖考褒封神農黃帝堯舜禹之後功臣謀士皆以次授封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問箕子以天道作洪範封箕子於朝鮮（在遼東外徼）而不臣也王有疾周公祝告三后求以身代王二年王有疾周公爲壇



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卜書藏於金縢櫃（史記周本紀大王有疾周公請命于三王以身代武王史錄其策藏之王翼日乃瘳於櫃啟之以金故曰金縢）○王作樂曰大武（以武功定天下故曰大武）

七年王崩壽九十三太子誦立

胡致堂曰武王之爲君也大之而洪範之陳而萬世彝倫之道明次之爲丹書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又次之爲九府圜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崇追王祭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分土建官則惟賢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典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按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丙戌）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抗舉也）欲令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王有過則撻伯禽（示成王所當之道）以示王世子之道也○夏六月王葬武王將葬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于時（嗇愛也不奪民時）任賢使能朝於祖以見諸侯管叔流言（流言謂造謗）周公居東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霍叔（天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孺子指成王而言也）既而與武庚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二年周公居東討武

蔡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為庶人，遂定奄。奄在武庚之東，及淮夷。米

王。以寧方邊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乃感

悟，迎周公歸。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宋，古商丘之地。周封微子於此為宋

民。今歸德府。用殷之禮樂，於周為客而不臣。（五年）（封）（弟）（虞）（叔）（於）（唐）王與其

弟虞叔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虞叔於唐之故

墟，曰唐侯。今太原府。（六年）（制）（禮）（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王之道也。（越）（裳）（氏）（來）（朝）交阯南有越

裳氏，重三譯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恐一使不通，故重譯來朝。周公曰：



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

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

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指南車，使為先導。

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七年）（三）（月）（周）（公）（營）（洛）（邑）初，武王以洛為天

下之中，四方朝貢道均，將營宅於洛而未果，至是成王命周公召公營

之，以成武王之志，謂之東都，定鼎於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

（十）（二）（月）（周）（公）（歸）（政）於（成）（王）封其子伯（禽）於（魯）。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成

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

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

曰：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之。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

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

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

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

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人吾所待三上，於百人、千人

之中。若是乎其難也。子其慎無以國驕人。（遣）（太）（公）（呂）（尚）（於）（齊）太公

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

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illegible]

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

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尊而親親。太

公曰：後寢弱矣。（作）（九）（府）（圜）（法）初，虞夏商之世，金有三品，至是

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九府：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周財幣之官也。〇（王）（崩）王

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

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則

臣之，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王懼，下剝

之。

胡雙湖曰：今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職之有倫，朝覲聘射之

有洪範君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以尹茲東郊，敬慎不忘殷民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敎與在德而言。則又二篇中切要之論。非周成王學力之到而實周公遺訓之效歟。

康王 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按諡法，安樂撫民曰康。

元年 癸卯 朝諸侯於豐宮。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

十二年 命畢公保釐東郊。保，安也。釐，理也。○太保召公奭薨。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民而勞百姓，非我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鄕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當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及業。至是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咏之。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王崩，子瑕立。

胡雙湖曰，康王克遵洪業，敎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成康之際，天下安寧，而有唐虞之風焉。吁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罕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再見者歟。

昭王 名瑕，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按諡法，容儀恭美曰昭。

元年 乙丑 五十一年 己卯 王巡狩至漢，溺。周道浸衰。王巡狩，涉漢。水名，在漢陽府。漢濱人以膠舟進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 畿內國，周公之胤，爲王卿士。皆溺死。子滿立。

穆王 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按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元年 庚辰 三十五年 甲寅 征犬戎。王將征犬戎。西戎也。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無勤民於遠。王不聽，竟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作呂刑，詰四方。王命呂侯作祥刑之書，告四方。○王崩，子繄扈立。

胡五峰曰，穆王德雖下衰，然能曲盡典獄之情僞，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

王觴于祇宮。初王得八駿馬，一驊騮，二騄耳，三赤驥，四白義，五[illegible]，六[illegible]，七[illegible]，八山子[illegible]，曰翻羽，曰奔霄，曰超影，曰踰輝，曰超光，曰騰霧，曰挾翼。有違父者，以善御幸王。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沒於祇宮。

共王 名繄扈，穆王之子。在位十二年。○按諡法，旣過能改曰共。

元年 乙未 王游于涇上。王遊於涇上。涇水出安定郡。密康公從。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奔。密康公，公受之而不獻于王。王滅密。

十二年 丙午 王崩，子囏立。

胡雙湖曰：密康公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德之小醜乎？康公不獻，一年而王滅密。女色之傾人國國如此夫。

懿王 名囏，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按謚法：温柔賢善曰懿。

元年 丁亥 徙都于犬丘。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即犬丘城。是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二十五年，王崩，弟辟方立。

孝王 名辟方，懿王之弟，在位十五年。○按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元年 壬子 封非子于秦。自懿王以來，德政不修，王室愈微，戎狄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令主於汧渭之間。汧渭，二水名。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之君，邑于秦，使續伯益後。是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王崩，子燮立。

胡雙湖曰：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此，戾霸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夷王 名燮，孝王之子，在位十六年。○按謚法：安心好靜曰夷。

元年 丁卯 天子始下堂見諸侯。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覺勝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王崩，子胡立。

胡雙湖曰：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紊矣。時熊繹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侵楊粵，僭立三子為王，長曰康，中曰江，少曰執疵，衛康公七世孫頃公賂夷王，制并邶鄘之地，斯二者，實啟僭竊之端，何夷王不能問也？可為三嘆息者矣。



厲王 名胡，夷王之子，在位十七年，并共和三十七年。○按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三十年 壬子 以榮夷公為卿士。王好利，近榮夷公，以榮夷公為卿士用事。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虐人監謗殺言者。王暴虐無道，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以民防水，曰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

三十七年 己未 國人叛王，王出居彘。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竟得脫。

三十八年 庚申 王在彘。王在彘，不敢歸。二相周公旦之後召公，以太子靖尚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厲王崩，子靖立。

丁南湖曰，按厲王奔於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召公與周公行政，共和。立太子，是爲宣王。嗚呼，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兒之死，而立孤兒，世爲千載義士之最。況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十王長於召公之家，而習其訓誨乎。況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其憂於此者，論之曰，嬰臼死天下事者，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雖然嬰曰，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臼爲一國，而召公爲天下，其功特有大小之別耳。

**宣王** 名靖，厲王之子，在位十六七 〇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



元年 甲戌 周公召公輔政 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翊天下，更失理。脩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范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若張仲也。夫使文武之臣在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脩治而外威嚴也。

六年 己丑 大旱，王側身修行 自二年不雨至於六年 大旱，王承厲王之亂，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雲漢之詩以美王。

王不籍千畝 王不修籍於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爲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

二十二年 乙未 王后姜氏脫簪珥諫王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永巷，宮中道也 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三十九年 戊午 伐姜戎 西戎別種，四嶽之後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地名

四十年 己未 料民于太原 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 料其數多寡 於太原。仲山



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 協孤終，司商 掌賜族受姓之官 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謂亂也。王卒料之。

四十六年 己巳 王殺其大夫杜伯，左儒死之 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

則中侯乃其貫竟成齊也。其成之宜矣。蘇寔曰。自齊王施之。制乎王其所謂亂臣賊子無復人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刪詩而存揚之水其刺之固宜。由是論之。則春秋托始於平王。可以深長思矣。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克敬勤民曰桓。

二年 癸亥 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成也。初公將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十年 辛未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以郜 今兗州府城武縣有郜國城 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魯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不聽。

十三年 甲戌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初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地名。在鄭州。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遣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二十三年三月王崩。子佗立。

胡雙湖曰。東周之衰。決于此。鄭伯首惡。其能逃萬世之誅乎。

莊王 名佗。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諡法勝敵志強曰莊。

元年 乙酉 十二年 夏齊小白入于齊 是為桓公 秋九月齊取子糾殺之齊侯以管夷吾爲相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帶鉤也 是以濱 近也 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請諸魯。莊公以問施伯。對曰。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初管仲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仲貧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爲愚。知時不利也。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知仲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始霸。會諸侯爲盟主。問於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言亂貌 其事易。易變也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平其政。○公曰吾何以當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遂與鑄官之教。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衆會勝事。無不服籍者。○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內政國政也寄軍令託於國政諸有征伐隣國不知也。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鄉大夫也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



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首長也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蒐音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橫也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桓公說。於是身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關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才。

故能糾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王崩。子胡齊立。

劉道源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察衡。持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收鄰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強。究兵械以臨不服。伏王室之威。爲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廣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

釐王 名胡齊莊王之子在位五年○按諸侯史皆同而通鑑目錄作僖王當從

元年 丁未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

胡安國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



襄晉文楚莊秦穆更主夏盟。齊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斯民于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五年 辛亥 王崩。太子閬立。

惠王 名閬釐王之子

元年 乙巳 狄入衛。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君子焚衍縣名屬河南府衛師敗績。遂滅衛。

二十一年 齊侯伐楚。盟于召陵。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祭。楚子使屈

完之盟於召陵。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illegible]

二十五年。王崩。子鄭立。

襄王 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 [illegible]

元年 庚午 夏。宰周公會齊侯宋子衛侯許男曹伯於葵丘。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葵丘在考城縣 王使宰孔致胙於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乃下拜登受。晉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奚齊及卓子。荀息死之。初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司馬公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元凱以為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以是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為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褒荀息而非所以為貶也。

六年 乙亥 齊大夫管仲卒。是歲管仲疾。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易牙烹其子以快桓公 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開方衛公子 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 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八年 王以戎難告齊。齊桓公使諸侯戍周。晉公子重耳入于齊。晉亡之臣初重耳出奔。而後反國。嘗餒於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犨。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龍反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



九年 齊侯小白卒。桓公卒。五公子爭立。易牙立無虧。世子昭出奔宋。

十四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襄公蔭父欲霸諸侯。與楚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公子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未成陣也 世笑以為宋襄之仁

金仁山云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忍也至泓之戰不重傷不禽二毛。又何其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日氣怯爾

十六年王出居于鄭晉侯逆王入于王城初惠王少子叔帶有寵惠后欲立之不克至是叔帶挾狄伐周王出奔鄭時晉文公始逆國乃帥諸侯殺叔帶奉王歸周

二十年王狩于河陽晉文公召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河陽今○）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王葬禮）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遂使之處原



二十七年（丙申）春二月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地名在西安府白水縣境）秦師敗績

二十八年（丁酉）秦人伐晉春正月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地名在平陽府）及郊（地名在西安府澄城縣）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左丘明曰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頃王（名壬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崩子班立○謚法敏以敬慎曰頃）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在位六年崩弟瑜立○謚法貞心大度曰匡）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在位二十一年崩○謚法安民法古曰定）

元年（乙卯）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莊始霸楚本子爵秉遷之後王室微弱遂僭稱王伐陸渾之戎（今嵩縣）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也楚子慚而退

胡雙湖曰五霸迭興始于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楚莊卒而五霸之業終蓋歷七主凡十五年於此矣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定晉君至再已而伐晉伐戎以成霸業末乃收其賢臣以殉死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實至窺周而問鼎已而伐鄭伐陳伐宋殆無虛日宋襄器量不如桓文雖暴不如秦楚而興師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衣師之威孟之智見辱於楚泓之戰卒殞其軀皆自取之



晉屠岸賈殺趙朔下宮滅其家初趙夙事晉獻公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朔娶晉成公姊屠岸賈（古音）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既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

元年(戊戌)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無終子(無終山戎國名)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皮，以和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因陳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侯說，使魏絳盟諸戎。○秋七月，會于蕭魚。晉侯與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地名，在鄭)，及鄭平。鄭人賂晉以歌鐘、鎛、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成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

胡安國曰：會于蕭魚，鄭人服而待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釋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聽於魏絳以息民，屈於和戎，勞而不與楚戰，故二霸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十一年(庚子) 秋九月，吳子乘卒。長子諸樊立。(吳子壽夢也) 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眜，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後諸樊以札賢，欲立之。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眜卒，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札卒不受，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今常州府)，故號延陵季子。

獨孤及曰：稽季子之以吳國讓而棄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又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竊感焉。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季子嗣服與於上國，擬作於內室，遂歸命于子光，覆歸于夫差，陵夷不及二代，而吳城圍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歟。

邵康節曰：季札之才，近伯夷。

二十一年(庚戌) 冬十一月，孔子生。

二十三年(壬子) 魯叔孫豹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保姓受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二十六年 王崩，子貴立。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崩，諡法由義而濟曰景)

元年丁巳吳子使札聘于魯遂聘于齊鄭衛晉季子辭于魯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魯人為奏六代之樂六代黃帝雲門堯咸池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也遂聘于齊說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識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免于難遂徐國名今泗州



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而許之使還徐君已死乃解劍繫其冢而去

二年戊午鄭使公孫僑為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齊晏嬰如晉晏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

五年春晉侯使韓起聘于魯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七年癸亥秋七月鄭作丘賦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



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九年乙丑鄭人鑄刑書鑄書子產所鑄也叔向貽書說之子產曰吾以救世也

十三年孔子生伯魚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鄭大夫公孫僑卒僑謂子太叔曰政寬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水懦民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四年王崩子丐立

敬王名丐景王之子在位四十四年○諡法命善典法曰敬

元年壬午

六年丁亥(魯)(顏)(回)(生)

十五年丙申(吳)(伐)(楚)(入)(郢)(楚)(子)(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為友。員楚人也。伍員父為平王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伍員既奔吳。遂道伐楚。既入郢。郢楚都在荊州府。遂鞭平王之屍。包胥乃如秦乞師。倚於庭墻而哭。飲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乃為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遂敗吳師。吳師乃歸。昭王復國。○(曾)(參)(生)

十九年庚子(魯)(以)(孔)(子)(為)(中)(都)(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二十年辛丑(魯)(以)(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孔子曰。吾昔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曰。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水至中則正滿則覆。水滿則覆乃欹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也。○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夏)(魯)(侯)(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孔子相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在萊蕪縣左傳見時即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和好之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怍。麾之。使前麾使退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謂分其尸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讙今鄆城縣汶陽汶水上龜陰山名在下之地。以謝魯。

姓（李氏所生從母姓氏）名耳字伯陽又曰聃為周守藏史（守藏書室之史）孔子與敬叔至周問禮於老聃老子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上聲）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朱子曰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嘗為周柱下史故明之非問所習 本無之道也）

二十四年（乙巳）於越敗吳子檇李吳子光卒子夫差立（闔閭李吳郡）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二十五年（丙午）魯定公卒子蔣立（是為哀公）○孔子自衛適宋及鄭至陳孔子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河目而隆顙）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其要（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不得志貌）若喪家之狗適陳主司城貞子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殺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二子晉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用此兩人而後從政今得志乃殺之君子惡傷其類故余云然孫反乎陬復如陳

二十六年（丁未）吳子敗越子于夫椒○吳夫差伐越（報檇李也）敗越于夫椒（山名在吳郡太湖中）遂入越越子句踐棲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山在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三十一年（壬子）孔子自蔡如葉楚子遣使聘孔子孔子適蔡如葉反于蔡（[illegible]）楚使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野牛一角重千斤率循也言非兕非虎）



（乃彼循曠野也）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楚昭王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三十二年（[illegible]）[illegible]乎

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作亂。賜劍死。蠡與私徒載輕寶珠玉。乘輕舟浮五
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
以為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
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于陶。自謂陶朱公。貲累巨萬。
魯人猗頓往問術。蠡曰。畜五牸。乃大畜牛羊。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
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楊子法言曰。或問子胥種蠡孰賢。余應之曰。子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
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蠡不彊諫
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斃吳。賢皆不足邵也。至蠡



蘇轍曰。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
與同安樂。則去之浮於江湖。如去敝屣。是以君臣身名兩全。可不謂
賢哉。

王崩。子介立。

貞定王 名介。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爽曰定

元年。○十一年。智伯與韓趙魏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
齊。初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卿。六卿強。晉侯卑
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

十六年。○晉趙無恤魏駒韓虎伐荀瑤滅之。三分其地。○齊田盤
子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初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
為工正。更姓田。子孫蕃多。其盛齊龔公室卑弱。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
家量（大斗）貸於民。而以公量（小斗）收之。民皆戴之。國內多歸然。立君皆由田
氏。田恆弒齊簡公。襄子為齊相。至是與三晉通使。盡以其兄弟宗人為
都邑大夫。○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趙無恤使新稚（姓）狗（名也）伐狄。勝
之。取左人中人（二邑）。遽（傳也）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
大矣。（前勝二邑）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
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
哉。



呂東萊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
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王崩。子嵬立。

考王 名嵬。貞定王之子。在位十六年。

元年。○晉哀公卒。子柳立。是為幽公。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是歲晉幽公
止有絳曲沃二邑。餘皆入於韓趙魏。○東西周分。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
為桓公。歷威公至惠公。惠公長子武公為西周公。少子封於鞏。號東周惠公。
王崩。子午立。

龍門綱鑑正編卷一終

# 龍門綱鑑正編卷二

## 周紀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既微弱號為共主○按通鑑綱目書威烈王曰周者尊王也）

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書初命病周也）

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胡致堂曰修德者務細行圖治者謹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微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自悼公以來僭擬未墜蓋未有載五始命之益不得已焉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





將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其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二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無恤為後○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今太原府）請曰以為繭絲乎（取民賦稅）抑為保障乎（指藩籬言）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戶數損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伯欲攻請地於韓康子康子致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從者曰宜走長子（邑名）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遂當作淩廣三尺曰版）沉竈產鼃民無叛意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

乃陰與張孟談約共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初智伯行水曰吾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蹠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伯曰何以知之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遊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為此危難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言告二子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獲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既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賈誼曰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為報讐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為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呂氏春秋云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易之請以為相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往館之秦聞之不敢加兵於魏）



胡致堂曰人君以得師為難非世之人無可師也以人主無求師之志事師之道也不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雖有願治之意其虛誰亦卑近塞淺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不既與庸主遠矣乎敎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修禮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子方之論則知鍾律之聞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去六國之庸主甚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中山屬真定府）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呂東萊曰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驕人待其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於身若子方豈可驕人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卻欲以學術驕人二者病則一數其後子方之學流於莊周微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比和也左方之鍾高或不和）子方曰臣聞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樂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西河今郃陽）君內以鄴為憂（鄴今彰德府）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乃謝之

真德秀曰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且其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但當時魯有曾子衛有子思魏又有子夏皆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耶文侯尚不及此而克又不急推轂豈天真未知乎治天下耶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娶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歸魏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與士卒同甘苦卒有病疽者起吮之

呂東萊曰吳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臥不設席

行不騎乘，是起前則貪，後則廉也。起非是後能廉也，前之貪是貪賂，
後之與士卒同甘苦，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其事雖殊，其貪則一。令
漁人以餌致魚，非是肯捨餌也，意在得魚也，畢竟是貪心所使也。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仲連曰：富之可，
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
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
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
逌然（音攸）。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
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王鳳洲云：連於君之好而行以善之術，其所好之夫消消然象。）



（而不自矜矣。）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二十四年，五崩，
子驕立。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按諡法，好和不爭曰安。）
五年（甲申）盜殺韓相俠累。累與濮陽（今濮州，屬東昌府）嚴仲子有隙也。仲子聞軹
（邑名）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曰：老母在，政身
未可以許人也。及母亡，仲子乃使政刺韓相之。累方坐府，兵衛甚眾，政直入
刺之，因自皮面抉眼（刺其面皮，出其眼睛），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姊嫈（音嚶）
性哭之曰：是深井里（屬軹）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跡也）。妾奈何
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政尸傍。

綱目斷：政刺客小人，書之盜宜也。馬遷作史，著之列傳，若有深慕樂
與○之○意○，何微直筆書之，必有關風教之者矣。
十一年（庚寅）齊田和遷其君於海上。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
先祀。○十三年，齊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請於王，及請侯，王許之。
尹起莘云：前書田和遷其君於海上，繼書求為諸侯許之，則當時君
不君，臣不臣，具見之矣。
十五年（甲午）魏吳起奔楚，以為楚相。魏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
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
不○在○險。昔三苗氏（今岳州，古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
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相
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
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守
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皆不如子。起曰：此三
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
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
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任以為相。起明法審令，捐公族

而從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彼遊說之言縱横者，關東地從北六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横，廣秦張儀相秦，欲關東從者之横事秦，故曰連横。於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楚

王薨，貴戚大臣攻殺吳起。

丁氏曰：修德設險，本末俱備，此立國之常也。起為武侯特山河之固，而不知修德為本，故特畧其末而不重。雖知道者，當君當不過此。然兵非聖人得已者，起則身習兵法，力爭天下，而不引君當道，在德不在險。此固武侯所不知，而在德不在兵，是豈吳起所能達耶。

二十五年甲辰。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子思薦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又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二十六年乙巳。王崩，子喜立。三晉共廢其君，徙酒。晉靖公為家人，君家之人……



而分其地。韓趙魏以其臣而廢其主，不臣之罪著矣。

烈王 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

六年辛亥。韓、秦、齊、楚、燕、趙、魏，七國。齊侯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鄭方山曰：觀其空谷足音，觀朝日月，豈無而僅有，天下賢之宜矣。綱目書之，亦樂予人為善之意。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七年壬子。王崩，弟扁立。

顯王 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七年己未。秦獻公卒，子孝公立。是時山東強國六，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魏相公叔座病，魏惠王往問之。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

王嘿然。公叔曰。君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秦孝公令國中曰。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入秦。因嬖臣景監以見。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十年。秦衛鞅欲變法。衛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



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什伍相收司連坐。（什伍者五家為伍十家為什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僇音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謂免除其身役）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收錄其妻子沒官）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黥音擎刑名刺其額而涅之）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人初言令不便者。有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溫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十四年（甲寅）齊魏會田于郊。魏惠王曰。齊亦有寶乎。齊威王曰。無有。惠王



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趙之人畏其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吳泰心曰。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為論。而知所寶者。惟齊威王。楚王孫而已。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為寶。楚王孫不以白珩為寶。是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也。

十八年庚申 韓以申不害爲相。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貴尤之法)
(有蘭熙爲名以自正，刑法也，名名實也。) 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
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
怨色。昭侯曰：所謂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
乎？抑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
私請，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昭侯有敝袴，命藏
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
一笑。今敝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丁南湖曰：洪範五事，將先乎貌，大學八條，惟本乎身。故明主之愛嚬



笑也，所以肅貌而修身，以爲致治之本也。昭侯乃曰：袴豈特嚬笑，此
之謂不知類。

十九年辛未 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廢井田，開阡陌，爲賦稅法。

二十八年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魏龐涓伐韓，
韓請救於齊。齊使孫臏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知，去韓而歸魏。
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
使齊兵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喜
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日幷
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在大名府) 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
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
見火擧而俱發。龐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
大亂相失。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二十九年辛卯 秦衛鞅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而敗之，秦封鞅爲商君。秦
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卬，鞅舊友也。鞅遺卬書曰：吾始與
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
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
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
叔之言。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商於地名，今商洛縣。)



胡致堂曰：公叔之言爲薦鞅也，惠王不恨不用薦之之言，而以不用
公叔之言爲恨，其亦可謂愚矣。

三十一年癸巳 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
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
之。(無驗之人，謂無符驗者。) 鞅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復
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車裂謂以人之四肢及首繫于五車，馳之使裂，乃裂其尸爲五，蓋極刑也。) 盡
滅其家。(按秦策云：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而大王反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初商君相秦，用
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

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五羖大夫百里奚) 趙良曰、五羖大夫乃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人君死庭子不欲斥) (言但能云捐賓客) 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蘇東坡曰、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罪。理勢自然、無足怪者。

胡致堂曰、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怨爭之所集也。欲凌帝王於秦君、其實在偏位、以濟其欲耳。及其待君專、秉政久、用法嚴酷、秦人傷哉、方且侈然自滿、雖秦國素所仰望、如百里奚者、猶心亦輕之、自謂功烈人莫己及也。趙良終日正言警之、猶尚不悟、其及也宜矣。雖至是、欲有設計、亦無所施。

三十三年、(乙酉) 孟軻至魏。魏惠王卑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溫公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惟仁者知仁義之利、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張南軒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人之學、無所爲而然者、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之判、其能真有得乎。其事雖善、而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乎中、是亦利而已。其

三十六年、(戊子) 韓侯卒。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言時未能而作奢侈) 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蘇秦說燕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爲之蔽也。願大王與趙從親、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夫

謂人者，（蘇秦主從，張儀主衡）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令天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洹，音桓，水名）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厚賜蘇秦，以約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三十萬，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



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孰察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輜載衣車，重載物車）擬於王者。○秦初出遊，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尹起莘曰：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疏以為親，以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脩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為目前救急之計，捨今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遂逞其機，說不旋踵遂合于一。惜乎秦之多詐，徒能捭闔其說，以利而啗六國爾。天下大勢利害所在，猶闇不能深言之也。



三十七年（乙巳）秦以齊魏之師伐趙，從約皆解。秦惠王使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此官，故稱犀首之號也）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四十一年（癸丑）張儀相秦。

四十五年（丁酉）蘇秦自燕奔齊。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燕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

四十七年（己酉）秦相張儀免，出相魏。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使魏先事秦，為

諸侯倡親王亦聽王復除犀首張儀盡甚

四十八年（庚子）王崩子定立〇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齊初封田嬰於薛以文為嗣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溫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人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論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



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

公孫戌諫受象床孟嘗君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溫公曰孟嘗君能用諫苟其言之善者雖懷譎詐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

慎靚王（名定顯王之子在位七年）

二年（壬寅）魏君（惠王）卒孟軻去魏適齊

三年（癸卯）楚趙魏韓燕伐秦秦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甲辰）齊大夫殺蘇秦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書殺以戒世也）〇燕噲成子秦張儀歸復相秦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約從結為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儀歸復相秦〇五年秦伐蜀取之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張儀請伐韓曰三川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王業去矣錯曰富國者務廣地彊兵者務富民欲王者務博德三資備而王隨之今王拔一蜀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〇六年王崩子延立



赧王（名延慎靚王之子在位五十九年〇赧諡法表國心怯曰赧）

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燕國大亂齊王伐燕取之醢子之殺燕王噲〇孟軻去齊

尹起莘曰以辟魏之君為合從連衡之事凡遊說捭闔之人無不賓禮至今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

三年（己酉）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

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四年（庚戌）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齊楚亭請侯猿合從。張儀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楚王許之。儀遂之韓。說韓王曰。夫戰孟賁烏獲之士。（孟賁勇士。能挽六鈞之 烏獲力士。能舉鼎又之）人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



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韓王許之。儀東說齊王曰。齊蔽三晉。地廣兵強。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婦。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河之南也）趙割河間。（河間府直隸京師）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又西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梁韓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之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約。常為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儀乃北說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之五城以和。（常山。今真定府）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素不悅張儀。諸

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秦張儀出相魏。儀復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說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呂東萊曰。儀秦同門友也。初秦相六國。意欲得儀以固從約。乃使人說儀來謁之。先令門下勿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及見又慢辱之。激其怒而入秦。陰使人贈其資。儀隨入秦。卒敗從約。蓋由平日締交之初。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彼見以詐牢籠。小人真和而不同哉。



六年（壬子）秦初置丞相。

七年（癸丑）秦甘茂伐韓宜陽。秦使甘茂伐韓宜陽。茂曰。願王勿伐。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則母投杼下機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故願大王勿疑。而王與之盟于息壤。甘茂伐宜陽拔之。○趙胡服招騎射。武靈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人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

辯龍者。能為堅白同異之辯。堅白謂守白。堅石同異之名耳。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一耳主聽。兩耳形也。然臧所以為三之說。謂臧本二耳。必有運而行者。是為三耳。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絀。

十九年 乙丑 楚君槐平于秦。楚懷王發病薨于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二十三年 己巳 楚君迎婦于秦。前書楚君槐卒于秦。此書楚君迎婦于秦。所以著病楚之忘父讐也。溫公云。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讐。



冬。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諸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三十年 丙子 燕樂毅伐齊。入臨淄。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與樂毅謀伐齊。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湣王出走莒。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封樂毅為昌國君。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遂殺王於鼓里。〇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晝邑故城在青州臨淄縣。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〇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而潰。毅乃整燕軍。禁侵掠。求逸民。寬賦斂。除暴令。齊民喜悅。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閒。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三十二年 戊寅 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淖齒之亂。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以為齊王。保



莒城以拒燕。

丁南湖曰。戰國之士為大丈夫者。婦為耳矣。就評王孫賈之母。與陳嬰之母。乃皆婦而超出大丈夫之上耶。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止嬰勿王。王陵之母。伏劍而死。以勉陵事漢。是二母者固與賈母為一副賢也。以予論之。陵母以漢興而成其子之功名。孰若賈母以齊亡而成其子之忠義。嬰母以家世而沮其子之王。孰若賈母以國亡而激其子之將。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以相如奉璧而往。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乃紿秦王復取璧。

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禮歸之趙以相如為上大夫

楊龜山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數年趙卒有長平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相如為因而制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搖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或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乎世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楚頃襄王使東周公止之　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子昭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共主裂其地不足以富國得其衆不足強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若澤中之麋蒙虎之皮攻之者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富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南則兵至矣楚計不行

衛君卒衛有侍臣廉亡之疑嗣君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左氏無益也（胥靡罪人　左氏邑名）

三十六年　秦趙會于澠池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請秦王擊缶（缶秦所用器以節歌）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登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胡致堂曰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頗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廉藺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勤非日陳為怨敵今日雖如平生納學于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雖合之迹有愧于二子者多矣



燕君平卒趙欲攻燕趙郡田單取燕城齊君入臨菑封單為安平君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初燕攻安平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皆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虜）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三年未下乃解圍去城九里而

為燕。今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果疑。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赤色衣也)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城中鼓譟從之。(譟群呼也)燕軍大駭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弗然之。不謝而去。及攻狄。三月不克。懼。乃往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今掖縣屬萊州府)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淄水出萊蕪。澠水出臨淄)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引枹持鼓杖)鼓之。狄人

乃下。○趙封樂毅為望諸君。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獲罪在他國。終身不復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為昌國君。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薛公田文卒。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



作歌曰。長鋏(劍把)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代舍上客之館)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時邑入(食邑所入租稅)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出錢取息以奉客)貸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進驩。請責之。(責貸者不與息之罪)驩往。不能與者。取其券(券約也)燒之。孟嘗君怒。驩曰。令薛民親君(言不取息者。將以使民愛君而彰君之善也)孟嘗君意為降公以卒於薛。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魏軍。割南陽以和。趙魏伐韓。秦救韓。大破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蘇代曰。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已行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博時)

為梟卯受性也。以五木為質。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勝負之采。博有劍為梟為彩者。梟為最勝。便宜也。須梟則宜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

王不聽。幸以南陽為和于秦。

三十七年 癸未 秦白起伐楚。拔郢。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

三十九年 乙酉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四十五年 辛卯 秦伐趙。圍閼與。趙名 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為馬服君。秦以范雎為客卿。

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言以魏國陰事告於齊 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折者，言拉折其脅骨，而打落其牙齒 雎佯死。卷以簀。簀，竹席也 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范雎於廁中告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當厚謝於守者



鄭安平魏人 持雎匿也 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雎見秦王於離宮。直入永巷。宦者怒之曰。王至。雎佯言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穰侯之名魏冉，太后弟也，封於穰，故稱穰侯 王聞其言。恐而請教。雎唯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教寡人耶。雎曰。臣羇旅之臣。而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雖見左右皆竊聽。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如走韓盧而搏蹇兔也。韓盧，犬名 乃闔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越韓魏而攻齊之以為失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天下樞紐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國事。

林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所以卒并於秦者。蓋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之者。其謀出于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而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故韓魏不支。然折而入于秦。韓趙既折而入于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於韓魏。秦人伐之。而齊楚不救。是以天下之樞。而委之於秦也。六國安得而不亡哉。又曰。欲平天下者。必先知其難易之勢。自其易而攻之。而後及其難。故唐憲宗欲平淮蔡。張弘靖以為先誅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亦如其言矣。



四十九年 乙未 秦王廢其母。不治事。齊王… 其母以憂卒 逐穰侯羋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擅，專也。不顧，以母制子，不顧王也。不報，不報王也。無諱，不白王而擅進退也

華陽君羋戎也。涇陽君，公子悝也。涇陽高陵二縣今屬雍州。所擊斷無諱也。無等不忌王也。進退由己，不由于王也。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又聞，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
齊而欲滑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
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
立於朝，竊為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
逐穰侯魏冉、華陽君羋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睢為丞相，封
應侯。秦伐取趙三城。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
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曰，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臣愛之，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
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以為媼之愛燕后，甚於長安君。后曰，
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為計深遠。今媼尊長安
之位，封以膏腴之地，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何以自
託於趙。后曰，諾。令長安君為質於齊。
五十五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今河南懷慶府。上黨
今山西潞安府。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不如歸趙。趙受地，秦必攻之。趙
被秦兵，必親韓，以當秦矣。平陽君豹諫趙王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
相通，固以為坐受上黨也。馮亭所以不入地於秦者，欲其嫁禍於趙也。

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如弗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使平原君往受地。馮
亭流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秦王怒，攻趙上黨。
白起伐，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秦王既攻上黨，拔之。
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
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怯，數讓之。應侯范睢使人反間曰，秦之所
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馬服君趙奢也。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
趙括代頗將。相如曰，王以名使括，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
不聽。初括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
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必破趙軍。及括行，



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坐。王許
之。秦王聞括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武安君白起也。以王齕為裨將。令軍
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
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
絕趙軍之後。趙軍食絕四十六日，內陰相殺食。括自出銳卒搏戰，秦
人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
十人歸趙。魏以孔斌為相，以病免。不能用，以病致仕。孔子六世孫。
秦之始伐趙也，魏問大夫，皆以為便。孔斌曰，
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

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呴呴焉自以為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
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
乎
五十七年（秦伐趙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秦攻趙邯
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
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之
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也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
君乃與之俱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利害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



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
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今十步之內不得
恃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強天下弗能
當白起小豎子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
遂歃血定從於殿上乃以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
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既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
救趙　魏須賈使秦范雎敝衣微行見之賈曰范叔固無恙何一寒至
此乃取一綈袍贈之賈入相府雎坐堂上賈謝罪請死雎曰汝罪有
三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為我歸告魏王急持魏
齊頭來賈歸告魏齊魏齊懼匿平原君家秦昭王欲為雎報仇魏齊急魏齊
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行至信陵君不納齊自殺趙王以其頭歸秦
五十八年（魏晉鄙帥師救趙秦圍鄲公子無忌矯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
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今彰德府）又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
秦為帝以卻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
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今秦萬



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
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
不敢復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信陵君無忌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魏
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
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引至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
夫人無忌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讓魏救不至公子數請於王及
賓客辯士說萬端王終不聽無忌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鬭
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

功之有。晉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無忌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合符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無忌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信陵君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



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不忍為也。遂乃逃去。(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因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陽翟今河南府)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爭立。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資西見夫人姊，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今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乘間言之太子，許以為嗣。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

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因請不韋倖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因以獻，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

真西山曰：呂不韋非特大賈，乃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為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孕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楊子雲直謂不韋穿窬之盜，其公論矣。

五十九年乙巳(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秦伐韓，取陽城負黍；伐趙，取二十餘縣。赧王恐，背秦，約從欲伐



秦。秦遂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獻而歸王於周。是歲王崩，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𢇛狐聚，而西周亡。○漢高祖生。東周君(東周自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桓公生威公，威公立，至子惠公，惠公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君。)

元年丙午(秦丞相范雎免)朱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秦王臨朝而嘆，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叛，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

雖所不願與應侯謀曰何為不可君少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乎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任以為相數月免

趙以荀況為蘭陵令荀況趙人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按條貫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荀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而已王曰請問為將荀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二年丁未秦拔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

三年戊申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尹起莘曰郊見天子之禮也春秋書郊望人因事屢書而譏之曰魯之郊非禮非古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傷之且予其不滿於魯若此況西戎之秦乎書曰郊見上帝明著其僭侈之志云爾

五年庚戌秋秦王稷（昭襄王）薨太子柱立（是為孝文王）○趙公子勝卒

六年辛亥冬十月秦王柱薨子楚立秦王柱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燕伐齊拔聊城齊伐燕之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讒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田單遂克聊城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孔武）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蘇頌實曰戰國遊說之士非徒削襲說行支令而竄權附之故士不厭說雖并走於利仲連辯過儀秦氣凌鞅斯而獨能之利不入於心因事救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屣展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七年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在河南府汝州。周遂不祀。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自是歲至二世元年。歷秦七。此則諸侯之起者。反周三年而秦亡。乃有以自治也。

胡雙湖曰。西都自懼晉鄭夾輔。下堂見諸侯。迺當陵遲。已為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以來。霸不可支。猶幸五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尚有空名於天下。然錯節倒懸。已為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為諸侯。綱常之道盡矣。於是七雄競殺。蘇秦張儀肆從橫之術。從者猶知合六國以折秦。橫者并於事秦而不耻。事秦者固不知有周。抗秦者不過自為。亦豈復知有周哉。而周亡亦無一能倡大義於天下。惟有魯仲連義不帝秦。負當世高士重名。使當時之士。有如三老董公之遮說當時之君。有如漢王三軍縞素。為赧王與東周君發喪。為天下誅無道秦。則齊桓晉文之事。寧不可復見乎時。何計不出此。顧力區區欲與之角力爭之。實厭悠悠。以待滅亡之不暇。可痛也哉。



汪公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綿綿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積德以為本。仁以為源。其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猶有從挾之心。則畏先王之澤而不敢為。將有篡奪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於數十年乎。

右周三十七王。并東周君。始武王己卯。終東周君壬子

合八百七十三年。

秦紀　南宋氏云。作史者。當於莊襄元年東周既滅之後。方書周亡。然後以秦遂接周統。於莊襄四年。呂政嗣位。特書秦紀。然後至其姓氏。則為從秦斷從編矣。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之子。初質於趙。國不事業。及為秦王。其子[illegible]有幸於封秦。秦始大。自孝公用商鞅以利而其事得秦所用。莊襄立三年而[illegible]。按說決審周之滅。由此有據。可東。



三年　甲寅。周亡後二年。秦伐魏。魏公子無忌帥五國之師敗之河外。走蒙驁。

（秦）（伐）（魏）（魏）（公）（子）（無）（忌）（帥）（五）（國）（之）（師）（敗）（之）（河）（外）（走）（蒙）（驁）

秦蒙驁帥師伐魏。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恐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信陵君色變。趨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帥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河外。謂陝華二州。河外在河南。故云。

蘇穎濱曰。無忌用侯生之說。盜兵符擊秦救趙。成椎之功。兼兄弟自是相疑。十年不還魏。其後秦兵攻魏。毛薛勸之。乃翻然而歸。合諸

全取勝矣。是故始而破匈奴，中而敗燕，然而擊秦，所向克此。誠哉
國之良將，趙氏之元勳。奈何趙王遷之闇劣也，郭開之讒一入，遂乃
斬牧而去趙。趙何足惜，所惜者牧耳。

六年 庚申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蕞，皆敗走。

九年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因使妹說春申君獻諸王，王召幸之，生子悍，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謀，陰養一死士，殺春中君，滅其家。

十年冬十月，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秦大索逐客，尋除其令。

秦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併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之謀，兼天下。

十二年 丙寅 秦呂不韋自殺。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 嫪毐，姓名。嫪音勞，毐音藹。 詐為宦者以進，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



王下吏治。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昌平君，楚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昌文君，項燕立以為荊王，二人史皆失名。 毐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萯陽宮。萯音倍，山名也，宮在扶風鄠縣，秦文公所建。 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肢，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 沫，口中沫也。 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假父指嫪毐。 有嫉妒之心；囊撲二弟，撲音朴，以囊盛其人，抳撲而殺之。二弟謂毐生二子也。 有不慈之名；遷母於雍，有不孝之行；殘戮諫士，塞直言之路，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願死以備其數。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至是呂不韋與太后私通事覺，徙蜀自殺。

陳浩室曰：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秦遷太后於雍宮，所以紛爭之士，積尸盈庭，而後來者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扼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胡致堂曰：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

欲蓋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一聘貴妻，必擇其良，[illegible]悅色姁媼，

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叛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伯翳宗廟

至是而絕。

十四年（戊辰）韓遣使稱藩於秦。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子來聘。韓非

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

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說音稅，言遊說之道不易）、孤憤（言孤直不容於時）、五蠹（音妬，言蠹之事有五）、

說林（言廣說諸事，其多若林也），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

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

臣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



楊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

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溫公曰：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不容於死矣。

十七年（辛未）秦內史騰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十九年秦滅趙，虜王遷。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薊，斬丹以獻於秦。初，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怨亡歸，怨王，欲報之。聞衛人荊軻賢，卑

辭厚禮請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時秦將軍樊

於期得罪亡之燕。軻曰：今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

督亢之地圖（督亢，今涿州南新城縣），奉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也。丹

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音甚）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恥雪矣。於期

慨然遂自刎（以西反，音吻也），函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

之，以試人，血濡縷立死。乃裝遣入秦。荊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軻奉圖

進，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揕之。未及身，王驚起袖絕。軻逐之，王環柱

而走。左右樁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解體以徇。於是益發兵

伐燕，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丁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速忌淺謀，

挑怨速禍，遂使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

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頸

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荊軻懷其

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疆燕而弱秦，不亦愚哉！

二十二年（丙子）秦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溫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惠王有

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遂為國害，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

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李信伐楚敗、秦王親代之、初秦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信大敗、將翦、翦已謝病、王自馳謝之、使將六十萬人伐楚、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既行、又數使歸請美田宅、或笑其乞貸之甚、翦曰、王怚[illegible]也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故思有以自堅耳

二十三年丁丑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入汝

戊寅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投石超距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五年己卯秦王賁滅燕虜王喜○秦始皇帝

二十六年庚辰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初齊事秦謹、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后勝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共今河縣

胡雙湖曰、六國之滅、惟齊最晚、不悟齊人實受之受間金、悉聽勸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殊不知五國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賁猝入、民莫敢格、猶信五百里之約封、卒以餓死、松邪柏邪之歌、至今可為於邑矣、

溫公曰、從衡之說、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故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秦有撤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蘇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於顛覆、理固宜然、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蘇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特巧耳、非幸也、然惡以詐巧於取齊、而以詐取之、其不亡於楚者、幸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而

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
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又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亡，
而齊亦虜。不潤叢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仍乎。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除謚法。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
帝，乃更號曰皇帝。自此始 王帝之號 命為制，令為詔，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
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萬世，傳之無窮。

胡致堂曰：古之聖人，履時稱號，有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賤於
皇，王賤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
等，而以封其臣子，夫之甚矣。王之為名，總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



使臣子得以一介沖人專用支號，將王於天，其體隆極，秦奉何取焉。孟
也，蒙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
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林之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謚
法，而謂以子議父，臣議君，是哀天下之謗己也。天下不以為聖，而自
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則是自聖矣。嗚呼，若始皇
者，可謂大愚者也。其自為謀，則欲長生而不死，其為子孫計，則欲二
世三世傳之萬世而無窮，吁，胡可得哉。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
秦始皇帝天下，齊人奏之。少昊而金，夏舜而水之類。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
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

丁氏曰：始皇致知水之能克火，而不知仁之能勝不仁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丞相綰等言燕齊
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
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
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志，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



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廷尉議是。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監。以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徙天下豪傑於咸陽。

胡雲峰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
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暴主所以
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戰大致也。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
秦為可法，至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救成輔相，
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載，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
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
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蓋盡利而已。

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餘歲。爵與秩制物有馬，諸誠則
全基秦郡縣天下，然僅極也。自秦賊先王之制，海內為禁，無有根本
之固。物惟有根則雖承而靜安而久，雷霜變更，則理得其然，物遂其性。
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
者也。離亡狀之易與，亡之難救，郡縣乃是。

二十八年壬午，帝東巡，上鄒嶧山，封泰山，禪梁父，遂登琅邪，上求神仙。南渡江，乃還。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山在鄒縣立石頌秦功業。上泰山陽登巔，山在泰安州立石頌德，封祠祀。既下，風雨暴至，避雨松下，封其松為五大夫。從陰道下，禪除地為禪以祭曰禪於梁父。梁父泰山下小山名也。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三神山蓬萊方丈瀛州三山也。始皇浮江至湘山祠。湘山在洞庭湖中。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赭以火燒之也，赭赤色也。

丘瓊山曰：封禪不經，見其說昉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是空言，其見於行事者，肩蕃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光武，唐之高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俑者歟。

帝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盜發，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初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良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音覷伏伺也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胡致堂曰：良匿匿於此，豈為利哉？專在公以千乘之微，不能復其決讎，而良以亡國之臣，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或者譏之，以為良年少，輕用其身，齊一朝之忿，使韓其成，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非有事漢之志者，苟得呂政之首，懸於一旗，謝其心厭矣，餘奚理恤？或者之言，又若虞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祖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樨椎倉猝，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見，得見力士，其智量之妙，固已視呂狼置中矣，何獲敗之憂乎。是未漢讓于得良矣。

綱目斷曰：張子房欲為韓報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不幸。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相尋而起，共就祖家之鬼，偏群雄之亡，皆子房一擊之力，其關係豈小哉。

三十二年丙戌，遣北逐將軍蒙恬伐匈奴。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海還，因奏錄圖書。符秘之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遂遣蒙恬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延長。威振匈奴。

丁南湖曰：始皇所為皆惡，但築長城以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而論者不取其功，惟責其殃民之罪，豈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非歟。

一也在萬世則足以術民在始皇則足以殃民在萬世則爲華袞之
嚴限在始皇則爲華袞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則所
以促其亡

三十四年戊子焚詩書百家語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
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力農工士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民見之日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
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
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
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胡致堂曰或問斯荀卿弟子也其心術何至是哉曰仲尼之門親炙
之徒固有背戾聖人者又況荀氏之學自不醇耶或曰韓愈稱荀卿
大醇而小疵今以爲不醇何也曰人性至善而卿以爲惡禮者天理
也而卿以爲僞子思孟子傳道於仲尼得正而不差者也卿既是仲
尼復非思孟輒其大本大宗如此奈何以爲大醇哉其尊王賤霸蓋
亦表名爲之言耳

丘瓊山曰嗚呼先王之典籍自是無全書矣夫使自古聖帝明王賢
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illegible]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制議論之
詐所以關既已往而垂示未來者一旦皆成煨燼之末秦之罪上通
于天矣

三十五年己丑營朝宮作前殿阿房始皇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
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役隱宮徒刑七十餘萬人隱宮宮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使之役也以此稱作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侯生盧生相與譏
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
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
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
軍於上郡大抵秦爲而欲始之者使之監蒙恬軍使秦不忘諫則扶蘇必不除扶蘇不諫則必不出監蒙恬乎焉有沙丘之變[illegible]



三十七年辛卯帝東巡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詔立胡亥爲
太子殺扶蘇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七月始皇崩
於沙丘平臺在鉅鹿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之不發喪趙高乃與
斯共謀詐爲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不能闢地立功上書
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九月葬
始皇於驪山下

丘瓊山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

求之於魏其亦近矣觀懷王欲遣長者伏義而西諭諸將皆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遂遣之會其見沛公曰諸將過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寬仁大度天下所以奉高祖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呂公必於是焉觀之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厭一步反）季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間（碭音唐人音宕芒縣屬臨淮郡碭縣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今歸德府碭山縣）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往從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史記高祖為亭長時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其乃追及問之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貴遂不知老父處）

丁酉胡曰秦之亡命矣蓋秦罪惡貫盈六合共棄上帝求主天將使民息肩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之氣於是祖龍畏符築壘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訴之於天天厭秦也授之於漢秦獨厭天厭民而曰王氣可使築壘告天引咎遂甚樹德除斯高之暴政除虐虐之禍而下說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消矣劉項之族何由興哉

季初為泗上亭長（亭者停留行旅宿食處所亭之主者也泗水亭在沛縣東百里）為縣送徒驪山（始皇墓）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被加也以酒自加）夜徑澤中（徑小道也行小道過於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夜哭曰（老嫗千歲）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史以秦居西方行屬金金色白故云白帝子劉是火德故稱曰赤帝子）

史臣斷曰劉季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嫗夜哭之言涉于怪誕未足信也司馬遷曰神母告符班固曰斷蛇著符司馬光曰旗幟皆赤由蛇班彪曰神武有徵應皆信赤帝子之言故也以愚論之不過陳花詭辭即陳勝吳廣魚書狐鳴之故智也若以斯言為誕然是白帝子果指秦而言以為秦國之命脈化為蛇耶則土地山川安能縮束變為物形以為秦帝之精神化為蛇耶則耳目手足安能屈蟠變為蛇類能化變矣今日斬之今日國既命絕何為二世傳之子嬰且二世能傳諸高子嬰殺於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則其說無稽已證矣是故斬蛇之符竟與子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子三章之素後人之告孰與子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子二老之良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狀以人不以神

楚之項梁起兵於吳梁楚將項燕之子嘗殺人與兄子籍（羽字）避仇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

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梁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將，徇下縣。○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徇收齊王族也，自立為齊王，率兵東略定齊地。○趙將韓廣略燕，自立為燕王。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為燕殺。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以少長先立武臣，今此兩臣欲分趙而王，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使二賢王責殺王之罪，滅燕必矣。燕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



二十。○張耳、陳餘立趙歇為趙王。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以行斷於上，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秦民益駭懼思亂。○秦嘉立景駒為楚王。陳王敗走，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秦嘉起兵，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沛公得張良，以為廄將。景駒在留，欲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項梁擊殺楚王景駒，立楚懷王孫心為楚王，沛公從之。初，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六人黥布引兵屬焉。梁眾至六七萬人，進擊秦嘉、景駒，殺之。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說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之，乃求得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張良亦說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亦從之，立成為韓王。○秦下丞相李斯吏，夷三族，以趙高為中



丞相。高侍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聲聞，群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下斯獄，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乃以趙高為丞相。○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項梁與章邯戰於濮陽，數敗之，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大破秦軍於雍丘。梁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楚

遣沛公伐秦。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彊，諸將莫欲先入。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

三年（甲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章邯既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請救於楚，楚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冠，首也，言其首出諸軍之上也。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



內以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以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即帳中斬義，乃引兵渡河，沉船破釜甑，據月時云將兵士有死之心，而無生之氣則無敢不見推。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與秦軍九戰，大敗之，虜王離。

丁南湖曰：按綱目云，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夫不直書曰楚將，而必曰次將者，正其以下犯上之罪也。不直書曰殺宋義，而曰矯殺者，正其專殺無君之罪也。

[illegible]觀曰：愚觀宋義以一言而幸中項梁之敗，得卿子冠軍之名。及其提兵救趙，畧無智勇之施，徒以浮薄之言，以沮進兵之計。向非項羽引兵渡河，大破秦兵，虜王離，趙城士卒，又有徒手之難矣。又項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國數十萬生靈之命也，此光鑑書其矯殺，豈不惜乎。

秦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沛公拜越為騎相，使將兵畧定魏地。

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陳留國縣有高陽鄉。高陽人酈食其（音異基）為里監門，欲見公，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人，謂食其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於公，公使人召生，生入謁，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輟洗，起，延生上坐，謝之。因問以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陳留今開封府。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令平聲，降伏曰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廣野在河內山陽縣。



陳龍川曰：沛公高陽之行，據王一將軍耳，監門戍卒，與前日泗上亭長奚異也。沛公乃踞洗而見之，沛公何簡酈生耶。吁，此沛公馭英雄之術也。先之以踞洗之卑，所以挫其氣；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馭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秦章邯以軍降楚。秦兵數敗，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

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必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章邯乃降於項羽。以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將其軍為前行。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初，趙高數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矣，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章邯軍敗，恐二世誅及其身，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弒二世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稱



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夷三族。

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地。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奴隸之人，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陳止齋曰：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故明者之君，不畏乎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矣。秦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天下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誅秦滅楚，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三。○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定天下由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

元年乙未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奉皇帝璽符節以降。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丘瓊山曰：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是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沛公既受其降，則代秦而有天下者，非公而誰哉。矧沛公以德行仁，而為人心之所歸，蓋真王者之師矣。

沛公入咸陽，還軍灞上，除秦苛法。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何為郡縣小吏時，因已習秦圖籍之事，此其為不在人下矣。其所有亟之將見秦民府庫，實之藏，而何之惡民我人如此。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朱沛國曰：高帝入關，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何不念治天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天下之道非律令之所能既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焰之中，而先王遺書猶幸存於博士掌故之府。使何與高帝少有王天下之志，因丞相府以收圖籍，兩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故地，而廣稽據之見，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甫安之時，則漢之基業當與商周比隆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遺典復厄於項籍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蕭何不得辭其責矣。

沛公見秦宮室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兵入內觀重寶財物滿前，妾而去之，還東灞上，此則可爲財之兵也。顧當何咸陽之謀，而其有功於漢是大矣，此深謀國家之大猷者也。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方於受諫轉見為安。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諸將士皆安然，隋惰而不遷動。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唐仲友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理最好，為得天下之根本。蓋漢得天下，全在於此。

發明綱目書秦王子嬰降矣，至此書還軍灞上，除秦苛法，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夫秦以苛法結怨於民，沛公首除之，如拯焚救溺，深得弔民之理。

(項)(籍)(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於)(新)(安)項羽既定河北，既并秦軍 大逞威侯二十萬衆
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 人不勝其怨而坑之，諸侯王不 楚西而而都羽稱其舍之何
乃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
(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收)(貨)(寶)(婦)(女)(而)(東)或說沛公遣兵守函谷關，
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之，遂至戲。音羲 水名 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
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
其氣，皆爲龍虎，五彩，增意知王者不死，何以取焉，且天子之氣當 如爲天子壽之矣 此天子氣也，
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良，欲呼與俱去。良曰：臣爲韓



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固要項伯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
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
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
不蚤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因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
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謝羽鴻門。若夫亡以救其姦庇豁之 以辯其情是非聲怯之之
將弱若見失將書者足爲將於若不編將丈者 將不 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
羽已渊大惟鴻門之不意欺賊下莫容其之意 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范增謀羽之暴欲蓋 謀於一擊其謀甚矣 羽不應。增乃出，召項
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
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
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
羽曰：壯士，賜之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
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
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
軍灞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細人謂曹無傷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起如廁，
因招噲出，間行趨灞上，留良謝羽。良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
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音哀 歎恨聲 豎子豎子指羽也不足與謀。奪將軍
天下者，必沛公也。沛公至軍中，立誅曹無傷。鴻門時項有於漢漢業 漢祚不當於項故項王爲



大美漢王 爲何殘
陳止齋曰：昔諸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
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
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
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
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殺於禁者，
有決外之道焉；工於謀者，有將中之隙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
網以網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沾沾焉
以逞哉？彼范增者，謂羽之豪從欲殺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

下之為沛公者，可得而盡殺耶。遂止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人大失望。

尹遂昌曰：沛公入關，其寬容大氣象，見於綱目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甚，其視沛公，其德量之比，詳鑑關後之，欲觀劉項之將失者，當以此考之。尤溪云

收寶貨婦女，及漢王比至，大所以大得沛公，而失項王也。

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欲名顯於鄉里，且發帝王之聲。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沐猴，獼猴也。獼著人衣冠，心不類人，以喻人之性。果然。羽聞之，烹韓生。〇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項王立懷王為帝，不用其命者，曰我已尊而四義帝者。民欲之謀，不得知為之事，而假名義帝，且背約殺帝，而不背其命，殺懷王之謀肆於此，而失天下之英雄在此。

〇二月，項羽自以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并分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徐州。羽與范增疑沛公，又惡負約，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漢路。〇以漢沛公為漢王，以王巴蜀漢中。初，漢王以羽負約，怒，欲攻項



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信作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謂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胡致堂曰：人有常言，當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世主能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用者，莫非虐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從，漢業之興，不亦宜乎。

林之奇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項羽所以終失天下，而為高祖之所得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高祖之封於漢中也，始固不勝其忿，夫周勃、灌嬰、樊噲之勸，蕭何之諫，卽隱忍從之，以就國，卒以巴蜀之衆，還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其能勇而能怯之效也。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艤船待之，以為江東雖小，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此卽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

將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一見黥布而餽具飲食，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太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也。若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嗚乎，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劉辰山曰：或謂何能識韓信，非碌碌者。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於知人之名也。

(王)(陵)(以)(兵)(屬)(漢)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招之。陵使至，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眾見遺項王。[illegible]

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無西意，而北擊齊。[illegible]

二年冬十月，(項)(王)(陰)(使)(殺)(義)(帝)(於)(江)(中)。項王密使九江王布等擊殺之江中。

尹起莘曰：君臣，天地之大義也。項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弑之乎？朱子綱目揭而書之，[illegible]以罪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籍固稱書籍名，所以著籍弑泰



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人人得而誅之矣。蓋書江中，求于以狀天下乎。

三月，漢王以(陳)(平)(為)(護)(軍)(中)(尉)。初，武陽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亡事項羽，後復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拜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illegible]受賂。周勃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illegible]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illegible]今王令護軍，多受諸將金，顧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illegible][illegible]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illegible]何足疑乎？王益幸平。(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illegible]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illegible]曰：臣聞順[illegible]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

二人寡人患欲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內三郡也）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許衡評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徹終天下之大機括者、惟董三老董公說之一以三軍素服兵誅楚之殺義帝者、順德逆德一一讓勝當與日月爭光。人豈蕭何之畫讓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以義而取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自是秀才以不以平諸侯、而以顯從。不曰擊項羽、而曰討楚之殺義帝者、冊不追而忍錫至有古詞命氣象

漢王以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羽聞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漢王



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水（在彭城外入泗）漢軍擠入睢水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楚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為質。

胡致堂曰、雖水可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能視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師、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委遣宗儀以主行客可也。若欲敗羽而與戰決、則宜分邦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群臣亦寂無諫者。宜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朱氏曰、高祖至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佚。天下既平、則易啟悔吝、輕嚮阿注、費陷不測。自是以還、始畏兵厭功、不輕動妄作、以福天下、後世頼之。吾嘗為之說曰、高祖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漢王謂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布英布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棄也）捐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五月漢王至滎陽、王如滎陽、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傅籍也）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漢王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築甬道兩旁築垣如街巷以為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何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尹起莘曰、王者奉天下之道、莫大於建立宗廟。是時漢方立國、適

當舉發之初，而國兵新敗，人無固志，又有漁獵之擾，漢王乃能晝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舉措之義矣。

張南軒曰：漢高所以得天下，以根本之正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為相之初，首舉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能為相用人之體也。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漢王使韓信[illegible]曹參俱擊魏。漢王問使者：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王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王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乃益為疑兵，陳船欲



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以木押縛罌缶以渡，所用信之[illegible]也。亦中的之意[illegible]。以兆其吭，附木罌其身以渡，[illegible]大口小[illegible]。）襲安邑。虜魏王豹，將詣滎陽，悉定魏地。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三年（丁酉）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虜王歇，斬代王陳餘，遣使下燕。韓信張耳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陘音刑，在恆州石邑，今為[illegible]。）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

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左車之計甚善，成安君自稱義兵而不之用，此趙之所以[illegible]。[illegible]成安君之[illegible]何為長而信之何為不勝哉。）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飧，（飧，小飯也。傳，立駐[illegible]什隊而食。）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信引兵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殊，絕也。[illegible]大[illegible]必死。）不可敗。趙軍歸壁，見皆赤幟，驚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趙軍，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背水以勝，何



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威振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遣辯士奉咫書於燕，燕必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丁南湖曰。陳平家世至貧。何爲監軍。受諸將金。矣然又請捐金反間。皆無窮利之志耶。若以項羽之論猜度之。則必防其貪婪其詐。而平無所措手矣。惟高帝之不問其出入。使平得以騁其欲而行其術。此帝之所以大度而成功也。

五月。漢王逃入關。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使漢王得出西門遁去。羽燒殺紀信。

王鳳洲云。漢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而帝卒不錄。何也。即無復



侯之可也。即不使嗣之可也。而不然者。推信而成其大業之事也。非史載其誤矣。

胡貫明綱目斷曰。紀信以身代主。脫難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侯。及於諸將。而羅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亦少恩哉。

六月。楚拔滎陽及成皋。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漢王出滎陽至成皋。(成皋縣名屬河南)入關收兵。復東。會彭越爲漢將。將兵擊楚軍。乃使終公守成皋。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皋。羽既破走彭越。又引兵西圍成皋。漢王逃。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小修武在河南府修武縣屬懷慶)晨自稱漢使。馳

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楊龜山曰。韓信張耳二人皆當世豪傑。禁防疎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可不虞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蓋未之識也。)楚拔成皋。欲西。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

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太行山名。在河南。)距蜚狐之口。(今蔚州。其口在蔚縣。)守白馬之津。乃復謀取敖倉。

静菴曰。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曰關中。二曰敖倉。二者皆楚之所得



而從失者也。韓信酈生請謀而取之。皆據大勢者。故決之興也。以此。而羽也不知。安得不亡。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齊王納之。遣使與漢平。韓信引兵東。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遂襲擊破齊。齊王以酈生賣己。烹之。引兵走高密。(縣名)

丁南湖曰。酈生之說下齊。高帝之命也。非酈生之擅為也。韓信嫉酈
生之功。獨不畏高帝之命乎。不畏帝之命。而必齊之擊。以殺酈生之
策。是其寘世之威。既為帝之所忌。而抗主之罪。尤為帝之所鄙。則淮
陰夷族。不待雲夢之偽而知。斃擊於齊之日矣。
尚衡曰。蒯徹一言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烹酈生二也。致信將兵於
漢。而不能以臣節終。三也。利口之禍人有如此。
四年戊戌冬十月。漢王復取成皋。楚軍廣武。漢王復取成皋。軍廣武。
就敖倉食。項羽聞成皋破。亦引兵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
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汝



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趙鏗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二帝三王。未有不由
此而治天下也。予觀漢楚爭雄。項王虜太公於軍中三年。未聞漢祖
有懷念之言。及楚困。乃置太公於俎上。而欲烹鑊之。其危生也
蹙。是佛之狀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羽果欲殺之。則
棄天下而全親之生可也。幸而得脫。則卧薪嘗膽。養其全歸。而非關
於爭亦可也。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朝棄父
以旗漢之心。而爭天下乎。夫天子撫萬邦。化之主。世豈有無父之人。

而可以尊君乃五者哉。然則為之何。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
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也。
羅大經云。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甚長。亦是處變之
上策。趙無恤亦未悟高祖意耳。左氏傳。齊敗于鞍。晉人欲以蕭同叔
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晉人
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脗合。
項王謂漢王曰。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漢王曰。吾
寧鬬智。不能鬬力。因數羽十罪。十罪曰。陵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
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塚。私其



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
地。而徙逐故主。罪七。逐出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弒義
帝江中。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羽大怒。
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
傷胸而捫足者以安眾也。
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因馳入成皋。楚救齊。十一
月。漢韓信破殺楚將龍且。虜齊王廣。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
項王聞龍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謂韓信為人易與戰
也。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遂與
韓信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

兵八歲，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一
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羽至烏江（在和州），亭長艤船待（艤音蟻，整船向岸曰艤），
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乃自
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
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之，魯乃降。漢以魯公禮葬
項王，封項伯為列侯，賜姓劉氏。

揚子法言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



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黃公度曰：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奮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有
天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嬴秦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戰百
勝，僅能得之，得之艱難，惟恐失之亟速。凡可以制民之死命者，靡宿
滅骨殺戮所不恤，天下不勝嬴秦之猜號，闇弱而熟於刑法之外。項
氏見民之易叛，恐今日之於秦，猶昔日之於秦也。舉一城則阬之，攻
一邑則屠之，然乎？羽亦人耳，好生惡殺，雖無是心哉，畏民之叛，而求
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帝之入關，約法三章；羽之入關，燔大
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靡類無遺，豈乎？民之歸於君者，
求以生我耶？殺我耶？相率而歸之，我而殺之，何暇歸之以求僅免乎？
不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來，聽其自至，非寬
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更立信為楚王，封彭越為梁王。韓信
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
我時，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春二月，王即皇帝位。諸
侯皆上疏請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位于氾水之陽（氾水在曹州西
南）。

尹起莘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封項籍罪，



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帝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
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帝西都洛陽，置酒南宮。置酒洛陽南宮（南宮在洛陽縣），問諸將曰：吾所以有
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攻城略地，因以與
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
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丁南湖曰，凡言不如某者，在君子則為謙，在小人則為忌。高祖之不如三傑，蓋感其大功而讓焉者也。惜乎讓非真讓，特假此以取天下耳。天下既得，而忌心熾，如火矣。於是良也去，何也繫，而信也僇。然則三不如者，其三大禁矣乎。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項羽已滅，田橫懼誅，（齊王儋之從弟橫，自立為齊王。）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帝使人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二客乘傳詣洛陽。（傳者，即今之驛也。）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之。既葬，二客皆自剄下從。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



丘瓊山曰，橫之自殺，為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客之自殺，皆人臣與君同死之義也。或當乃就其不事二君，是欲其君為晉懷，臣為為瑣何以勸後世之節義耶。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求布急。布乃髡鉗為奴，（髡者剃髮也，鉗者以鐵束頸也。）自賣於魯朱家。（朱家，魯人。）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君盍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丁公，薛人。）亦為項王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溫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各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邑天下之中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此所謂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搤，捉也。吭，喉也。以喻制其中樹擊也。拊背，秦當天下。）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illegible]）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illegible]）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illegible]）

兵八年。[illegible]

統祖武矣○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
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遊耳。

温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
神仙之爲虛僞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
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
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
者，子房有焉。

尹起莘曰：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得於長年之事。至十
子六年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託於神仙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
之說，不攻自破矣。



八年（庚子）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信必迎謁，因而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帝以爲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以歸。信曰：果若人言，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
還至洛陽，赦信，封爲淮陰侯。信羞與絳灌等列（周勃封絳侯，灌嬰[illegible]），多稱病不
朝。上嘗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
過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

陳季雅曰：人皆謂漢封建無制，故諸侯彊大，以爲三代封建之法不
可復。殊不知三代封建之意已壞於此，何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今高祖用僞遊之計以執信，則是壞先王巡狩
之意。至呂后召諸王至長安，以鴆殺之，遂使歡有望京師而泣者，則
諸侯述職之法，又壞矣。

始剖符封功臣爲列侯。剖符（與其剖而分之，授其一將以合也），封諸功臣，酇侯蕭何
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今反居臣
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今諸
君徒能得走獸，功狗也；至于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
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願
封留足矣（留地名，張良求封於留，以初遇漢高帝於此故）。乃封張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侯。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使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
乃復賞魏無知。○大封同姓。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
下。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

王。帝微時數辱羹根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言之，復封其子爲羹頡侯，明著嫂御憾也。

胡致堂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而掃地盡矣。高帝既平四海，宜命大儒辨求王制，首復井田，廢阡陌，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使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自我而不泯，豈不善哉。而高帝負才自雄，不能稽古，雖曰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然創始無制，建侯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高祖之智既不及，比良平諸公亦無爲之計慮者，豈王淳當總，天不啟其衷耶。

唐仲友曰：大封同姓本以制異姓，然卒致七國之禍。



以曹參爲齊相國。參之齊，盡召諸儒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

封雍齒爲什方侯。什音作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上在雒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此屬謂諸將也。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封雍齒爲什方侯。什邡縣屬廣漢。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溫公曰：張良爲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方言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唐仲友曰：人但知子房爲雍齒言，不知爲救雲夢之失。雲夢遊而列侯疑，雍齒封而列侯釋，見良一言而裨益于漢者甚大，賢于平遠矣。

論定元功位次，蕭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曰：曹參雖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第一，參次之。上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乃封鄂千秋爲安平侯。位次酇侯蕭何第一，平陽侯曹參第二，宣平侯張敖第三，絳侯周勃第四，次之以舞陽侯樊噲、曲周侯酈商、汝陰侯夏侯嬰、潁陰侯灌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又次之以安國侯王陵、棘蒲侯陳武、清河侯王吸、廣平侯薛歐、[illegible]周呂、陽都侯丁復、曲成侯蟲達。

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命博士叔孫通起朝儀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可試爲之度吾所能行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綿謂設置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



丁南湖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蓋自上古聖人之世言之也漢帝去秦苛儀而群臣飲酒爭功方當忌爲亂之計顧欲待百年而後議乎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知權而不知經論者兼非叔孫而不罪兩生亦兼聖人折衷之道也

陳潛室曰魯兩生沐浴洙泗教化其於禮樂之道講之素明故楊子雲稱以大臣許兩生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漢高帝非興禮樂之君叔孫通非興禮樂之臣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復置法酒法酒謂禮酒法者進止有禮也諸侍坐者無敢讙譁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初秦有天下悉采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

丘瓊山曰叔孫通制禮技襲秦貫君臣之情不先於太尊乎夫惟始皇帝之資於是乎以無非救功臣而不拔其衆物之欲以徵事築相國而不顧授窮之戒君日以驕亢而臣日以依阿皆叔孫爲此禮以貫之也嗚呼若叔孫者其周公之罪人哉



溫公曰禮之爲用大矣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故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然則仲尼之開迹諸侯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帝自將討韓王信遂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信冒頓單于名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

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以敬為妄言沮軍事。械繫敬廣武。縣名故城在代州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七日。帝用陳平祕計。厚遺閼氏。音煙支乃解圍。上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劉敬。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帝封王信。五也。令解白登之圍。六也。

論衡曰。厚遺閼氏。此張儀蘇秦之故智也。何奇之有。於平早計。而帝不窘於平城。雖不奇猶奇矣。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都)上至長安。見蕭何治未央宮。上壯麗。怒曰。天下成敗未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平。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知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瓊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啟之也。

朱沖因曰。何為家而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令其為閑。而獨以侈示之。是亦家國之二不以待其子孫者。而望其君之後世也。栢梁建章之作。此未央不知費幾。要在其無以加乎。

八年壬寅(冬)(十)(二)(月)(還)(宮)。張耳之子敖。尚長公主。封趙王。上過趙。敖執婿禮甚卑。上箕踞嫚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說王殺之。張敖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殺帝。上心動。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曰。王不反。上從泄公往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上赦敖及高。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乃絕吭死。



荀仲豫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贈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可赦也。

九年癸卯(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閼氏匈奴妃也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上曰善。乃取家人子。家人名號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約。

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以為婚姻。何前後

之相違也。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劉敬言：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焉。

十年甲辰，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初，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我，己。（[illegible]）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諍之强。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期期，吃也。[illegible]）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一笑。呂后聞之，見昌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恐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

楊龜山曰：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illegible]）呂氏以堅為之貴彊之，以深慮積[illegible]欲其必無如意也，亦一彊相，何足以重趙哉？蓋為高皇計者，不以燕好之私，密嬪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illegible]而已哉。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初，上以陽夏侯陳豨（豨音希）為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公起，吾從中應，天下可圖也。（[illegible]）豨遂反，自立為代王。（[illegible]）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illegible]）上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人慙伏。（[illegible]）既而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呂東萊曰：慢罵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而寵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繼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之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十一年乙巳，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陳豨叛，淮陰侯舍人弟（舍人謂其左右之通稱）上變，告信與豨通謀欲反。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

女子所詐，豈非天哉。淮陰夷信三族。

溫公曰：韓信首建大策，定三秦，既而舉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有負於信哉。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胡致堂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罪；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使以次聞，遂謀叛陳，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上還從陳，聞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言秦氣以喻帝位也 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上因置之。

梁王彭越伏誅。三月，夷其三族。初，上擊陳豨，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其將扈輒勸王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走漢告之。上使使襲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傳，驛也，謂驛轉相傳處之於蜀郡也 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遣陸賈立南海尉趙佗為南越王。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高帝自謂也 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一曰道基，二曰術事，三曰輔政，四曰無為，五曰辨惑，六曰慎微，七曰資質，八曰至德，九曰懷慮，十曰本行，十一曰明誡，十二曰思務。

丁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莊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叔孫綿蕞之文，從皆肇基。

之也況和平勃誅呂氏三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以辯士目之吾
竊為賈不平矣
詔郡國求賢詔曰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
成名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郡守自往勸勉駕車遣之）〇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
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排推也闥宮中小門）大臣隨
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
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
起〇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淮南王黥布見殺韓信醢彭越



大恐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豎子無能為汝陰侯（縣名）滕公召故楚令尹
薛公問之令尹曰信越布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布自疑禍及身故反
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
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
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重輜重也於越古越名今改為紹興府）身居長
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皆
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自將兵而東布果如薛公之言

陳龍川曰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以吾觀
之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奇也兵雖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
速其亡耳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提挾而起於干戈紛擾之
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能濟乎若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
下之分逆順之理者也
十二年（丙午）冬十月帝敗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〇十
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牛曰太牢）
譽岡曰布固驪山之徒也秦之亡起以驪山之徒而實以坑儒焚書
為之禍階也布之所以反覆叛亂於秦實坑焚召之可謂權譎而不



崇儒術故過魯一祠惟曰韓英見師乃開之常典然乃思秦之所以
敗及布之所以誅而為之也不然則魯守御不下乎府亦過魯矣而
曷為弗之祠乎
尹遂昌曰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
滅絕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漢高不事詩書然過魯之祠乃見於
兵戈倥傯之日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可得而泯者漢氏四百年
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飲
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

今守四方。於是起舞上忼慨傷懷泣。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

（義蓋守宜。原于古帝王者。四海為家。來遊子心也。何可以湯沐而私沛乎。）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

上欲子孫為太子。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昔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晉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乎。上雖未決。呂后使呂澤劫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簡來四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因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乃使人奉太子書迎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illegible]）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illegible]）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延引也[illegible]）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illegible]）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胡致堂曰。善哉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幾。坐於榻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後[illegible]而司馬公乃[illegible]以為為子



植靈以拒父兮呼。是未知春秋吾許實止之[illegible]（[illegible]）日修今於春秋之義矣。而易有納約自牖之義也。

下相國何廷尉獄日赦出之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少棄之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即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固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林天合曰。何為相國。稽冠百僚。御表群臣。豈可拘繫獄圄。辱於廷尉之手乎。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繫亞夫。至武帝自縲紲[illegible]如劉屈氂輩。元帝以此殺蕭望之。哀帝以此殺王嘉。終漢之世如此。蓋由高帝始準之。不善也。然則蕭何既不免被繫之辱。又不能引身而退。可謂不智。[illegible]利[illegible]兵方於子房。豈不大有逕庭乎。

吾用帝傷 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至是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illegible]）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illegible]

也。帝不用奇天下何以為宰相此除有 徵苦呂氏之變而能為計擬之斗手 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初帝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章歷數也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類之法 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班彪王命論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唐仲友曰。謀聽守關。計敗項羽。燒棧。賴張良免。謀聽食其六國計。賴張良不收。民謀聽使者十餘言。困平城。遂用婁敬和親。謀欲止洛休舍。賴張良諫止。謀欲攻項羽。賴蕭何諫就封。謀為祭使。賴張良諫止。謀欲西歸。賴良平諫追羽。謀言安宮諸事。賴陸賈諫阻。謀不知尊太公。賴家令言即聽。謀欲易太子。賴張良招四皓定。謀囚蕭何。賴王衛尉諫救。謀處事缘不學。改處皆缘性明達。若使高祖學問。未能此謀。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史之子高帝崩乃嗣位天下安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會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夫○恭儉慈柔簡意氏曰惠

孝惠皇帝元年 乙亥 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特書以見呂氏殘虐之惡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酖殺趙王。鴆鳥羽毒 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以藥薰之 飲瘖藥。不能言也 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從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溫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二年。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蕭何病。上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為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言法明直若畫一也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曰。

丘瓊山曰，何之約束，有不可從者多矣。若叔孫之禮，不過綿蕞之陋。唐山之樂，不過滎陽之曲。大封同姓，而封建之法不盡復也。過魯一祠，而學校之制未盡興也。畜爵敘矣，而挾書之律未除也。律令次矣，而夷族之刑未去也。約束之發如此，而後人何為而悉遵之乎。嗚呼，參亦刀筆人也，其因陋就簡也宜矣。

曹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楊龜山曰，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乃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變矣。



三年（己酉）匈奴和親。匈奴冒頓為書嫚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樊噲請發兵擊之。季布曰，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和親。（以所有易其所無）

四年（庚戌）除挾書律。（上言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立原廟。帝以長安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高帝衣冠藏於高寢，每月一出之，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天下皆是也。夫武帝於斯，孔也，猶立原廟于京師，于月出遊其原廟之禮儀。）

涇公曰，過者人之所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鐸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今叔孫通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

五年（辛亥）相國平陽侯曹參卒。

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是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以武勇事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位冠群侯，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六年（壬子）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置二相始此。）周勃為太尉。

○留侯張良卒。（謚文成）

七年（癸丑）秋八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初太后命張皇后（惠帝后也）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高皇后（名雉，姓呂氏，高帝之后也。婦人從夫，故謂之高皇后。年六十二崩。凡八年。按綱目，太后臨朝稱制，以其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

高皇后呂氏元年（甲寅）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太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

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
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何面目見帝於地下乎平勃曰今面折廷
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胡致堂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
死則如此言何益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
氏之功可必也故愚謂其能伴而已矣太后有疑陵不可平又不可
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
且數月太后且遣張辟彊諭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平勃向背何
意之罪大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祺移勢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
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故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然陵當
爭



二年乙卯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

書法云朱虛侯所以成功以與宿衛也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
呂不難矣

四年丁巳廢少帝幽殺之立恆山王義爲帝

七年庚申呂祿爲趙王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
宴飲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
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朱
虛侯劉氏頗強

丘瓊山曰氣所激發於聲而徵於色然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
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有所施中則
俊鄒於有爲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直入謂曰王下無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
結呂氏謀益衰



王鳳洲曰呂氏欲封諸呂爲王易不相結而以白馬之盟遮章杜封
交口力諫及助成之遠其後也乃相結焉甚至外以結郡王內以結
劉章於吳左袒一呼軍士響應然亦幸矣焉耳

八年辛酉秋七月太后崩齊王襄發兵討諸呂劉章婦祿女也知呂氏陰
謀令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發兵遺諸侯使
諸呂擅產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
是益其資也乃留屯連和待呂氏變共誅之九月
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諸呂呂祿呂產欲作亂畏絳侯朱虛
侯等猶豫未決時太尉不得主兵酈商之子寄與祿善絳侯使人劫商

令，寄紿說呂祿，解印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
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
譬岡曰：勃於此時，即當移檄遠近，諭以呂氏當誅之罪，令軍中劉劉
而進，勉之以一心，救之以用命，伸之以同力，則以順討逆，何患其弗
克。然令曰為劉左袒，為呂右袒，設使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將中止
而不進耶。殆猶予右袒之半，而誅呂氏耶。
吳葆心曰：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先生以為此
偽盡為身謀，非真為國家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諸大臣相與謀



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乃使人迎代王。王疑之。張武等勸王稱
疾無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
之心，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宋昌陳宜立三事，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
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
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法，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
動搖，三矣。」代王至長安渭橋，太尉勃請閒。（晉灼曰：欲得空閒處語。）宋昌曰：「所言公，
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西向讓者三，南
向讓者再，乃即天子位。乃拜宋昌為衛將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誅弘。（太尉捕少帝，以恒山王為帝 [illegible]）赦天下。

胡致堂曰：太尉此舉非也。不過欲叙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款
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遂上璽符。夫渭橋非御殿所在，王若何而
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按太尉一舉而迎代王，乃請閒，
以伸私款，此一失也。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遂上符璽，此二失也。橋
非御殿所在，王若何而受之，此三失也。蓋勃不好文學，每招諸生說，
則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不學如此，安得無過差乎。

龍門綱鑑正編卷四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帝中子，母薄氏，初封代王。惠帝崩，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帝秉德以臨化，[illegible]）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illegible]）○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春正月，立子啟為皇太子。有司請蚤建太子，不許。（[illegible]）○又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蓋用此道也。今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春正月，立子啟為皇太子。

呂東萊曰：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乎物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矯非之始，惟不免矯，所害帝繫於中心，非好名也。

三月，立竇氏為皇后。后弟竇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illegible]）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詔賑窮養老之令。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音鹽）於危亡，（[illegible]）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為布帛二疋，絮三斤。○盡除收帑相坐律。○封宋昌為壯武侯。陳平以右丞相讓勃。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呂后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秉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有驕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胡氏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既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

○令四方毋來獻。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右丞相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所主者何事也？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

南越王佗稱臣奉貢帝賜佗書曰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佗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黃屋左纛願長為藩臣奉貢職賈還報帝大悅

張南軒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桀驁，自高帝猶難羈縻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忽。觀其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以天子而不好為驕辭，以陵轢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權謙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亦以越吏為歉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也。

尹起莘曰，南越王佗反凡五年矣，帝不興兵誅討，而乃遣使者諭，致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威者，以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觀。綱目斷云，謂文帝賜南越佗書數十百言，不以側室子為諱，而後以天理民彝之衷，惕其良心，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遠矣。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太中大夫上聞河南守吳公吳姓史失其名公故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使不開導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而宗廟滅。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言皆精而為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天下莫不喜悅。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四方嚮風，乃從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上嘉納焉。由是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起。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春正月親耕藉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蹈藉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來人交其終敝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

衷痛御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乎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謂忠諫為誹謗深計為妖言秦所以失天下也咒詛將軍陷民吾也帝奈除之雖則有罪定不誅也誹謗妖言日聞于上則天下將予危亡者鮮矣）



胡致堂曰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採未然之事陳危亡之幾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將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幾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鷙鳥爲鸞指蘭爲芝指氣祲爲慶雲指雹曰不爲災也積牛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潦逆溢則曰民無死亡者也歲飢則曰民未嘗有饑者也凡贊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顛道倒言而逆說之幾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噫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久宜哉　綱目斷曰直言雖欺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大可嘉矣

三年（甲子）以張釋之爲廷尉初南陽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是耶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爲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擧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其不平曰平）壹傾（不平也）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高帝之廟）

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高帝陵曰長陵）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楊龍山曰：釋之之論犯蹕，其志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有娠。貫高事發，美人坐繫，生子。審食其弗肯言於呂后。美人恚自殺。吏奉其子，上封為淮南王。長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持入請罪。上傷其志，為親故，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胡日新云：此又帝仁柔之過。尹起莘云：公其罪時法當誅，此何以責殺而不去其辟，不懲長之橫也。當其帳朝，天子在上，藩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縱而不問，將焉）

四年（乙丑）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因酒使性曰使酒）至留邸一月，見罷。（諸侯朝見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邸）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



故特召君耳。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毀之，上亦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入見，上方受釐，（祭餘肉也）坐宣室。（宣室，未央宮前正室也。齋則居之）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李商隱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蓋有戒於文帝而未有以責生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治。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綰，繫也。璽即高帝傳國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顧欲反耶。帝乃赦勃，復爵邑。初，勃下獄，獄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受，



獄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

五年（丙寅）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物價騰踴，今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使民得自鑄。賈山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

六年（丁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四子為侯）

丁南湖曰：此田野小民之談，豈當時知者之議哉。蓋以厲王憤恚不食，故洪淵上之禁其食也。遂以衣食為詞，而曰布曰粟焉。夫厲王謀反，是罪不容死也。文帝廢而徙之，是天討也。而豈兄不容弟乎。觀帝

封厲王之四子為侯，此成王因蔡叔封蔡仲之遺法，孰得以斯為
帝累耶。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言諸侯強大，威偪難制也。）可為流涕者二，（一言制匈奴本事，而輕重倒置。二言兵事細微而不關大臣。）可為長太息者六，（一言民俗奢侈。二言承俗薄惡。三言定經制。四言教太子。五言而仁義。六言禮大臣。）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臣因陳治安策，試詳擇焉。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天下之勢，莫大於諸侯，在人主蓋以制之。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



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髖音寬。髀音陛。股骨也。言髖骨大，故須用斤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言車有三十輻共轂於一轂，以會四方幷來。）則天下不亂。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足腫病也。）一脛之大幾如要，（腰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五表五餌之計，（三表，謂仁義力使其必生。五餌，謂以餌之，車服珍味宮室婢妾壞其耳目口腹心也。）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使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謂鋤其土也。自矜為恩德也。）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音碎，謂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謂對敵相踞也。）婦姑不相說，（悅。）則反唇而相稽。（稽，相與計較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耳。筦子曰：（筦與管同。）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

陳所以得所以進[illegible]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
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
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
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遣[illegible]有
諛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
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三○代○之○所○以○長○久○
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



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
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
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為人主計
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人之置
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
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
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
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
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

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
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
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
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今大臣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
繫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
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



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其在大譴大何之
域者，（譴，責問也。何，與呵同[illegible]）聞譴何則白冠氂纓，（[illegible]）盤
水加劍，（[illegible]）造請室而請罪，（[illegible]）不執縛繫引而行也。
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有大罪者，聞命而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上設
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
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
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

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又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疏也。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十年(辛未)冬。將軍薄昭有罪伏殺。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溫公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



尚存。而殺其弟。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氏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為公器哉。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令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帝若必全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而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按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

十一年(壬申)匈奴寇狄道。匈奴數為邊患。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大小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强。小國



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illegible]

亦異矣。今降胡義渠(州本義渠地也)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寵答焉。○募民徙塞下。錯又上書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行戍，至大澤，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今陛下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



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十二年(冬)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主貴五穀而賤金玉。(積畜多而水旱無損，國所以為君之所貴也，其以入粟而受爵，免罪積粟者，可以保其而明)

(粟之名…未見於…有罪者可以倖免而…之刑法，不…於罪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誠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若囊之盛物然)

隨雪航曰：晁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於富國強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底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孔



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翊人主，豈不為漢廷之良佐哉？而乃以申韓刑名之學，峭直深刻，以教太子，故景帝即位，卒致七國之變，衷恃以私謀說計而隨之，卒受覆宗殺身之禍。蓋其平昔以申韓刑名自許，為刻薄之事，不成自罹其禍也。後世人臣以峭直刻深為能者，可不以錯為戒乎？

除肉刑。齊太倉令(官名)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續也)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如淡文者其除肉刑乎。讀漢文者其除肉刑之詔…自不書…不錄於…)

也以一女子言使百年之耻自是雖高帝不及於

陳季雅曰古人畫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為了民易之以省法外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而文書盈林几閣不足以勝姦矣

上從勞徐之然而將相有舊功臣然忌口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寖息繁同風關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夏六月除田之租稅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漢文之世賦入少而當費寡乃於十年之間而輕用田租又十三年又盡除之而國用足何哉



十四年辛巳冬匈奴入邊遣兵擊之出塞而還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於是以張相如為大將軍擊之逐出塞即還

朱沖國曰文帝於備邊一事未嘗以忽繼恬帶言然而射騎射之習蓋農祥溝洫而井邊田之娛雞籍雄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與馳逐繩勸恤民隱而六群良家之子悉皆調其繼發循財用而餘移誠便未嘗斬賣衛軍罷矣而屢武之兵斷聚也猶圖毀矣而上林之射不急也高祿一言卒興之賢爭傾不忘馮唐一論頗牧之歎猶耕耕獸蓋錯一奏邊事甚審覈矣凡三十三年之間其兩累匿囊於虜秦外所深注意者獨邊事而已厥其求靜居已歲致金繒結好者豈特已哉帝亦度匈奴桀驁之勢未可以遽服而為邊備有定之民未可以遽用故律外為和親之禮而實在內不嘗輕棄自治之策於戲帝深秋猶忘雪耻必欲躬自北伐雖群臣之諫不聽豈非仁者之勇歟

故作徙魏尚為雲中守上嘗過郎署時為郎中署長問馮唐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之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



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李牧將以盡其智能而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丁南湖曰馮唐無他奇略惟以論將一語受當世楊雄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仲亞夫之軍而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譏唐歟

理盎欲以此激帝也，句索帝之寬容，豈不怒盎為而作說客耶。

十五年丙子，帝如雍，始郊見五帝。異時皆給祠，也是時於此。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五采神氣，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十六年丁丑，作渭陽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賜累千金。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先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遂詔以十七年為元年。後人告平所言皆詐，下吏誅平。南軒云：文帝即位既久，為日前滿於新垣平之罪，況而致天淵為其君之眾，然其又奇之為未哉誅平，又其不遠之復也。○增諸祀壇場珪幣。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元年戊寅，詔議可以佐百姓者。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己卯，秋八月，以申屠嘉為丞相。上以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為私。」乃相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制廷尊嚴之地，通以小臣戲殿上，是相朝廷也，中朝為相先加之，則朝見重而主尊矣。罷朝，嘉為檄召通，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至，免冠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遣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弄，戲也。狎無關大體。君釋之。」通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按有君如文帝，制申屠嘉以府其寄臣，不但己也，人從而謝之，有君如光武制也，今待以嚴反，寄毛不但己也，又從而變之，臣貌其法而君不治其法，此二者所以視其於何求歟。

楊龜山曰：文帝不相廣國，蓋以私恐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疏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胡致堂曰：申屠嘉發非有君望者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鄙人固不可遽議之。孔光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諂鄙行之態，校諸嘉，夫其可以為嘉之御乎。



朱溥國曰：人主不能行法於天下，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于天子，能不容人主之枉法，而後人主之法信。文帝寬厚仁恕，非有震世之威，而人莫之畏者，何也？以其能容下守法而不撓也。夫大中大夫，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戮辱；太子君之二儲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卑，今得以劾奏而遷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宮門都尉之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違天子之來乘。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貴而廢其所守；人主徇法，不以臣子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大道，所以能致治安歟。

六年癸未冬、匈奴入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匈奴入上郡
雲中。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
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已而之細柳，先驅不得入。先驅，前導也。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
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
得馳驅。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
見。天子改容式車，使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此真將軍矣。曩
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月餘，匈奴遠塞，乃拜周
亞夫為中尉。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七年甲申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班固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
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吳
王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
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
義，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楊龜山曰：文帝賜吳王几杖，是姑任德，權綱在上，伸縮由己。若操
縱節制，是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而事不可問矣。
也。漢文帝資稟能釋，若學問中徹底理會，豈非湯文以上人乎。

朱晦翁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然文帝最好黃老，黃
老之術，凡事都是退一著做。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
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便是退一著術數。

呂東萊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夫三者
可盡而不可常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
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
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



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文帝可為而能不為，以
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

景皇帝 名啟，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帝遵業文之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惜古之史籍多闕，皇[illegible]按治法事業行對曰景。

孝景皇帝元年乙酉夏詔收民田租三十而稅一減笞法初，文帝除肉
刑，加笞，率多死。是歲詔減笞法，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又定
箠令。自是死刑既輕，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三年丁亥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梁孝王名武，文帝第二子，竇皇后所生也。以竇太后少子
有寵，至是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萬歲後傳位與王。

王辟彊，心喜太后亦喜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丁南湖曰：竇嬰諫景帝輕傳天位，許太后宗子，謂嬰直矣，及作相從引士類，尊儒術，御竟是竊，夫何說邪大志，與灌夫交訖，且田蚡以外戚秉法，乃出其門下，忘柔污辱，況灌夫徒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累及於爲救，以與俱滅，此楊虢山所以冀其不知量也。

吳王濞約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楚反　初孝文時，吳太子[濞吳王之太子也]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博爭行之路]不恭，皇太子引博局[博局棋盤]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始有反謀。后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



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以謀滋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也。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郡，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反，遣諸侯書罪狀晁錯，欲合兵誅之。

林三山曰：景帝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矣，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以此說之，而景帝聽從之。蓋文帝之忠厚寬厚，故削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急刻，故晁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爲太子也，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謂殺文帝從之孫，其始，釋王人而與之爵，而文帝乃以書錯爲家令，徒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爲刻薄之事乎。

以周亞夫爲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晁錯　初文帝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兵擊吳楚。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



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見上言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使中尉召錯，斬東市，謁者鄧公上書言曰：吳爲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曰：吾亦恨之。

陳東嘉曰：吳王將謀七叛，反形已具，漢國不可不爲之慮也。然若晁楚諸國爲害有反謀者發，何使錯之議止，遂禍吳，則其所以反也。論一二

何異。以太后在上。不敢伸救也。天運存亡。在數雖之圓耳。

梁王武薨。分梁地王其子五人。初梁孝王來朝。上疏欲留。上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至是薨。太后哭不食。帝哀懼不知所爲。乃分梁國王其子五人。五女皆食湯沐邑。太后說。爲加一餐。

後元年 戊戌 以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初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illegible]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詔戒二千石修職事。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

三年 庚子 十二月帝崩。太子徹即位。年十六

胡致堂曰。文景愛民厚矣。揆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爲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幾事則援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則隸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怖懼失措。其大致絕如此。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殺太子。而父子之恩缺。追貶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彼猜。申屠、絳、灌、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帝。蓋相遠矣。獨節儉富民一事。爲克遵前業。庶爾夫豈可與成康同美稱哉。

世宗孝武皇帝 諱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illegible]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辛丑○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 縣名。故城在冀州西南。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陶冶之

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



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王者教化天下學 [illegible] 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為政而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illegible]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此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定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心，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繇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漢承秦亂以為上品天下不事詩書禮香儒祇且于詩書武夫悍起少文多質澤以又宰之時技能材王制而仁義禮樂之說未嘗不附入矣則漢之所謂文者凡周之文耳乃曰漢宜損之今論漢之所謂文也如叔孫之禮唐山之樂而損之可矣而所謂用之文安在耶）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如牛無上齒有角馬無角者有上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衆民之力），不動於末（工商之業），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公儀休之相魯，然可為者矣（公儀休相魯其家葵六而美拔而拔去其幾見其家織帛而好怒而去其婦）。春秋大一統者（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承奉之以為始故曰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

親倖士進退容止無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反爲江都相事易王
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
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焦竑云吳乃泰伯之後仲雍與越世紀
吳無可伐之罪而遽東子伐之人也越以令德之後不稱已而興兵語
之兵則吾常許其當以存其亡仁人之事況吾何三千不勝臣臣之名
奪其土地而殺吾之後其人民而臣僕之
況雖勤其功利而不有道義焉者之仁乎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
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彼見問
耳尚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
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故爲膠西王相王素聞其賢



善待之仲舒爲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脩
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
越諸子也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陳氏曰仲舒雖勉學問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

南軒曰董子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玩味淵源既粹蓋有
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其氣象如在目中而平
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

綱目折衷曰武帝即位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又得一代大儒爲之
首舉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元皆漢世之所未發明
者使帝無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哉夫何數年之後遂蹇奢然窮
神仙聚歛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殆之不爲秦者幸爾一人始相去
遠甚然後知人主當審之爲者必有進退遲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
君三代下蓋不易得也

夏六月以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迎申公爲
大中大夫上雅尚儒術丞相嬰太尉田蚡俱好儒推穀趙綰爲御史
大夫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用蒲裹其輪
取其安也以迎申公既至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爲太
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胡致堂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
而未究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曆服色豈力行之急
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其不逮穆生見矣

丘瓊山曰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古意後世蓋罕矣

二年壬寅冬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太皇竇太后好黃老不悅儒
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申公免歸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
君家石奮父子四人俱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家也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

少子慶爲內史。

南湖曰。綱目書漢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其有取爾。孝文公作小學。將承萬石君家法爲明倫之善行。則其有取於石氏者素矣。

三年(癸卯)帝始微行。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常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莊助枚皋之徒。不過辭賦。辭耳。豈真所謂義理之文哉。)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不根。不通經術。)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畜。養也。俳優。戲也。)朔亦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



尹氏云。武帝名爲好儒。既用臧綰。黜仲舒。醉儒乃棄之。晚崇公孫。好龍何異。好儒之冠。安在哉。

五年(乙巳)置五經博士。(書置博士始此。自漢始也。)

丘瓊山曰。五經自秦火之後。爲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爲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起上林苑。(書苑始此。)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爲苑。絕之圖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騎馳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相如諫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未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

六年(丙午)以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二千石。太守也。)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官屬。考工室。工作器械之所。)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武庫在未央宮。所以藏兵器。)是後乃稍退。

陳季雅曰。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



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於本諸此。田蚡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柰何命不能堪。欲權威福之權歸之一己。然聰明有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寄。故寵加官。以尚書之偽。自此以後。爲引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爲大將軍。嚴助幸則爲羣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與其儕偕左右。然若與宰相同之也。夫擧天下之事。制之於始。(按田蚡以武帝母貴顯有客。進名士除吏以此爲吾。間論列之。成稱權越。會極矣。乃起於收拔之柄中矣。武帝不得制之於始耳。)故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閣儒。而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

自武帝始也。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矯假借以利受詔勝制而從從不守君命。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猶言如此如此。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謂志操堅守，固不可奪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帝素不能容人，而能容黯，且極口稱美如此者，奈何哉。
而長長而熟，出入禁闈之言絕；後而外治淮陽，汲命也下矣。
胡致堂曰：汲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靡不然矣。故人君莫大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不行，則心虛而善入，義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出外表，外飾者，躬行者所不及，則救矣。武帝嘗歷處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而有長驅遠馭之志。申公一言譽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之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其高帝慢叔孫之制令，取其易行。文帝懲辯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不若顧其力之可為而行之實。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於高文者，故以好名為人主累也。
元光元年丁未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廉之舉，自董仲舒發之也。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刁斗夜擊持行者。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斥度也，候望也，所以望候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精微程不識雖無功，然不敗；微李廣將有不復亡者矣。
二年戊申冬，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竈、祀竈可以致福。卻老方見上。言祠竈則致物，物謂鬼物也。而丹砂可化為黃金。丹砂即硃砂也。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於是始親祠竈，而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尹起莘曰：春秋比事之書，常稱其謹嚴。先儒謂能深得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祀竈之書始之一字，特筆於此，此則譏褻之意，見於書法之間者也。文帝祠雍，雖有作俑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畏

天之意而武帝將為己報而毀滅。

王恢誘匈奴入塞伏兵匿之不獲恢下吏自殺

馬邑豪聶壹（史記作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通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高帝圍平城七日，及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王恢請擊匈奴，而安國請和親。蓋秦漢為馬邑謀成，雖誠下之罪，不得其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王恢等三十餘萬衆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入塞，因邀擊之。（武帝即位，未聞匈奴邊，且諸年和親，既許之矣。今王恢而漢者，而反之聞以誘匈奴入塞，既已而不已者也。）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在平城，雁門尉史。）得雁門尉史，尉史告以漢兵所居。單于驚引還。漢兵追弗及而反。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

○通南夷西夷

唐蒙上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夜郎在長沙，以史記注，夜郎者，初有女浣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之得一男，歸養之，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從夜郎侯厚賜，以為犍為郡。（屬四川，和定州。）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邛筰冉駹（邛音窮，筰音作，冉駹西夷國。武帝開以為越巂郡，筰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皆在西南二夷。武帝開以其地置郡縣），置郡縣，西至沬若水（沬音未，水出蜀廣平徼外，南至牂牁（牂牁郡）。以為徼（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以為蜀境也）。



三年（己酉）。詔定律令。上以張湯為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作見知法。（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則以其罪罪之。）用法益刻，自此始。

四年（庚戌）。以公孫弘為博士。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所徵之人，皆給食，令各縣依次供給也），令與計偕。（計，簿也。今所徵者，與計吏偕來也。）菑川人（菑川縣名）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同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之，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上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未有正官，故曰待詔。）

俗宦者州□察人輒問年九十然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又曰□□事因
因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以老罷
歸。○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上以其行慎
厚。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
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
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
厚遇之。

六年壬子 冬初算商車 商賈之車有算也。商稅起始於此。

陳季雅曰。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為能知之。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達



綱條。而大司農每每告匱。文帝躬行淵默。無所更為。而紅腐貫朽。被
及於後世。夫何其不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收其效耶。蓋自漢之
除天下財力耗矣。至於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觀其紀。自耕籍而農之
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亦闕焉。彼其休養生息至於六七
十載之間。列侯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衛卒有□。而閭閻有梁肉。則夫
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非不至。土地之所
出。人力之所營。實蓋倍於彼時也。帝不能清靜無為。以待其自還。顧
切切焉求財用之足。然後其兵役之興。轉輸饋餉之煩也。而農民
困。自其算緡鹽鐵。置均輸。以商賈辭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遞之法。而
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益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
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禁金也。而列侯困。無數予其財之不足也。

匈奴入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匈奴入上谷。遣將軍衛
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各萬騎擊之。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為
胡所敗。惟青至龍城。斬首虜七百人。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
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
此服上之知人。

元朔元年癸丑 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
勝任。當免。奏可。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為多
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而已。孝廉賢良。始
於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廢。而公卿大夫。多
由此塗出。然愚以為碩人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蓋人以科目
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奇能之士哉。且明經止於一藝。以射策為甲
乙。未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或迂疏而不切。非有直言極

課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乘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過胃年之貢。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而有卓然不群之材。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卿史有推擧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各。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秋。匈奴入雁門。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廣戎大小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其材氣超逸。漢之邊將罕能出其右者。）避之數年。不敢入右北平。〇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臨菑人主父偃（主父複姓）嚴安徐樂（無終燕郡也）皆上書言事。偃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安書言天下人民用財侈靡。又令伐南越。深入匈奴。非天下之長策也。樂書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間者關東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不安於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illegible]）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

二年。〇甲子。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令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自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〇徙郡國豪傑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illegible]）上聞之。下吏捕治。遂族解。

漢書遊俠傳序曰。周室既微。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於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illegible]）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illegible]）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

協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覩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illegible]是故聖王在上，示之以好惡，經之以禮法，民知禁而反正乎。

荀悅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illegible]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三年（乙卯）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罷蒼海郡。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illegible]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illegible]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以張湯為廷尉。湯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illegible]

五年（丁巳）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內史。上從之。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

班固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人之偶，王者不得則不興。



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illegible]遣衛青將六將軍擊匈奴[illegible]還，以青為大將軍。[illegible]青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呂東萊曰伏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所以待之何如耳高祖
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則戮之以勵衆萮信自疑其壯士則賞之以
激世田橫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拜其客不下漢則嘆
其守禮義之固而不忍屠之以兵所以培養氣節作守不為一時氣
獻之所屈不獲之不肯靡劍貢禹之不肯枕戟不受年傳嗟歎如田
延年不聽兩史伏侍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如汲長孺不屈節於單
于如蘇子卿其凜凜英風使人激懦而增氣以至田甲賈人也責衆
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樓護伏從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者竦然則
其他可知也惟漢世之君僅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



紀上撰制之飢故其人亦不以所長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訐
剛而不暴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蓋
東京以節義為尚故也要之東漢尚節義不若西漢蓋其實有而名
亡也

大將軍青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謂床邊側也一云廁者溷之中）丞相弘燕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呂東萊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
敢見其時中涓謂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
尊黯之名而無尊黯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疏愈狎則愈親武
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其常之於小人外踈而中昵世反謂武帝
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雖然君子之交淡若水始雖疎而終必
親小人之交甘如醴始雖親而終必踈小人之事君未言而唯唯固
足以深結人主之驩然權利相激情見詐明其不為人君所窺者鮮
矣君子正言格論初若落落而難合至於臨大節蒙大難然後不渝
然後人主始知其可親也武帝腹心惟幄之臣未可一二數及論社
稷臣獨許汲黯而不許弘青輩豈非厭諂諛之容悅而悟純朴之士
終可信歟使其天假之年吾知周公之圖不以賜霍光而賜汲黯矣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詔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丞相



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
之士矣

六年[illegible]衛青將六將軍斬首虜萬餘人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詔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
廢矣

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為麟以天瑞紀元上行幸雍
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聲歌。義醻云。於是以麟五峙，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郡得一角獸曰
狩云。○淮南王安謀反自殺。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
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諸事西南夷。騫自月氏歸，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邛竹
杖，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上欣然以騫言為然，乃
復事西南夷。○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渾邪王降，
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
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
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林之奇曰：武帝從事四夷，以縻費中國，不獨其征伐而然也。如東甌
嚴王等降，而燕齊之間為之騷動；匈奴渾邪王降，而府庫為之一空。
夫王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
夷狄，則吾民可以無事。苟其來則誘之，去則追之，則是中國之擾無
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豈不為長慮乎。
休屠王太子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
嚴。上奇焉，即日拜為侍中，甚信愛之，賜姓金氏。○山
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
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
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上招延士大夫，常如
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輒按誅，無所寬。黯諫曰：陛



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
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賢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材而不肯
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四年。冬，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請更錢造幣
以贍用，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
用事，析秋毫。公卿又請算及民車船，其法大較出張湯，百姓不安
其生，咸指怨湯。
陳季雅曰：自古為國，將厚斂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為先，所以然者，
蓋衣食生民之命，賦斂業易為擾，苟非峻法以鉗天下之口，則

雖無益可行武帝之興外事四夷內興工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蓄欽之法一切變易得加於進張湯杜周之屬為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廢格沮誹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自百姓皆設法羅口而不敢議而復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聚斂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都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利求志見張湯杜周讀法之因都於合從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冤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



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拜式為中郎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　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比為然塞以衛青中貴以世勢為開府〕今之行事多此類衛青為人仁愛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而人志操〔總之〕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歲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文成又勸上為臺室畫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誅之

五年〔己未〕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居淮陽十歲而卒

胡致堂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遇張湯而使黯居



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致矣

載天子曰汲黯非重內輕外以愛君為心也大事記曰黯去則漢朝無人矣

六年〔甲子〕殺大農令顏異　異與張湯有隙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居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比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二年〔丙寅〕冬張湯有罪自殺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　起柏梁臺〔在長安城〕中香柏為殿梁香聞十里中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仙

人事以承業和王屑欲之亦可以長生言宦之術倘見日虛○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張騫建言曰宜厚幣招烏孫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上卽遣騫使烏孫西域國名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四年戊辰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後竟坐誣罔腰斬

陳永嘉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態試欲開其忌也則以辯試欲開其惑也則以積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亂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疑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誇也則以禪瑞試夫觀者雜糅以幸其一中一既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爲兵中於衛霍之一試而其事仙中於李少君之一欲其徵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開喜中公孫卿以仙迹中朱虛之建飛壇中之也牂柯越嶲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蒲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於武帝之志氣矣豈非多欲之爲累歟

以兒寬爲左內史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



上由此愈奇寬

五年己巳以石慶爲丞相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蔡永嘉曰丞相於百官無所不統九卿爲天子近臣當與謀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大事九卿入言諸天子天子退謀諸宰相然後事權歸一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古今不易之道也豈重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與宰相爭權則朝廷紛紛何時定乎



六年庚午路博德等平南越定平西南夷南越平以其地爲南海珠厓今瓊州儋耳等九郡遂平南夷以其地爲牂柯郡○以卜式爲御史大夫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式未幾以卜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

胡致堂曰卜式委輸以佐軍興誅匈奴天子賢之拜爲郎牧羊又願與習船者參擊南越天子又賢之未幾遂轉爲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爲三公

其取償於上者，豈值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以避多，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算緡為商，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皆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買爵自進之私，姑取御馬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歲，海內乂安，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帝自制封禪儀。（君專議封禪儀故也，此言自制其儀也。）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問兒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昭姓謂顯其姓名也，考瑞謂考校其瑞符，則書所謂輯五瑞也。）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言其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辛未）冬，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上親帥十二部將軍行，自雲陽（縣名）歷上郡、西河、五原（俱郡名），北登單于臺，至朔方，遣使告單于曰：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為。匈奴讋，然不敢出。上乃還。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上行幸緱氏（縣名），禮祭中嶽太室（中嶽，嵩山），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八神，即封禪書所謂一天主，祠天齊；二地主，祠泰山梁父；三兵主，祠蚩尤；四陰主，祠三山；五陽主，祠之罘；六月主，祠之萊；七日主，祠成山；八四時主，祠琅琊。）群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仙人也。還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須，待也。）仙人將自至。乃止。

○以桑弘羊為左庶長。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平準，謂平天下之物價），郡國之（賦）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灌輸，謂以其土地所有，轉輸所無之地，互相灌輸也。）置平準於京師（平準，官名也，屬大農），都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

户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尹遂昌曰。弘羊一賈人子爾。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民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設權衡以奪民財而已。善乎。司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故愚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萬世法。



二年壬申夏旱。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旱乾之變。上天所以儆戒人君。公孫卿之以為乾封其地。天誣君甚矣。而帝亂封之說。不亦誣天誣民耶。

五年乙亥夏。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微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做此意。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跅者斥逐。弛者廢棄。言不遵禮度。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太初元年丁丑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倪寬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遷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印文用五字。積晉天歷。有人歷。天曆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理無窮。然測候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天而已。故曰易者得天不得天。不以歷之謂之。王者三正迭建。故止不改歷。

尹遂昌曰。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始歷明時。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幾百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也。



秋[illegible]李廣利將兵伐宛。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在大宛[illegible]不與漢。上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illegible]之封。廣利為海西侯。按史記大宛傳。千里馬名汗血[illegible]

[illegible]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兵。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以征伐大事。乃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假尺寸之功以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三年戊[illegible]以公孫賀為丞相。[illegible]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泣

拜。不受印綬。上怒起。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胡致堂曰。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宰相為榮。蓋亦少有乎。然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褒與妝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呪咀。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父子誅族焉。是則自貽。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

豐聞曰。武帝丞相凡十三人。而以誅死者凡五。惟趙周衆為無罪。若李蔡之盜圜錢。劉屈氂之立昌邑。嚴青翟之排張湯。皆有可誅者。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其斯人之謂歟。嚴即莊 避明帝諱



三年己卯。匈奴使來獻。上因伐宛之威。遂欲困胡。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 悔遣使於漢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詐忠。

天漢元年辛巳。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使漢降人衛律衛律 漢人 [illegible]白武。諭以富貴。欲降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北海 匈奴北界 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羝不當乳 而云然者 示無歸之日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丁南湖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惟稱殷三仁而已。班固贊蘇武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則稱得聖人許仁之意。而武寔克當之矣。

二年壬午。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都騎尉。使與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衆。上壯而許



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浚稽 山名 在匈奴中 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使遮降。陵遂以降聞。上怒。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媒蘗 謂釀成其罪也 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然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欲立功贖漢 而欠其罪 王不知功 [illegible] 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遷腐刑。腐宮刑也 丈夫割勢 不能生子

班固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致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貫串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亦勤矣。然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迹其所自傷悼、其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胡致堂曰、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致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誤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終則既知博德奸詐、以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爲兵、而族陵家。陵雖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累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截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登深入無導、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命中、且匈奴國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孫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吳何獻。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上以法制御下、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數歲乃頗得渠帥、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以文辭為虛文、云無盜賊）。○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見。不疑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



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丁南湖曰、史稱雋不疑爲郡、文學進退以禮、其果當時之名賢乎。按其賢行有四、戒勝之之剛、一也。聽母教以出囚、二也。辨衛太子之僞、三也。霍光妻以女而固辭不受、四也。班史特與父廣漢等同傳、可謂良史矣。

二年（癸未）初榷酒酤（榷木上橫木所以渡人者也。言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道路獨木為榷而取其利也。榷音角）

太始三年（丁亥）皇子弗陵生（以十四月而生、太子也）。倢伃趙氏居鉤弋宮（倢伃可反）

如鉤弋以名宮，著懷孕十四月，與堯同也。使之遠仲將夫人為孕，何以應道也。娠孕十四月生子弗陵。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與語，大悅，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大臣。前漢云帝使生江充，入太子之禍始此矣。○充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之。上曰："人臣當如是矣。"於是充威震京師。○大搜長安十日。帝因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令收之，弗獲，大搜長安十日，巫蠱始起。

劉蘊陵曰：始皇之禍，書大索十日矣。二十九年孫又復見於綱目，書大索十日，二而已矣。秦皇漢武一轍也。

征和二年庚寅，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丞相劉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廢，自殺。初，上嫌戾太子名據，謚曰戾。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皇后，衛皇后也。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



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謂有罪者覆治其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罵，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巫蠱神祠也，祟音歲。於是上以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江充將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因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時帝在甘泉，蘇文亡赴上，言太子反。帝大怒，詔丞相屈氂發兵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奔。皇后自殺。壺關三老茂，壺關縣名，屬上黨。茂名也，失其姓。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以閭閻之隸臣，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太子自度不得脫，即自經。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博望，苑名，取其廣博觀望也。從其所好，故賓客多

以異端進者。

溫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胡致堂曰：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親，而后奉侍益一也。寵嬖生子，而后及太子寵衰，二也。撥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察，三也。說江充之佞，而亡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徵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縱左右盡為姦，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說斬充而悉走其衆，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尚可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遊逸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蜂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齊聖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illegible]）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臣夢白頭翁教臣，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大感悟，召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劉屏山曰：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說以白頭翁教臣，因其惑悟，投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丙午（[illegible]）罷方士候神人者。上謂群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斥方士候神人者。遣之。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曰：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閥，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丞相封侯，世未嘗有也。桑弘羊請遣卒田輪臺，以威西國。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亭，候望者所居也；隧，謂依深險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有養馬者免其徭賦也）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溫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胡致堂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若武帝行年六十有八而能知昔日之非乃悉改之雖云已晚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謂帝王處仁遷義之法泰誓不得專美於前矣

後元元年癸巳殺鉤弋夫人趙氏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



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乃斬其使

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胡致堂曰成難成之事非聖人不能也若周公之誅管蔡幽之於哀姜是也鉤弋夫人不聞其罪預防禍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爲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擇保傅扶大義妻母不得干政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爲乎哉皆武帝此擧斷則有餘未盡善也

尹起莘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豈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

二年甲午春二月立弗陵爲皇太子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帝崩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武帝既以光受遺輔政矣則當愼選列其如趙充國諸之徒以爲羽翼今以金日磾



上官桀同受顧命日磾外國降人也然非有相虞不足以爲足大任至於上官桀之貪好且殘亦被之於光同心又一舉而累帝業何不數[illegible]

公事光頓首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爲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爲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

馭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

按明云。武帝平生謬戾甚多。獨晩年託孤一節甚明。

丘瓊山曰。漢自武帝以來。雖設丞相。徒空名。無在人君威權已收之時猶可也。一旦殊常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而平日所謂丞相者。曾不與聞。是設大司馬大將軍。遂執國柄。世世不易。以至於潜移闇奪。其禍必基此歟。

五年丁酉 太子弗陵即位。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

龍門綱鑑正編卷五

漢紀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以宣帝之年斷 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眾問不形詰讒○○接通洪聖聞焉



述曰斷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乙未 以雋不疑為京兆尹。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男子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列侯公卿以下雜識視。至者數萬人。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要斬。

程子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不異於古人矣。

胡致堂曰：蒯聵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絕也。蒯聵欲殺南子，又忌父喪，且欲奪子輒之位，當罪累獄，然輒亦不可以是而決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立之，而發蒯聵之命。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而未詳，而衛義未精矣。又況與衰國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吏收執，自足以底獄而議刑，不當援引聖經為證，使世人加疑也。霍光不學，故莫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六年庚子 罷儋耳真番郡。諫大夫杜延年數為大將軍言，年歲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蕭云杜周為孝武酷吏而其子延年乃勸光以寬厚修孝文之政亦以節儉上可以延朝廷之命脈下可以蓋前人之過愆易曰幹父之蠱

宜用延年有為業

是臣曰：杜延年勸光數語，其忠則為國，而孝則為家矣。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獨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初，蘇武既徙北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說武，武欲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

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典屬國。官名。主外國來附者。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綱目發明　蘇武使匈奴。至是凡十九年矣。書還自匈奴。則其勁節可知。然無襃美之詞何哉。蓋亦臣子當為之事故爾。

秋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元鳳元年辛丑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桑弘羊伏誅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為婕妤。月餘。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而德蓋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詐為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疑有非常。書奏。光聞之不入。上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敢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會蓋主舍人知其謀。以告。詔捕桀安等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綱目發明　燕王旦於衛太子敗亡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黜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以韓延壽為諫大夫。魏相對策。以為向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以朝無舊臣。故皆用之。

書法云。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泰山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生。有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書法云宣帝之理也府為

帝紀乃至待詔令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爲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四年甲辰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樓蘭國。數遮殺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曰樓蘭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斬以王首漢學更立其弟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封介子爲義陽侯義陽縣屬今河南信陽府

溫公曰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反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強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元平元年丁未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迎昌邑王賀即位帝崩無嗣大將軍光議群臣迎立昌邑王賀昌邑哀王之子在國素狂縱中尉王吉諫不改及即位淫戲無度中尉不聽六月廢昌邑王賀大將軍光帥群臣奏太后廢之光以昌邑王無道獨憂懣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光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與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而已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漢送至昌邑邸昌邑王既廢昌邑群臣坐無輔導誅殺者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減死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立之衛太子之子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因史良娣生子病已名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知太子無事重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繫者無輕重一切殺之使者夜至丙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及昌邑王廢霍光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

和。顧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廢賀。孫卿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呂東萊曰。大哉延年之奏。自晏齊之後一人而已。

（冬）（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達理乎。光雖不言。而意欲其然也。觀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恆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基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



中宗孝宣皇帝 初諱病已。史名詢。史皇孫之子。武帝曾孫也。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侔德高周宣。刑名繩下。德教不能深之。元氣索矣。○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 戊申（春）（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不）（受）。大將軍光稽首歸政。書法。云歸則歸耳。何諱為。行之六年。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以）（黃）（霸）（為）（廷）（尉）（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聞之。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二年 己酉（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廟）（樂）（行）（五）（舞）。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於是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丁南湖曰。讀書將以致用也。古之讀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若見光張禹數宗宗元。各被乎不識字之譏。則何貴於讀書耶。予觀夏侯勝黃



霸授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具載乎堯治民舜事君之道。勝也。犯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直字矣。霸也。獨用寬和為名。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以為章句腐儒之勸也。

三年 庚戌（大）（將）（軍）（光）（妻）（顯）（弑）（皇）（后）（許）（氏）。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娩身疾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皇后。有頃。后加煩懣。崩。有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顯恐以事急。具白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豫不忍。[illegible]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舉。則光與[illegible]

[illegible]以（皆）（廣）（漢）（為）（霍）（光）（甥）初廢賀

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王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三年（甲寅）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未附本業。曰自占之。）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上計簿。本上戶口錢穀之計也。）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胡致堂曰。甚哉事之難乎其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卹無弊。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刑。而名曰一眾志。務因陛外令。而奏國用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爭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縮。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頌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禍亂從起矣。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illegible]

后有子。反為王。何。復欲后毒太子。[illegible]

（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illegible]

（以）（霍）（禹）（為）（大）（司）（馬）（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罷光諸婿。收其印綬。以所親許史子弟代領宮衛。（罷）（羽）（林）[illegible]

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有犯法。故縱而不舉告為故縱。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煩苛。（因緣為市。因緣法律為市。若市物交易也。）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比。例也。）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



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illegible]）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置廷尉平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尉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尉平將招

體而為亂首矣

四年乙卯。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廢皇后霍氏。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殺。制謀廢天子事覺族誅。皇后霍氏廢。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及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鄰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

龍門綱鑑 卷五 漢紀 十三

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温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主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奢繼之哉。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

○以朱邑為大司農。邑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淳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

龍門綱鑑 卷五 漢紀 十四

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者。蓄水池也。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聞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於是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

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見音現）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閒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尹起莘曰……）興兵深討可也（魏相深見遠識諫而止之言若斷其……）保民之美事也（……）數乎若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從相言詔遣常惠往車師迎鄭吉還也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胡致堂曰魏相此亂止無名之師拜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職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

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勅掾史按事郡國或得四方異聞及逆賊風雨災變白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甚重之○以蕭望之為左馮翊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將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作左馮翊郡大守今西安同州）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漢法尊右故以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也取指事）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三年（戊午）封丙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宣帝武帝之曾孫也遭巫蠱之事繫獄時丙吉治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欲殺之丙吉閉門不納）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常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言知此情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胡致堂曰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常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五年不太晚乎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慚愧矣

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安世……之禍而……）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少恩宜為此以自危也）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丁南湖曰張安世匿名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秦少游不以賢臣許之但以具臣為能悲謂人臣之道無有作威作福安世知此可謂漢之賢臣矣少游之刻論何屑焉

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王帝所愛欲立為太子者也）○[illegible]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父子俱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鄉里日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族人悅服



丘瓊山曰孝元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而山靜泉清之會也況於廣受之歸而知饑蹫之禮而久知師傅之當尊而可冀有為者也未可謂吾君不能也使廣得嚴世子之法而豫早為之所則望之之下獄恭顯之擅權必不見於初元建昭之年而孝宣之業亦不衰于繼世之後矣柰之何其去也

胡致堂曰夫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爲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有也太子年旣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以因治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牘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視此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辭也一為恭顯所附為至廷尉曾未數月乃屈師傅於卑獄之則其時情有素然廣測之已熟始不可扶持而撥踈之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詩曰不去懼悔而其微意可見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以黃霸守京兆尹潁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好閉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公私耗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太甚不去則失之太寬未甚而致去則失之太猛）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



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以弟玄成為河南太守韋賢長子弘下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佯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按驗玄成友人侍御章亦上疏言聖主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神爵元年（甲子）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其神祠在益州為郡）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

尹遂昌曰祠祀神仙武帝之所為也孝宣中興亦為踵而行之然郡

撫虜遂饑其饋餉乃擊之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敝。還至充國兵帝報曰。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
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
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一言屯田致穀以資兵食。二言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三言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四言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五言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六言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七言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坐得必勝之道。八言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內不損威武之重。十言又亡驚動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唯明詔采擇。上復報曰。兵決可期月
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
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



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
饑凍。叛還者不絕。臣竊以為虜破壞可日月計。遠在來春。且必充罷。此
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
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
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是內有賢相此良將得以
立功於外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張南軒曰。漢將議留屯以充國為最。充國留田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
動之計。其規模非明[illegible]之師何與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illegible]奏言羌[illegible]降。請罷屯田。奏可。充國

擁蔽而還。漢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illegible]
○秋司隸校尉蓋寬饒下吏自殺。寬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
方用刑法。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
餘為周召。宦官刑餘之人。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書奏。上以寬饒怨謗。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胡致堂曰。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非也。坐求禪歟。曰非也。然則何以
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
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蓋實中帝之為人。帝惡其
當也。是以疑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



三年。壬戌。春丞相魏相卒。以丙吉為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
群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乃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
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而牛喘。此時氣失
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溫公曰。宰相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無為。可坐而調耶。當丙吉為政
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
釋此不慮而慮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迂乎。
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illegible]詔曰。吏不廉平

刑名道衆令小吏皆勤事而俗猶苦於無侵漁百姓難與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〇（以）（韓）（延）（壽）（左）（馮）（翊）始延壽爲潁川丞趙廣漢構會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更改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因其迹而大治〇古人謂延壽一郡三代于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樞持下吏恩施甚厚而不忍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今屬西安府）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〇延壽之閉閤思過可謂不躬清風化之原矣然能思過于民而不躬思過于里之非其所職耶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自悔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勅（戒也）勵（勉也）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四年（癸亥）（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歲鳳凰神爵集郡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

〇（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延年爲治陰鷙酷烈（鳥之擊者曰鷙）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爲人及比郡爲太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義府丞名也）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耶義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illegible]怨望誹謗政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賢智其母者所以易其子之酷也世以下收而者其母之不幸也）

五鳳元年（甲子）（以）（左）（馮）（翊）（韓）（延）（壽）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廩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而延壽坐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事（天子之禦器曰尚方如尚食尚衣等）竟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胡致堂曰延壽所以反陷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罪獨歸延壽正使延壽有罪於法者其爲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而放散其爲馮翊恩信編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仅官錢鑄刀假借之罪乎而加之棄市之刑甚矣於是乎失政道矣

三年（丙寅）（丞）（相）（博）（陽）（侯）（丙）（吉）（卒）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〇（以）（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霸治郡時以寬和爲名及爲相綱紀號令不及治郡時也）

張敞舍鶡雀（鶡雀大而青，出羌中。）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

數禾嘉曰。宣帝賠好祥瑞。歲成僻矣。少府宋畸坐議鳳凰不下京師。左遷。他日鳳凰往往皆集京師矣。吾觀黃霸鶡雀事。知神爵五鳳黃龍等瑞。大抵皆鶡雀類也。

四年 丁卯 罷三輔近郡糴供京師 初置常平倉 大司農丞耿壽昌以歲數豐穰。穀賤。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免故平通侯楊惲 光祿勳楊惲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怨望為妖言。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報會宗書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延壽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惲以大逆無道要斬。

胡致堂曰。楊惲之死。以兩言。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如此而已。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曾無顧惜。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冤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皆四臣者。皆良臣也。雖有死罪。尚不可殺。況非其罪乎。定國嘗奏惲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獄。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罪之尤者也。



丁南湖曰。楊惲種豆一歌。譏時之意少。蘇軾烏臺作。刺君之意多。夫何漢宣帝之不恕惲。宋仁宗之特恕軾耶。惲不能詩。但假詩以舒怨望。軾工於詩。專作詩以舒忠蓄。二君之見。異察識相懸。而二臣之詩。忠怨隨相別也。

甘露元年 戊辰 免京兆尹張敞。尋以為冀州刺史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才。寢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收舜繫獄。竟致其死。後敞為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

尉至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以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才。上由是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京○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溫公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淺深。功業有鉅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戴永嘉曰。致治成法。百王所同。參周秦之法而兼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且彼天下焉有家法。又焉有天下法。宣帝習見文景之寬厚。孝武之材略。以為漢之家法。他設若此。此霸王之道也。欲使其子孫焉籍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保也。漢宣帝唐宣宗皆以餘明聰察為治。其效也皆足以中興。及其亂獘。亦終焉而已矣。故唐之群盜皆生於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呼韓來之歲。此豈所謂天道者耶。

張南軒曰。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己利。而非若湯武予民伐罪之心。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意。其誠不孝也。則其雜霸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矣。文帝雖天資為近。亦雜於黃老刑名。攷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則又霸之下者。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濶而難行。蓋亦未之思也。



三年（庚午）營平侯趙充國卒。○匈奴款塞請朝。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塞。稽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大傅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致要荒之君必奉王

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責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詞也匡之故得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班固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終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畜之矣劉敬約和親賂遺匈奴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而單于反加驕倨至於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講習戰陳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伏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後六十餘

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邊境之禍構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詳矣是故聖人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故以外而不納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是聖王禦蠻夷之常道也

(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在未央宮內蕭何所造以藏秘書者以霍光之忠而不法其形貌署其 貴其後以蘇武之節而不崇其爵則圖畫亦何益哉

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 [illegible]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呂養心曰處元開中興輔佐龍綬論云定策如博陸旅治如丙魏持經如充國蕭之有劉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寬和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韋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置之於群臣之後帝豈偶見於此哉又麒麟之圖亦為後人觀瞻之所繫彼其平日之所畏未者如

以貢禹為御史大夫。上數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虛己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臣愚以為宜傚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及都水）省肉食獸。

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通鑑輯義曰：漢之業所以逐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所以既亡而復興者，元帝恭儉之功。



二年甲戌。下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獄，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弘恭石顯典樞機。蕭望之等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因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即劉向也）朋黨，數譖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請召致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宰相，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上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罪？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尹遂昌曰：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賜金，而朝朝迎來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其有媿二疏者多矣。

三年乙亥。春，罷珠厓郡。初武帝滅南越，置珠厓儋耳郡，郡率數年一反，上欲大發軍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惟堯舜德，故文尚雖之而入聖未優，視德之嘆，而不自知其不及虞舜矣）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詔罷珠厓。

永光元年戊寅。秋，上酎祭宗廟。（酎，三重釀醇酒也。上是宗及獻也。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乃成，名曰酎，以獻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

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惟人主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和，萬物應。）乖氣致異，祥多者則國安，異衆者則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侍)(詔)(賈)(捐)(之)(棄)(市)。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以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與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二年(己卯)(以)(匡)(衡)(為)(光)(祿)(大)(夫)。上問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今俗貪財賤義，宜大變其俗。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

昭二年(甲申)(殺)(魏)(郡)(太)(守)(京)(房)。是時石顯顓權，魏郡太守京房嘗宴見，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然為亂者誰？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曰：已諭。意亦不能退顯。京房又對上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

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出月餘。顯奏其誹謗。徵

下獄死。按房先斬覺上封事曰。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為姚平所笑。

胡致堂曰。君臣之交。有淺深。公私於是人。猶存不可則止之義。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說行為卯。其分固薄。處陳考功法。又欲去上所深信。如丞相御史。當股肱心膂之任者。尚不敢易言。房乃安然以五諫而辯聊。又況元帝庸懦。非可使者。房不監蕭望之之禍。區區以口舌獻忠。雖乎免於盆成括之死矣。

綱目斷云。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易也。



三年丙戌 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百倍也。於是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丘瓊山曰。甘延壽陳湯與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劉向杜欽以為可封。何是不同之甚耶。蓋蕭望之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杜欽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矣。要之望之匡衡所論雖同。而心有公私之異。望之公言也。衡欲附和石顯。故力阻甘陳耳。

竟寧元年戊子 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諭之。一言臣聞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況單于哉。四言中國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逃亡。五言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起而背畔。今罷障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亡向匈奴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邊塞。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以保塞守御。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從之。勅將軍嘉諭之。單于[illegible]

三年。札求遺書。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求奇，酷好古文，類乃燒色，謂猷秦政王氏，其子書中秘，燒不奇如水，迷。武，蓋由自長滿篇，以臣消色，党使身致萬物，臣秘閣蓋闌之時以了。夫，世也。

詔劉向校之。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以薛宣為左馮翊。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薛宣為左馮翊，稱使民罪名。



郡吉其縣長吏使自利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陽朔元年丁酉。下京兆尹王章獄死之。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於是童蘊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令參贊人事。

聽尚書劾章而下之獄，非鳳殺之也。

○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卒，以王音為大司馬。

○以王駿為京兆尹。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永始元年乙巳。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太后弟子何，獨太后

五侯子乘時侈靡，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托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為新都侯。新都縣名，今屬四川成都府。

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儒，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

二年丙午。王音薨，以王商為大司馬。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福南昌尉，不省。

錄賢之特意，不顧……以見其言之……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平起于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



鄭剛曰，按梅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後為南昌一尉，而能上書請抑王氏權，今考其書，凡秦皇之所以致亂，高祖之所以納諫，文帝之所以守法，武帝之所以求言，皆歷歷指陳，惟欲君聞言疑，以防壅蔽，誠所謂萬世之良策哉。奈之何其不聽之。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網，以為漢驅除，倒置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夫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問：何以九九見桓公，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也……）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

下之士有上書言事不來取者，從以升斗之祿，賜一束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四年戊申，以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丁南湖曰：何武不附嬖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是節義在朝也。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澤在民也。漢末人材，斯得頗〇之砥柱矣。而遂死於莽手，惜哉。

侍中張放以罷左遷北地都尉。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曰：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〇以孔光為御史大夫。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聞知。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元延元年己酉，王商卒，以弟根為大司馬。故槐里令朱雲下獄，得赦而釋之。安昌侯(安昌侯名禹)張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親問禹，禹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龍逄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忠諫死。)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胡致堂曰：禹帝師也，條陳日食之變，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皆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於行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芟塞僥倖，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答天意之當是矣，政事之宜修孰

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陷於王者乎。此數言之中。若奸儲息及韶新樂
亂道悮人。不知爲所守經義。果何謂也。然則傾覆漢家。卅輩工夫尚
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南之戮。終不可免矣。

丘瓊山曰。復偪以一尉而上書。未嘗以一介而言事。一不祿一得罪。
自是而後。無復有言者矣。

綏和元年。上(以)(定)(陶)(王)(欣)(為)(太)(子)以(王)(莽)(為)(大)(司)(馬)王根薦莽自
代。丙寅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
令名踰前人。聘諸賢良以爲掾吏。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
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侯。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



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詔)(立)(辟)(雍)(未)(作)(而)(罷)。犍爲郡守
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
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蓋禮樂以養人爲本。今
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
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
請立辟雍。未作而罷。當成帝之時。內而趙飛燕之淫巧。外而王五侯之專權。萬民被其殃。百官緘其思。此時而可興禮樂
邪。劉向欲興禮樂。而不救勸君仁義忠信。在禮樂之本。乃拘拘於興辟雍設庠序。不求諸本。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
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爲

王氏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
胡致堂曰。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
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
帝。所經恭顯。權制。後值王鳳專政。發憤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
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性有乎。身無闕耶。原則
褊介悻直。揭揭然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朱於不○可○則止○之○
道。危劇殘賊。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
楊龜山曰。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
選中。可謂盡王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



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心。其後與望之
輩並立於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故予
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
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丞)(相)(方)(進)(卒)時熒惑守心。令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
召方進。賜冊責讓。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賜○具○於○他○相○故○事○
瑕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二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將其可
爲也。彼時宋景猶不肯爲。況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天變。
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益。可

謂不知命矣。

三月，帝崩。夏四月，太子即位。

班彪贊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遵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孝哀皇帝 諱欣，定陶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成帝無嗣，立為皇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

龍門綱鑑 卷五 漢紀 十二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乙卯) 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帝去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六月，詔劉秀典領五經。王莽薦劉歆為侍中，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蠭起，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也。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胡致堂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繳，墨氏二本而蔑禮，縱橫者妾婦之道，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耶。歆之言異乎如此，方之董相，實有什百之相遠哉。

議限民名田，不果行。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上下其議，貴戚近習不便，竟寢不行。書不果行，何惜之也。井田既廢之後，禁限田猶可救民，丹議雖善，惜哀帝不足以行此。

龍門綱鑑 卷五 漢紀 十三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弟宜鄉侯參皆自殺。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倢伃，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有隙。及是中謁者令史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及弟參皆自殺。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詘，參終不改其操。時馮氏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以師丹為大司馬。右將軍喜，傅太后從弟也。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以師丹為大司馬。

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高安侯賢佞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
顯之。四方皆同疾怨，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
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縱意，不念高祖之勤苦。書奏，上不能平。丞相嘉
詣廷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丞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
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問其人名，欲與不肖為誰）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
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死。○以孔光為丞相。
光知上欲尊寵董賢，下車拜謁，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由是權與人
主侔矣。



丁南湖云：不主鄭崇、孫寶若，孔子也；孔子以此為家法，而其後裔不
肖，猶有孔光之媚董賢者。

二年（庚申）六月，帝崩。帝承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
主威，以則武宣。（言以武帝宣帝為法則也）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秋九月，迎中山王箕子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
總己以聽莽。（莽之移國由來漸矣）

孝平皇帝（諱衎，中山王興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召入為太子。在位五年，王莽弒之，壽十四。○孝平不壽，新都作宰，不伊不周。）（[illegible]）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辛酉）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以王莽為大將

號安漢公。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
黑雉二。（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趾南。周成王時，嘗重九譯獻白雉）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咸周白
雉之瑞。莽宜賜號曰安漢公。

二年（壬戌）○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其所上者，上於莽也。[illegible]）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

胡致堂曰：王莽篡漢，始終成就之者，孔光也。漢廷名重無如光者。光
既如此，雖後敢逢，光父列君當漢元時，力辭相位，遠讓高風，不忝聖
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也。

大夫龔勝、邴漢皆乞骸骨罷歸。（綱目不曰罷大夫龔勝邴漢，而曰大夫龔勝邴漢[illegible]）



（遷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哲，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矣）梅福亦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旦
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吳市門在蘇州，即梅市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王莽欲悅太后以威
德至盛，乃封單于，令遣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須卜，居次之號，居次，其名也，次音[illegible]）入侍太后，賞賜甚厚。
（匈奴貴姓有須卜氏，主獄訟）

三年（癸亥）莽殺其子宇。（[illegible]）○殺中山孝王后家
[illegible]敬武公主[illegible]及紅陽侯何武、故司隸鮑宣、[illegible]等數百
人。（皆不附己者）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
解冠掛東都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丈夫歎淨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鎮撫河北秀除莽苛政復漢官名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皆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悅喜

綱目斷曰帝王之興其統為最要必有大過人者觀漢祖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與世祖徇河北之日除莽苛政則區區逐鹿爭雄之徒豈可同日而語哉明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亦豈偶然之故哉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鄧禹萬官已 才之臣也）垂功名於竹帛耳因



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諸將皆庸人志在財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公謂劉秀也慮謀慮也）天下不足安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中謂幕府中也）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胡致堂曰蕭王之於鄧禹也[illegible]進反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陰謀出奇不如陳平給食餉饋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從一將兵出關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即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光又非諸臣之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啟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為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無愧矣

丁南湖曰鄧禹從劉秀綱目不為之大書而但書於分注以見禹無苟進之志及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乃大書之以見王有簡用



之明是君臣之相遇也可謂審始矣而其相保也豈不善終乎

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耿弇說秀與俱北至薊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王郎稱帝於邯鄲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為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甲申二年以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

宮殿庭以至群小膳人守藏授官署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劉玄更始王漢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二郡發兵擊邯鄲秀至薊故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駕而出晨夜兼行時在冬月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

陳永嘉曰古之人每不恃其或然之數而恃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者猶可以自盡其在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漢之高帝光武其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數入乎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幾墮於賊虎之喙矣而以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幸不必而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八年二十八將之策以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也垓下之圍多所以倚仗之滅羽而王知高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役不成於睢水之敗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始也藉天啟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為人君有天下也處其母以天之所以福成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南宮遇大風信都郡南宮縣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燎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秀趨赴信都屬冀州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郡名太守邳彤邳姓彤名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旁縣得精兵四千人秀移檄邊郡郡縣乃復響應

丁南湖曰光武若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策此所謂委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言豈安得有東漢乎此彤之雄傑王佐班固字贊所以贊其一言興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大司馬秀拔廣阿披輿地圖車輿載物故曰輿地圖畫也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大司馬秀以祭遵為將軍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

七八也。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范曄於斷簡叢書之中，獨以屈賈後一事特為表彰之，不忘舊恩，可謂知人也乎。

東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孫也。舉兵起，得興帝室，誅莽成即以天下，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〇寬廓大度，才明勇略，故能復以群雄，東漢遂傳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仟義，興學校，東漢之治，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業，莫未善焉。〇樓讖決疑，詔諭異夕又，先定禍亂，乃武

世祖光武皇帝元年 丙乙 蕭王擊尤來、大搶、五幡諸賊，大破之。王引軍還薊。復遇尤來等，追尤來。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我所以不令而復別將者，為其輕敵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子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甚懽。〇六月，蕭王即皇帝位。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上不聽。行至南平棘，縣名 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位號，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縣名 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赤伏符之名。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讖記之書曰赤伏符，赤，漢色也，以赤伏言漢德尚大也。中符劉秀舉兵之事，龍鬥野，四方起兵之時也。



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三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或謂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人言二十八，於亦應四七之數。漢火德，火之為主也。群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即皇帝位於鄗，乃易 改元，大赦。

尹氏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散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烏可以高祖為比而擬議之哉。

胡致堂曰：光武之即位，見符命然後決計，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嗚呼，英睿聰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獻德之累，亦豈少哉。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西向帝城，以名為號，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〇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尚書令。帝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酇侯，禹時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〇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每出征，常留鎮守。伏湛雖在倉卒，必務文德，以為禮樂[illegible]

陽王。赤眉入長安，更始走，將相皆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敢賊害者罪同大逆。（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先是，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卑于廉而習詩禮，名儒也，而行己清而不濁，不亦甚之甚耶？夫既也，不民為表帳，且之大也，不于廉為息汙之，亦于濁其二者兼備，以為先。不公夫始何人，亦自立束之後，唯于根為行中，條通之，亦不可以已矣。）為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義禮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汝歸念之。茂為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涕泣隨送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中興紀臣，史范曄論之，以傳中論於時，學性寬和而不較，降於天下所不服，道之為先。）



溫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胡致堂曰：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惻隱以此說耿況矣；所到不擄掠，為與此下皆前矣；像為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反側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洎觀建武政事，咸有恩而無取，此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劉演）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伐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扶溝縣名，屬開封府。）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鄧禹引軍西循。）劉盆子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謂軍師之行有紀律。）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襁在背，負在背也。）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勞來，去聲，謂勞其勤而招延之也。）父老童稚，垂髮戴白，（垂髮謂小兒髮之垂者；戴白謂老人頭髮白者。）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十二月，赤眉拔長安，殺淮陽王玄。諸將豪傑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

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樹邑，所到郡邑，守開門歸附。
(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初，成紀[縣名]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
至長安，後逃歸天水，[漢郡名，今陝西秦州。]復招聚其眾，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
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接引，為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
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
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朴者，木未精好之謂也。言良工作器，必極其精，乃以示人，不以朴示人也。]且從所好。遂之北地[言子為學，必極其高，乃可以仕，未高則不以仕也。]
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
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財產，[利曰殖。]貴其能賑施也，[賑，音震，贍也。]否則守錢虜

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二年(丙戌)。(封)(諸)(功)(臣)(為)(列)(侯)。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
識叩頭讓曰：臣託屬掖庭，[掖庭，宮中旁舍也。]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
○故事，尚書令史以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郎。○(鮑)(永)(馮)(衍)(降)。鮑永、
馮衍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
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之而已，
何患死亡。○(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
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
讓之。後又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

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
謝之。[按范曄後漢書，宋弘山陽人也。]○時湖陽公主新寡，[公主，光武之姊，初喪夫，故曰新寡也。]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
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
曰：事不諧矣。○(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
(侯)。○(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秋)(賈)(復)(擊)(召)(陵)(新)(息)
(皆)(平)(之)。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
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

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
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
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
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
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鬥？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
同出，結友而去。
胡致堂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事，先起於
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致人犯憲，

性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閈，侯肝反，閭也。）以為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自有真，指光武而言。）援歸，謂囂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覆勝邪。

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可分析以求其義。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者也。高祖輝曰，在於從諫，善於趨時，何足以語此。馬援以是而狀高帝，非惟不識高帝，亦不識無可無不可之義也。

隗囂遣兵助漢擊破公孫述，述遣使拜囂，囂斬其使。囂與漢大破公孫述於陳倉。是時囂貢遣兵佐漢，帝手書報囂曰：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述遣使拜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

尹起莘曰：君子惟成人之美，綱目書囂遣兵助漢，及述遣使拜囂，斬其使等語，皆示予之之意也。

彭寵奴斬寵來降，封奴為不義侯。彭寵蒼頭（漢名奴為蒼頭，首服純黑，以別於良人也。）子密等三人殺寵以降，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置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亦何可侯也。



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

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破之。○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跡，在職五年，戶口增倍。

○初，上討王郎，漁陽守彭寵發突騎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道還群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

遂反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〇班彪避地河西隗囂問於班彪曰往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術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以聞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上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咸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諷切之曰劉氏承堯



之祚先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勇如信布（韓信英布）強如梁籍（謂項梁項籍）成如王莽（謂莽之篡其篡已成也）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幺麼不及數子（幺麼小之稱）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秦末陳嬰為東陽令史居縣中素為信謹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為王嬰母謂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聽乃止）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必舉此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英雄誠知覺悟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幸也覦欲也謂幸得其欲也）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雖隗囂自蕭西伯早歸事漢自謂將尺之勢將成其謀卒之詐謀早露殺身以殺而竟以微喪也知死所謂審時度勢之智囂其未之有聞）

丁南湖曰班彪通儒上才年三十餘初避亂而說隗囂即以歸漢勸囂又避囂而說融復以歸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權用之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范史贊曰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斯人得之矣



〇竇融遣使奉書入見以融為涼州牧時竇融自守河西隗囂使辯士張玄說融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隴謂隗囂蜀謂公孫述）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佗本真定人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時佗為龍川令召佗語曰中國擾亂南海僻遠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佗行尉事囂死佗遂自立為南越王）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詣雒陽帝報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

日弇光舊光卧不起帝仰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漢富春縣之西有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為嚴陵瀨焉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友人友人拒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自後連徵不應

胡致堂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體雖一然嚴厲激揚常施於爪牙介胄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至優禮褒崇常施於林壑肥遯之人以勵其廉靜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攘外夷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常行於暴秦殘楚而不能行於四皓世宗之威常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能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舜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立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世之禍矣

尹遂昌曰嚴光之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友之乃與周黨王良並名觀范升之毀黨與友人之詬良則二人非光之比明矣宜光之竟不屈也昔即光傳者之見於讖切使斷之語則光固非碌碌隱者向使帝不屈光以官爵而惟以故人待之從容訪問必有興治致化之方補益中興夫以年輩推都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後之論者但知光之不屈為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屈者其意固自有在矣

六年（庚寅）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馮異入朝異自長安入朝帝勞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illegible]）臣無忘檻車（[illegible]）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illegible]）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隗囂反六月并省郡國官員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官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十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

胡致堂曰。光武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尚平。又當人欲肯修文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具復文書調役。亦援瘢者。天下最然。不知勞擾。猶畜魚而務其水。牧羊而置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旣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爲之論也。

(射)(孔)(月)(晦)(日)(內)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三考九載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間者守宰數換易。光武不任三公朝巢吏書乃以使者爲腹心以耳目爲牙爪以此務功之獲也而發急之風熾也故元之事宜非唯吏內緣苛亡爭其舉事日淺未足明見其僞。所以致日月失所之應。願陛下垂意於千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冬)(十)(二)(月)(詔)(兩)(租)(稅)(制)詔田租三十稅一。二十取一前賦近以三十稅一也

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尹遂昌曰。人君莫不惡聞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喜自高。而帝不得言聖。光武於是不可及矣。

胡致堂曰。聖者無不通之稱。至神妙物。與天同功。非可輕易而居之。光武超出百王之表矣。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帝好圖讖。讖圖蓋也符書之類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胡致堂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知道者以極盡命理。行則行。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更考其行事。豈偶然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甘不可破邪。王莽父天攻除天於陽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爲者。讖何爲哉。鄭興身遭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遜言。君子非之。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信臣元帝時人為南陽太守視民如子好興民利吏民號曰召父

八年，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音引，引軸也。）帝不從，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敗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

公孫述遣兵救囂。護羌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楇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曰：無令鬚汙血。遂伏劍而死。詔賜以冢（冢與塚同）地，拜三子為郎。



潁川盜起。秋八月，帝還宮。九月，自將討平之。

潁川盜賊群起，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郭子橫，郭憲字也。）帝自上邽（邽音圭，隴西郡上邽縣。）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帝還宮，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時恂為執金吾，非九卿，而以待卿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詿音卦。）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長社，潁川屬縣，中有長社，因名焉，今屬許州。）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尹起莘曰：帝王經營大業，固不可以憚勞。然世祖方征隴坻，遽還宮，一聞潁川盜起，即自將討之。特書六月，則帝之不自暇逸為何如哉。光武中興，宜矣。

復以耿純為東郡太守。東郡濟陰（東郡，今東昌府。濟陰，縣名。）盜賊亦起，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素著，乃令與李通等共討。東郡盜賊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敕以純為東郡太守。

九年（癸巳）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



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丁南湖曰：祭征虜勳業，與光武諸公相匹者多矣。但其卒後范升上疏稱之，清名聞於海內，廉約著於當世，所得賞賜，盡與吏士，身無綺衣，家無私財，兄午以其無子，娶妾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任重致遠，死而後已。此則建武諸公罕及哉。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帝自將征囂將高峻。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遂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即降。諸

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
降耳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
十一年乙未 公孫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 來歙被元安 蜀人大懼 公孫
述使刺客殺歙 歙未殊 召蓋延 延見歙 因伏悲哀不已 歙叱曰 虎牙何敢然 今使者中
刺客 無以報國 故呼巨卿 欲屬以軍事 延收淚受誡 歙自書表曰 臣夜人
定後 為何人所賊傷 中臣要害 臣不敢自惜 誠恨奉職不稱 以為朝廷
羞 夫理國以得賢為本 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 陛下裁察 投筆抽刃
而絕 ○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 入夏城門 與中郎將張邯爭道 叱邯下



車 又詰責門候 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 大不敬 良尊戚尊重
而永劾之 朝廷肅然 時鮑恢為都官從事 亦抗直不避強禦 帝常曰 貴
戚且斂手 以避二鮑 ○冬十月 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
岑彭 彭聞漢兵在平曲地名 遣大兵逆之 及岑彭至武陽地名 反繞出其後
述大驚 以杖擊地曰 是何神也 乃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彭 夜刺殺彭 ○
以郭伋為并州牧 過京師 帝問以得失 伋曰 選補衆職 當簡天下賢人
不宜專用南陽人 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 故伋言及之 光武起自南陽而所用者南陽人 言多不賢
業蓋起在南陽而人才隨之以盛耶 抑非親非故不能其才而不得
徇私歟 抑今考二十八將 自鄧禹賈復以下 半自南陽所出 然人不皆
為帝出於南陽也 而何偏於南陽人說

十二年丙申 吳漢擊殺公孫述 蜀地平 吳漢進逼成都 與公孫述戰八
戰八克 臧宮與述將延岑戰 岑三合三勝 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
卒擊之 述被刺洞胸而死 洞刺穿也 延岑以城降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
博士 業固稱疾不起 述賜以毒酒 業乃嘆曰 古人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
為此故也 遂飲毒而死 述又聘巴郡譙玄 玄不詣 亦以毒藥劫之 述瑛
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 先繫其妻子 皓嘉皆自殺 犍為費貽不肯仕
述 漆身為癩 佯狂以避之 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 帝既平
蜀 詔譙玄以中牢 表李業之閭 徵費貽任永馮信 永信病卒 獨貽仕至
合浦郡名太守 於是西土皆悅 莫不歸心焉 ○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



守 親見戒之曰 善事上官 無失名譽 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私 私臣不忠
履正奉公 臣子之節 上下雷同 非陛下之福 善事上官 臣不敢奉詔 帝
嘆息曰 卿言是也 [illegible]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 以融為
冀州牧 又以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 姑臧縣名 屬涼州衙 在河西最為
富饒 天下未定 士多不修檢操 奮在職四年 力行清潔 為衆人所笑 以
為身處脂膏 不能自潤 及從融入朝 諸守令財貨連轂 [illegible] 惟奮單車就道
帝以是賞之
十三年丁酉 郡國獻名馬寶劍 時異國有獻名馬者 日行千里 又獻寶劍 價
值百金 詔以劍賜騎士 馬駕鼓車 ○帝嘗出獵 車駕夜還 上東

門也（賈方）侯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燎遠。遂不
受詔。乃回從中東門入。（中東門東方也）明日惲上書陳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宗廟社稷何。賜惲
布百疋。貶中東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名）○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
功臣增邑更封。帝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
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
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
官。皆令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春曰朝秋曰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
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鄧禹）固始（李通）膠東（賈復）三侯與公卿
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多曲容。宥其小失。故皆
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胡致堂曰。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謂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
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為公。雖
六卿之長。所治不得踰焉。反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
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

宋祁因曰。太甲成康所與明維底政者。皆嘗係牧野之士。惠文景武
之世。所任為執政者。皆高帝之功臣也。功臣任事。何損於天下也。雲
臺諸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輔輿帝載。而寇鄧耿賈之
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乃以功臣例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
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權綱已失。所以
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闥。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
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不在宦官。則在武將。而漢隨以亡。豈非遺
端之不審耶。

十四年（戊戌）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統上疏言刑輕。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
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
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及奸宄。而害及良善
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己亥）春免大司徒歙歸田里。歙自殺。歙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
能容。歙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
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歙及子嬰皆自殺。歙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
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其禮也。言所以非命而葬其葬禮也）
溫公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人君夙夜求之。惟懼

弗待聞，以光武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夏四月，追謚兄縯為齊武公。帝感縯功業不就，撫育二子，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刺史太守多為詐巧，數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以張堪為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十七年（辛丑）冬，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者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帝幸章陵，觀舊田廬，置酒作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譚閑曰，光武焚吏民投書，以安反側之心。除王莽苛政，以復漢官之舊。於焉興則成其安集，於焉漢則禁其暴掠。所謂柔道理天下，蓋有之矣。然建武之政，吏事刻深，故鍾離意以長者規之，鄭興亦以嚴急匡之，則帝於柔道猶未盡乎。

（交阯女子反，以馬援為伏波將軍擊破之）

十九年（癸卯）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數請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遂至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

代之道廢之亦何以過乎。
胡致堂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
說也。借如立貴者。則昨后乎。且不待於貴。故不得於言是非得失
之分。不待辨而自明矣
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
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陳留董宣為
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
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
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



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
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
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
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
京師莫不震慄。
二十年甲辰 以大司馬吳漢卒。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每從征伐。見陣不利。意氣自若。
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
（差強人意足發人意）乃隱若一敵國矣。（隱然有威重也敵國不測也）○以劉隆為大司馬。帝數

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況郭后弟）○(馬)(援)[illegible]
援自交阯還。孟冀勞迎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
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二十二年丙午 以劉昆為光祿勳。初劉昆為江陵令。（江陵縣名）縣有火災。昆向
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
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
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竹簡曰
策）



丁南湖曰。劉昆公。反風卻火之政。誠為循吏之懋矣。史氏不以為循
吏。而列之儒林。何也。蓋昆公自少習禮學易。知音樂。王莽世教授弟
子。恒五百餘人。行射禮。莽乃係之於獄。莽敗得免。及自江陵入授皇
太子。又諸王小侯有功。信乎一名儒也。
西域諸國遣使入貢 西域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皆畏。請
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然不從。報曰。使者大兵未能出。如諸國力不
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略道
時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

知其帝王有其御眷督臣服帝亦推誠用之由是各盡其材能建立事
功為中興名臣及其晚節乃不能自保由是觀之明如光武智如馬
援猶不保始終況他人乎

二十六年(庚戌)初作壽陵(帝生前預作陵墓故曰壽陵)詔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
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二十七年(辛亥)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求和親臧宮馬武上書曰匈
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若命將
臨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
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



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

范祥曰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
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
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忘傷縣王之陳乎

休之寄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方投戈講藝之
餘正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臧馬二子必欲求逞於一擲嗟夫一
錄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蓋恐為之殘故不得不行黃石之
說以自戒而閉邦門也

二十八年(壬子)春以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賜

虎賁旄頭從鐘虡之樂擬於乘輿

書法云駿與之際難矣哉彊能為子帝能為父故特書異之

還沛王輔初設呂种論諸王交通賓客將有大獄及壽光侯之難
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
嘆曰馬將軍神人也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初上求太子
師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
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
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佚且不難正朕)
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衛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
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士以稽古得以致車馬印)



(殺而識恆禁十言靜以勸主之志以匡主之所可不能救)

三十年(甲寅)東巡群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
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錄
於是群臣不敢復言

叢氏舉議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
祀陽因吉土以升中燔柴而告祭禮豈封越上天可必獨祭於山下
則固已畢祭矣登封於山上金泥玉檢之藏果何為哉是亦不過事
小處名以驚世俗果何與於事天哉徒勞民費財上不足以格天而

攬權制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漢循吏傳序曰。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身衣大練。色無重綵。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思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深刻。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呂東萊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統。以為一代之規模體統。以大要論之。高祖識大體。其間條目品節有疎漏處。光武條目品節甚詳悉。然於大體却遺。所以兩漢風俗氣習寬狹厚薄緩急



大抵不同。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簿書期會之事。此最失政事體統也。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朔。謁原陵。東平王蒼以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及光武廟樂八佾舞數。上之。東海王彊卒。山陽王荊因帝崩。作書勸東海王彊曰。當為秋霜。無為檻羊。即舉兵以應天下。彊封書上之。明帝秘其事。至是東海王彊卒。臨終。上疏甚謙約。帝悽慟。追思不欲違其意。詔遣送賜之物。務從省約。以彰王卑謙獨行之志。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

胡致堂曰。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



節也。惜乎桓榮受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要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炟為皇太子。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帝思中興。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在洛陽南宮。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

也。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精於其道者號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於是

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光武子）

丘瓊山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自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

於此者也。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明帝爲人之子，乃崇

無父之教；爲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釁，以爲千萬年無窮

之禍。明帝之罪，上通于天矣。

九年（丙寅）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

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

四姓小侯（以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明帝立學選師，號四姓小侯，其所以保全世家之意，何其深切歟），置五經師，搜

龍門綱鑑　卷六　漢紀　五十三

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

十一年（戊辰）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

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

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平王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藏氏曰：爲善之人，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天下之樂，豈復有大於

此者？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侈放逸，直不以爲樂哉。曾未幾何，身犯刑

除，其禍傷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爲後日之憂乎？若東平王之

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雖借道義之士，隱約窮阨，明於利害

之故，察於人情之變，推於天下之義理，深沉靜默，約然有得於心者，

其論亦無過於此也。吾於東平王之言有感焉。

十三年（庚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英自殺。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

逆謀。（[illegible]）其死徙者以千數，時上怒甚，吏皆惶恐。

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能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疏力

言其無辜。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

（彷徨，徘徊也。）由是多所降宥。

龍門綱鑑　卷六　漢紀　五十四

胡致堂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

十六年（癸酉）從遣耿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

固獨有功。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

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

睹未萌，況已著耶？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因夜

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納子爲質。還

奏固，固喜，具上超功。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illegible]）

[illegible]

匈奴大入雲中。北匈奴大入雲中，太

守廉范拒之，夜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

至大驚。將亟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謂早起就牀蓐中食也）。北之。斬首數百級。虜自轉擠（擠壓也）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紅崖山曰。康叔度者。康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兆。守蜀郡而與五羚之謠。此特宦業之常耳。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柩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騭之功曹。騭被戮。范從姓名為獄卒。樹侍騭至死。竟不言。而又塟騭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而和辨以免。三也。廉范之孝義。可謂其為不可及矣。但徒託賓客。得無娛哉。



戊校尉耿恭擊車師匈奴。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於金蒲城。恭而耿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而去。

十八年（乙亥）。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謁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北匈奴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以疏勒（城名）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身自率士輓籠（籠與簏同。竹器也）。恭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封皇太子六人為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楚王英。淮陽王延也）。（其一半。封建不令過大。世生僭心。其……帝分天下半以王尊半者。人不相併也）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八月帝崩。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館陶縣名）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反支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太子炟即位。



戴氏筆義曰。夫膺踐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過急。漢元帝優柔不斷。漢業遂衰。唐宣宗聰明獲察。唐亦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尊禮下士。可以為賢君矣。惜也。其用其所長不少隱晦。好以耳目陰發為明。傷於辨急而不自知也。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天道以攝微包含為首也。觀顯宗之為君。有矜己自喜之意。而無深沉寬洪之量。永平之政。有綜核綜切之失。而無優柔和易之樂。兼未嘗不為顯宗恨也。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

# 龍門綱鑑正編卷七

東漢紀

孝和皇帝 諱肇。章帝太子也。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是時官閹用事 [illegible] 長漢宦之禍自此始矣。○按孤諫不用不允 [illegible] 和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 己丑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使竇憲擊北匈奴。以憲 懼誅 惟都鄉侯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之。會北匈奴饑亂。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與耿秉擊之。以贖罪。憲與單于戰於稽落山。 是山在燕然山南 大破之。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 燕然山 是山在稽落之北 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也。 勒功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紀漢威德而還。 古之為國家患者。莫如匈奴。然自肅宗即位。匈奴未嘗 [illegible] 武遂則未有可伐之罪矣。今竇憲以威妻興師出塞至於三千里。抑不知此兵為何興師。



尹遂焉曰。竇憲以凶險之資。行蜜蝕之計。賊殺列侯於京衛之中。盍即致於重辟。以正王誅。乃聽其擊虜自免。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之下。以為罪人逃死之地哉。竇憲罔不可勝誅。然主於內以成其惡者。太后使之也。

四年 壬辰 大將軍竇憲伏誅。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有逆謀。上知之。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衆定議誅憲。事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 胡致堂曰。竇氏擬議已生逆謀。人主滿有意除之。未易兼乎。和帝年纔十四。乃誅選用 [illegible] 中外肅清。足以戡其亂矣。所可恨者。當時未委任 [illegible] 三公之位。[illegible]



以得勝為封人之階。從其敘矣。又以前門抑鬼伏戶。足依此之謂也。有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固常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壽妻名昭。所謂曹大家者也。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胡致堂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賢愚賢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禍敗之業。則天齊亞皆前日事。固乃為竇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 官閹常從數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大長秋。皇后宮官也。即最高名。一字佯師。乃不受漢於之 [illegible] 者辭多受少也。

九年 丁酉 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自此盛矣。

胡致堂曰。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譖間於內。其惡均也。帝既誅竇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牝猴。及太后崩。乃抑卻三公之

反以策罷三公，至於死免，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

四年庚戌○以鄧騭為大將軍。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少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伯起字也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羌以涼州叛守弟為寇。鄧騭會公卿，議欲棄涼州，曰：譬如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補，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林單外，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今割地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卒然起謀，則園林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然之。○以虞詡為朝歌長，討賊群盜平之。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州郡，連年不能禁。鄧騭以前議惡虞詡，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胡致堂曰：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耳。雇平之賊，譬猶以毒攻毒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鄧騭能薦李郃、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史之於詡，惜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元初二年乙卯○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為武都太守。漢郡名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陳倉縣名，崤谷今陝州永寧縣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杜根嘗上書，欲太后還政，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尚書陳忠薦之，帝拜侍御史。

永寧元年庚申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共殺漢長史，復置都護也為先

保爲濟陰王。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爲濟陰王。來歷要祉劉瑋等
十餘人。證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歷等。詣光順門曰。國家如明詔。歷帶大
欲廷詰。諸曰。高祖來何害。而今復背之。（高祖也。迪用也。言追日所用 決所言 何而今乃背約）
臣立朝。隨處國事。用行轍轉若此乎。〇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
自殺。帝信樊豐之譖。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
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
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
尹遂昌曰。楊震事昏庸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宜矣。然安帝保更
群小。如護心腹。惟恐毫髮之害。根蔓也哀哉。



四年乙丑。三月帝崩。迎立北鄉侯懿。十月薨。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貪
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壽子懿即位。未幾
薨。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斬閻顯。遷太后於
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下來不其治使即位而天下屬于宦官欲不忘其）
可特予。
改葬故太尉楊震。以中牢。詔以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
中牢具祠之。
尹遂昌曰。發臣不書。此何以書。嘉楊賢也。故樊豐敗而後紀楊震官
敗而後祭。陳寔逃木敗而後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有事故
恩也。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子也。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從來。賢使帝因之。使胡熾登用東京之士。于茲盛焉。明宜年號權衆。民川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作之哀。殺血赤書知編。根曰。嗚）
孝順皇帝永建二年丁卯。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
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
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公恐爲臣所奏。遂
私誣罔臣。時從史氣死節以尸諫耳。〇時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
初南陽樊英以孝行有名。前後禮請不應。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



新與（爲帥）貴待以師傅之禮。英始就聘。及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
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
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言其貴重不可量也。）怒萬乘之
主。及其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爲議郎。時又徵廣漢（郡名。今）楊厚。江夏（郡名。今爲武昌府）黃瓊。厚既至。豫陳
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爲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
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
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嶢嶢。堅也。皦。明白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
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既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

大戲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而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負書也）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四年己巳，秋，起太學。（書予大也）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陽嘉元年壬申，春，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漢世良吏，於斯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子奇，齊人也，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不可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今揚州府）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郡守坐免。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袁宏曰：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胡致堂曰：雄實奏有王臣之節，蓋世名卿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當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猶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並失其旨矣。所謂聞一知十，豈有常可指哉？亦以況顏氏明哲，擧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擧者，曾是以為可乎。

二年癸酉，春正月，徵郎顗以為郎中，不就。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即泰階，凡六星，六符）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萬鍾之奉，亡天下之憂，而陛下崇之彌優，臣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念百姓之勞，罷營繕之役；二，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五，宜為禦備救飢；六，宜令內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宜蠲法令有所變更，不許決壅，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上書薦黃瓊、李固。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洛陽宣德亭地坼，帝引公卿所擧敦樸之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當擇其人，以毗聖教。今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

者況必絜觸叩枝木百枝皆動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令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人之一身不慎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上覽封即特出阿母遣令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 太史令張衡通貫六藝尤致思於陰陽天文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體渾渾然也渾天儀即璣衡之遺法又張衡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

永和二年丁丑冬十月徵處士法真不至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



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及雄為司隸校尉舉為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謝曰是吾過也

四年己卯以梁商皇后父為大將軍

永和六年辛巳梁商卒以其子冀為大將軍

漢安元年壬午遣八使分行州郡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冀之弟以外戚蒙恩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無君之心十五事奏聞京師震悚時皇后寵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以李固為將作大匠杜喬表泰山郡名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以張綱為廣陵太守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獨單車詣嬰壘門以書



喻嬰請與相見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亦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 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也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唐仲友曰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相悖然章不當[illegible]欲借以擊衆故盡

之恩。然不如此。又曰。故人可斂。使之改行。可也。不可斂。勿與飲。可也。
聖人無意。韋有意矣。嘻。忍後世小人之薄於故舊者。鮮不以卒籍口。君
子無作偏歟。

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按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
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首。具談父言。祐曰。掾
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增
定尚書四科。前有六察法。梁冀奏二科矣。今復增孝悌與四科之一。曰孝廉二。千石皆屬右也。書以為記之。夫貴
豐以左雄所上奏。專取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



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立皇子炳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宮。帝
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
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
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
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地震。詔
舉賢良方正。問之。皇甫規對策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
軍兄弟梁冀不疑操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
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建康元年甲申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孝沖皇帝　諱炳。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

孝沖皇帝永嘉元年乙酉春正月。帝崩。○按謚法。幼少在位曰沖。○徵清河王蒜及勃海孝王子纘
至京師。大將軍冀迎纘入即位。是為質帝。國人錯年。○以李固為太尉錄尚
書事。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
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策免固。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沖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冀所弒。年九歲。○按謚法。忠正無邪曰質。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丙戌夏。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
萬餘人。○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帝崩。太后與兄太尉冀迎蠡吾侯
志入即位。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強梁也。冀



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竹筆也。水煮小麥餅。大者為煮餅。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而崩。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
猶臨朝聽政。

孝桓皇帝　諱志。肅宗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行。卒以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按謚法。克敵服遠曰桓。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丁亥○以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
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九月。京師地
震。策免太尉杜喬。冬十月。梁冀誣固喬與劉鮪交
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死於獄中。冀使人脅

杜喬因卑從其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

趙雷駁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是喬偽進退之規

也。是將李任[?]弱。故宜權維。奇人相繼為惡。洪實紀綱已壞。李固杜

喬抗節而不忘朝天。尚欲扶將王室。正如抵柱鳴於衆澤之中。豈能

勝惡潦之[?]流。其正謂李杜忠有餘而智不足。諒矣。

三年乙亥。前潁陰令荀淑卒。荀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

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莅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

人謂之八龍。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

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陳寔與淑齊名。嘗詣淑。長子元方御車。次子季方驂乘。孫長文尚幼。抱

車中。至淑家。八龍更迭侍左右。淑孫彧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

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寔嘗為太丘長。修德清淨。民安思之。紀元方諶

季方之子。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元方名紀 季方名諶 兄弟 [illegible] 兄賢則難為弟 弟賢則難為兄者 難[?] 鍾皓 [illegible] 與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

君至德可師。

元嘉元年（辛卯）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冀也 群臣

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起事 大[?]量人

洪而梁陵以帶劍劾之。亦忠臣之心。而論其意者之罪。惟護朝諸

不能早致其戮。文以毛舉細故。以保其位耳。招以俸贖。其書可見。冀城之也。

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

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

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獨行言守正不依附于人 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

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

衰而不知。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近孝宣帝明於君人

之道。審於為政之理。嚴刑峻法。海內肅清。天下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

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

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



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

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

熊經攀木[?] 鳥伸空中伸腳 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紀年也

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

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

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

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

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 輈音舟 以木銜馬口也 勒馬[?]也 鞬[?]車轅也

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

以草蔬與客同飲。泰曰，卿費亦遠矣。郭林宗稱城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絕性，因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陳留仇香志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師也，非泰之友也。

丁南湖曰，東漢之黨，蓋君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下，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吾怪穉于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蕃；泰於同舟之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卒使蕃膺輕生嗜進，以陷大僇耶。或穉泰之失諫，則於知己而廢切偲之責；或蕃膺之拒諫，則於吾友而棄同心之言。是蓋取乎一舟一榻之情焉也。

八年，己復以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合柱謂天空之。）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風者風儀，裁者裁斷，謂能以禮自持也），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帝校獵廣成。陳蕃諫曰，平安之時，遊獵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三空之厄，謂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以劉寬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省。會友人喪還，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第，仕宦之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遂無所問。○賈彪嘗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掾吏欲引南。（謂欲向城南案賊也。）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凡生男則名曰賈子，生女則名曰賈女。）○五四月河水清

劉（小注漫漶）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孔子作春秋以災，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小注漫漶）不省。

九年丙午，收南陽太守成瑨，捕司隸校尉李膺等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逮策免太尉蕃。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於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



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遂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永嘉元年丁未，赦李膺等部黨二百餘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既免，

與為大司農封侯與深為節等所害固辭不受

胡致堂曰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誤也此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肯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附自除務要之執不盡殺而欲奏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不忍此亦誠也及將建白於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收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為元惡必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從新立內竪附固能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閑雅將官屬諸生俊不入尚書門欲何為耶以此進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殊足稱矣

二年己酉（冬十月）（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illegible]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使奏治鉤黨者將上年十四閒詔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獄考死門生故吏并被禁錮[illegible]歎其義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督郵名）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縣名屬汝南）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泰雖好

也欲槊貨，特為用彼相哉。

四年乙卯 立石經于太學門外。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隷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立三互法。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詔不從。

五年丙辰 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大怒，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更考黨人禁錮五屬。○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趙苞為遼西



太守，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入塞抄掠，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鮮卑載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徐庶於此為得之矣。

六年丁巳 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光和元年戊午 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青蛇見玉堂殿庭中。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



琢大臣也。○上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二年己未 作罼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上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胡致堂曰：五經語焉，亦嘉究之。彼樂松任芝，所以欺惑帝者，特弄梲之枝，未足多譏也。

以樂松為侍御史。以為侍御史，官畏之。與常侍聽焉，京師為之語曰。

六年己巳，四月，帝崩，皇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秋七月，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殺進，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捕宦者，悉誅之。中軍校尉袁紹因勸何進悉誅諸宦官，太后不聽。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未至，進為中常侍張讓等所殺。袁紹閉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張讓因迫逐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投河而死。○九月，董卓廢帝，立陳留王協。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有廢立之意。遂脅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



王協為帝。○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伍瓊說董卓矯桓帝之政，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蟠、蔡邕等。卓遣使就徵，拜爽為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蟠獨不起，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尹遂昌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完高蹈之節，豈是又不為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庶無愧於處士之名矣。

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初為祭酒，補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

人，悉復其爵位。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以袁紹為渤海太守。董卓拜袁紹渤海太守。袁術出奔南陽，曹操變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得兵五千人。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董卓廢立，在位三十一年，禪位於魏，魏封為山陽公，壽五十四。）

[illegible]

庚午，初平元年，[illegible]帝在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紹屯河內，曹操屯酸棗，（今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魯山縣）各眾數萬。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卓遷都長安，焚洛陽宮廟，



發諸帝陵，卓留西還。

尹進昌曰：董卓遷都長安，綱目書焚宮廟，發諸陵，而不及民者，何哉？蓋春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為萬世法，必以君宗廟為重，而民次之。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

○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卓。孫堅亦起兵討董卓，眾亦數萬，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表堅行破虜將軍，（[illegible]）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二年（辛未）（綱）正月，關東諸將以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illegible]守節之美也。）時韓馥袁紹等謀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耶。乃欲詣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綱）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目）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中山靖王勝，景帝第八子。）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為平原相。（後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劉



備一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管寧邴原王烈避地遼東）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郡名）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烈字。）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

三年（壬申）荀彧去紹歸操。初潁川荀彧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以布為奮威）將軍。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謀誅卓，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呂布驍力過人，卓信愛之，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避得免，允結布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北掖門，小門也。）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



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先是，董卓築塢於郿，積穀為三十年儲，金銀綺錦奇玩，積如丘山，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以老。至是暴屍於市，卓素肥，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達曙者數日。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請允曰：伯喈曠世逸才，（[illegible]）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徵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佐臣執掌其初至左右既勝且

聖德復使吾業崇其功讓曰操既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復事吾人國之

紀也制作國之典也威紀操典其化天子並逆死位中黃巾兗州

兗州刺史劉岱劉岱迎曹操入領之何兗州刺史進擊黃巾悉降之得精兵

三十餘萬○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可敗王允呂布走出關

四年公孫瓚大司馬劉虞公孫瓚不克見殺初幽州牧劉虞務存寬政青徐

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為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將解東諸將以朝廷危弱關塞不知存亡謂虞為宗室賢儁欲立以為

主虞不從其議欲奔匈奴以自絕至是公孫瓚攻虞殺之盡有幽州之



地

殺朱儁為太僕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

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辭疾為太僕

尹以儁前倡義討賊功難不就志亦可嘉今朝命出于李傕則

儁之就名其累身從可知矣志智俱失貽譏千古哉

興平元年甲戌陶謙卒豫州刺史劉備領徐州初曹操攻陶謙豫州刺史劉備將

兵救之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

迎備備遂領徐州○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

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

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

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

千餘人還策表為懷義校尉

二年乙亥曹操攻破呂布走歸劉備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

謝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

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

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

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孫策擊劉繇於曲阿

朱治之東說袁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



校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所向皆破莫敢當其

鋒者軍士奉令雖犬菜茹一無所犯民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走劉繇

受善於用人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威震江東○策好遊獵虞

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

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遂止

○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

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曹

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置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三年（丁丑）。以鍾繇為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illegible]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illegible]此德勝也。[illegible]此仁勝也。[illegible]此明勝也。[illegible]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紹雖強，無能為也。乃表鍾繇督關中諸軍。

以呂布為左將軍。曹操討袁術，破其兵。初，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公路，袁術字），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未幾，操攻布，袁術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陳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遺暹、奉書，與合兵，共列勳營，勳等敗走，殺傷略盡。

○秋九月，曹操擊袁術，破走之。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下故太尉楊彪於獄，既而赦之。彪與紹為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可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寵按彪獄，乃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四年（己卯）。袁紹擊公孫瓚，滅之。○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字）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自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

尹氏起曰：曹操挾漢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州遂起兵，[illegible]刺史未有書此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書昭烈討操之舉。朱子綱目於此特筆起義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要使逆亂之徒，終無以自立於天下，其為世教也大矣。故予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五年（庚辰）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敗之備奔青州　董承謀洩，曹操殺承，夷其三族。遂自引兵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紹議攻許，進軍黎陽，令（本紀為）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入令操使張遼、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襲許，都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張昭、周瑜翊輔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袁紹攻操於官渡操擊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紹軍武陽（石陽），曹操擊破之，盡燔其輜重。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局量，然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辛巳）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　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石操）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股外曰髀）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七年（壬午）袁紹卒　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三子：譚、熙、尚。紹欲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兄弟治兵相攻。劉表以書諫尚曰：青州（謂譚也）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韓盧犬名，東郭兔名），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尚不聽。



十二年（丁亥）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今鄧州）每自比管仲、樂毅，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劉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今江陵府）利盡南海，東連吳會，（今[illegible]州）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
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
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郡龐
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為鳳
雛，德操為水鏡（德操，徽字）。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焉。諸葛孔明則高邁[illegible]山
并計以為殷周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斷，亦當矣。孔明可與伊傅
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
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可為智者道耳。彼子有云，劉
備敏於曹操，世多未論，然謂英雄豪傑，固在其中。英求以人材為急
務。曹操下荊州，所得者蒯越王粲之流，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
德所有。英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尹漫高曰，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東摛奮發，期
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顧向使昭烈不舉三顧之勤，則將

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炳耀若不可將
而洸洸亮聲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謂枉己不可
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屈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
暗藏時乎未遇，則高端立團，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
相歡，則伸大義於天下，使漢室繼絕，羽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豈
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來千載之下，劉備
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華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
代而下，我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
劉表卒。九月，備全新野。表子琮舉州降。時劉備屯樊，不知琮已降，操大



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
所不為。備將其眾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北到當陽，眾十餘萬人，輜重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而行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
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
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
宜乎。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
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

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阪。備乃棄妻子，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趙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東下何處[illegible]）

操進軍江陵，將順流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劉備乃為豫州刺史）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縞，繒之精者曰縞，魯人作之尤為輕細）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議，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今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



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案（[illegible]）（以操有衆數十萬而[illegible]孔明請往[illegible]赤壁之[illegible]人馬[illegible]此亦[illegible]事大地之士以寡敵[illegible]師哉）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逆操，進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北

軍大潰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

蘇東坡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琮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大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乃重發於劉備而長其功輕為於孫權而重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李卓吾曰赤壁之戰老瞞（操小字阿瞞）號既衰師之勝氣大挫於東南江東居相從能來此之犯敵敗之固命一二驍將閑道掎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輩以大兵躡之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虜將大孫劉不知出此也曹操既滅荊楚既平其意謂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境不當使足於是關羽周瑜雜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微曹操於河南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而施天下也嗚呼知以一荊州而繫三雄則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逸入中原者蓋江東上游力爭之衝而孫劉蟠踞以爭荊州之業也且以荊州當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固也然當以為當爭於赤壁未敗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六七年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顧敗乃置之度外此何為者哉

下四年（己丑）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勸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庚寅）（操）（築）（還）（三）（縣）操下令曰孤始於舉（孝廉）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

胡致堂云曹公此令有是有非蓋道之類乃其本志既後焰焰上燎以時治從模功名顯著旁無與比已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身為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生殺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二萬戶謂可損其兵之謗滅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

然不能待如書徵為典軍校尉，書遷更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袁術，使窮沮而死；推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耿耿，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實不可也。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陽夏、柘、苦、武平）何德堪之？今讓還三縣，（上陽夏、柘、苦三縣，二萬戶，但食武平萬戶。）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



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周瑜還江陵，與權牋以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巴丘地名）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瑜字）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孫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今江州德化縣）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初，備以龐統守耒陽令，（耒陽今屬衡州）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遂用統為治中，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諸葛亮。



十六年（辛卯）劉璋迎劉備，備留諸葛亮等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已又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忖璋不足以有為，勸璋遣正結劉備以討張魯。（魯時為五斗米賊，以鬼道教民，據漢中。）璋從之。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涪今綿州）今

經會之將備兵使擊張魯備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操世子丕遣賈信討滅之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欲誅之程昱不可曰必欲誅宜先啟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是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十七年冬十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董昭等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以彧留壽春飲藥而卒

楊龜山曰曹操挾主威以制天下已久雖庸人知之而彧開關河以擇其所歸卒致曹氏乃病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於董昭之議豈誠有忠貞之節耶欲以既前卷之與由前則不知由後則不仁求免亂臣之名難矣

溫公曰孔子稱管仲之仁蓋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十八年癸巳春正月曹操引兵還進軍濡須口在東孫權據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表字景升乃引軍還　五月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十九年甲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　馬超奔劉備　備入成都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劉璋中流矢卒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劉備進圍成都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餘人咸欲死戰璋言父子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於公安縣名屬荊州府盡歸其財物備領益州牧

蘇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

操之能，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
明還劉璋，說以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
東驅長騖，而欲天下罔應難矣。
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荊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魏公操。備嘗
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而攻成都，令軍中
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望風景附，獨黃
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
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
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〇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
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
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〇諸葛亮佐備治蜀，頗
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諫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
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
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
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
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
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〇劉備以
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屬成都）見琬眾事不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
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
先，願主公重加察之。乃不加罪。
（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顒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
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采庶子之春
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〇（魏）（荀）（攸）（卒）攸深密
有智防，自從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
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文若彧字，公達攸字）又稱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云。
二十年（乙未）（劉）（備）（孫）（權）（分）（荊）（州）初，劉備在荊州，孫權欲取蜀，備曰：備與璋



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矣。權乃止。及
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〇時劉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
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
逐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備聞，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之。孫權進
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
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
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
圖欲遠竄。主公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
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荊土，斯蓋凡夫所

不悉行而見壁，頓人馬之至，身引兵以歸。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操自擊張魯，敗之，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此曹操引光武語也〕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



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否？曄曰：今已少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二十一年〔丙申〕魏公操進爵為王。○劉備擊張郃不克。法正說劉備進兵漢中，張郃等相拒，備不利，令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二十四年〔己亥〕劉備將黃忠擊夏侯淵斬之。劉備遂取漢中。操自將漢中。劉備乃斂眾拒險，不交鋒。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陳，且鬥且卻。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於後射之，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眾。備明旦至雲營，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自稱漢中王。○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賊，平之。淳于式表陸遜枉取人民，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毀式以亂聖聽？權曰：此誠長者之事。○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師救樊，關羽走還，權擊



斬之。十二月，蒙卒。漢關羽自率眾攻樊城，〔在湖廣襄陽府〕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讐。及呂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羽。及羽攻樊，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

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蒙復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
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還。權聞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
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
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
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陳其可禽之要。權遂潛兵。令蒙襲
羽。蒙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發之。蒙將馬忠獲羽於章鄉
斬之。遂定荊州。呂蒙未及受封。疾發卒

胡致堂曰。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illegible]
雖號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而不禮士大夫。委糜芳傅士
仁。以腹心之地。又聲言將治其罪。宜適和輯。乃不卹其窮。又罵其使。
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敵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是時法孝直龐士元
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
荊州。邈焉寡儔。子敬魯肅字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
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
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俱欲迎之。子敬獨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
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
孤忘其短而貴其長。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呂蒙字少時孤謂果敢有膽而已。
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
圖取關羽。勝於子敬。○以孫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操表孫權爲驃
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天命。侍中陳群
等曰。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
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
君忽之。光武崇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
公卿大夫。至於郡縣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俗美。未有
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幸用事。可謂亂矣。然上



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
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
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
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
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
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
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
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
俗安可忽哉

二十五年庚子魏王操卒，子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辛毗諫，魏王丕不從。冀州士卒實河南，丕不從而入，毗隨引其裾諫，丕止徙一半以實之。○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中正，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魏王曹丕稱帝，廢帝為山陽公。丕稱皇帝，改元黃初，廢帝為山陽公。名漢都公，綱目書也。追尊父操曰武皇帝。

歷年圖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光武以仁厚之德，齊英雄之志，昆陽之役，雖烏合之衆，摧滔天之敵，使海內翕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有為之效，一朝而發，皆帝世奇功也。至於指取帝業，以為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戰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志略矣。及天下已定，偃武修文，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勵風俗，備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徇國，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于桓靈，紀綱大壞，禁錮英俊，賊虐忠正，嬖幸之黨，中外盈結，賣爵鬻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外召豐卒，以脅朝廷，然後因而誅除宦官，入宮無少長皆殺之，無復遺類。欲主遣都州郡合兵以討之，亂所由起，天下大亂，漢室遂亡，良可哀哉。

右東漢自光武至帝獻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龍門綱鑑正編卷七終

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illegible]）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

四年（丙午○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五月，魏主丕卒。（魏主[illegible]）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illegible]）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丕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遂立為太子，召曹真、陳群、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

陳壽司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強識，若加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初，魏太子叡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既，群臣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莅政之始，陳群首上疏曰：臣下當[illegible]非制敦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朋黨，[illegible]不可不深察也。○魏徵處士管寧，不至。（[illegible]）寧在遼東二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太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illegible]曰：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若腐鼠而已。終身不屈，使不得而役之，以視華歆、荀文若之流，又遠矣。

五年（丁未○魏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五月，魏大修宮室。司徒王朗見百姓貧困，魏主叡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卑宮儉食，勾踐節身及國，漢文惜費，[illegible]外治苑囿，內[illegible]今當宜罷[illegible]以勸耕農，以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漢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以[illegible]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illegible]）陟罰臧否，不宜異同。（[illegible]）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愚以為宮中之事，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illegible]）曉暢軍事，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不見功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名，人名若水，在[illegible]）深入不毛。（不毛，謂不生草木之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illegible]故曰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長安也）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亮遂屯于沔北陽平石馬。



辟廣漢太守姚伷（音冑）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伷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

王鳳洲曰：亮受詔輔政，務以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滅，固當養精蓄銳，今乃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亮復何幸。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表發此忠，滿於天地之間矣。

六年（戊申，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春，漢丞相亮伐魏，[illegible]。初，亮聞以夏侯楙鎮長安，（[illegible]）丞相亮將伐魏，與群下謀之。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褒中，縣名，今為陝西漢中府）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秦嶺，山名。子午，谷名。漢中南北道相當，故名子午。谷在長安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斜谷在今陝西郿縣）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乃身率大軍，攻祁山。（祁山在秦州西南十里）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天水郡名，今陝西鞏昌府，南安屬臨洮府，安定屬平涼府）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主遣張郃（音合）督兵五萬，西拒亮。亮以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亭名）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



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器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謖，殺之，而自臨祭之。亮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得臣，楚大夫）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又上疏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病不在兵少，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

者之所輕，廣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失，未必不由此也。

八年（庚戌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誕與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仍免誕、颺等官。



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二月，吳將陸遜吳王權遣諸將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初亮寇祁山，以木牛運。魏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懿欲等依險不肯戰，賈栩等以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出戰，亮兵大破，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郃中伏弩而卒。

發明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亮相見，輒敗北，是以其族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略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懿，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畏者如敵，而非所敵，亮能敗之，則其將略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辭譏評不攻自破矣。

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令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九月，魏以劉曄為大鴻臚。侍中劉曄為魏主叡



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領軍楊暨切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嘗亦云蜀不可伐。叡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若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

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擒操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兵德以八十萬人為十數油葦所焚勢不得免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寇地耕田積穀藉藉漢蒲而齊思安開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懾不敢動諸葛示武皆是誘而年之中懈之亦殊無他計但恃孔明食少事其早隨周不保兵刃之交而勢已被際大敗矣惟諸不復鳥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恨出師未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斜谷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與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將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



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慨然激昂以興起而皆操可為鑑世人答見英雄係循以取天下惟常奔徐偷苟安順聞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忠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矣皆不敢于天下矣

初長水校尉（長水校尉官名職掌宿衛之兵）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怏怏心快之意不平之貌）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汶山郡名今四川茂州）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業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琬新承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十三年（乙卯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正月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大尉（四月以



[illegible]帝費穰尚書令陳群作洛陽宮興殿群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illegible]有事昔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illegible]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illegible]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illegible]桀作璇室象廊紂作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

焉。答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十五年（丁巳○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魏)(以)(陳)(矯)(為)(司)(徒)。初，矯為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發擿群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曹璠罰當關不依詔，推璠，矯當連坐。（漢置黃門之職，其地比禁門，十人，故比此方為黃門。曾時行省於省中之人，而不依詔令，故泉必奏其罪。）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及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叡慚而反。叡嘗問司馬公（司馬懿也）：「陳矯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懿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皇)(后)(毛)(氏)(賜)(死)(葬)(皇)(后)(于)(南)(陵)(鑄)(銅)人（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承露盤高十丈，銅人重不可致。）(起)(土)(山)(於)(芳)(林)(園)。尚書衛覬上疏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靡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魏)(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棊跱（跱，丈里反，立也，如棊之中立。）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保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褒答之，未幾而卒。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魏主叡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誠以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為有守職辭，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議竟不行。

司馬公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

爲孝蓋雖斗勝刑安作，故其可行者，悉數盡其如此。

景耀元年（戊寅○魏甘露三年○吳孫休永安元年）。二月，魏司馬昭救壽春，殺諸葛誕，夷其族。
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悉宜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
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
郡安處之。昭欲因釁擊吳，王基諫曰：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
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脩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將鍾會
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五月，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辭不受。（昭自此後九錫之作凡辭者九。○）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休，權中子也。）



綝爲丞相，封兄弟子五人，皆典禁兵。十二月，吳主休誅孫綝。（將軍丁奉，討謀能斷大事，乃召奉同共奉事。）○綝伏誅，夷三族。二誅之。

二年（己卯○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正月，魏寧陵井中二龍見。是魏地井中屢
有龍見，群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秋八月，
漢以陳祗卒，以董厥爲尚書令，諸葛瞻爲僕射。

三年（庚辰○魏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
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
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
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
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太傅孚奔往，枕屍於股而哭
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
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顗，彧之子。）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
子弟偪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字玄伯。）泰
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
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收王經及其家
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言以此與王俱死。）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太傅孚等請
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昭以后令，使中護軍司
馬炎（炎，昭之子。）迎常道鄕公璜（東海王霖之子。）於鄴，以爲明帝嗣。六月，常道鄕公即皇
帝位。（帝更名奐，在位五年，禪位于晉。）

丘濬曰：魏主髦被弑，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
殺之以欺世，逞沫今亦以昭誅之，何用以示戒萬世，使人毋爲奸
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初不以尊卑而有異

也。臨之官雖尊，齊之官雖卑，其皆臨之臣子也。臨固不可有將之之
心，齊豈可有制之之理哉。書之于册，以示為人臣者不為權奸所用，
則彼亦安能獨以其一人智力為之哉。

四年辛巳○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
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
與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二十餘年，澹然自守，不
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吳使薛珝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珝對曰：主
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
色。臣聞燕雀處堂，母子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



謂乎。

五年壬午○魏景元三年○吳永安五年十月姜維伐魏洮陽（[illegible]）不克。初，維將
出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
自存？維伐魏，鄧艾拒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
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
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辭而出。帝敕
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歸有光曰：姜維屢舉伐魏，思進寸退尺，而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廖化
輩，皆為之歎惜。然綱目書之，初無貶辭，何也？用兵以討篡賊，固非貪
忿然燃之衆，若置國敵而不問，雖可苟安，適為示弱。明乎此，則知春
秋時之義，雖兼衛常，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吳主休喜讀書，欲與韋曜、盛沖講論。張布以曜等切直，恐入侍言己過，固
諫止之。休曰：孤與曜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曜道臣下姦惡耳。
如今之事，孤已備知之，不須曜等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
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竟止。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
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
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



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
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illegible]）居喪飲酒，無異平
日。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illegible]）曰：死便
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
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illegible]）
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
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
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教，
昭遂殺之。康嘗從隱者孫登遊，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以伊周呂尚之事。末又言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之數光於桓文。而勸以臨滄洲。謝支伯。登箕山。揖許由。周不必勤勤於小謙。則其囊省所垂。亦不可以不察。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時姜維列營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兵摧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推，通回也。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魚貫者魚之先後連接而進也。先登至江油。今龍州有江油戍。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并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徐氏曰。漢祚傾覆。當時降賊偷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稍能自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彼為臣不忠而偷生者。視此尚寧無愧乎。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調度謂調發也。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帝問諸臣。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昭烈廟在四川成都府城南二里。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帝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率群臣詣軍門降。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姜維得帝敕命亦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推還其印綬節蓋。

尹起莘曰。姜維身都將相。畏師藏遠。黃皓寵冠一府。殄民誤國。漢祚傾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之臣。乃在衛將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覆滅也。帝禪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輩。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夫戰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犬豕之不若。嗚乎。諶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稱之有子如此。而不能從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illegible]書皇子。及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丞之。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

歷年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羇旅漢南而能屢撻吳魏。要陽同志。權誼劾賊。以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英矣。劉禪昧弱。偷而無之。遇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委黃皓用事。而國遂為虜。宜矣。

右後漢昭烈及後帝禪。共四十三年。

右漢二十六帝。合四百六十九年。

魏之改元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

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亡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其根本固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諭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



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甲申○魏咸熙元年。吳元興元年。正月，詔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丁丑，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立故漢帝。會將兵作亂，將斬姜維，爭先殺會。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初，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瓘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伯玉衛瓘字其不免乎。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illegible]○會之伐蜀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仁恕乎。琇竟以全歸。昭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尹起莘曰：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隴蜀，僅誓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盜其子承嗣一方，少延赤帝之祀。鍾鄧戕其幼沖，肆其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戮，以償滅漢之罪爾。

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共詣晉王。顗



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奪君子愛人以德，我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袁了凡曰：司馬昭進爵晉王，王祥抗不下拜，周郭處極其亡誤，馮道安受威拜。以荀顗視王祥，則祥難；以王祥視馮道，道尤難。究竟道一王祥，祥又一顗也。彼餘人但知奮富貴，趣附勢以去，走請狀為恭。中祥與道老奸，恃其夙望，不相加偽，亦逆知新天子立國，且以意來行事，姑示之無詘，以徵重於新朝，可謂奸人之雄矣。其時為晉大

佚周太師，前日猶不拜之節，安在哉。

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禪舉家遷洛陽，秘書令郤正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禪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封禪爲安樂公，他日與宴，爲之作蜀伎，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爲副相國。冬十月立爲晉世子。○初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司馬師）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昭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爲世子。（裴寄以其子立爲丞相副相此書以其子炎爲副相國爲世子爲一義示人及使之理係切要）

乙酉○魏咸熙二年○晉世祖司馬炎泰始元年○吳甘露二年○是歲魏亡，凡二國。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爲相國晉王。○冬，吳王徙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魏主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城在河南郡洛陽縣西北角）太傅司馬孚拜辭，執王手，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孚性忠慎，常自退損。魏立未嘗預謀，晉主雖極尊寵，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孚與兄朗等號爲八達，壽年八十三。）

方正學曰：司馬氏篡逆，盖舉國中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能歔欷悲痛，不恐與其謀。子姪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貴矣。猶愧若不忍居者，身老於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孝奉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但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從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號爲魏臣，其不將豈不甚哉？雖然，孚當纂弒之際，不失臣禮，使當代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纂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焉可忽哉。

右魏自曹丕至奐，凡五世，四十六年而亡。

吏之敝、因眾同才俊之士、有沈滯之嘆、而貪鄙之人、有僥倖之福也。

晉(太)(保)(王)(祥)(卒)。祥孝門無雜事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五年己丑吳建衡元年○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晉主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illegible]侍衛不過十數人。○(晉)(録)(用)(故)(漢)(名)(臣)(子)(孫)。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

荊門綱鑑 卷九 晉紀 [illegible]

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僉子著募僉子名沒入奚官、宜為庶人。又以文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實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嗣之聞之曰、廣休文字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六年庚寅吳建衡二年○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斷之援、內非西楚之強。[illegible]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敢)(漢)(帝)(解)(符)[illegible]

八年壬辰吳鳳凰元年○吳晉(太)(子)(衷)(納)(妃)(賈)(氏)[illegible]。晉主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又荀勖等皆稱賈女美。晉主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

荊門綱鑑 卷九 晉紀 [illegible]

初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illegible]作船木柿蔽江而下。[illegible]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柿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illegible]曰、羊祜為襄陽守、知吳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竊以祜巧於守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驕奢人溺欲、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有所持而不敢肆、雖為

與羅除之志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府交辟。



咸寧二年【丙申○吳天璽元年】晉羊祜征南大將軍。祜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議者多有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惟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

三年【丁酉○吳天紀元年】晉遣諸王就國，其功臣為公侯，羊祜封南城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例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嘗以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四年【戊戌○吳天紀二年】晉羊祜入朝，祜面陳伐吳之計，且曰，雖之難策，決之歟。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秋晉大水螟。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



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晉以衛瓘為中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主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

丁南湖曰，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幾而作，斯為君子，吾嘉衛瓘之情於此也。瓘以晉惠不堪為帝嗣，乃跪撫御牀，如有此座可惜之語，使

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



嚴戍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詔罷州郡兵。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宋潛溪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人代商之後，雖曰歸馬放牛，韜弓戢兵，猶寓兵於農也。奈何晉主平吳之後，遽去州郡武備，竣後

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禽制，馴致大亂，蓋始謀之不善也。

○郭欽請徙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聽。

吳奈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二年，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而后父楊駿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

三年春正月，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可方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飴沃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壁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碎之。愷怒，以為疾己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

人也。樂廣性沖約清達，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
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illegible]及阮
咸咸從子脩胡母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illegible]畢卓嘗為
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
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
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
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illegible]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
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illegible]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
崇有論以釋其蔽，然[illegible]亦不能救也。

龍門綱鑑 卷九

胡致堂曰：大凡有形者，有可道者也，理則無形，道可盡而有大小
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議者也。何晏之輩見於無，遂以虛空為地，而
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輩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地，而遺夫形而上者。
皆未知[illegible]也。

元年[illegible]有文武才用，使
[illegible]太子洗馬[illegible]
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
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
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
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
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
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
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
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
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便，輒為橫逆，為禍滋蔓，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遣，
還其本域，慰彼羈旅之思，釋我華夏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於計為

龍門綱鑑 卷九

長，則是不能用。

江統[illegible]
備也，而居上黨[illegible]
也，而居[illegible]
復言主，而為[illegible]戰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
可鑒也已。

(以)裴頠為尚書僕射。帝為人愚騃，嘗在華林園，聞蝦
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

晉多所建國，蜀曰漢。所謂漢王位故元元帝。

中興歷自立漢王，李壽改國曰漢。至李宗永和二年，晉桓溫滅之。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敏。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與之，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光熙元年（丙寅，晉惠帝光熙元年，成李雄元年。）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孝懷皇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在位六年，為漢所擄。

一月，帝會中書，前太弟熾即位。

孝懷皇帝永嘉元年（丁卯，光熙四年。）漢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睿名位素輕，吳人不附。導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榮為軍司，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諮祭酒，卞壼為從事。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以王衍為太傅。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胡致堂曰：何晏、王衍輩其殃及人之國者，如出一轍，俱為三公，所歷變亂亦多，又不聞匡正之業，方且翫習三窟，蛻脫禍敗，既不得免，死於胡將之下。當知禍之為實，而窟之為虛也，豈不深於後世之戒哉。

二年（戊辰，漢永鳳元年。）漢王淵稱帝。三月，太傅越入京師，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初，何綏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等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漢石勒寇常山，衆至十萬餘，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為謀主。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

四年庚午劉聰光興元年。○漢主淵卒，子和立。和弟聰弒和代之。

五年辛未。太傅越卒。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殺之。東海王越薨。王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漢石勒率輕騎追之，執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初王衍等之被執也，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等人。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按晋書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勒焚越柩，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

尹遂昌曰：王衍風流相尚，清名蓋世，且昔為三窟之計，今乃為石勒所殺，如殺犬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暇，一代人物，果安在哉。然衆鴉王範獨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越啟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斷袁帝室，要兼來歟。大節若此，他何足數哉。

漢入洛陽。六月漢遷帝於平陽。封帝為公。**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寇洛陽，始安王劉曜及石勒等皆引兵會之，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皆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掾，官屬也。言置官屬一百六人。刁協、卞壺、陳頵、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馮翊太守索綝等敗漢兵於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安定太守賈疋疋古文雅字與馮翊太守索綝謀復興晉室，乃共奉賈疋向長安，與劉曜戰於黃丘，曜大敗。疋等迎秦王業入長安，立為皇太子。○漢石勒誘王彌殺之。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曰：將軍用兵如神，



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將軍其受之。勒報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琅邪王睿以周顗為[illegible]，[illegible]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之和同明公作鎮牢使綱紀存身何緣來悲風颯以哀恭為攻耶若答
見釋矣○改造後說太尉廣武侯劉琨初劉琨世子群為段末柸所得
極善禮之欲奉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獲匹磾執
琨繫獄之琨將表現盡忠帝室乃加贈太尉
之嶠絕裾而去及至累求返命朝廷不許後母卒阻亂不得奔喪終身以
為憾○祖逖卒後趙兵進屯雍丘詔加祖約鎮西將軍逖鎮雍丘
逖治兵選將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眾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
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督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自



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
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逖牙門童建害
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
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擾後趙之民邊境之間
稍得休息○以戴王承為湘州刺史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
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
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
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敦亦漸見疏外導能任真推分
真推之分澹如也有識者稱其善處興衰而敦益憤不平遂構嫌隙

○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謂承曰敦姦逆已著朕為惠
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
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及三年
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
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
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為也乃聽之鎮
時湘土荒殘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九月豫州刺史祖逖
卒以弟約代之逖以戴淵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
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



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百姓為之
志闕逖卒蓋無所操十月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
胡致堂曰祖士稚忱忱忠義有智略以行之才也惜其未
聞道也若淵可與共事者可以協力以同濟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
朝廷無用我之意則歸納印綬開中原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
而不遂哉又況王敦使以豫州為虞士稚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
旅張皇義聲使奸人懾息不敢動何必怏怏發病而重其疑哉
永昌元年壬午○趙光初五年後趙四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舉兵移檄討
之敦將作亂謂長史謝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

圖老巫則無以必克此其志在荷冏有隙無二圖非他人之比宜亨

綱目書其全節與卞侯等也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相持不決侃欲西歸嶠曰今與公同受國恩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蘇峻聞四方兵起還遷帝於石頭侃督攻峻敗之祖約奔後趙群臣見帝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冬後趙主勒天威殺其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舊其五萬餘 趙亡

四年己丑○是以謝尚為丹陽尹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



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三吳吳郡吳興會稽也議論紛紛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由是不復遷都而以褚翜為丹陽尹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五年庚寅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九月稱皇帝

七年壬辰建平二年春正月趙大饗群臣趙王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八年癸巳建平四年趙[illegible]劉友益曰江東之政至此一舉而已矣故書

三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九年甲午趙延熙元年趙王石虎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侃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請侃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每思折翼之義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於疾篤上表



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微人不能欺[illegible]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以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亮綏靖以昌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太守褚裒丹陽丞杜乂皆識度清遠善談老易老莊周易也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帝以司徒導為丞相時方委政於溫故事悉[illegible]為中興為性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痴眞以門地辟之既小

褒矣。未聞麻學以從我者也。殷浩盛名。朝野推其任。令乃以軍興之故。委於罷遣大學生徒。然則論亦與有非之者。豈筆者之可概矣。

十年(甲寅○晉永和十年○秦王苻健四年)廢殷浩為庶人。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但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丁南湖曰。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屏居墓所。綢一高士也。及其刺揚州。抗桓溫。然以北伐為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屢敗。為溫所廢。徙書空咄咄。及溫致書將以為尚書令。即欣然應之。遂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所謂自失之。無所不至。滅一鄙夫也。嗚呼。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也以虛聲求人者。可不知所懼乎。

桓溫大敗秦兵於藍田。三輔皆降。溫統步騎四萬伐秦。進至灞上。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桓溫攻秦不利引還。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在長安城東)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溫軍乏食。乃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

十一年(乙卯○晉永和十一年○秦苻生壽光元年)秦主健卒。太子生立。○桓溫伐姚襄於伊水。遂入洛陽。修諸陵。置戍而還。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升平元年(丁巳…)秦苻堅殺其主生而自立。秦主生飲酒無晝夜。朱肆多所殺戮。秦人不堪。東海王堅殺之。自立為大秦天王。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堅得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孔明也。

吳泰心曰。孔明三代之遺才。王猛霸者之佐。堪與此論列者。一信任則堅寔無愧之矣。

四年(庚申…)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初聞儁卒。皆以為中

復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徵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其視揚雄失身莽賊而書莽大夫揚雄死者其得失不大相遠哉

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告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吾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干木羨之字遂不拜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魏主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庚午○宋元嘉七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今當權斂戍兵相避須冬寒地凍河冰堅合自更取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泝河西上○泗上口沂○魏主命諸軍收衆北渡於是司兗既平諸軍咸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已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胡致堂曰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述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返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又躬為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使己形勢畢為善使之圖新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於上知難而不退允以取敗非忠臣也

十月魏進攻虎牢拔之彥之引兵還青兗大擾彥之坐免乃以檀道濟帥衆伐魏

辛未○宋元嘉八年○是歲秦夏皆亡二月魏克滑臺宋檀道濟引兵還宋檀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食盡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視之謂道濟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

兵養心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衆寡將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衆莫得以揣其虛孫臏之減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者檀道濟之量沙是所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丙子○宋元嘉十三年○是歲燕亡凡三國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下詔收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戶從當云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才良然亦一時之雄試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殺而戮之自翦羽翼何以求之夫罷敵國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己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苫蓋也白茅也言以所被服者苫蓋也左右

斥之。老父曰。殆於遊戲。古之所戒。今殿下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父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宋立四學）宋主雅好藝文。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晏然無事。戶口蕃息。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魏伐涼滅之）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甲申（宋元嘉二十一年　魏太平真君五年）（秋八月魏主畋於河西）魏主詔以肥馬給騎士。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魏主常以弼頭銳謂之筆頭）汝輩不如自以馬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　魏太平真君七年）（宋始備郊廟之樂）[illegible]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宋伐林邑克之）南陽宗愨家世儒素。愨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檀和之為前鋒。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愨曰。臣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所獲之寶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還家衣櫛蕭然。（魏誅沙門毀佛寺佛像）魏崔浩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從之。沙門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尹遂昌曰。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教。以求福利。未有敢出之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行求學之焉。抑亦悖。崇佛備至於魏而不亞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係于善惡之行。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

（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初遼東翟黑子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黑子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國史刊石被收。（方正學云。浩之事其君。皆出於權術。…）（…先占驗譎怪之說…）太子召允曰。吾為卿導。但

依吾言。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允對曰。臣著述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于浩。太子懼解之。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殺下衰臣。欲丐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己丑 元嘉二十六年 宋以隨王誕爲雍州刺史。宋主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謂令我遂起北伐之志 狼居胥山名 初高祖令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宋人大擧伐魏圍滑臺。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玄謨退走。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威。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固陳不可。宋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乃大起軍旅。使玄謨進圍滑臺。魏主擊之。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魏主至彭城。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破。城邑皆望風奔潰。魏軍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辛卯 元嘉二十八年 春正月魏師退。魏人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言無人家可巢。而歸作巢於林木也 自是邑里蕭條。而元嘉之政衰矣。

壬辰 元嘉二十九年 魏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魏王濬立誅宗

癸巳 元嘉三十年 魏興安二年 二月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武陵王駿擧兵誅劭

宋人立駿

世祖孝武帝 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劭。即帝位。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

甲午 宋世祖孝武帝孝建元年 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屛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魏中書令 魏武帝稱高允曰。如高允者。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之忠乎。乃拜允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

親𡖖祖厭膺風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雖溥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傳位於太子，宏時方五歲。

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聖性，顯祖病癰，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宋主殂，太子昱立，時方十歲。

丁南湖曰：按宋明帝竟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為太子，即位，史家於此，遽書宋廢可也。

蒼梧王 名昱，明帝長子，在位五年，為蕭道成所弒，壽十五。

甲寅〇宋王昱元徽二年〇魏延興三年 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蕭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



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〇宋荊州刺史沈攸之聚兵江陵，討蕭道成。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密見道成一旦專權，攸之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又遺道成書曰：足下既有此來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〇宋袁粲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粲乎野曰：袁粲位只望國，承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權不足以處變，及死竭誠，仍三才將廢，殞隔斗城之衆，出為死而不悔。且蹈匹夫之節而無補救之具矣。

魏嚴刑罰之。魏顯祖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按，或囚繫積年，群臣多以為言，上曰：滯獄誠非善治。

不備忘於今好而溺于夫人，蓋苦於思慕，故智者以[illegible]苦之，狀其改悔而知於想爾。

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縉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〇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已藏禍心，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也。



宋以謝朏為侍中。蕭道成以謝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歎息，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為侍中。

歷年圖曰：晉室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玄篡位，宋祖首倡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呼，而兇逆解，遂東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況乃治兵經武，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旋，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逕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華夷之心，發舒

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用銓衡（銓者所以量人物衡平也）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丘瓊山曰魏末閹官劉騰擅權崔亮托妻劉氏為騰一族以致名位赫顯是亮所以取人者本從先發矣故其立法也不論賢愚惟論年月於是選舉失人要津用事而魏卻亡史臣斥亮為國蠹信哉



梁吉翂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蔡法度脅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畏但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豈何受人教邪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我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辭而止

發明曰吉翂請代父死而赦之毋乃廢法為子翂翂對曰翂固非為然翂父為姦吏所誣翂合先彈劾其冤情理於訓苟不從伸則死未晚而翂急於代父不暇他及綱目亦表而出之為世勸也

丁未○梁大通元年　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　魏東清河山賊群起詔以房景伯為太守郡民劉簡虎守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今濟州縣）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胡致堂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罰民彌愈益治之民愈行格其者觀如魏騎為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徒辭令而在於躬率教



化之教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而孝為郡子元謂民果可教哉

戊申○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　是歲魏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魏太后胡氏遣毒弑其主詡而立釗爾朱榮舉兵晉陽立子攸而沈胡氏及釗於河　魏太后臨朝以來嬖倖用事威恩不立盜賊蜂起邊將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往歸榮榮因但言爾志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孽豎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可舉鞭而成榮大悅

丘瓊山曰歡豈真有心王室而勸榮之討賊哉觀其勸榮稱帝為朝論不容與為質後岳所沮則知歡之勸榮也蓋欲嫁禍於大惡而欲為

以宇文泰爲尚書令。十二月，泰進毒弒其君，脩立南陽王寶炬。中軍將

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

乃心王室，宜往就之。魏主然之。遂入長安，以泰爲尚書令，軍國之政，咸

取決焉。未幾，帝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乃奉南陽王寶炬立之，是爲文帝。

胡寅曰：魏武受制於高歡，往依宇文泰，自謂脫虎口，孰其竟于毒也。

不獲旣壽之，猶在懷於昔。嗚呼，狄人逐黎侯，寓於衛，而衛人弗恤。焉

知逆旅公寓於務而務人弗救。然則魏主之往依於泰，亦猶是也。哀

哉。



魏以宇文泰爲大丞相。宇文泰擊東魏，高歡軍突潰，得骨快。宇文深傷

賀，遂進討，諸將議之，泰以寡勝高歡之衆，令軍士于所由戰所，人種

柳一株，以旌武功。魏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遷鄴。魏高歡相

歡至洛陽，集百官耆老，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是爲孝靜帝。遷鄴。世號東魏。

先歡委孫騰以爲子，知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梁太子

統卒。昭明太子。立綱爲太子。綱嘗於玄圃自講老莊，學士謂人曰：昔西晉

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

乙卯　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東魏封高洋爲太原公。洋，歡之子也。

歡嘗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丙辰　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東魏大丞相歡以陳元康爲功曹。高季式薦

元康於歡，曰：是能使中國書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

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事，而元康性柔謹，

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梁以江子四爲右丞。子四上封事，梁主

詔曰：古人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

時加檢括，速以啟聞。

丁巳　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論之：

琛啟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也；二曰守宰貪殘，

由風俗侈靡，誠宜禁制節儉也；三曰斗筲之人，競競求進，不論國之大



體，惟務吹毛求疵；四曰天下無事，猶不息役，誠宜省事息費，民聚財

也。梁主切責之。梁主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

隸書圍棋，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

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

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漱口以過。身衣布衣，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對

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又

好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奏及之。

溫公曰：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梁武帝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

矜其所長，詰以難對之狀，責其必窮之辭，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

讒獻進說。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宗
絶祀。豈不哀哉

梁主奉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
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或暮夜剽掠。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
也

丘瓊山曰。大禹泣罪。憐民之罹也。梁武泣囚。恤己之禍也。跡雖同。
而處心則異。此罪無所懲。而白晝大都殺人不忌。江南所以大亂也。

魏以韋孝寬為幷州刺史。守玉壁。[illegible]魏使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
可代者。思政舉孝寬。宇文泰從之。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圍玉壁。



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
禦有餘。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
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智力皆困。乃解圍去。

丁卯○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三年東魏武定五年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歡性深密。人
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
而雅尚文武。咸為之用。高歡臨終。謂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常有飛揚之
志。我死。顧敵之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胡致堂曰。高歡信而人矣。唐太宗亦用此術。以世勣委高宗。後之論
者以此兩君為對曰。厚其身無知人之明。而使子孫享神賢之利。是
皆失之也。蓋使其臣利祿之人。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又安
得而用之。惟紹宗與勣皆利祿之人。故紹宗厚侯景而不盡力。勣於
高宗不盡其忠。君臣待失。豈不明且驗哉。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叛降魏復叛附梁梁封景為河南王 東魏定
州刺史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魏。又遣丁
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群臣廷議。尚書僕
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
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
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降。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



意。勸帝納之。乃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天下將亂人道
[illegible]有其兵。[illegible]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
[illegible]景曰。亂階在此矣。○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曰。侯景自生猜
三[illegible]剿。謀依憑奸偽。遠託君臣之分。為稱兄弟之親。豈曰無恩。
[illegible]雖[illegible]今乃致之以利誘。誨之以慢藏。使其暴得容好。將慝來使則
[illegible]誰為。亦欲藉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其後梁室禍敗。皆如所言。

戊辰○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四年東魏武定六年 梁以侯景為南豫州牧 景與東魏戰敗
請求救。梁主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上表

陳主殂太子伯宗立陳主勤於為治。嘗傳更籤于殿中。令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胡寅曰。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專務儉約。故戒于階。俾必驚覺。可謂知為政者矣。

臨海王 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為安成王頊所廢。尋廢為臨海王。年十九。史曰廢帝。

己丑〇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〇周天和四年〇齊天統五年。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自立。〇齊始用士人為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搜擢貴遊子弟。發敕用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尹起莘曰。縣令民之長。而用廝役為之。可知當時用士人亦異之也。正以見前此未嘗用士人也。〇周隨公楊忠卒。忠子堅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封。



高宗皇帝 名頊。始興王第二子。廢臨海王自立。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三。

辛卯〇陳太建三年。〇齊武平二年〇周天和六年。〇齊圍周定陽拔之。獲汾州刺史楊敷。敷子楊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〇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〇

乙未〇陳太建七年〇齊武平六年〇周建德四年。陳焚文錦于雲龍門。陳桃根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胡致堂曰。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最當詰責。桃根削去官職。以戒中外。恐猶不能絕。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惡心。姑以敦朴示天下耳。則亦何所懲哉。

周主伐齊。周韋孝寬謀伐齊。條陳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兵。共為掎角。二言國家若承大舉。宜廣事屯田。預為積貯。三言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宜崇鄰好。申其盟約而已矣。〇周主如雲陽。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



袁了凡曰。帝王之典。在德不在相。使來和挾相術以謟楊堅。發其貪覬之志。而激其暴亂之謀。君子之所以惡夫術士者以此。

丁酉〇陳太建九年〇齊幼主恒承光元年〇周建德六年〇是歲齊亡。陳周并後凡三國。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恆。周師圍鄴。齊主緯及恆走。齊 周主自將伐齊。圍鄴。齊主從百騎東走。追及禽之。

北齊凡五主。合二十七年。

戊戌〇陳太建十年〇周宣帝贇宣政元年。〇周主邕殂太子贇立 是為宣帝〇周主贇傳位于太子闡 是為靜帝 自稱天元皇帝。天元傳位。驕侈彌甚。無所顧憚。

己亥〇陳太建十二年〇周靜帝闡大象二年。周主贇殂隋公楊堅自為相國進爵為王[illegible]天

自夕達旦。以此爲常。

丘瓊山曰。陳主崇飾　沉檻之宮。斜歌　玉樹之曲。踏客　狎客之詭謊。連長夜之酒醴。幸如江總孔範之徒。專權亂國。荒棄政理。非天之所棄。而人之所從者乎。

乙巳○陳至德三年○隋開皇五年。（梁主巋殂太子琮立）（隋初置義倉）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胡致堂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使民之得食也。莫庶矣乎。



丘瓊山曰。此後世義倉之始也。民以爲便。後世置倉于州郡。亦之不得其人。行之不以其道。視之而不審其委曲之詳。適足以爲民之害而已。況欲賴其賑饑荒之民哉。

丙午○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丁未○○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梁後主琮廣運二年○是歲梁亡。後梁二主凡三十三年。

（隋滅梁以其主琮爲莒公）（陳臨平湖開）臨平湖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是隋將代陳。令大作戰艦。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討。何密之有。使投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也。

初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其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隋以晉王廣爲行軍元帥帥師伐陳）軍於臨江。高熲謂薛道衡曰。今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



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析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沈紋門云。方隋兵臨江。大飾武備。頻革弊政。齊懲禍在旦夕。入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夫天命去人。人心失則謂之獨夫。而猶有王氣在耶。

（陳殺其大市令章華）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

〇薛舉起兵隴西衆自稱西秦王盡有隴西之地〇五月李淵起兵太原初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得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可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與衆謀所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淵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文靜又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

胡氏曰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聽裴寂之計受其宮女而不辭人將從容究其隱以為助何以示後世夫劫其父之非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勢不可不懼者也況以啓世人王禍正家之法也伏多猾放之衆莫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惟突厥之為患然守臣節可也豈有臨父危處以得天下而可為手則將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〇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淵遣使如突厥自為手啓卑辭厚禮以[illegible]可汗突厥說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

胡氏曰高祖以義起兵大非隋誠之比[illegible]出無名乃止聚尊隋而不能為討罪之衆[illegible]不可待也況又淫於宮披鼓群因衆殺人以利己乎

〇李淵遣建成世民攻西河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淵移檄郡縣西河郡不從命淵使

# 龍門綱鑑正編卷十二

唐紀

高宗皇帝 名治，字爲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後立爲皇太子。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illegible]

庚戌 永徽元年 召朝集使問民疾苦 上召朝集使（自外入朝者曰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時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唐臨爲大理卿，上錄囚，臨所處者獨無言。上問之，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五年 甲寅 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夏閏四月，帝幸萬年宮，夜大水。六月，恒州大水。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納之後宮，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志，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拜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尹起莘曰：夫人之異乎禽獸者，以有禮義耳。武氏久侍太宗，而高宗納之後宮，立爲昭儀，未幾遂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縱使無[illegible]之事，亦不可見於宗廟，臨於民上矣。衛有鶉鵲之譏，遂爲狄人所滅。唐有聚麀之恥，子孫殲滅幾盡。自古淫亂之事，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

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后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既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者老西南夷曰獠，遂良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illegible]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李勣賚

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
如此萬分一其有學焉耳矣

五年甲戌初令試諸決百司奏事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官奏事或使
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天下大
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總章二年己巳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
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無言而退承
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
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足



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李)(勣)(卒)勣疾
病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
吾子孫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
言笑

范祖禹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前
不善也身勸一言教狎匪不容誅待兄膝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不
謂不能有己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
夷貊豈所以為訓乎

勣爲僕射時其姊嘗病勣親爲煑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
自苦如是勣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煑粥其
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
有不慊意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
人○(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
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
其後遂爲永制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
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
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
謂之告身



四年癸酉秋九月(大)(酺)欽酒爲樂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雍王賢
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兩兩相當角力爭勝戲其對御以爭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
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漢孔融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和睦也上瞿然曰
卿之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

永淳元年壬午閏[illegible](公)(裴)(行)(儉)(卒)行儉有知
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劇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
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是時王勃華陰楊炯范陽
盧照鄰義烏今屬金華府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

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盈川今衢州府]，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從徐敬業反，如所料]，蘇味道、王勮皆典選，如行儉言。○郝處俊諫一以太后攝政事。處俊曰：處之言全忠，陛下宜從。上乃止。○太后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數令參決表奏，以分相權，謂之北門學士。○以狄仁傑為侍御史。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



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明以狄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嘉歎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親睦也。

胡致堂曰：高宗於帝範十不遵一，要文之死，而不顧命大臣，非與陵柏觀重於其重者，要行而不思，而切切於傳物細故以為孝，豈不悖惑哉！以分拘出權為仁義哉！

秋七月，作奉天宮。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殆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先是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略使。吐蕃寇河源，婁師德將兵擊之，八戰八捷。



弘道元年[癸未]。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太子，母則天武后。即位為武后所廢，居房州十四年。武后末年復立之，在位五年而崩，壽五十五。○帝以久羈窮愁，一旦得志，荒淫不悛，政由內寵，遂遭韋后之弒，而自為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附則天武后[名曌，僭位一十一年，壽八十二。○本唐中宗時崩于南十。]安叙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甲申○二月廢睿宗文明元年○九月武后改元光宅]立妃韋氏為皇后。○二月，武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

害而已。

秋七月武氏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思止醴泉醴泉縣名屬西安府人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獬豸神羊能觸不直太后悅從之弘義衡水衡水縣名人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奏聞倘有冤濫何由可



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也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家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武氏改國號周稱帝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以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改元天授年之

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見洪反者獄中自死

胡致堂曰與廢常理也除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為卒唐命獄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纔一人耳亦不久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欲為之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思有以處之矣。

八年周天授二年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或告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取大甕以炭四周炙



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元禮後亦以罪被殺太后亦殺之以謝人望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九年周長壽元年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

十三年（戊戌，通天元年）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潘好禮論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僕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值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不亦易乎？徐公逢革命之秋，人主有殺戮之心，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數觸網羅，竟不能挫。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睹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四年（丁酉，周武后神功元年）（來俊臣伏誅）來俊臣棄市。仇家爭啖其肉，斯須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今眠者背始帖席矣。（帖，安也）

十五年（戊戌，周武后聖曆元年）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悟。他日太后夢鸚鵡兩翼皆折，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召廬陵王詣行在，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以狄仁傑為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祁奚，晉大夫，舉其子午以自代）元行沖博學，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以蘇味道同平章事）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模，法也；稜，角也。）



十六年（己亥，周武后聖曆二年）（春王正月，以婁師德為納言）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朱敬則以武后任用酷吏，乃上疏引秦漢之得失為言，願省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十七年（庚子，周武后久視元年）（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五年丁巳春正月太廟四室壞上行幸東都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
以問宋璟蘇頲，對曰：天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
皆苻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從之。
尹起莘曰：春秋書世室屋壞，譏慢也。今太廟室壞，宋璟蘇頲二人，對越
忠正，崇乃以行會為言，是逢君之惡也。故綱目書太廟四室壞於上
行幸東都之下，則是玄宗不畏禮制，不畏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
一舉而四大失具矣。
九月復舊制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貞觀之制，中書門
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
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illegible]
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權，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
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待
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
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
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
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六年戊午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劉永祈曰：鄉飲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綱目千數百年，惟此見禮者，



開元而已。雖未一舉，而綱目書之，是亦愛禮存羊之微意。
九年辛酉以宇文融為勸農使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
偽甚多，請加檢括。遂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
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希旨，務於獲多，
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
[illegible]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安州別駕劉子玄
卒子玄名知幾，以字行。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
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
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
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丁南湖曰：吳兢事中宗，則有反對譙王之疏；事玄宗，則有納諫之疏，
有災異之疏，有大風災異之疏。其已上諸疏，士君子也。作史而
嘗拒張說數字之請，嘗以實錄自名也，[illegible]
職業，盡漢唐以來，吾見亦罕矣。
十年壬戌始置兵兵志府兵折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
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
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兵十三萬，分

者亦以玄宗自為妖惟惴恐之規，故衆知而諂之耳。

五載丙戌，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時貴妃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故有此命。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專寵，[illegible]嘗以妬悍不遜，送歸楊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耶？上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



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綹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六載丁亥，殺北海太守李邕。邕自以才高，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劾邕，與[illegible]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千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邕不能用。○以安祿山為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腹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雜以詼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楊銛楊錡三夫人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其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也），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



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八載己丑，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府兵至是盡廢，其議[illegible]）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之。是後府兵徒

唐紀

代宗皇帝 [illegible]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 (李)(懷)(仙)(斬)(史)(朝)(義)(傳)(首)(京)(師)(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初朝義為官軍所逼窮蹙縊於林中李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為河北諸州節度使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范華陽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叛臣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敕)(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詞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 [illegible] 明經加帖括 [illegible] 從此積弊轉而成俗 [illegible] 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 [illegible] 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 [illegible] 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范華陽曰自三代之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敝極矣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為衆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遣)(使)(諭)(僕)(固)(懷)(恩)(入)(朝)(不)(至)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僕固懷恩構隙奏懷恩謀反上使諭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



為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上遣使慰諭之諷令入朝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以)(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郭子儀 [illegible]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不以聞及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 [illegible] 以雍王适為元帥郭子儀為副出鎮咸陽以拒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 [illegible] 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收兵合四千人乃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

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雜虜等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敢來。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誤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因取酒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雜虜回紇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大破之，殺吐蕃萬計。

胡致堂曰：君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渙解而去，賢於數十萬眾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此豈可偽說而僥倖哉。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大曆元年（丙午）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冬）（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朝恩中貴人，常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二年（丁未）（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冢，人疑魚朝恩。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子儀見上，但歸罪於己，朝廷乃安。

胡氏曰：使子儀不咸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非孝也。故罪己之言一出，則朝恩激怒招亂之意如炭出火折，非可與權，安能如是哉。

四年（己酉）（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裹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



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氏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綽然有餘也。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歸，則智術可以兩忘，成力可以併消矣。

五年（庚戌）（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勢傾朝野。上令元載為方略，擒而縊殺之。唐自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其後宦官典兵，卒以亡唐。

胡致堂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觀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虞，是知宦官非難去。

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必也。較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也。

尋郭子儀入朝。加太尉。兼中書令。書尊見子儀之可法也。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軍隸役柴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以爲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詔天下毋得貢祥瑞。縱鷹出宮女。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



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又先時諸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荊山之陽。又縱豹貀鬭雞獵犬之類。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遣使諭淄青將士。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以楊炎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當時可以爲相者。李泌一人而已也。祐甫舍之。而薦楊炎。失人遠矣。）上方勵精求治。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故自道州司馬用之。○詔所試併歸左藏。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錢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即日下詔。用舊式。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帝猜忌剋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奸諛。用盧杞動搖以至于昵小人之。致亂國也如此。）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庚申）春正月。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舍租庸調法。使上戶無不足。下戶日常不足也。）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雜徭悉省。上勅行之。

胡閎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成而遽廢。蓋煩碎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急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

建盧中濟而復振城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胡致堂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
錢穀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爲先官多則民擾故人事不封下處
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此皆可法之五事也然晏於理財而不
免於殺禍方其操利權也史言晏不顧其之累必有說矣以故善
爲國者不謀利書詩及善不以利
二年丙子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欲以子惟岳自擅繼襲初寶臣與淄青李正
己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
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爲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



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
動
立璞山曰代宗姑息養亂而德宗矯之不得其宜亦足致亂使其親
君子遠小人命良將出師如憲宗之任裴度爲相李愬爲將則何不
可哉
以盧杞同平章事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爲京畿觀察
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
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
杞欲起勢立威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劉友益曰一楊炎足以誤國況以盧杞並相乎綱目書此所以見帝
不專任賢之意也而藩鎮之亂從此熾矣
發京西兵戍關東發京西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
將士獨不飲上使問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師張巨濟戒
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
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瓶罌不發上深歎美璽書勞之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贈官爵俱盛綱目十三紀六十年一人而已子儀
爲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上不疑位極人臣



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
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
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年八十而終八子七婿皆爲朝廷
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
贊曰天寶之末安祿山陵外祖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
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
遭讒譭鬻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
見虜聲以至誠衡恐沮謀雖虜命方采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
哉及光弼等其禍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唐史臣裴垍稱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嗚呼，儀誠知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貴賢德云。
胡致堂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使他人德而實不疾，此漢唐以來，將
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以畏命而已矣。夫人稱其
窮奢極欲，然竊恐其言之過矣。窮奢縱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豈
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以馬燧等討田悅，戰於臨洺，大破之。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李抱真討
田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殺左僕射楊炎。盧杞譖楊炎，貶崖
州司馬，遣使縊殺於道。



尹起莘曰：楊炎之為相，雖偏狹可罪，然歸財賦於左藏，言李希烈不
可用，二事有裨國體，故雖以為司馬，而綱目猶書殺左僕射楊炎，以
見盧杞之嫉殺之不當其罪矣，此所以書殺，而猶存其故官
也。
三年壬戌。朱滔、王武俊反，稅商錢。田悅寇趙州，以李懷光討之。時田悅、朱
滔、王武俊、李納俱稱王，李希烈稱天下都元帥。○括富商錢。時兩河用
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
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需。從之。括借
商人錢，又括僦櫃質錢，僦賃也，質物閉櫃也。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
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李希烈陷汝州，以顏真卿宣慰之。李元
平薄有才幹，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以為將相之器，使鎮
汝州。李希烈執之，使汝洛地。盧杞忌顏真卿，欲出之。會是上欲遣人宣慰
希烈。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其人也。上以為然，
遣之。
胡致堂曰：魯公清忠直道，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
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詭，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
四年癸亥。初稅間架除陌錢法。判度支趙贊奏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所
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除陌
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怨怒之聲，盈於遠近。



韓國曰：人君征伐不庭，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
斂之害甚於寇盜，殘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猶得
而治之，苟失民心，則不可復收也。
以陸贄為翰林學士。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
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
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
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
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患，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

曰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關中居五百焉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術也深根固帶之處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兩關之間微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竊發都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何以備之陛下倘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更不徵發仍降德音罷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丘瓊山曰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或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諸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冀得厚賜遺其家及犒師惟糲食菜啖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還趣京師斬關而入上與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求太尉所居私第請與奉之衆許諾乃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自稱權知六軍上至咸陽遂發進至奉天○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召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與之問計秀實說之使諭將士奉迎乘輿泚默然不悅○泚召姚令言段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衆前殺之泚遂稱大秦皇帝

丁南湖曰胡致堂惜秀實抱忠貞才業草草而死愚按綱目云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夫謀而不克然後不得已而死則其死豈草草哉豈秀實初與劉海濱何明禮岐靈岳三人謀誅泚及秀實擊笏之際三人皆約以致秀實之獨死然三人卒又皆致死於賊是故君子喜秀實之先死而序三人之後死也



泚犯奉天諸將渾瑊拒之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鄙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

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蒙謂爲藩有宰相翼上權盡國平章事。

丘瓊山曰。諫官批勅。不爲人情所牽。以宰相而兼諫官批勅。則爲難也。不惟兼之。而且爲其爲宰相者。則遭人忌矣。

胡致堂曰。裴垍以論事諫官兼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也。

貶楊憑爲臨賀尉。中丞李夷簡劾憑前貪汙僭侈。既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丘瓊山曰。既彈楊憑之貪汙。又舉徐晦之不負。此李夷簡用人之公也。



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上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納平盧節度正己之子)王武俊有功於國。(武俊士眞之父)陛下前許師道(李納子)今奪承宗(士眞子)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慣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范陽劉濟。魏博田季安。易定張茂昭。淄青李師道)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將吳少誠病甚。絳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淮西無黨援。河北有黨故)

(淮西可代。而河北未可議也)又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乘其時也。願赦承宗以收鎭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命恒州四面諸道進兵討之上遣中使諭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鎭。承宗不奉詔。制削奪王承宗官爵。命恒州四面諸鎭。各進兵招討。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不聽。

五年(庚寅)制赦王承宗復其官爵(是宗之叛令於是少權矣不唯爲之也)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朝廷亦以師久無功。制赦承宗爲成德軍節度使。



六年(辛卯)以權德輿同平章事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笞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安祿山史思明也)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以李絳爲戶部侍郎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以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尋爲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梗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

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說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吉甫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

七年壬辰，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



惡其為人，出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升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上問神仙之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絳對以秦皇漢武學仙之效，且具言前代事：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胡致堂曰：李絳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之惑，以見之也。

[illegible]上因言[illegible]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田興使田懷諫軍事，以興為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為副使，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晉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軍政皆決於家僮，眾情怨怒，大譟，拜田興為留後。興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魏博監軍以狀聞，上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



推心撫納，待將士表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矣。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乃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賞軍士。軍士

受賂鉅萬如富民能免斯使者數輩見之相顧歎曰能顧者果何益乎
度焉與漢群臣上下之義與聽之卒不悛。

八年癸巳 ○李絳 上嘗謂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以之親故李絳曰顯佑有者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但問其才職與官相稱否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上謂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夫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



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婁要以疾辭位上是疑

胡致堂曰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義節以議論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邪匿以恩私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仰動者之憲宗有意于治事功未半忽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何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邪正之辨則不之察蓋絳度數諫并歸順從乃自始作黨也而不自知也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迷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怠之失也

九年甲午 彰義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上以李光顏爲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帥諸道兵招討吳元濟○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勅令都省集議韓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



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事由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乃杖悅一百流循州

十年乙未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爲禹錫母老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乃以鎛、异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至負販者亦嗤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上疏，以為[illegible]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朝，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敗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省。由是鎛益無所憚，异亦自知不合眾，以能廉謹撫循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禍。○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以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仙，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欲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illegible] 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四年（己亥）春正月，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眾迎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夫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𤣥俚混併。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

范祖禹曰：崔群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知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十五年庚子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死。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先時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許。至是，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賞諸軍，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杖殺柳泌，餘方士皆流嶺表。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



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喪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効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若不倦然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也。

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用筆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〇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制誥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唐紀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崩，壽三十。○恭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山東復失，河朔不歸於唐，亦不能復取。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辛丑。貶錢徽為江州刺史。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因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范華陽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大學諸生相標；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由主德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佞，以類勝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故朋黨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李愬以寶劍玉帶遺牛元翼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報曰：願盡死命。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以牛元翼為節度使，罷其軍。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以兵嚴設之。愈厲聲責庭湊，復謂甲士曰：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思道，其子孫今有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於是元翼出深州。

綱目發明云：韓愈宣慰之行，始與真卿無異。觀其詰責庭湊之辭，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忠梗大節如此。





二年壬寅。盧龍兵[illegible]。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故雖以裴度元臣宿望，李光顏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元稹忌裴度成功，欲解其兵柄，諫官爭言時未宜，以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令度入朝。

尹遂昌曰裴度才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守又召
輔政未幾又黜為僕射為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位尚可經綸天
下者乎度於此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又以浮沉譏之
不亦過乎
三年癸卯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
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
竟誅舞文者○以韓愈為京兆尹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
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四年甲辰正月帝崩太子即位上因餌金石之藥疾作崩敬宗即位○四



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上視朝每晏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嗣
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耆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
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
叩龍墀見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
尹遂昌曰栖楚本逢吉之黨雖有所挾故敢諫訐直然所謂惡聲遐
布恐福祚之不長亦可謂切中寶曆之病者矣君子不以人廢言
故亦予之
以李虞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
劉栖楚姜洽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八人時人目為八

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李紳
常排抑之逢吉思有以傾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
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二人入
謝上問知之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以韋處厚為[illegible]處厚
學士裴度勲高中[illegible]外虞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
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所
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illegible]
[illegible]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上卻之侍御史溫造彈祐
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三年為宦官劉克明等所弑壽十八○帝昏童失德自取其身宜哉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乙巳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上遊幸無常
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浙江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
六箴 扆狀如屏風[illegible]故曰丹扆箴之 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
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
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上優詔答之○以牛僧孺為
武昌節度使僧孺以上荒縱[illegible]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罷之過襄
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將佐諫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

使陵遲簡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唐初太常樂工不在以其雜內籍了衛逃內庫給使）衣粟而已。又敕其所宜戒，發其所宜變。又曰：陛下宜恢攬國權，以歸相柄，兵柄以歸將帥，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以爲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胡致堂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全仲蕡何也？蕡策有三事焉：一則譏及文宗，二則幾遷宰輔，三則力詆宦官，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救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陳國取賢已君救弊爲重乎。

四年（庚戌）（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貶宋申錫爲開州司馬）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鄭注、王守澄知之，誣告申錫謀立漳王。貶申錫爲開州司馬而卒。（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纈巾，上謂曰：朕慕卿門第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訪南詔吐蕃險要，與習邊事者商議於中。（以鄭注爲翰林侍講）（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郾在陝，以寬仁爲治，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鄂地險民貧，非用刑威不能爲治。政貴知變，蓋此謂也。（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以維州來降）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事下尚書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尹起莘曰：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之失祖宗之境土，爲衣狄於左衽，此固子孫之恥。幸而德裕鎮蜀，布方略，悉怛謀率衆來降。此固非其鬼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湟故土



盡復故疆，亦將卻而絕之乎？故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六年（壬子）（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致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

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

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

胡致堂曰李訓假借僥倖以寵賢士可以鎮安者也裴度鄭覃乃昧辭受之義非大臣持身之道矣

九年冬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涯元輿等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內不能堪李訓鄭注得幸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謂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上亦傾心任之訓注密謀先除王守澄上遣中使李好古



就第賜鴆殺之十一月戊辰守澄葬於滻水鄭注請令內臣盡集滻水送葬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官已而并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視之訓衆奏非真上顧中尉仇士良帥諸宦官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官者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音浮思○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一曰屏也所以分內外也）疾趨北出金吾兵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王涯賈餗舒元輿皆被擒斬之明日訓注皆被殺夷其族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惰然

范華陽曰文宗憤宦官之叛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使賢才之柄出於人主使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謀詭欲用甲兵於陛陛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見戮之為外禍以攻內禍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詔六道巡邊使還京師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乃還京師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時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出果有禍亂避亦不免石坐視文案自若○以薛元賞為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

大計也。下維州還兵譖之，洗數十年之恥，惟裴度但謀贈以官秩，猶
況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姪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從諫疾，其
子稹匿監軍崔士康令稹為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
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
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
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
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
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
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
必成擒矣。上喜，遂命德裕草詔，以元逵、弘敬為招討使，討澤潞。又以詔
令張仲武平回鶻，遣刑部侍郎李回宣慰三鎮。以翦澤潞羽翼，三鎮不撓，則澤潞可平，劉稹成
擒矣。回明辨有禮義，三鎮無不奉詔。

丁南湖曰：武宗之能任德裕，猶憲宗之能任裴度。德裕之能為李回，
猶裴度之能容李愬。此澤潞之功，所以克迅乎淮蔡之功也。然澤潞
之功易，不若淮蔡之功難者，何哉？元和之時，藩鎮之積禍方殷，會昌
之日，憲宗之餘威猶存也。

范華陽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用，其制之由德裕



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哉。

（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宦官之專，士良為甚，而使得以令終，失刑甚矣。宦官未有告致仕者，士良何為者也。
以左衛上將軍為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
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
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
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下甲（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
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未幾，郭誼斬劉稹函首以降，宰相入賀。
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
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上曰：然。乃收誼等
皆斬之。

溫公曰：董仲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
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為賞奸，非義也；武宗誅之為殺降，
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若誼等流之遠方可也。

（以杜悰同平章事）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
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
之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
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九月李德裕加太尉賜爵衛國公）初

李德裕以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軍
相不與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官為監使悉選驍勇自衛在戰陣怯弱之士德裕奏之故能
成功
范祖禹曰李德裕以一相而制馭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
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六年丙寅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初憲宗納李錡妾生
光王忱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武宗性豪尤
無禮王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李德裕罷為荊南節



度使上素惡德裕之專故德裕為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
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帝崩于位宦官立之在位十三年壽
五十○帝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或惑志方士餌藥少年
亡自是而唐衰矣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丁卯李德裕為潮州司馬初德裕執政引白敏中
為翰林學士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貶德裕潮州司馬尋又貶
為崖州司戶卒
二年戊辰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
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
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萬壽公主適起居
郎鄭顥以文學貴稱上以愛女為之降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
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以畢諴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
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
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乃詔杜牧撰丹遺愛之碑擢其子宙為御史
三年己巳秋七月復河湟初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
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遑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
四年庚午以孔溫裕為郴州司馬黨項為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
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戣之子也○既而戣弟子吏部侍郎溫



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以畢諴為邠寧節度使上欲擇帥討黨項首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
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
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八年甲戌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
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群盜數人匿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
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後除行言為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命
取帖示之○[illegible]上召翰林學士韋澳
託以論詩屏左右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

前般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上問以制之之策，對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彼綠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胡致堂曰：韋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宣宗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

九年乙亥（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



十一年丁丑（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常曲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州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上欲以韋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遂出鎮河陽。

胡致堂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

（以魏謩為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嘆曰：魏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自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

十二年戊寅（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之。○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



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迎送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令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言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十三年己卯（帝崩，鄆王溫即位）上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崩，懿宗即位。

○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迄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范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鎮跋扈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雖以懿僖不君莫之能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若宣宗者不足為賢君哉

懿宗皇帝 名漼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帝驕奢不恤民漸崇不救孝民之亡於是乎決矣

懿宗皇帝咸通元年 庚辰 以杜悰同平章事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而及第還之於途馬上相揖因是被謗遂沉廢終身 唐于正也前人豈有識監軍之面而不閒擯去 以小故物議時為吐氣可知

四年 癸未 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劉蛻上言滈傳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琢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

九年 戊子 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徐州戍卒龐勛作亂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以為大同軍節度使

十四年 癸巳 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



僖宗皇帝 名儼懿宗太子以幼子為宦官所立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帝當[illegible]民怨[illegible]不可為[illegible]亦天人之會歟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 甲午 以劉瞻同平章事初瞻之貶也劉鄴附於韋保衡路巖共擠之及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為鄴鴆之

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禕之於郭循也失不得同郭為父見無朝之量歟 費禕被殺見[illegible]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蠭起是歲濮州人王仙芝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長垣屬大名府



二年 乙未 以田令孜為中尉上專事遊戲以宦官田令孜為中尉政事一委之呼為阿父

胡致堂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至於如此是以明王必慎所與杜閉禍亂之原也

冤句人黃巢作亂 冤句屬曹州 巢亦聚數千人應王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劫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五年 戊戌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防禦留後李國昌之子克

用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自稱留後（僖宗）赫連鐸討李克用大破之王仙芝死黃巢代之

廣明元年（庚子）唐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黃巢渡江黃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已死自度



力不能制不敢出兵。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不書如書帝而書巢攻先書走興元賊訂也）潼關田令孜奉帝出奔興元黃巢遂入長安。黃巢稱帝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巢入宮自稱大齊皇帝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溫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家崇數苦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

中和元年（辛丑）三月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並四畏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士卒懽悅時有雉集廣陵府占者以爲城邑將亡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出屯東塘聲言討賊託以風濤爲阻竟不行。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復光將以從容說岌發兵及本朝復光左右謂其不可復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使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收之遂克鄧州。

尹起莘曰唐亡於宦者而楊復光乃有討賊之功綱目樂與人爲善不以宦者之故而不錄也故特書予之。



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令孜屏絕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二年（壬寅）李克用將沙陀兵至河中六月黃巢將朱溫以同州降賜名全忠（賜名）黃巢兵勢尚強河中留後王重榮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鴈

濬自比謝安裴度然附田令孜楊復恭李克用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會朱全忠請討克用濬對上乞付兵柄
旬月可平復恭曰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
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
所言萬世之利也（克用有興復功而濬以私意伐之孔緯又贊成之廟謀如此唐於是乎亡）
二年（癸丑）以柳玭為瀘州刺史玭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
大夫所宗玭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出於外玭嘗戒
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
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



則為人所嫉懿德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足
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〇王建殺陳敬
瑄田令孜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皆殺之草表奏之
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
於閫外先機恐失於轂中
胡致堂曰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柄不可以失焉者也令孜兆亂
國家敬瑄敗亂藩鎮會王建有請當亟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
請哉猶且不許倒授之柄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楊行密克廬州先以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攻儔殺之
或勸發其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其何先人之
胡氏曰行密於是知孝道之輕重矣
乾寧元年（甲寅）以鄭綮同平章事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刺時事上以
為有所蘊令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
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
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未幾致
仕去（[illegible]）
黃震曰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



諸相率賂權宦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恃之綮之
初相獨驚怪而鬧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其退
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綮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哉
二年（乙卯）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將兵犯闕殺宰相李克用為招討使討平之王
行瑜李茂貞韓建將兵犯闕稱韋昭度李谿作相不合衆心殺昭度谿
於都亭驛李克用舉兵討三鎮斬行瑜進克用爵晉王克用請乘勝
遂取茂貞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
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臣之罪行瑜為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
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上又詔免克用入朝（與昭宗臨虞祀之時不得予憾）

賊在則不圖為患不從溥杜門不出。

戊辰 晉收淮南精兵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illegible]五國△鎮。 高祖一[illegible]是歲戊辰[illegible]兩川[illegible]。晉王李克用卒，

子存勖立。克用臨卒，指其子存勖謂此子志氣遠大，必成吾事。時梁

兵久圍晉潞州，存勖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

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

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晉兵

直抵夾寨，梁兵大潰。梁主聞之，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

如吾兒，豚犬耳。

胡致堂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非其門庭



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賢聖所以待列於典祺命者之

之救，若存勖者，殆其宜者之哉，君子深有取焉，與是類矣。

淮南張顥徐溫弒其主渥，立其弟隆演。楊行密據淮南，其子

渥嗣為弘農郡王，國號吳，稱隆演，隆演至晉高祖天福二年，為南唐徐

知誥所篡。○梁遣兵襲鎮州。梁王欲襲趙鎮州，會燕攻趙，

梁遣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

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拒之，鎔不從。公立出指城而泣曰：所謂開門揖

盜者也。及廷隱等襲深冀，殺其戍卒，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梁遣軍

過鎮州，晉王救之，大敗梁兵於柏鄉。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晉王自將救之，拱

逆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

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張承業入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

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退保高邑。○晉王伐梁

於柏鄉大破之。晉王大破梁軍於柏鄉，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

亦吾人，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走，囂聲動天

地。

甲戌 晉收吳天祐十一年。○梁乾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溫而自立，均王

友貞又誅友珪即位。

末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初封均王，及友珪弒太祖，乃起兵討友珪，即帝位，未幾改名瑱，在位十一年，壽三十六。



乙亥 晉收吳唐天祐十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梁康王友孜作亂伏誅。梁主專

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等，依勢弄權，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梁四年戊寅。○是歲凡六國四鎮。吳以徐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知誥[illegible]

誥事吳王甚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

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

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

滿野，國以富強。○晉得魏博圖霸，將佐皆來勸。張承業曰：吾王世世

忠於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

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

舉進諸道軍。請王上常河南。令公帝河北。總軍民之至。嗣源復斷之不從。衆議誠曰。主上無前。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敖重誨移檄會兵。唐主幸關東招撫。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作亂。唐主為流矢所中。殂。嗣源入洛陽。於柩前即皇帝位。○唐以馮道趙鳳為翰林學士。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請依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己丑　後唐天成四年　吳大和元年　是歲凡□國□鎮

秋七月。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鄙俚而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輳其門。爭問吉凶。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令賜金帛而已。

綱目斷云。趙鳳於是可謂能格其非心矣。明宗於是可謂能聽言矣。吉交其也。

唐王晏球克定州。王都伏誅。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享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士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

綱欽堂曰。王晏球非不知兵。前者僅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賢。蓋漢今古人用兵之良。不急近功。不虐士卒。力戰以卻契丹之援。堅守以截王都之勢。不及一年。而城自拔。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唐主以先朝時鐵券者三人。郭崇韜李繼麟皆族滅。猶得脫如夢覺耳。趙鳳對曰。帝王心存大信。不必刻之金石也。○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唐主優詔獎之。

劉友益曰。康澄言六可畏。皆天下大弊。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

癸巳　唐長興四年　閩王王延鈞龍啓元年　是歲凡四國三鎮

十一月。唐主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

周主前論諫辭氣陳時事激射以開主意。以平漢復對言後之遣將攻

劉崇見月覺成其武平漢復劉言欲復之遣將攻

潭州其將周行逢作書軟漢制累收二人扶漢成功

世宗

乾祐七年

紀漢主發騎兵漢主聞太祖晏駕自將兵三萬與

契丹兵萬餘騎入寇。周主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戰未幾。樊愛

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周主見兵勢

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宋太祖也）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

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大

敗。樊愛能何徽等皆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

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

姑息之政矣。〇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

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

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人皆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

法。廉恥立身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則家有不亂亡者乎。予讀

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謂與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之

也。

溫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

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

莫大焉。道歷事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

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且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

命。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

依違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免迎謁勸進。此乃姦臣之尤者。或謂道能全

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乎。



周[illegible]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閱。恐傷

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

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

胡致堂曰。世宗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將兵制勝之權。且其言曰。兵

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故人樂從。不能易矣。

周以王朴為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世宗嘗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

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

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

詔閤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爲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漢主
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太祖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
道擊之，敗筠兵于長平。
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初，是帝自將大軍討筠，山路
險峻多石，不可行，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
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獲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圍之，
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曰
犬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帝怒，以鐵檛擊其首，
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嘉其忠，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
歸。乙酉，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今兗州府單縣）團練使。



呂氏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
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荊廣，混一之規模，大略亦可觀矣。
周德恭曰：宋主親帥六軍以圍澤州，書圍於上，書克於下，宋主之急
務矣。李筠竭力拒守，城陷而死，則其始終拘國之心著焉。故前書叛
兵，予僞義也；此書死之，予全節也。夫以筠之一死，固無所媿，宋主寧
無少恨乎。
秋七月，宋主還。七月，太祖至大梁，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
河南府。○宋立更戍法。太祖懲唐以來藩鎮之禍，分遣禁旅，守邊城，
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
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宋遷周六廟于洛陽。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周
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玘（世宗子）以時祭祀。○八月，宋立王氏爲后。○以趙
普爲樞密副使。○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起兵。十一月，宋主
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重進，周太祖甥也。太祖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
而移鎮青州（今爲府，屬山東）。重進乃陰懷異志，太祖使陳思誨齎賜鐵券（券，誓書也，
以鐵爲之，丹書以下係，令其子孫世享其祿），以安其心。重進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
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救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討之，尋親征。
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初，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說陰
結李筠，守珣言狀於帝，力請赴京師求見帝，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因
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
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故敗。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其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猶
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
者，當從漢晉唐矣。曰：習矣之，豫讓非與。
劉定之曰：韓通、李重進，許以爲忠，當矣。李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歟，
招集亡命，嘗以叛念因監軍，使世宗不能堪，則其逆節已著。今掛像
而慟哭不已，不過假此以蠱惑衆心耳，寧有雖曰死節之誠乎。以李

錢益謙通相去遠矣。

徐溥奏曰、李筠爲周之藩臣也、重進爲周之懿親也、筠未嘗臣於宋、而重進益嘗臣於宋矣、不臣於宋、則周之臣也、既臣於宋、則宋之臣矣、重進甚心既二、無在其爲忠周義、故綱目於李筠則書曰伐宋、曰死之、於重進則書曰拒宋、曰自焚死、二李之是非可見矣。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于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酗酒失儀、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幘曰岸）跣足而坐、（髮本中曰幘岸以示慎獸也）因卻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進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周德恭曰、士大夫立身而爲世所貴者、其重於綱常、綱常不重、冠裳而禽獸矣、竇儀周朝之臣、襄因滁州之捕、不以恩命是以宋主重而用之、儀射一時之利、以圖顯榮、而立身之綱常、一墮而不顧、雖有清介重厚之德、進人之才、不足貴矣。

（宋）（主）（微）（行）帝欲察群情向背、頻爲微行、或以爲言、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事在宋建隆二年、是歲凡五月三膳。（春）（二）（月）（宋）（遣）（使）（監）（督）（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溢、公取餘羨、帝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周德恭曰、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宋主得閩度民田、則所以勸恤下民、監督民租、則所以剗革前弊、此皆可謂有愛民之心者矣。

（夏）（宋）（太）（后）（杜）（氏）（殂）初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太祖弟也）光美傳德昭、（德昭太祖子也）四海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后追祖）

謙益曰、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英宗后）

曹（仁宗后）向（神宗后）孟（哲宗后）之賢、始於此。

御二泉曰、王天下者、父死而子繼、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正義也、春秋之義、大居正、所以篤之命、撥常經、悖正義、太祖雖違之可也、惟不知此、

其復太宗致弟疑似不得其死，職此之由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自是□□□□□。太祖謂趙普

曰：天下自唐季以來，僭竊相踵，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兵卒，麾下，謂麾下之兵也）欲富貴何。一日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白駒，日影也。隙，壁隙也。言疾如白駒之過隙也），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再肉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賜賚（賚音□）甚厚。惟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矣。

朱子曰：唐藩鎮太亂，宋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事。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解方鎮之權，皆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談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亡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仇，則勤王之師諸侯必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首婦禍亂於內，則燕協跋扈必不致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跋扈歸功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從容收其權者，正在乎所謂爲政不備罪於臣室，兼麾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削國之舉，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宋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取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邪？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資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之，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齊州（今濟南府）吏民愛之。以郭進爲西山巡檢使，進威令

歲嘗有寃抑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頗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誘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爲汝奏汝收可自投河東其人卽踴躍赴敵大獲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秩太祖從之

宋史斷曰太祖之待郭進嘗單以爲馭將得宜矣乎太祖之心豈得已哉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終朝而令藏遂殺朱平四郡多事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升之暴寃枉所訟皆實太祖亦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應變之權非爲世不易之法也嘗單之亦安知馭將之宜哉

壬戌（宋建隆三年唐後主李煜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鎮）春正月宋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〇宋禁宋撤宋城　詔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符重宮室其役當帶悅畢帝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〇二月宋初詣常參官轉對（[illegible]）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〇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illegible]）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陳桱曰禁暴止亂事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行之而成帝氏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夫以者非得主自失之蓋由國柄下移奸臣枉法殺人而主不能禁耳太祖初興深知是患特下詔禁之宜其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

宋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徙屯延州（今延安府）前後十置步騎使綽綽不絶林莽之險悉見熾然所部悉渾衣迎其敵相視奔散莫不畏服（[illegible]）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誅文表荆南高繼沖以荆南降初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之保權請救於宋太祖命慕容延釗（[illegible]）帥師討張文表李處耘爲都監及行太祖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處耘至襄州遣高繼沖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於繼沖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音靠）師于荆門且覘強弱光夕保寅宴於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聞宋師奄至惶怖出迎來千聽命因盡籍其境內州縣戶口奉表納之延釗至潭州時文表已爲周保權所誅保權牙校汪端等相與拒守延釗因長驅而進克其城執汪端殺之獲保權以歸湖湘悉平〇宋[illegible]

待孝御史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強幹者往涖之。自是遂著為令。宋置長吏于州縣。令官所收二稅，每石剩稅一斗，輸之以備。宋主去武成王廟白起配饗。太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胡為受享。命去之。

十一月，初置諸州通判。太祖懲五季藩鎮之弊，始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又置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苦於刑嚴法酷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行於天下者，方鎮之跋扈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甲子　宋乾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范質、王溥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位。繼之，自唐以來，宰相入見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論。質等憚太祖英武，每事具劄子進呈，由是坐論之禮始廢。又退就所得聖旨，同列署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普獨相，以天下為己任，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帝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且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於帝及己者為害。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太祖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學士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敢與普齊也。

宋攻南漢郴州，克之。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得內侍餘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斂繁重，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又作諸淫巧。以寧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蜀約北漢侵宋，宋遣王全斌劉光義等將兵伐之。初，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乃遣趙彥韜為諜，入汴覘强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蠟書獻之。太祖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遂命王全斌等伐之。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乙亥（八）宋乾德三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敗蜀劍門，克之，遣其部將王蜀遣蜀主昶降。王全斌等乘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趙崇韜帥師禦之。昭遠振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宋師擊之，昭遠等三戰皆敗。全斌進次魏城，蜀主降。因命李昊草表。初，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蜀亡。○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紫貂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宋西川軍亂。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班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眾至十餘萬，據文州刺史全師雄，原以為帥，兩川民爭應之。全斌等大懼。久之，曹彬劉廷讓力戰，師雄走死，康延澤等分討餘黨，蜀人始定。○宋改元乾德。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翰林學士竇儀曰：此必蜀物。



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宋封孟昶爵秦國公，昶卒。昶貯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女真入貢于宋。女真遣使來貢名馬。
呂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求當陽長之時，而陰類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宜得不起中原之禍。

丙寅（九）宋乾德四年。是歲凡四國一鎮。閏五月，宋以趙普，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帝每勸

以諸書皆遜手不釋卷。帝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中在顯德中從平淮甸，或譖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發籠篋，惟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辟封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明德恭曰：興王之君，其顯謨駿烈，迥出人表，蓋亦由其志在天下新民，而非偷目前之安，于安玉帛之是娛，聲音彩色之是耽也。宋主之求遺書於兵亂倥偬之日，兼備書典，尤為所難，綱目所書千數百年，僅見一見，不亦美乎。

丁卯〇宋乾德五年〇凡四國一鎮

宋王全斌等有罪降黜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責全斌等黷貨殺降之罪，貶秩有差。曹彬自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太祖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〇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蜀，獨若蔬食，及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而已。太祖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務，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惟薦義倫可任。太祖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呂氏中曰：太祖平蜀之功，實賴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仁贍全斌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三月五星聚奎 奎，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奎主天下文明之象。 初，竇儀與盧多遜、楊徽之同顯德中，同為諫官，儀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儀不與也。二拾遺謂盧楊二人

呂氏中曰：奎開太平之象，而實重啟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將帥尊嚴之餘，未出安定胡學之說未行，伊洛關中之學未盛，而文治精華已露于五國之初矣。

戊辰〇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〇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宋主立宋氏為后〇三月宋覆試貢士



權知貢舉王祜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覽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世祿之家，並委中書覆試。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漢東，依遵誨，遵誨待之薄。嘗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昔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伏地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以[illegible]使

并史猷遣諜至猷各諸將請長驅以劉延議遂封（月々　羊險消也）

酒，宴樂甚歡，衆皆感悅，數月復來，援得道路，率兵深入其境，停留（所生）

也。殿斬甚衆，自是夷落狄畏不敢犯。○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帝曾

問北漢諜者曰：君家與周世仇，宜不服。今我與爾無間，何為困

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諜者歸以報。北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

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

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故終鈞之世不加兵焉。○宋遣李繼勳將兵

伐北漢。北漢侯霸榮弒其主繼恩，弟繼元立。遂告即位於遼，且乞師。遼

大發兵赴之。



冬，宋主享太廟，置日郊。帝入大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

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命撤去，進常膳。既而曰：

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朔望薦常食一

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

（己巳○宋開寶二年遼景宗保寧元年○凡四國一統）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五月，引遼

兵救北漢。李繼勳進薄太原，大破漢兵於城下。太祖自發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

城中大懼，圍久不下。殿前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中願先登城

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所以備肘（音）腋，同休戚也。我寧

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乃衆皆感泣。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

士李光贊言曰：聖帝明王務省勞營，須親封賞，勞衆軍，歸取怨於，豈若

回鑾，從觀兵上黨，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滿平之

策。帝從之，命解圍而還。○宋命滁州獄史幽國，帝以其蠢倣史五

日一檢校。汝曾為滁州獄，遂收捕吏小羊帥將械遣。自是歲以為常。

（庚午○宋開寶三年遼保寧二年○凡四國一統）宋擬翰林學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帝召見

便殿，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

事。引援証據，因示諷諫之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

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宋修前朝諸陵

（辛未○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唐故黨江南，凡三國一統）宋將潘美克廣州，南漢主劉鋹降。潘美克



廣州，縛南漢主劉鋹送汴。太祖封為恩赦侯。鋹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

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能以習巧之勤

移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帝幸講武池，賜

以卮酒。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抗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

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帝笑

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耶？命取鋹酒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鋹。鋹大

慚謝。○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

以來，言行古執禮者，推溫叟焉。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

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音志）乃去。明年

啟之。皆爪牙金也。普惶恐對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蓋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鬻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解。乃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不協。數因入對攻普。帝漸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黜為商州司戶。普劾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賕枉法。普復庇二人。帝愈怒。贊可度而召德驤為秘書丞。擢有鄰秘書正字。普愈益替。普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有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參知政事從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宮內。

呂氏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從幽薊之伐。其再相太祖之功。在於上舉黑之祿。沐北伐之書。而全宜一書。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亦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專。所以啟德張父子之謗也。自是以後。尤正義倫。不渝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謝。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為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冬十二月宋行開寶通禮。)帝命李昉劉熙古本朝開元禮損益為二百卷。號通禮行之。

(甲午○宋)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初帝遣使諭江南國主入朝不出。乃命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自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宋史斷曰。自古開國之人。未嘗不窮兵黷武。惡於殺戮。以為不若是不足以取天下。太祖之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己責。以弔伐為己任。興師致討。務盡其仁。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院。與祝佛前。此行止以弔伐為心。非不殺一人。後討江南。命曹彬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其仁心之大義。闡之美如此。宜其受天明命。奄有九有。而垂三百年之鴻業也。

(宋師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宋敗江南兵。克池州。次采石磯。初。舒池州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因以謀歸宋。乃釣魚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

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荊湖造船數千艘

及師南下試舟於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輒敗

之○宋五代史成前年命薛居正監修凡百五十卷帝覽之謂宰相曰

梁太祖暴亂若此宜其被虐於子也

宋太祖皇帝開寶八年曹彬大敗江南兵於

秦淮進圍金陵[illegible]師不齊彬閉營江寨唐兵敗唐師

於城下唐主煜遣尚書徐鉉貢方物上表以求緩師鉉言於帝曰李

煜無罪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

不能對而還踰月唐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反覆論



辯不已帝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

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而退

宋史斷曰太祖折徐鉉以江南亦有何罪大哉王者之言也又曰天

下一家卧榻側豈容他人鼾睡斯言似失於含弘而不能明其王道

之大於天下矣當時太祖宜責鉉曰朕以天命討平禍亂必使天下

為一家終不令朕赤子陷於水火之中也如此則見其措辭之得必有

所折矣柰何不出此遂使吊伐之仁失於斯語之害也

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彬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蹙城將陷

曹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

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

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彬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煜至群臣稱賀帝

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

命出米十萬斛賑饑之

富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為喜更念橫遭鋒刃者於戚

憐根流仁心所以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

呂本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王不啻仇讐而太祖待之極其恩

禮劉鋹饞猶欲之釋疑李煜一門亦無加害故僭偽之衆悉得保全

老死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若草菅而太祖待之尚加存



撫江南與師不殺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

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九年丙子十月太宗興國元年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以獻李煜封違命侯帝

御明德門唐主煜至樓下待罪帝釋之拜煜為光祿大夫帝召徐鉉

責以不早勸煜降鉉曰臣為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

臣也又責張洎因出所草召上江援兵蠟書示之洎謝曰犬吠非

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為太

子中允○以曹彬為樞密使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

進榜子云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

唐之帝謂曰朕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illegible]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升樞密使

呂本中曰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猜將之心矣曹彬平江南之功至大然第賜以錢十萬錢而斬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敢將之



蔣淮南曰太祖既曰授之又曰姑少待之此豈為君之道哉蓋太祖有以習夫秦漢者之弊矣彼則用倒則棄此亦所以待夫彬也若夫彬揣摩太祖之意若今升與則太祖之範圍彬已先辭之矣

吳越王俶來朝　吳越王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不敢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防禦使　帝少子也

帝如西京夏四月郊還宮　帝如西京謁安陵[illegible]祭天於南郊都民常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群臣皆諫不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帝不答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東京

宋師屠江州殺其帥胡則　時唐之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城陷翰殺之因縱兵盡取貨財而盡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貴盛累世翰沒未久而子孫有為乞丐者



滕甫曰曹彬曹翰同一宋將也混世之後其榮盛菀枯頓異見人事之得失為天道之感應彬之子孫貴盛以其不殺而天道之福善所致也翰之子孫凋衰以其好殺而天道之禍淫所致也

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常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丘瓊山曰太祖友愛晉王非只手足之義也蓋既以天位傳之則社

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跡，尚書豈小事，而可輕忽如此哉。然其所以為此說者，蓋出於李燾之長編，蓋採湘山野錄，而改竄為此也。改竄偽撰為之，又加以大段屬以後事之語，是則啟後世之疑者，則陳二子也。啟二子之說者，亦也。然湘山野錄乃是僧文瑩所著，彼一僧之微，居湘山之遠，何從而得此言乎。惟涑陽玄等所修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加以久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待辨矣。

(晉)(王)(光)(義)(即)(位)(詔)(群)(臣)(論)(利)(者)(即)(時)(引)(對)甲寅，晉王光義即位，改名炅，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掠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悌為先，或不順父母，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

發明曰：太祖以金戈鐵馬闢闔以有天下，不付之子，而授之弟者，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如此，舜之心也，舜之協光為之承耳。而太宗獨無是心乎。

劉定之曰：觀太宗改名，則知其心之所存矣。太祖初即帝位，如弟匡義為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大哉太祖命名制義之心也。蓋光者，取其光明正大之義也；義者，取其處事之得宜也。其心若以祖宗積累之義惟汝明之矣，天命有歸之義惟汝佐之矣，君臣一定之義惟汝定之矣，兄弟恩難之義惟汝懷之矣，子孫相傳之義惟汝保之矣。蓋欲太宗顧其名而思其義也。夫何太宗於踐阼之始，謂於富貴遽忘太祖所諸付託之重，改名曰炅。炅者從日從火，取其明而有火之象也。其心必曰：吾既為天子，則君臨臣之名不可不改矣。古者天無二日，則取名不可不從於日矣。四海既服，則太祖之法不足取矣。禍亂既平，則太祖之業不足尚矣。統緒已成，則付託之恩不足懷矣。猶據已至，則託孫之義不足顧矣。夫天地之間，君臣為大，犬馬之賤猶終身不廢，况名諱乎。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元太平興國

劉定之曰：太宗即位至是纔兩月，又越一月，明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是年為元年，汲汲於剝去其兄之年號，且號其年前之典，國無非欲翳越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跡，夫曷逭焉。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罷)(河)(東)(兵)

周德恭曰：察官吏則勸懲之法行，罷河東兵則無守之道著，皆為國之善政也。

太宗皇帝 諱炅，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封晉王，承太祖以昭憲太后顧命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追謚神功聖德文武皇

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赦之可也。況入使指發恭為戮五十萬哉。渭鐵今宜少嚴以逸謗。忠篤曰。事君之誠。惟恐不協。則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呂河南曰。田錫疏議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辯論。周悉如此。宜其感激而愈發其蘊也。既擢為知制誥。因嚴早言事件旨。出知陳州。於事真宗。亦以規畫敢言為己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之。使人乘驛齎所復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歿七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聖。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七年壬午（張）（齊）（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



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撼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言。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何晉國曰。太宗以傳國意訪於趙普。蓋由其良心發見。有所未安。特觀物論耳。普宜對曰。太祖以唐虞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金匱之言。不可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擅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奈何趙普患失之心貫徹其心。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遂使太宗遂啟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人之大倫。為普一言而喪之矣。

（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以廷美謫而不悔。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貶房州。

（契）（丹）（耶）（律）（休）（哥）（子）（侵）（邊）（末）

八年癸未 遼聖宗統和元年（以）（王）（顯）（為）（樞）（密）（使）。顯西邢。帝語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群書。但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賜之。

呂河南曰。大臣不知學。則臨於大節不能曉達變之事。故太宗以軍戒授王顯。使知賢者行事也。

（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



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故爾。帝怒。杖乳母於後園。召坦諭慰之。（趙）（普）（罷）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執御詩

并師來會蔵使爲契丹所執而其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許
出戰乃返州兵舜賢曰敵知吾之來而不知吾之退乃從令於二百人
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遥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舜賢率伏步卒二千於土磴寨磴音登掩擊
大破之斬獲甚衆

胡致堂曰舜賢特一書生耳乃能以威疑之兵挫方張之勍虜運籌帷
幄決勝千里非以文武全才出人意表者焉克臻此此太宗所以
任用得人而舜賢亦偉不負所托也

端拱元年戊子李昉罷帝衣翟頴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



使頴上之爲頴改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頴擊登聞鼓訟
昉居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上怒罷昉爲右僕射
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
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
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
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諭普曰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
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
其無隱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同相位普雖重之

呂本中曰趙普再相與初入相不同者蓋太祖規模大故普慨然
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任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患得患失有形迹
而救過不暇然以元老重望推蒙正之晚輩稍[illegible]人之
有技若己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歟

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
令繼捧鎮夏州帝如所請遣之[illegible]
夏五月作秘閣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
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
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



改之如斯而已矣至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召遣使賜宴且命三
館學士皆預焉

自三月不雨至於夏五月五月戊戌遣使決獄于諸州是夕雨秋七
月彗星出東井八月赦彗妖星也芒偏指如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
丙辰大赦是夕彗滅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獎於剝大亦未足以答謝天
譴當與卿等省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書上疏
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以巡檢使尹繼倫擊契丹耶律休哥於徐河大敗之[illegible]天地神人之憤

亦請於河北興水利，乃以承矩爲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關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周德恭曰，河北屯田，則且耕且守，事有餘而民安居矣。是亦其[illegible]守之長策也。

四年癸巳以張洎參政。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青拖紫，足爲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其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燼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數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訪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五年甲午以宦者王繼恩爲宣政使。初，蜀人王小波聚衆爲亂，小波死，其黨李順小波妻弟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於是以繼恩爲宣政使。○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以官五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詠至，以言激之，恩仍盛具餞之，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賊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儲，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以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尋改知鳳翔府。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鬭志，郡縣多叛，帝患頻假兵，乃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請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爲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有是命。○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

下皇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以寇準參知政事。

呂本中曰：東漢李膺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梁慶、鄭衆之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為萬世法，不徒見於宋德澶淵之一役也。

至道元年（乙未）（呂蒙正罷）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令中書擇可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



親舊於園林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提綱而已。（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帝手札諭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河東士人之秀也。甚見寵遇。洎初為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洎，極稱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事政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開寶皇后宋氏殂）（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開寶皇后宋氏殂，群臣不成服。翰林學士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貶知滁州。禹偁直躬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擯斥。（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太子謁廟還，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後嬪，宮中皆前賀。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三年（丁酉）（分天下州郡為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南、陝西、江東、江浙、淮南、兩浙、荊湖、福建、劍南、廣南東、廣南西、



湖南、湖北，凡十五路。（以陳靖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先令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廬。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責田授人，約井田之制為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從請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寇準罷）[illegible] 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凡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情紊亂紀綱。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

及綜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語曲直於帝前。帝因責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屬南陽府)

(三月帝崩)

胡新安曰，帝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重。雖宰臣侍從御郎，亦許舉劾。使三百年無藩鎮之禍，由於此。令相則盧多遜與趙普更迭相除罷，不免啟大臣相傾之風。然寵邪趙正，未嘗使邪得以勝正。他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皆以賢稱。范質、李沆、向敏中亦以參大政，更為他日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覺在館選而得近習之遺。命詞臣必訪才實兼美者而校之。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首舉則縣務家，不令與孤寒並進，奪吏人之及第，受獄牒者，愛民則作戒辭，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戒詞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崇儒則褒先聖之後，幸學以謁先聖，又幸學以講書，以致善政。史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太祖臨崩，斧聲燭影，及聞大漸後好為之言，不能不啟萬世之疑，而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斥，由於趙普，遣太祖宋皇后崩，群臣不為成服，其於人倫之道，未為無歉焉。

(太子恆即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事覺，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呂本中曰，王繼恩以宦官而起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大臣而樹翼於外，為斯之謀，合矣，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植大顧命，而宜行之六尺之孤，我何而不為扶斷也耶。幸而托得呂端臨時處變，足以致其奸於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立殿下，升視降拜，循其智識之過人也，慮不及此，安知萬歲巷皇子之召，不召沂請忠王府皇子乎。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其可謂知端矣。

賀周曰，燭影之下，太宗往來，斧聲殿外，大漸之好，太宗自殺德昭，遣詔之傳，出於繼恩謀立之事，又出於繼恩，以今日之謀，前日之語合觀之，繼恩之奸究可知，太宗之臧理更可知矣。

何景國宋史論曰。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爲先。而不及於謀節之士。蓋以武臣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眾崇顯。此則封功錫爵之恆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俟平亂然之禍亂。謀臣之功。先明先見之。蓋已破亂於未萌。天下雖治。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錫。有其傳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同入對。則陳利害。機要多剴切。凡大體皆所以求直言。則言數十事中不行其人。左右補遺。不得其當。則謂其僭。則以眾以爲多紛紛。臣以爲倘不受無救。大宋則曰。此責陰陽失和。災理倒置。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罷黜救訐。若夫觀其忠諫之言。雖非能見於當日奏疏。而古暴之比。然觀其正君心。止徑役。弭禍亂。進忠良。黜讒佞。其功豈止安中國服夷狄而已哉。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景德元年。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時方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始與寇準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遠法度。識大體。人莫敢干以私。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



也。行且相卿。士安對曰。臣駑拙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

冬十一月。帝自將禦契丹。幸澶州。（契丹主侵澶州。今大名府。）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願駕幸澶州。帝難之。乃召群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今應天府）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

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宗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由是忌準。甲午，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兼大名府）。欽若至魏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帝親征次澶州，契丹兵[illegible]至。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東府主文之中書，西府主兵之樞密），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詩詠退虜耶。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戊寅，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上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益堅，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胡粹中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親征也，以不在於當時直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廢陽之恥，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啟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斬撻覽，契丹不敢渡河也。靖康使請和，坐守京城，而知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虜也；遂使請原，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急和好之，可乎。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師，所以示大信也。遂使請原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戴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幾不足以為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二年乙巳，正月，帝至自澶州，大赦。以契丹講和，放散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嘗北上安之謀也。○四月，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億清忠鯁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所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喜獎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忌之。○七月[illegible]自是歲以為常。

三年罷寇準知陝州〔以準自澶淵之還頗矜其功，故書罷而不具官〕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帝愀然。欽若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



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劉永新曰：準奉真宗從澶淵與契丹角，信乎其以為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歟？曰：是也。真宗不自以其身為孤注，而以難注也。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注皆分而勝；不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在真宗不當以為然也。然準所以來欽若撓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為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不得已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為愧，而何足矜伐也。其後富弼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辭賞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以王旦同平章事　旦，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符彥卿，許祐還與王溥官。祐明其無罪，不副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趙德明[illegible]

以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

四年〔丁未〕賜[illegible]〔[illegible]〕汀州[illegible]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架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賜授名中正，而祥瑞之事起矣。○[illegible]

與之。〔[illegible]〕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之鴟尾大赦改元　先是帝



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

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至是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夢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啟封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讀訖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〇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山大赦〇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謚至聖文宣王〇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者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呂本中曰當寇準之主親征也恐欽若有以沮其議則出於天雄軍及欽若之用國事也恐寇準有以奪其謀則亦出於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虜使欽畏之心也

三年庚戌夏四月皇子生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為仁宗劉修儀攘為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〇帝祀后土於汾陰大赦時將有事汾陰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時群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雉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飛蝗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人因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呂本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能有異議矣後寇準之入相亦以朱能天書入當時猶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十二月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約以詔書責之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五年壬子春正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樂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

靖先生為非也。遠之識見超越如此，至直斷宋朝人物，輩目馬子長亦梓材，其所以論作史，天下後世，知其幾種之

當作附官矣。(以)(王)(欽)(若)(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時天下又安。欽若自以

深達道數，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飾講隆典，大修

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

欲去，則上遇之厚。旦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立)(德)(妃)

劉氏為[?]，逞附林學上，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寇

欽得諭林學上，陽諛草制，使丁謂自掌之。丁謂曰：勉為此，不患不

富貴。瀛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為。后聞李迪之諫，大恨

之。后性警敏，能記憶宮闈事，有關涉，情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斷

龍門綱鑑　卷十六　宋紀　十三

千外。改后公滿為虎捷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中，以江太宗選奉，后在襁褓，從隨十外以偶入，其羨以鍛銀為業，攜之至京，附入襄王宮。從后自其人，遂從之也。

六年癸丑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於)(太)(清)(宮)。先是，詔飾太清宮，以王旦

兼大禮使。孫奭上疏曰：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

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祭孝君，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

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解疑論以示群臣焉。

八年乙卯(寇)(準)(罷)。先是，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令以

特能幹財利，以佐興造，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

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謙，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

之主，孰能容之。竟以與林特忿爭罷。初，準數短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

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

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

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

大慚。謝旦。及罷，準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

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入

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嘆，以為不可

及。

龍門綱鑑　卷十六　宋紀　十四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詠所至以政蹟聞，帝嘗稱其才任將相，以

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

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首置丁氏

之門，以謝謂。帝嘆其忠誠。朱元晦嘗言：本朝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

無如李文靖公沆，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旦，而折遜[?]，亦有風采，無

如寇公準，當方面之寄，則張詠不能辭。

周德恭綱目斷曰：史稱張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觀其事君者，[?]

言質勸，不言苦患，不言己效功，不言己能之語，深得宋宦之要旨也。

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忠勤之節。

所以垂法於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淹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誚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猥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

九年（辛未○契丹興宗景福元年）契丹隆緒死。子宗眞立。

明道元年（壬申）眞宗宸妃李氏卒。宸妃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而宸妃默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為宸妃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時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太



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入謂內侍羅崇勳曰。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襲位。明號令。自號嵬名吾祖。

二年（癸酉）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

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內外賜與有節。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至是崩。帝見左右注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地下乎。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帝始親政。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群臣多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



切。帝與呂夷簡謀。以耆竦等附太后。欲盡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詗之。（詗音迥。刺探也。）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矣。○追尊母宸妃為皇太后。荊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斂。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以呂夷簡同平章事。○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時歲大旱。蝗食草木殆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

詔罷日御前殿。王曾陳堯佐石中立。先右司諫韓琦言其非輔弼才。遂皆免。琦還事數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趙元昊緒
帝閱觀宴。○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謝而寵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冬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贈侍中。謚文正。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二年紀。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竦上十策。一教習驍勢。以為奇兵。二籍屬羌。以為籓籬。三詔唃（音谷）廝囉（音羅）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音寨）。毋積芻糧。賊至則入保大砦。九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朝廷多采用之。時邊臣多議征討。狀以誅為法。

以王鬷（音宗）知樞密院事。初天聖中。鬷使河北。過定州。○曹瑋為總管。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鬷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府。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始嘆瑋之明識。



康定元年。春。除越職言事之禁。富弼因日食。請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周德恭曰。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是知先哲王未嘗不以求言為先務也。觀治之朝。宜有然禁言事也乎。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回。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憂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而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元昊陷塞門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今府谷縣）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奇才人矣。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既至。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數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雍也。）仲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音候）。羌漢相踵歸業。

慶曆元年（辛巳）。[illegible]帝以元昊勢盛。竊過

使為兵。嚴忠渭腹中數萬甲兵。此豈虛語哉。仲淹又識要險。築大順城。自
是賊不敢犯。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
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二年。契丹求割關南之地。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契丹乘朝廷有西鄙
之憂。使蕭特末、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此晉石晉所割。後為周世宗所取。）帝許增歲幣。命吳育
接伴。蕭英、劉六符不悅。弼因勞之。弼得命而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
不敢愛其死。遂使。夏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
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左傳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不可不
忘。）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



服也。宜建都大名。（即北京。）示將親征。以阻其謀。帝從之。
（秋）（九）（月）遼復如（契）（丹）。先是六月。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
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
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
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
北朝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
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今中國提封萬里。精
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

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
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
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
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城。何如。弼曰。
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
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
假此為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
久。弼反覆陳其不可。且言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



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
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資送不過
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
事受之。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
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縣名）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
有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故為此。
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簡曰。此誤耳。
弼語侵夷簡。遂易書以行。[illegible]
[illegible]

辯。聽諫非難。兼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然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為禁之之說。其禁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數為帝分別言之。初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丘瓊山曰。帝之獎修敢言。固為可嘉。但天下人才不止一修。帝能側席以求。高出於修者。又何限耶。以先憂後樂之仲淹。帝不能盡其用。而獨致嘆於剛則難公。好高而不好真。能帝過之矣。

以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卒於敗衄師徒。略無成狀。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凡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衍代之。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良醫古名）。難責後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並為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出。泰山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按介樂善嫉惡。固可取。但其出入大臣之門。招延賓客。頗攻時事。人多謂其不自晦。此所以狂言致禍。）



丁南湖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此易道之至戒也。石介以易教授。而聖德一詩。雖狂直。胡不以亂階為諱。乃致夏竦仇之。幾乎發棺於死後耶。

自正月不雨。至於四月。帝禱於西太乙宮。是日雨。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群臣請帝親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翌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是天不以誠故也。帝悚然。詔明日禱西太乙宮。車駕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

有今日由此登耳顧留以助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以狄青為荊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智高飛檄自熾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侵寇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外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龐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



然二人皆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不當殺而青斬[illegible]）初青至廣南會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州屬邕州）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部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遂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未幾大敗智高於邕州（儂五年正月平嶺南以青功，使沒智高走于大理以首至）師不貴南患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錄賞其功以為樞密使（觀狄青二月以樞密使出入患其將眾而功非將帥者）

劉永新曰將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係於此一人若致於覆亡則當誅矣觀馬益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之多故古之法師覆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之時楚敗於城濮殺其將子玉其後敗於鄢陵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為勝以稱強與晉爭霸敵行於江漢及後唐李光弼河陽之捷由於斬帳中之刀救朝思明江南之功亦本於匣中之劍與王之術大率然也今狄青斬陳曙而智高亡不旋踵青亦可謂知兵矣宜乎見稱於韓范二公也

以孫抃為御史中丞抃辭舉臺屬非卧絕才抃御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難許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



有議論剛深者謂之有政事擇官所謂才者要乃謂是乎然臣謂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觀事未嘗非舉其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illegible]）今豈為識面者耶○龐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被服及為相舉名戒於治郡時

至和元年（甲午）二月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號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以王德用為樞密使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二年〔乙未、契丹道宗洪基清寧元年〕(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凛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諫官御史之職，各有其體，偏勁不避，故必失。嘗為御史之體也，然公分事必失。言以天人，則一念慎獨之誠，出於人一念。其言務欲別君直宗，得德而不宜，宜於許御史之職，大肩非。〕嘗言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有過，當力遂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邇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徇諸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〇(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都部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陛之以虛縱，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高宗夢得傅說，文王卜得太公。〕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遣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嘉祐元年〔丙申〕(以)(范)(鎮)(知)(諫)(院)(范)(鎮)初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有宗室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文彥博因請於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昔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陛下獨以祖宗後嗣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以係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〇(以)(唐)(介)(知)(諫)(院)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〇(罷)(狄)(青)(判)(陳)(州)青為人慎密寡言，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之死。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劉深源曰：[illegible]之鄙也，祀齊廖之郊也，祀先宗謂遠祖，欲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為有識者嗤誚。甚者取案諸既貴，而拜于儀之墓，何無恥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冒他人之姓者，實大恥之不若也。

(王)(德)(用)(罷)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〇(以)(包)(拯)(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為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君子嚴以律之，人自不敢干以私。〕有閻羅包老。

蔽風雨，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旦
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已，常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詠。
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
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
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
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為鄉里所慕。父子兄弟每相飭曰：
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
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
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



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
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
疾不之官。

周德恭曰：高處士乎，雍也。雍躬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期於己，不
以孔孟之道見屈於人，故處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者也。若夫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泥塗軒冕之心皆矣。若雍者，
天下豈得而多見哉。

五年(庚子)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書曰召者，見朝廷與一時群賢皆願其人，深望采取之術也。)安
石，撫州臨川人，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

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
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
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
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
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
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
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
不就也。及是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歐陽修薦為諫官，不就。

呂東萊曰：安石變法之論，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乃
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蓋於此而三致意焉。



六年(辛丑)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
位五起之，弼固辭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許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事，願陛下果
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
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
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
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
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

聽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猛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道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避罪。陛下誠能擇進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



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又曰。教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帝深納之。居一月。又進三劄。況進三劄凡興作者必止居之心無已其事不必終變

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推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閏八月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選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詰難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從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武命沈遘為之詞。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則曾公亮。文學之事則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許。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宦楊復恭自謂定策國老。以昭宗為門生也。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



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七年壬寅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

真學士也。詔下，中外相賀。宗實既為皇子，惟謹益然，終折敬焉。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

八年(春)三月，帝崩，皇子曙即位。遺詔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呂本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於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利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強，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而以至誠待夷狄。此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胡斯安曰：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辟疑者皆令讞上，而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乎。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疏，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朕之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士卒未必誅，誅且殺戮百姓。乃寢兵。京師疫，太醫進藥，內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蘇轍對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統。詔州縣皆立學。

選太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為國子直講。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噫，若帝者，存心致治，粹乎無以議矣，而惜微瑕其郭后之事乎。

(帝)有(疾)，(請)(皇)(太)(后)(權)(同)(聽)(政)。后性慈儉，多援經義以決政，檢抱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為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感悟。

龜鑑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魏公既以保佑之誠諭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太子，卒也慈聖以慰，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豈亦偉矣。

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
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然以為似
歲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稿為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
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仁宗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
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
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
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以高官大國，
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大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
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



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
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
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胡新安曰：歐陽修偽議以誤韓琦，韓琦表識以惑天子，始於講學不
明，終於執以私意。惜哉程子以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
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
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降服以正統緒，
然不以正統之親沒而守為本稱期以判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無
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義，其失讀禮已甚
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所以之論也。要當別立
殊稱，曰皇伯父某國太王，而使其子孫祇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
之失，而在所生亦稱尊崇之道矣。
(四)(文)(彥博)為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
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
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帝曰：
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避謝不敢當。(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
封言時政闕失。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陛下安得不
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
惟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懽心，長公主
數人，皆屏居閉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陛下凡百奏請，不肯
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
不能從，或非才而擢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
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事詩夫官所以防壅蔽而卞民利病，以以此乃以計答付之大臣，則
將有擊姦之志，必緘口以求，防大臣壅蔽，陛下當何從其是非。今乃漫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即位於南京，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illegible]）

高宗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丁未（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illegible]）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四方漕運為便。（靖康之亂，王在濟州，趙通天即位。）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受命謝罪於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劉時舉曰：前代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媲美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中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家之致也。○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

遙上（欽）（宗）（帝）（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母）（韋）（賢）（妃）（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李）（綱）（為）（尚）（書）（右）（僕）（射）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能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illegible]）且。○（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illegible]元祐之人[illegible]）

（仁至之謀諸及宣仁[illegible]修正實）

劉時舉曰：誣衊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宗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際，使非元祐之後在人耳目，又何以開中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陳興復大計，帝欲留之，潛善等沮之，故出。）○（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illegible]）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書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決戰守之計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信撫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為今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戮力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以所謂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illegible]勸王之師[illegible]○[illegible]○以傅亮為河東經制使李綱言今日之事當控戈據險內修外攘使



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幣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以宗澤知開封府○呂好問罷知宣州[illegible]○[illegible]張叔夜自殺於金中[illegible]

呂本中曰金再犯闕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以孫軍入衛其忠義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義不食其粟及入境聞過界河扼吭而死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既至誅捕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降之澤乃渡河約諸將共復事宜以圖恢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又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



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是知名○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所招來豪傑時岳飛上書言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當越職言事奪官歸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貴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術武經○[illegible]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

宗之沖澹俯從建議而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為狂。

付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幸揚州。

高宗建炎二年戊申（金將兀朮犯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兀朮自鄭

抵白沙，京師震恐，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棋，笑曰：何

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令人果敗

伏兵。又金人復入滑州，澤步將張撝率往救之，衆寡不敵，或請少

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

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威聲日著，北

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五月下詔還京師）



始宗澤請帝還京，遣子穎詣行朝上疏曰：天下之

見而為待時而動桀不成，今收復京城，而金人背盟渡河，擇敵

而欲陛下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鼓以時而言

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果斷而已。又

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

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效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

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

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以恩義感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

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王榛將渡河入汴，

乃降詔，擇日還京。

（宋宗澤卒）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而為黃潛善、汪伯

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

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

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

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

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不許。充酷而無謀，士心悉

反，澤所結義豪傑雖以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賜布衣譙



（史為仲監州酒稅平子通）仲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仲。仲舉子程

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

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金主晟遣兵至揚州）

（帝如杭州）

三年己酉，金粘沒喝陷天長軍，帝奔鎮江。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州，

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時汪伯彥、黃潛善方

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輒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

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

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

二帝毋后誰為之一尊禮思之又思乾乾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廣州教授林勳獻上本政書凡十三篇。欲做古井田之制。每夫受田五十畝。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歲輸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輸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朱熹甚愛其書。東萊呂祖謙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周德恭曰。本政一書。深切時弊。宜為朱子之所深愛也。宋不能用。可勝惜哉。

湖廣宣撫使李綱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膺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闈。長者陵寢。偷安歲月。累蒙輕棄。及虜騎奔逼。匹馬南渡。一旬取縮。惟務遠避。軍民愁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修戰守。二曰。置行營以正則緩急之勢。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荊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正國體。書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十餘。

周禮軒曰。胡寅一疏。忠憤激烈。深切時病。誠高宗所宜聽。而高宗何執徒不聽。而羅言者與。誠則呂頤浩亦不能逃其妨賢之責矣。

冬十月張浚治兵于興元以關中殘弊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規開為隨軍



轉運使。寄總四川財賦。時蜀上供及常平米以輸軍。猶闕甚。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擇將帥。淘汰冗餘。而貪猾認為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嗟。斷而敢行。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補重寄。舟於月當川得士死力。賞用不貸。責取辦於開。開悉智處。于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贍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將兵慶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躍如雷。子羽為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沈與求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與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與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金兀朮入寇○○○○○○○○時江浙付委于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亡無制敵之方。及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不從。兀朮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

八月以趙鼎都督川陜荊襄諸軍事鼎乃條奏便宜未幾非忌石抑之

鼎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罪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將明之下矣伏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召張浚于福州（以麟猊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會金師南下猊自泗攻滁麟自楚攻承州）（計諜間去飛報張浚也知于金主乃命將渡江反萬）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諭將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抑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行耳擲曰然則



當思歸路張浚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湖福建俾以所遣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遂召張浚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陜陛辭時淮報驟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使閤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全次于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浚至見趙鼎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喻樗字子才）浚至江上諭諸將士見浚勇氣十倍

金兵引還劉麟劉猊（皆劉豫子）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又語張俊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趙鼎奏金人雖退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侍從臺諫條具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胡寅上疏曰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惟宜於防



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非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也今當於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兵偏將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荊襄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條畫當因使之營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陜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

俊為崇信軍節度使

六年（丙辰）春，張浚分諸將于沿江進屯。俊屯盱眙，世忠屯楚州。浚以世忠、飛二人可倚以大事，乃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喬屬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今淮安府）遂為重鎮焉。○六月，張浚命岳飛上流兵，飛屯襄陽，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襄陽在山東省東……）

浚表請，不許。○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犯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麟遁歸。全南者渡初退。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朝廷大懼。張浚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



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劉猊至藕塘，沂中與大破之。猊曰：適見鄰將軍銳不可當。即與精卒潰去。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飛引兵初還。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頗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乃罷鼎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皆一時之賢，人號為小元祐。

七年（丁巳）何蘚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百官上表請遵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從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還，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輔臣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以岳飛為京湖宣撫使，進拜太尉。時韓世忠、張俊皆以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有隙矣。

贊周曰：封爵，朝廷所以待有功也。飛功既高，則爵位尊崇亦分之所當。張俊忌特以昔日事己之故，而忌其軋己哉。

劉光世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軍士多降盜張浚書其罪而罷之不
撫國事光世引謝乞解兵柄遂罷為萬壽觀使 [illegible]
[illegible] ○四劉光世罷以張浚張宗元監其軍光世既罷見帝於
論張俊之罪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欲荼毒中原以中
國攻中國彼將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
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
走河北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
臣如此顧復何憂然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
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



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
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
眾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
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音拂）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即日
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步歸廬山浚怒奏舉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
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權其判官○九月召胡安國
詔禁程頤學安國未至而罷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
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學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
可學而至令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矣
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
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望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
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
除知永州○六月罷岳飛張宗元諮入覲遂還鎮飛上言 [illegible]
間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
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
之地願陛下上遊用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
人用命不報○淮西副統制酈瓊以眾叛執呂祉殺之時以王



德為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軍令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訟于
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乞罷瓊兵柄書吏漏語于瓊
瓊怒執祉殺之遂叛
丘瓊山曰甚矣武穆之知人也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漏泄軍情
以致酈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瓊之叛祉致
之也祉之死瓊之叛又張浚不能武穆致之也
張浚免安置永州（[illegible]）浚聞酈瓊叛始悔不用飛言
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
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illegible]）檜由是憾浚

秦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丁南湖曰、按秦檜與敦復共成和議、使所親諭之曰、兩府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所勿言、檜卒不能屈、及檜相而敦復獨發之、是即張九齡之先識李林甫也。况檜既相、即引身求退、閑居數年乃卒、蓋匡國之忠、保身之智、可謂兩全矣。
六月觀文殿學士[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 〇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二人不主和議、秦檜患之、薦蕭振為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



去就矣。〇趙鼎罷〇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為宋此怯故檜所以遂其計）先是群臣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復進前說、知帝意不移、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為疑、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列與謀者。
金以[illegible]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之地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行此數、趙鼎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〇詔侍臣議和金得失[illegible]〇先是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辭視國書、非是論之、不聽、請罷、秦檜以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晏敦復尹焞朱松（朱子之父時為校書郎）等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金、今迎梓宮、往復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



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異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衡之宜、莫若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惡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

矣。糧食可惜也。○遣使諭飛班師。飛遣將分佈經略。而自率軍長
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今豺虜狼狽。出兵正固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
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
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不可。○飛復使王貴復潁州。金人八寨。而遂復汝州。鄭
瓊與金烏祿在老鸛關。德平曰。夜又來易當也。御引去。守且統太尉以獻于朝。欽宗問狀。被對曰。值秋時將士乞一貫。人來由是人乃為王義人。○飛敗金兀朮于郾
城。又敗之于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先是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
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
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僵屍滿野。



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
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
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師十二萬。侵潁昌。飛使王貴及
子雲又大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使梁興渡河。會太
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垣曲縣名屬平陽府又敗之于沁水。沁水縣名屬澤州遂復
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飛又大敗金兀朮于朱仙鎮。兀朮走還汴。
飛遣使修治諸陵。
○兩河豪傑起兵應飛。復河北州郡。響應于飛。將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
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豪
傑。相率以香汾隰衛之境。皆期日勝兵。與官軍會。父老百姓。爭挽車牽
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
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
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其眾內
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在遼東與諸君痛飲耳。因上奏與等
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
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五知飛志銳不可回。



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
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
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
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
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鎮。棄
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
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
及飛還。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

與帝同之。張拜謝而已。

八月禮部侍郎兼侍讀張九成罷。秦檜以張九成嘗傍陳剛中淩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盅七人撓訕和議故也。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欲。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及為刑部侍郎。處以和議為非。秦檜諭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也。乃罷職。

十一年辛酉金兀朮入寇廬州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皋濠州



劉錡嘗敗兀朮。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乘勝追北。兀朮復陷濠州。○金主亶謁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旦兀朮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赴闕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有是命。○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罷。以錡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二人與關于朝。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遂罷錡知荊南府。○罷知溫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詆王安石父子學術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檜猶未已。以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辨書。因推辨學三十九卷。時蓍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張俊岳飛撫軍于楚州。飛在楚時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每屈己下之。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沮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又欲修楚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由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聞飛于檜。檜大怒。先是飛以兀朮易乙任。不肯附和議。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忌曰。君臣大倫



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逗留不進及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 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綱目斷曰。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俊忌之于前。秦檜忌之于後。金人忌之于外。群小忌之于中。不能見幾而退。自是而父子還刑。岳公亦昧于進退之機矣。故君子始為秦檜取。而終為岳飛惜。

冬十月下岳飛岳雲張憲于獄。初俊按秦州。開金朝蓋疑習不祀合

兵先測敵因。隨手制世將。往夢之。世將開畢安出。其法曰。每戰以長槍居
前。坐不得起。次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
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
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
謂之疊陣。蓋此古束伍令也。璘以此法大敗胡虜。朝廷方主和議。詔班師
還鎮。胡世將惟浩歎而已。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密謀。誘飛部
曲能告飛事者。俾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雕兒。
以奸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俊謀以張憲王俊



告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乃自為狀付
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
鞫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
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證憲事。飛笑曰。皇天后
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
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
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
乃改命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
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附會
成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
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
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
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世忠之救武穆然不力救之也卒不果）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
言官論之。遂罷為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
攜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
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



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語。孝義輕財。持軍嚴整。與
士卒同甘苦。飛伏旭書。莫不精絕。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秦
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飛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凡諸坐飛黨者
或黜或死。將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
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事君忠。慨然以恢
復中原。誠懇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帝嘗戒之曰。卿異時
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
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

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殿去耶。始見秦檜，語曰：致
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
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
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
俄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十四年甲子，王倫為金所殺。金欲以倫為平灤(音鑾)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
而來，非降也。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乃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
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污以偽職，臣敢愛
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我王倫使金無狀，不爲名于所予。然不肯辱金以死，亦可以少贖前愆矣。)於是河間地



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秦檜以子熺兼秘書國史，又禁野史。(蓋為人所議故也。)
黥杖太學生張伯麟于吉陽軍。伯麟嘗題太學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
殺爾父乎」。(吳伐越，吳王闔閭傷而死，子夫差立，嘗使人立於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爾忘越人之殺爾父乎。報曰：唯，不敢。伯嚭望其君以敗越，越人以求金帛之，使高宋知夫差，則謂見可以恃者，可速中原，可侍檜身不懼，夏然伯嚭而後罪焉，此吳不歎中興也。)秦檜諱故也。
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惡其不附和議也。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
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十六年丙寅，十月，故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忠顯公韐之子。)子羽天性孝友，慷慨
自許，料敵決策，皆無遺算。其為政，鋤強扶弱若神。疏財重義，振人之絕，
惻，皆倒廩。吏部郎朱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念如己，教其子熹，熹
己子均，卒以道德成立。平生再竄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
誠，則至於沒而不懈也。○徙張浚于連州。有星孛于西南，萬壽觀使張
浚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夫人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
堪。許氏見其形瘠，問之，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
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
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
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此臣所以
食不下咽也。秦檜謂己太平，日與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遂貶連



州。
十七年丁卯，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先是鼎潛居謝客，門人故吏皆
不敢通問。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
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
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
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
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
相，則趙鼎為稱首焉。
十九年己巳(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改天德元年)，金丞相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三十一年辛巳○金世宗雍大定元年　金主亮遷都于汴。金主南侵之志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遂使徵諸道兵，遂遷都汴京。○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淮漢之地，指斥廟諱，責帝之失。金使來言趙桓已死矣。○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金主衣服乘馬，具裝啟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金人犯黃牛堡，吳璘擊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同休戚，收衆狼勝戰成像而所以救之者剛中之功也。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調兵分道而進，大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剛中選補其有功李[illegible]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欲奏曰：身膺職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淮東以拒之。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于淮陰，以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攻通州兩縣。敬帝手詔史浩獨夫為宗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劉錡將王權軍敗于[illegible]。金主亮入廬州。錡遣大將王權拒之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師潰于昭關。金主亮遂入廬州，進次和州。○帝親征，詔劉錡還江淮，以馬軍九千來邪石島。毛是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入對。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少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當斬。大事去矣，用命下詔親征，帝從之。○太尉威武軍節度使劉錡卒。初，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錡慷慨沉毅，有儒將風。金主亮南下，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至錡，莫有應者。尋卒。○召張浚判建康府。浚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虞允文大敗金軍于采石。金主趨揚州，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號衆明日濟江。會允文奉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令諸將列陳，部分甫畢，敵已大呼，虜數百艘絕江而來，士殊死戰，遂大敗之。亮乃率軍趨揚州。采石之戰，不過散卒數百，而破虜十萬之衆，以弱以力皆不可敵也。允文書生，猶能任之，非運籌決策有大過人者。○金主亮為其下所殺。先是亮至瓜州，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比又聞葛王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金師渡淮北還。○以吳拱守襄陽。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

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救之

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業之

龍門綱鑑正編卷十九

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 諱昚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高宗養子立為太子 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諡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帝自上皇 事上皇二十六年盡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毀瘠以有恢復之 志值金主賢明仁恕號稱小堯舜之盛和好以休息矣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癸未 正月朔帝受朝於文德殿還朝於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以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力詆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多所彈劾而叩其官而不名之貪鄙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因曾被論罷欲渡江以復直言之臣次膺為首○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浚使邵宏淵李顯忠帥師伐金顯忠復靈璧縣屬鳳陽又復宿州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孝宗專意任浚浚專意任李顯忠故其克敵之功有可觀也○史浩免 以[illegible]議江淮事者有三 [illegible]思退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倘聽浮議之士躁興不撥之師輕退則損費以為功虧至則斂兵而遁取快一朝含冤萬世退語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兵浩當不可四恐失機會乞出兵侍御史王十朋因劾浩懷姦誤國等八罪乃罷知紹興府○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二人各懷異見 而宏淵以輕佻之才臨人之上宏淵然顯忠亦有貴為富顯忠不收斬時不相統攝 於宿州時宏淵決欲金集傷士卒尤何興出以紹縣小忿去拜上以見 攏萬士士皆不悅者以 金孛撒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 宏淵之不平而清之以 力夫繫宏淵 顯忠率所部力戰卻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 陝兵不動 忠遣覺將降令閉城以攝金守將力出陣宏淵恥功不自己出 有降千戶孫宏淵以降其腦○見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 兵不動且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顯忠知勢不可為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還揚州上疏自劾





宋史斷曰宋之委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衄若何哉蓋以英快而不能下士智銳而不能知人故其進取之機朝蹇漸去金虜無可乘之釁江南無可分之兵張浚奉命治兵於陝召熙河六路兵鼓行而前欲復拒兀朮之說必與虜戰遂為虜所衄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酈瓊本與王德等兒素不相下所議言其必叛而浚然不聽此所以有酈瓊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都督荊襄諸師李顯忠邵宏淵當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

不相能又若鄭瓊與王德之不相下而復不能察其士卒憤怨從之而叛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晝伏抽敢智慮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略中原豈止如是而已當平之從李綱而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變岳飛在營浚忌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還符離之潰虞允文適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集敗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哉浚之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詐懸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詔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士大夫主和者皆議張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



浚召陛于朝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心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何如

胡進芳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

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金人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遣盧仲賢報之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州而湯思退等爭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失所言忠義遂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詔廷臣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遣胡昉如金軍綱目書云金事之使[illegible]天下痛心疾首無時可忘而[illegible]之時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然則和[illegible]金則夫[illegible]然在目何必議也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業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哉及入對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切經物(?)並留待命境上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損[illegible]



綱目令後真王之望是金不肯一然而宋欲[illegible]和史舊當之時決不可誅者歲幣我從得而惜[illegible]然為[illegible]通有汲[illegible]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胡新安曰觀此言則知孝宗復讐之志何其決也

二年甲申正月金人既執胡昉尋遣還金使[illegible]忠義以書與[illegible]之以行人何罪卿當遣還[illegible]事令元帥府從宜情見(?)八月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誣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請解督府乃罷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自是朝廷決棄地求和之議矣

嘉泰後指綱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也

元年壬午(五)月以天台王質知州柴瑾爲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

父松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

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先學焉及擧進士爲同安主簿

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

實而主於居敬帝初即位熹上封事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

可和除幾切後召入對言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

勝與湯思退議論不合而歸陳俊卿劉珙薦之累召不至帝曰熹安貧

守道廉退可加敍有是命

龍門綱鑑　卷十九　宋紀　十三　王光閭

淳熙二年乙未(三)月…楊甲對策言妖祲之不經者二事其

一謂紀綱踰節監察敷於微其一謂求士之術其及兵者不過一言

而已是以議兵革爲謹也帝覽對不悅寘之第五

五年戊戌七月知泉州府劉珙卒珙孝精明謹始終遇事立斷剛果

極孝其在州郡愛民親士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

嘗以死生動其心知建寧　大修學院教士數十人屬狀試往遊其間

者以古人爲己之學以明　程顥嘗官建寧屬邑爲之立祠學宮刻陳

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

不知臨沒上疏以未能爲國家報雪讎恥爲深恨又率軍民服布巷

子也

發相與祠之帝聞訃一日命有司擧致其喪贈光祿大夫謚忠肅

六年己亥(三)月…以京秩…知建寧

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

立紀綱大要以民貧賦重宜計軍實去浮冗爲言反復切至

七年庚子(三)月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

龍門綱鑑　卷十九　十四　王光閭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穎悟夙成父浚

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

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

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

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

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栻聞道

甚早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

見者也學者稱爲南軒先生(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爲翰林學士

六年則分遇頗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

丁劭湖曰周益公在高宗所擢第試館職即將其掌制手矣又孝宗則有應詔十事等箴事光宗則有用人求言二事等箴事寧宗則有直言四事等箴凡皆謀大事決大議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是誠名宰相也公雖詞臣之冠豈可以詞臣目之耶但光寧釋授之際懼禍而去為士論所少云

呂祖謙作大事記

丘瓊山曰大事記者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訖於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核精詳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祖謙作此書蓋抹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溫公通鑑等書而參諸百氏之說以究其源而又為之解題史綱之作博採群言略做此書而間有所附論者倣其題解也

八年辛丑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乃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學以關洛為宗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學者稱為東萊先生以王淮為右丞相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



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至郡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逸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獎之乃進熹直徽猷閣冬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先是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擇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產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責籍以貸之

九年壬寅以朱熹提舉江西刑獄熹不拜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主管山西崇道觀

十年癸卯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以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臣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知也而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考察

其人稍稍收用庶幾多士廉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欺
矣以干治鬻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燾也帝從之由是偽學之名稍弛
於世復直學士院尤袤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
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
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
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盛世所
宜有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
十四年丁未冬十月太上皇崩帝欲衰三年群臣屢請遵易月之令不許
泉州晉江人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制景帝不



師典禮後世遵之後紀遂廢晉武欲申秋服喪群臣不從惟太子之號
元魏孝文帝依古制衰麻合於先儀遂終三年之喪其餘無足議也以日
易月之論始於憲宗隨時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
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欲行之補卑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歎也壽
皇孫觀之孝根於天性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終
志斷然不移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十五年戊申春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王淮罷周必大薦朱熹為江
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
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慮
明施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
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其天理人欲果天理那
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那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
凝滯帝嘉納之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不至熹因進封事其略
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從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
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詞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
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
草奏辭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



道明義理以絕邪說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
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
既政有指道學為邪說者乃辭新命除秘閣修撰奉祠遂不果上
十六年己酉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是為章宗
史臣贊曰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文明之主仁簡節儉明達政事好
賢訥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
堯舜
黃洽罷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為人質直端莊宜為大臣嘗言居家不欺
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四年（癸丑）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孝宗時一時豪儁，志在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圖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書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未行，卒。

丁南湖曰：陳亮有賈生之文，但無董子之行。不辭害己殺，則持身之道疏；童僕殺人，則正家之道疏。宋史氏傳之於儒林，亦過譽矣。



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五年（甲寅 [illegible]）壽皇有疾，群臣請帝問疾，帝不從。丞相留正等率百執事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閉門，群臣慟哭而出。（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以彭龜年、黃裳）此有關。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固請，許之。

胡新安曰：孝宗復讎一念，上通於天，類能揚高宗之志，而欲臣不能脫秦檜之謀。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能與乾淳之治，則不可誣。又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奉遵慈儀，說斥宦官，嚴飭戚畹，史事王業蓋無有之，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雖不及，亦獨推末年聽陳賈之為禁，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為可惜也。



（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左選郎官葉適以帝疾不執喪，中外疑懼，言于丞相留正，乞早建儲，以安人心。正從之，率宰執入奏，請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得之大懼，稱疾而退。（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逃去。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時將樞密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遂決，乃與[illegible]等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遂乃與知閤門事韓侂胄定計。

熹謂黄幹言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昔也。幹自少用力於敎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人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讀之。淳遂棄其業而學焉。及熹來漳。淳請受敎。熹爲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熹退自守。嘗論天下之事。分于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爲人。自足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而細中要果決。分于此以求。名其齋曰。吾於聞學。雖未能周盡。然事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所礙耳。○黄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蔡沈凡定于此。其詳像。○輔廣淳謹端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說。



則朱熹以來學之與。後世論者以爲集諸儒之大成。大小成者有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爲大成也。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粹。之正。同亦有得於熹。而復能全其所長。救其所短。偏至於象剛之高明。而偏未脚于實。朱震之弘毅。而所未至乎能方者。得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補其所未補。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後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爲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此。理樂律有指歸。與蔡氏之上下其論而融合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昧于以所長者得也。其非能與之講評聚酬可相伯仲。而文其高深之異。然則豈均之哀。謹問何等之門。使未者不迷其途焉。於施措用者。群受進退。不辭其繁。吾居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說。臨民幹方。拂奸欽恤之。不遺其力。凡當時渊擧之志事功者。陳同父輩。及遊之也。林求諸史者。乃寄若呂祖謙之要。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吳。呂氏鈞夫輔翼之以共爲。遺經。不幸短世。而其時寒於樣。爲扶道之梁棟。又通張呂。惟陸象山兄弟始異議義論。而與平異其所長以爲已有。于審於之與。與項平文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於義理不深。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爲己。多不得



力。又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豈不獨一世羅。又與呂祖謙書云。才儲好發自不可遏量。可致雖也。熹于其文云。凡力征來而象數相與極論而終歸。自是以混進合爲同。又曰惟兄能之光粹。深中正而與禦至其時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哉。然則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道致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全如此也。繁也。簡也。博也。約也。精也。粗也。諸儒之學。於其塗如此也。而熹獨兼收以要之。殊途而同歸於己。爲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

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樹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及長對竟讀書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庵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樹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教受殊孟浪也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四年丙辰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竄太學生陳宜中等於遠州時帝年長高而閻貴妃專寵僕宮頗預國政宦者盧允升等用事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婿夤緣閻妃及盧董進得擢侍御史柔佞善逢帝大悅



之槐惡其爲人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恚之乃上疏劾槐強本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擁迫之出而驟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攻大全之奸大全怒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illegible]○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帝御集英殿試進士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圍合州遂卒於合州城下

景定元年（庚申蒙古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蒙古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薦人才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

二年辛酉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栻爲華陽伯呂祖謙爲開封伯○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知無不爲罷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蒙古以王恂爲太子贊善燕王常從容詢恂以平心之道恂曰常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



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翼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賈似道以湖南制置副使入相似道忌功欲汚蔑閫臣忿向士璧輕己建議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等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士璧所費尤多竟安置而死信州謝枋得以給錢散家資從衆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葵乃自償萬緡除不供繳乃上書似道有六千金而貴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卿而棄干城莫可問于鄰門遂得免徵餘者

四年癸亥二月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爲提領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邊餉當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

貴浙西兩浙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紓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

按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既而轉爲派買。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買數少者則給銀券。稍多則於限外多買。始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給度牒告身準直。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及收入之數。田畝或少或尤。租仍責佃人。或貴或賤。凡有虧欠者。悉取償于田主。六郡之人。家產蕩矣。

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由是野朝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徐經孫條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

龍門綱鑑　卷十九　宋紀　六十一　至建閣

動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庇端揆。則務於擠民。欺君則將來數兵以危宗社。擠民則必施重刑以將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矣。蓋買公田以逐似道。或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亦與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以我不可以負鄉公。亦封印歸。家不起。時人稱爲三賢。自是浙中大擾。官吏承風。組多買而田不足。六郡之人莫不破家矣。

劉整之叛。劉整言于元人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使以玉帶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文德許之。元使者曰。南人無信。安

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使以通好。乃爲請於朝。開榷場于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壘。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焚掠襄樊城外。兵城堡嶼。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

彝國曰。襄陽要以資敵國。適所以自斃。蓋襄與國家之屏蔽也。今開榷場而築土墻于鹿門之外。則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而中國之勢益弱矣。

五年甲子七月。彗星。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

龍門綱鑑　卷十九　宋紀　六十二　至建閣

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公田之說。公既熟籌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

十月。帝崩。太子祺即位。

謚議曰。按謚法。惠遠崇業曰理。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大定功曰武。聰明文思曰安。協時肇享曰孝。述夫仁義。咸有典書。遺德仁義。皆帝王之懿稱也。而獨號以理者何。太極理之根源也。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萬事萬化皆于理乎出。而帖師則未然乎是。先儒則講貫乎是也。自我藝祖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發明道理最大

張弘範劉深等皆將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且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從還崖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舟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登柁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宋亡



史斷曰宋亡御難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卯發杭州都統姜才真州守苗再成常州見制王安節湖北提刑陳起巖安吉守趙良淳兼為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制史趙良常州府兵嘗參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殿帥陸秀夫參謀趙與擇與亿守陳炤通判張日中湖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進士尹穀太學生徐應鑣等皆其卓卓者其餘尚多有之當存臣似道禍國積累忠文李二公獲不害於制及丙子之變制臣或降或遁而御史殺著二公也蘇軾有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於無伏節死義之臣信哉

南宋自高宗建炎元年至帝昺祥興二年共二百五十一年

右宋自太祖建隆庚申至帝昺祥興己卯通計三百二十年

元紀

世祖聖帝名忽必烈，睿宗同母弟也。以庚申中統紀位，至元改元。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帝仁明英武，素立大功，平宋兵，奉旨日驗，遂混一區宇，文治昌知，將知儒術，等改城基址，大興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

世祖皇帝至元十六年己卯宋帝昺二年○宋春二月張弘範等滅宋。弘範召以厓山。既平，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建司天臺於上都。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為之，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真。又請上都



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營途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葬瘞之，官給其需。○詔太常議定州郡社稷制，度祕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擬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為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丁南湖曰。立司天臺以測驗天文，社稷壇以祈報地土，安樂堂以圖養民。世祖混一之初，首以三才為重，其用心之心，豁欲邁夏而入羲今。

四月張弘範李弘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所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非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北，賴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



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君，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孛羅怒，命囚於獄。其忠義見之於詞，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

瞞必用涓涓之生靈塞有江湖之思焉丈夫拯溺以不當仕元爲職
終云云。國已抵所遇之不幸矣。以是論公。公復何尤。又謂許子尙以
生民爲念。崖動世祖以通和鞍部。息有南北之民。庶幾有及人之功
將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則少寬矣。豈亦未見主稿
集所著公神道碑耶。
秋八月。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逃者僅三人。○九月。詔焚道藏。
諭天下從根深張易言。惟道德經。紫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也。
周靜軒曰。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僞也。特因救桑門之說。故焚
焚桑門爲乎。道書旣知其僞。而佛書則可以爲眞。而得謂爲世乎。如
宋之獻宗獻於道教。而厭桑門之說。世祖就於桑門。而焚道教之書。
二君皆有一偏之弊。非誠於不敢者矣。
十九年壬午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時阿合馬。專權自恣。
稿因欺君。皆因人心憤怨。陽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王著
爲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明臣王幬曰。著激於
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
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者也。
袁了凡曰。王著素思怨於阿合馬。爲天下除殘耳。昔商容晉桃羽翁
柔於馬後。欲以代紂而不能。逃去伏於太行。馬渐雖欲以恥桀森始



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得狼之徒。乃又誤中於副車。位孚晏小捷於劉
懷。扶風刀利董卓。而爲卓所殺。抗全亦見是於泰捺。如著雖見殺。而
阿合馬已塗腦於著之手。著可無五子之恨之已。
詔戮阿合馬屍還籍沒其家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令中書毋問
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
墓剖棺戮屍。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
屬財產。九月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擬宮院御
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削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
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兼提
舉浙東學校洙寓衢州。或言其爲孔氏宗子。召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
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辛命以是職。十二月殺故宋右丞
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
帝求南人有才者甚亟。王積翁等爲之奏。帝欲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
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
也。若遽官之。非但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
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
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
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

人合乃王者之不同者也謝書畏精熟對笑耳

二十四年丁亥(元)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將江南諸縣各充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擧司。設提擧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不復設集賢等官。鈔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

任文程曰。自宋人為交會。金元承之以爲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必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些直而至於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乎。不可乎。行之既久。終莫之行。如元人者可鑒也。然則鈔法終不可行歟。請備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銭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可也。

二十五年戊子(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驛。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愚戆。斯不可以屈召命亦明矣。

發明。枋得宋之亡。而備書宋亡者。嘉其不忘故主也。書辭不受。于其堂義之。觀其所上之書。則忠宋之心可見矣。則視當時仕者。雖置不風馬牛之不及哉。若枋得者。不可謂之非仁者之勇也。

(置)(徵)(理)(司)(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桑哥稽查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財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罷尚書之政。擇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羈京師不遣。奏罷復之者六。帝皆不允。

二十六年己丑(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不)(食)(死)(之)初桑哥致魏天祐逼枋得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亦嘉其忠。又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前。一死於十五年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

推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我非材，胡以詭辭屈人。云：雪齋君、郝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尚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去年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卒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俯仰。每論興廢中，毀不顧諸家，常若有千古之嘯者，而以振世教主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

周靜軒曰：枋得之死，實以不速爲譏。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敗何不死爲言，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方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使即先死，良將退據山谷伏藏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爲義上之大仲乎。迨



夫兵敗而遁，隱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今宋也。所以間關數年而弗克致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既亡，職分當死。然苟親尚在，則于義未安，於情未忍。故前數之不至，則其守義之心可見。待其從逼，執之至燕，則其不出之心可知。迨夫待立不死，絕食而死，是即漢龔勝不食周粟之心耳。嗚呼！枋得全節於衰季，千世之安可以死之遲速而議其之哉。

二十八年辛卯五月，復置翰林國史院學士，尚至元，以慶國辦事同之曰：古有所謂不忍之性者，斯人之徒歟，遂不難致之。

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以世祖更新律，以公規治民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八月，平陽地震，壞民居萬有八百二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

二十九年壬辰三月，以翰林學士楊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恭懿本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命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授時之議，及奇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至是御史臺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遹、王惲、陳天祥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卒。

三十年癸巳春正月，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因年四十五，無子。延祐中贈



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丁南湖曰：許衡、吳澄仕元，君子恥之。獨劉因不仕，故其風節扶持世教，是誠元代一人哉。嘗以許吳皆得從祀孔庭，而議者謂劉於經無所箋注，乃不見取。殊不念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從祀之典，特爲世教耳。若果專取箋注，而責其箋注，豈所以崇世教耶？况劉有四書精義、易繫辭說等作，皆箋注之極要也。彼議者何不察哉。

二月，回回學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此錢以賙貧者。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時帝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

新之手。殺不亂誅。乃賜幣帛。此皆過於姑息。而非奉天伐罪之意也。
昔管蔡流言。周公誅之。豈周公乎亦用氣耶。奉行天討。不能順依息
以曆公法耶。今而非反者從寬。爲惡作逆者賜之幣帛。抑不知有功
者將何所賞乎。元之政刑如此。又安得久享其國哉。

四年辛亥春正月庚申。帝崩於玉德殿。廟號武宗。○皇太子罷尚書省。誅
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羆。流忙哥鐵木兒于海南。皇太子以脫虎
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誅圖者欲悉擒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
曰。爲政而首尚殺戮。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
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李畢帖木兒等。皆貪冒



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
書省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周靜軒曰。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其罪亦已甚矣。五利五用。
合此而誅。過皇太子既知其惡。悉皆革改。脫虎脫等則誅。忙哥鐵木
兒則流。所以分首從而權輕重也。此皆前人已壞之轍。苟不一新政
令。則四海困窮。而天心厭矣。是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
心之天理。而斯世亦不爲之一快哉。故備表而出之。

召先朝舊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程文海等。十五人。皆赴闕同
議庶政。惟天祥等五人不至。李謙上書陳九事。劉正陳八事。皆欲朝廷
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皆切時弊。

三月庚寅。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爲仁宗。大
赦天下。○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
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
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懼累日

周靜軒曰。帝既不能親其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猶庶幾可也。
今以邦寧閹奴俾之掠諸先聖之廟。既而大風滅燭。弗克成禮。此蓋
夫子在天之靈。不欲享此非禮之祭。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
之之禮。是則欲敬孔子而反所以褻孔子耳。



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己任。且當時賜予
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侈。獄訟繁興。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
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乃在嚴刑。汰冗吏衆。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
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勵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
曲爲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帝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
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帝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漢學。如不忽木等。皆教
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爲
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者爲定式。既而李孟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臣

日以朔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推任國學教師。如之入學求了。而將保之。
來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秩。量才而將保舉。
亦任用之。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武宗以帝為皇太子。武宗崩。遂嗣位。在位十年。年三十六。○帝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敦族為治。一遵世祖成憲。爲元代守文之主矣

仁宗皇帝皇慶元年 壬子 春正月。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輕視。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勅左右勿撓律乞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群臣無功而受封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戒左右勤職業。勿希



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人事初定。狀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援。王公師保。接踵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習才悉成。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已自今雖大臣。可息銅選。使其餘內外大小官稱。必依任滿方許推遷。庶幾朝除夕改。僥倖長姦之弊。

周靜軒曰。仁宗即位之初。首為此來。敕令左右勿乞加官。則其防微杜漸。革濫緣之途。遏鉅離之路。而向之所謂僥倖加官者。一切罷之而不敘。皆撥亂反正之盛心也。直書於冊。豈予之耳。

二年 癸丑 春二月。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故國家所宜寶也。
三月有星孛于東井。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興農務。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參行之。

丁南湖曰。天挺為元好問弟子。初蒙世祖嘉其容止。及遇成宗。擢其肯言。賜黃金百兩。而不受。至仁宗復召其議大政。遂成皇慶之治。所陳七事。乃其一功也。厥父和著武畧於太宗憲宗之世。則天挺可謂世臣之賢者矣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丘瓊山曰。自唐以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後世因之。然其人於孔子之道。有發明衛翼之功。然後與焉。非徒崇德。亦以報功也。夫孔子有大功於天地。以其刪述六經也。世之儒者。必於是六者之經。講而行之。闡而明之。然後得以與於從祀之列。苟業其書而不用。悖其道而違此。皆食聖人廟庭之間。其心安乎。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宋王安石黜春秋之經者也。一時群小附和。羅廢之於從祀之列。其後公論乃定。黜而去之。元之許衡。則悖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外一會之嚴。

然許衡[illegible]之大臣皆容之爲君子歎曰仕元之人多矣乃[illegible]
責有可乘曰此朱子責備揚雄之意也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何責焉
十月以行科舉詔天下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
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于廷賜以及第出身有
差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設
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以李孟蹟行科舉取士故有
話

十一月京師大旱饑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
以對帝嘉納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辜明日大雪



丁南湖曰旱而自禱則大雨歧而自責則大雪蓋天無棄物不以天
災而怠其善亦不以災異而絕其民也

延祐元年三月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
家不幸而有是事其孰惜與者一人伐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

[illegible]初罷復興選法俱在國[illegible]既罷去舉制精嚴
文是復以科舉之門宏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
以次第升齋於上齋積分及歲終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理並優者
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以貢舉以之內以貢[illegible]從其[illegible]

二年春三月初賜進士護都答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春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周靜軒曰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
賜進士元自混一至是歷三主四十餘年所未嘗行至仁宗而始行
之其賢育才之意何如哉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為平爽以此也
若仁宗者誠功光祖宗德垂後世而比然為一代之規模焉耳豈不
美哉

五月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雷電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
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勑遣官致祭賑恤監察御史[illegible]
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



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周靜軒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是失其
常理是乃所以為災也是以三王修德百姓順度天地於焉而位萬
物於焉而育自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其氣山[illegible]移臨阯之患矣
然而欲天地之位必位吾心之天地欲萬物之育必育吾心之萬物
是則日所書山崩川竭者有矣未聞有山移者有故特從而書之

十月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
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聞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
帝曰孟頫　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illegible]

宜不惑動至是始於明年正月四時祀享數以為常崇聖單選宮

作覽姓葬觀百年慕與一〇且復見朱有感泣者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在位四年為御史大夫鐵失等所弒於行幄年二十一○帝天性聖孝仁宗不豫帝憂於天制以身代及斛位用法無私果於誅罰好賞進對大臣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 辛酉 春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於宮中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拜住請當進諫即袖其疏以入奏帝大怒既而曰非張參議不敢言 即張養浩字 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一帛以旌其直

周靜軒曰禁中張燈甚非美事世祖每痛抑之自是以後因而不



削其大關之道大矣英宗因張養浩之言罷為革罷是一舉而八筆從皆在其中又豈其他慢諫自賢者比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冊則下之之意益可見矣

(拜)(住)(諫)(罷)(西)(山)(佛)(寺)(錫)(建)(之)(的)(道)(史)(觀)(成)(建)(字)(監)(寺)(於)(制)(處)(干)

建西山佛寺觀音保等以諫誅凡東作方興上書極諫故死帝以

周靜軒曰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則斷不偏則聽否明之德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值東作方興之時營西山佛寺之役人不能諫也而觀音保等諫之人不能言也而觀音保等言之蓋亦忠於耕從者不聽則已殺之何為非其主何為

參猜之者是耶書數而不去其官所以論其失政之刑也

二年 壬戌 (春)(正)(月)以拜住(為)(右)(丞)(相)帝諭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戒者三畏祖宗畏天下畏大議見言未達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紊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丁南湖曰拜住有王佐之才而終身事業罔不效之生能成乎相業



死能共乎君難可謂一代之全人矣回視王安石三不足之言且則誤國而死則復其者何其皆不肖之相遠耶

三年 癸亥 (春)(正)(月)(趙)(王)(約)(異)(子)(致)(仕)(復)(遣)(同)(議)(中)(書)(省)(事)(吳)(澄)(約)(補)(孫)(直)(學)(士)特約字以年老致仕亞相拜住一旂攻勝莽從老臣傳稍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啟酌

(鉤)(鳩)(金)(字)(藏)(經)特方寫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請禁士吳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則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說因類其徒從邊

衛之職乞毋以大臣領之庶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
旌其直

夏四月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
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
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
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
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
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
民禁之



四年丁卯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先是監察御史趙思恭以
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迓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
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爲言帝
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秋七月帝崩於上都文宗不爲立廟號世止稱泰定
帝

綦實曰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
能知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茲其所以爲足稱也夫

明宗皇帝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南泰定帝崩大臣燕帖木兒迎立帝弟懷王圖帖木兒是爲文宗也文宗遣使迎帝帝即位於和寧之北立文宗爲皇太子未幾帝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帝暴崩在位僅半年

初武宗與仁宗約以次傳於帝延祐三年議建儲嗣時丞相鐵木
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譖帝於
兩宮謂仁宗及太后封帝爲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金山西北諸王聞帝至率衆
來附因居北部泰定帝崩於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燕都命收百
司印章時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居留守遂謀舉義大會群臣從兵皆
集及令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謂周王懷王也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
斬以帝遠在沙漠猝未能至而帝弟懷王時從江陵乃迎入燕都懷王
固讓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
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著朕意布告中外而



後可九月懷王即皇帝位改致和元年爲天曆元年明告中外以讓位
之意是爲文宗時倒剌沙在上都已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爲帝遣兵分
道攻燕都敗績齊王月魯帖木兒等以兵圍上都倒剌沙奉皇帝寶出
降

丘文莊曰考元史書阿速吉八不知所終而此書圖帖睦爾弑之何
諸泰定帝越前之意也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甘麻剌之長子於爲
爲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爲鐵失所弑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
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爲英宗所放則亦其所有矣泰定初立之年
即立阿速吉八爲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

宗遺命傳位明宗子。時妥歡帖木兒出居靜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封鄜王。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請立帝。以紹大位。於是遣使徵諸王會京師。坐是即位。中書百司政務咸啓中宮取進止。○壬辰帝崩。年七歲。廟號寧宗。

順帝 名妥歡帖木兒。明宗長子。文宗時貶居廣西。寧宗崩迎入即帝位。在位三十六年。大明兵入京城。走應昌。後一年崩○帝性柔少斷。伯顏脫脫相繼專擅。朝政日紊。群盜蜂起。帝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習政事。荒于遊燕。數群權臣。終至群雄竝起。王者二十餘年。曆數屬于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于一統矣。

順帝元統元年 癸酉 是歲六月。帝嗣位於上都。初文宗疏燕帖木兒請立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王。寧王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



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子妥懽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理當立之。乃令立帝於靜江。迎至京。久不得立。歲而燕帖木兒死。[illegible]后乃與大臣立帝。且曰萬歲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

(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傳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寵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二年 甲戌 春正月朔。雨血于汴梁。著衣皆赤。(三)(月)(天)(雨)(毛)。彰德臨城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以)(許)(從)(宗)(為)(掌)(職)(監)(黑)(水)(庫)提點。帝嘉許樹猷。世祖以不殺一天下。特詔求其孫從宗○八月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至元元年 乙亥 (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不)(軌)(伏)(誅)(伯)(顏)(殺)(皇)(后)(伯)(牙)(吾)(氏)初唐其勢被執。攀折欄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出宮。尋酖之於開平民舍

(十)(一)(月)(詔)(罷)(科)(舉)。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參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



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台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乃白身補官。受宣者甚多。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其數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翼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有壬以為大恥。因移疾不出。

行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開馬驀減歲額。翊角道。開經筵。中外翕然稱治。

癸未至正三年春三月詔脩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修之。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修凡幾刪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丁南湖曰。宋遼金三史。其猶陳壽之三國志乎。三志多不尊漢。三史



不知尊宋。其失一也。彼特修三史者。有議欲依晉書之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則亦可爲。奈何元之史臣。多遼金舊人。乃至三史以南北分列之。移予獨爲宋憾之。

仲凡令以入六。亂訐正作懲辭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待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爲貴官當屏。已非令典。況又貴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敕。追其粟。著爲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贓吏遇赦不許敘用。須竟其狀。遵曰。惡人固可惡。然與人倫雖重。因家以輕。使天下事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睨之文議遂寢。

周前軒曰。贓者國之公惡。非可貴之而責之。粟者民之命脈。非可入以而入之。於以且用贖者作之惡爲何如哉。順帝貴出於經國用。月竭。乃入民間之文。以補朝廷之官。其漸亦痼矣。故書譏之。

五年乙酉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卒。初巙巙知經筵。隨事規諫。常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

陳困曰。巙巙字子山。康里人。幼肄業國學。正心修身之要得之許衡。及久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爲貴介公子。其



遇事英發。掀髯論辯。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善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七月以宋濂爲金華郡學正。初公遷以道述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抱賢遠佞。抑奢從約。前後十萬言。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喜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之不可有爲。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爲金華郡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罔不通貫。而必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學。真知實踐爲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推其精微。而又善於詞賦。其言溫然。引譬不倦。故所至學者不

千里。挽舟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深淺。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
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
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言。及聞從等議。怒曰。汝謂民將
反耶。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決。明日脫脫謂從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
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說。從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
出從河間鹽運。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
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
至楊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工。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
拜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賞有差。先是河南



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
人一隻眼。而汝潁之妖起矣。

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
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五月。潁州（屬河南汝寧府）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潁州。（是時修河丁夫道民心益愁怨）
欒城（屬真定府）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
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等言山童當為中國
主。欲同起兵。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韓
林兒。逃之武安。（武安縣名。今長沙府是。）○六月。劉福通據朱皋。攻破羅山真陽確
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朱皋……羅山真陽確山俱屬……舞陽葉縣俱屬南陽府）○秋七月。以孛羅帖木兒討方國珍。敗績。命大司農達識
帖睦邇招降之。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丘瓊山曰。國珍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
人計。則痛誅勦之。以懲不逞。可也。乃仟於安之策。不誅不加之以罪。
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相繼効尤。明
誅勦。所在盜起。而元因之亡矣。

八月。蕭縣（屬徐州）李二。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以燒



香聚衆而起。○蘄州羅田縣人徐壽輝。一名真一。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
術聚衆。及以紅巾為號。國號天完。僭稱帝。

十二年（壬辰）二月。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字子威。潁人也。以（泰定四年左榜進）
士。授翰林……將江南寇起。黼出守江州。時賊既陷武昌。舳艫蔽江而
下。黼治城塹。修戰艦。訓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于行省。請兵
江北。以扼賊衝。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賊渡江。俄頃至。孛羅帖
木兒在江上。亦遁。黼孤[?]。賊[?]自山夜[?]。身先士卒。大叫陷陣。孛羅
帖木兒懼。退。賊大敗。黼謂其下曰。賊不利于陸。必由水攻。乃設七星樁
於沿岸水中。賊舟因風鼓譟而進。舟遇樁不能動。乃率將士合擊。賊以

鳴鳳擬葉樂，帝又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船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裝，自於殿宮婢子內選腰，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為木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周皆新曰：甚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蓋歲厭積，已半天下，而土木之工，已殷數年不可遏。獨不思夫盜賊郡縣，官軍衰敗，與夫獄兵四掠，新在霸縣。此正焦心勞思，修求治理之道，豈宜爲此而非妄務也哉。

書曰：帝觀龍舟于內苑，則元氏之亡，於茲決矣。



十四年甲午，三月，翰林侍講學士歐陽玄卒。字原功，瀏陽人。以進士累官至江浙儒學提舉，年六十七告歸，仍賜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拜翰林直學士，參修侍講者，辭後進還京，修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擢侍講南還，復除國史，元七年卒，年八十一，封江吳郡公，諡文，累階天則今將所官情向，月俸不敷，置產以佐其費，升朝提直操所職兼籌國而精敏，所著書，有日錄，積存集三十三卷，義為志七卷，筆記一卷。

丁南湖曰：宋濂元修二贊，皆又爲世辭手也。二贊稱公為今世大儒，又作元史而不以公入儒學傳，何耶？蓋公之道德政事，無所不具，儒學傳其一長耳。故二贊以公與虞集、揭傒斯等並儒，而歸吸揭厲為狀，最悉矣。知師者，莫若弟子，弟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此二贊足師之作歟。

冬十一月，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至高郵，連戰大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中書右丞哈麻譖脫脫有隙，嗾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詔削奪脫脫官爵，安置淮安。

十五年乙未，春正月，大斡耳朵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之以禮。不報。



丘瓊山曰：元主中國，至是七十六年，又十有四年元亡矣。而俗之妻其繼母，兄收弟婦，叔收侄妻，猶然於元之世，未嘗改也。夫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為臣王，實天之所正，洪範所謂彝倫攸敘之謂也。

二月，劉福通等迎韓林兒至，立以為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劉福通為平章。

夏四月，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于雲安。哈麻遣人酖之，年四十二。

史臣曰：脫脫儀狀俊偉，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惟惑於群小，急於私怨，爲十瑕焉。

時日始戒

秋八月太祖與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帝親用兵鄱陽湖 友諒敗死其子理僭立乃還武昌之。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空國而來。以攻洪都。長鎗竹盾。蔽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友諒益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親率諸將。以舟師二十萬。進攻湖口。友諒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于鄱陽湖之康郎山。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將接戰。生擒偽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文貴及其平章陳普



略皆戰死。辛卯復與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奔潰。其將紀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斂其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淺淺湖平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順流而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遁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既而明太祖復進兵圍之。

周德輿曰。友諒弒君之賊。不思自悔。乃舉師圍城。是誠天討之所必加也。兵出有名。士氣百倍。此所以為三代時雨之師也。既而小醜何支。是舟是群。直書破之。所以深惡之也。嗚呼。友諒恃其威武。進圖洪都。殊不知以逆攻順。自反不顧。則天以啟其斃而已矣。事固不永。為天借說。

十月太祖親征武昌

二十四年甲辰春正月朔太祖即吳王位二月自將征武昌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



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宰輔相。當守此道。勿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帥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米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

皇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太祖曰：寧不能以節儉之道示子孫，乃
導子以侈麗。但搗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
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錢塘人善鼓琴是成仙〕考正雅樂，推樂音律，及鐘磬
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周德泰曰：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於天下渙散之時，其聚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將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太祖立國，建當萃聚之初，而因兆物附人歸，固若又有渙散之後。太祖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



渙之義矣。綱目書之，大無美辭，而美在其中。是宜對祥瑞賊而知以祈刑書戰為事者，可同日語哉。與漢高帝立宗廟社稷同義。

二十七年丁未春正月，滁州夜聞大鼓鳴，將觀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鬥者。

○三月朔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命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事謀略、通天文之士，其有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以武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

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韜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周德泰曰：為政以人才為先，立國以勇士為先。欲得人才，而求勇士，必立取士之法焉。太祖於天下甫定之時，所謂未遑者，定官制，立宗社，定科舉，皆當世之所不行者，而太祖行之。其汲汲求賢之心，可見矣。宜乎制平禍亂，而享一統之盛於億萬斯年也歟。



九月，大軍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又取通州、無錫州及台州。
時台州、溫州、慶元，皆方谷珍所據，相次俱降。

十一月，太祖定律令成。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為議律官。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

議刑律之屬，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請審其當。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審事情等殺法，上應天象，少有偏向，則紀綱法度墮矣，而民不得其所。況又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者，寧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酷刑深文，以為明法，建終亦不免。若于公、張釋之，乃致賞罰天道福報，深可見也。故而太史院使劉基，其為高義。以所定律令中書來上，遂命頒行之。

周德森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是故當改革之時，亦更新之政，治曆明時，其可緩乎。我朝承元大亂之後，紀綱蕩盡，久而不振，天下將淪於胡沒之鄉，而不知權法之事也。明太祖深為此懼，遂令廷臣詳定律令，頒之中書，皆所以患天下之所患者也。則夫王天下也，豈不宜哉。



明太祖兵討方谷珍降之。方谷珍之初降也，約曰，俟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太祖克杭州，谷珍據境自若，乃遣使貢獻，規覘虛實，為狡脫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太祖累書責其懷叛抗旗，陰修陰戰，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谷珍不報，遂遣湯和、吳禎攻溫、台、慶元討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厭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撫。乃到台所撫也。既而谷珍懼，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兵卻，將多來降，將卒將旨下，谷珍惶感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姪明善，率所部詣和軍門，和送谷珍等于建康。時廷平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等處為陳友定所據，湯和既克谷珍，遂由海道擣取福州。

周德森曰：有苗負固，舜必躬征；葛伯仇餉，湯必弔伐。治之誅罰防亂，定王誅伐僭亂，實所以除害去惡，而民從其之願心也。谷珍約降而復叛，負固而不服，誠天討之所宜加者也。易曰，則用行師，征不服也。谷珍逆命，而王師安得不征者乎。討谷珍正所以安百姓，安可廢正所以服天下也。禁暴除亂，誰非王者之師哉。故特書曰討。

二十八年戊申春正月庚寅，彗星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大明 元亡）



○元招擴廓帖木兒，令帥師勤王。○太祖大兵自平灤渡河，三日而取衛州，五日而取相州，七日而平彰德、廣平，八日而取順德，勢如破竹，無不降附者。○閏六月，太祖兵至通州，知樞密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元主大懼，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開門出居庸關，北奔如上都。

八月二十日，太祖兵至燕京，明日，攻城克之。淮王帖木兒不花及丞相慶童、左丞丁敬可、大都督禿納管、郎中宵死之。明年元主駐應昌府。（在上都東北三百里）又明年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二日，明兵進，九月至開平縣，白海子，略鶴山。太尉蠻子、沙不丁、平章孫兒只八剌等拒戰敗績，軍

# 行朝錄十二卷附三藩偶記一卷

〔清〕黃宗羲撰

清鈔本

北京圖書館藏

行朝錄

隆武紀年

思文皇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父義封於河南之南陽府以唐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因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志氣不挫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于嬖妾之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甍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為帝請名立為世孫王甍崇禎五年壬申帝襲王位時年三十一選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

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城庳薄帝捐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坳帝以為言穀宗怒逮振豪置理帝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乞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甚甚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穀宗報之曰南陽番直班軍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穀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制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為諸侯王尚氣特異同而已尋下子壯於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咎帝帝亦薄公卿為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又劾總督盧象昇不親其所建請煩多廷臣交惡而意忌之

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衛軍勤王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又殺其兩叔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僨寇亡其內監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玠議廢為庶人安置鳳陽高墻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死至鳳陽奄人索賄不得墩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苦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請假賑罪宗入墻見帝心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論吏之無狀者石應詔伏法

十七年甲申五月弘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或云赦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道經杭州而南都陷

弘光元年乙酉帝勸潞王監國三日潞王出降特靖虜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

會于杭遂奉帝入閩

閏六月七日始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為福京福州府為天興府布政司為行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遙上弘光尊號曰聖安皇帝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為定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為平虜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道周為少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為禮部右侍郎張肯堂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賜鄭芝龍之子鄭森姓朱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佽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秦軍興餉急請兩稅內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懲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為吏部主事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為不義于是閭里騷然 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八十餘萬上不聽 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甡高弘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櫻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為大學士、然多遜受不至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既而遷延、郎武為諫官所劾而罷

上賜大臣宴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芝龍怏怏不悅諸生有倭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勑督學御史拔之初芝龍鴻逵自恃援立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擯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其門下吏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于南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無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扇于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為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中

遂被盜戕其兩耳蓋芝龍使其部曲為之也（部曲名楊耿）
蘇觀生請幸贛州親帥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扶
帝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祖于殿
門
以天興府學為國子監上幸學祭酒輯垓進講三品
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圜橋觀者濟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
號攺桂林為西京封楊國威等為公侯發兵至梧
州執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
拒之靖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
楊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仍巡撫桂林上命楚淮
諸王會議廢為庶人幽之別室尋病死誅顧奕等
會册封桂并封魁楚平粵伯上欲不次用人以鎮
江諸生錢邦芑為御史輔臣熊開元執不可不聽
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遂辭去
上以王期昇總督彭遇颹為僉都御史路振飛曹樱
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調非休
休之度振飛言遇颹新進士賊至即降既而南來
乞憐于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於激變期

昇在太湖奉宗室劍州知州朱盛徵始稱通城王
繼稱皇帝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非
臣等之私隙也乃罷之
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而
死
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畧志自請出關芝
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約月關義師頗集
親書告身獎語給為功賞得者榮于誥敕然皆未
練之兵罕有僧軍執鋤耰棘矜以隨其後者名肩
担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道
周許為內應信之至明堂里北兵猝至遂為北師
張天祿所執盡節南京賜謚忠烈自道周出後何
吾騶廣東至為首輔賜銀章曰輔佐中興上親征
以唐鄧二王監國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為
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
擇日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上誓師方授
鉞大風忽起天帝高后前燭滅三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至建甯遣兵科劉
中藻頒詔于越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

布衣蔬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
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
廣東布政司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
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
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暴且鮮餉之任指揮
僚佐所優為豈曰能賢遽爾躐擢何以示後上不
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卒返郡夜
半出其孥爲知府吳炆煒縋之百姓爭門走死實
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炆煒倡逃并其平日
貪狀炆煒亦揭健特建陽知縣施爌亦以貪酷被
劾上方恨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法行之
炆煒爌皆斬健繞輔臣勳臣以下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關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
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
以俟公論
浙江監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
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
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
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陸清源
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
士英使之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弘光謂黃得功
營中所獲者非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
曰即真弘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
報有侍弘光者驗之果偽下獄究之妄人假託以
惑衆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　初汀郡間有大帽山洞蠻最強王師
屢征不服永甯王朱誘降之與北兵戰屢捷因復
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甯請救與監軍
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
棄廣信入關撫州復陷永甯王死之洞蠻亦散上
削彩爵戴罪立功
闖賊李自成爲通城九宮山民擊死其下四十八部
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
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往
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
萬上喜告太廟封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
降帥皆授總兵官賊一隻虎李錦賜名李赤心自

成妻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號忠貞營已因湖南粮
不給降者稍稍鮮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
粮歇馬其郝搖旗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應第
牛萬才張光璧等諸將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
節制
泉州人蔡鼎其為人也多言李蓬密疏薦其前知上
辟為軍師所言事多不中彩既敗回鼎請自試一
戰而蹶逃回
上
謂國家元氣之削由于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
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于座前
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中式百一十名特旨廣七十名
錢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
霖懋言下第者俱聽覆試
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
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後至者則兵譁也
事聞上削其封爵
鄭芝龍為內院洪承疇所紿咲以閩粵王爵尺關隘
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
閩如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
死之

七月生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錢邦芑
力言不可不聽二十五日上視朝據關上主事搜
得閣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
改心易慮
八
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即于八月二十一日起行上
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二十七日上
出奔汀州時年四十五歲有十餘騎叩城呼曰扈
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
龍潭投水上崩于福京或曰建甯代死者為唐王
聿釗汀州代死者為張致遠上實未死其從亡之
臣賴垓係戊辰進士熊緯河南丙子解元癸未進
士由行人司陞給事中從駕汀州于行宮外罵
賊而死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遺使存問諸
臣者云帝為僧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偽也粵中
立國上尊號曰思文皇帝
外史氏曰帝英才大畧不能默默安於無事在藩
服時已思撥亂反正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兩京
既覆枕戈泣血勑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
老嫗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詞手撰三詔見
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

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覲征亦載書數十
乘故太祖命名詩于唐王位下有嘉曆協銘圖之
句不可謂非天生令名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關遂
言其好作聰明自爲張大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
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據有
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之忠又無席
捲天下之志謀生謀國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
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
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可謂諸
葛之亞無奈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所長蛟
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
竊命之雄孔明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
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耶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以上原缺

一　今

以後人憶後

之窺其概矣宋人

此澹然無欲王沂公儼

爲八九分地位先生器

視二公差同其於本朝

諱薛文清一人意亦

生平廉不劌清

長且亡

頼至

一　歲所

丹誠如余

遂宣麻而直以

席或農賦水衡至繁劇

之仕　先生十年者天下事大

舟八十餘兵士死者數百羅明受遁舟中火器皆落北人列營皆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卒

九月三日、北師攻西門將登元吉文薦絶死士格隨之、

九日、北人據南安、滇廣諸營皆潰人無固志兵士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羅卒三千、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贛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萬發祥及王其宏招集鄉勇、為不得已之計、而參將趙之良擁衆萬餘于雩都、粵西狼兵八千、踰嶺亦不即至、贛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旦夕

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人獲以為鄉導夜由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人大至、城上發炮皆裂遂陷楊廷麟投水死萬元吉出城登舟已而嘆曰、一城人吾殺之也巾幘赴水死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此外如翰林兼兵科萬發祥、太常卿兼守道彭期生、吏部主事龔棻、御史姚奇亂、兵部主事于斯昌、周湖王其宏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謐亨、戶部主事林琎、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鍧劉應駟贛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汲臨江府推官胡縝[illegible]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常登鄉官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興明馬之貢生湯述鴻黃尚賓胡國偉王玥管聲元戴綎諸生段之輝朱長應賴尚依劉期錫等數十人、皆自盡投水、

外史氏曰、贛州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以來國家之元氣也萬元吉清若絶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聽言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遴才太隘贛事三人為政然皆承平賢者扶危定傾非其所長也

建昌殉節

傅鼎銓、撫州臨川人、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昌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為犄角、清帥金聲桓王體忠攻克之、鼎銓走入廣信山中、不能獲、鼎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鼎銓與焉、清諜知之、遣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踪跡得之、傳作詩、曰浴佛傳名日、孤臣盡節時、棘刑棲彩鳳、羶犬獲靈麒、斷頸王甯碎、剖心山不移、爭留巾履在、昭取漢威儀、撫按諸臣俱勸之降、鼎銓笑不答、在獄幾閱月、巾服如故、朝夕賦詩不輟、或欲為剃髮、鼎銓曰、待留此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旨、衆皆為涕泣、鼎銓揚揚如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行矣、語左右曰、我不畏死、不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化門、凡數里、道旁觀者如堵、莫不泣下、鼎銓不為動、臨城橋、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鼎銓叱之曰、自被獲以來、為誰屈膝者、乃今日欲吾跪耶、行刑者因請坐、鼎銓徐諾、坐橋上、以手整衣領、引頸待刃、行刑者俱手顫淚墮

## 紹武之立

紹武皇帝諱聿𨮁隆武皇帝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唐王主唐祀閩敗浮海至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諱由榔監國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謂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司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

初五日即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為行在改明年為紹武元年自觀生吾騶外元鏡應華皆為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

邦彥至肇慶桂王見于舟中太后垂簾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窩可尋蹤譚尚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奉桂王即位加邦彥兵科給事賫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而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

桂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禦之二十九日戰于城西唐兵大敗佳鼎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于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器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佳鼎中炮死明忠僅以數十騎免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養甲嗣唐桂正相持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蘇觀生不為備

廣州陸寇有花山砦賊水寇有石徐馬鄭四姓兵觀生皆撫為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晝殺人於市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李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帝方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為賊間者斬之既而洶洶猶以為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一時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走洛城里為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饋食帝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于地下自縊而崩蘇觀生過吏科都給事梁鍙問計鍙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而縊死 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梁萬爵死之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皆降元鏡尤醜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國者一十六人

外史氏曰唐桂之搆外懼方張又生内憂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隆武特達之知其立紹武也與荀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稱矣豈僅僅修丁魁楚之隙哉若帝之從容遇難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甯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 魯王監國

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壬午，北兵陷兗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弘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五月十日，弘光避位，馬士英以偽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扶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于鄭虎臣，今并無虎臣可嘆哉。

時潞王監國，劉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曰：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具三疏，申大義于天下而已。亡何，潞王降，宗周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蓍、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東浙郡縣降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閭左為馳道，執扑以行役者，而抶其不勉者，役者反抶攝印官，建義旗閭中。少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于紹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為繩墨之士所理。閹人屈尚志逃至越，遵謙竝殺之，曰：我聞之劉宗周先生云：凡係逃官，皆可誅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從時王期昇為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越兆亂矣，此殆會稽守殷適也。至是又明日，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甯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授降表，肅樂大會縉紳士子于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為禍階，須以公之兵威脅之。之仁至甯，陳兵教場，受約於肅樂，出書誦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為三賓使之任餉而至，而兵部尚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共請王監國，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為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亹，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候拜孝陵，徐議未晚也。固讓不許，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

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
事起章正宸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向春戶部尚
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郁工部
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
肅樂皆督師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
之仁武甯侯
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閔
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
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舡登陸搏戰未幾又轉
柁還戍率以為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甯轉
戰數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畧盡乃還當是時孫
熊建義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
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
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參决而
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為義兵食
義餉以方王之師為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
義餉勸助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處正
餉某義兵支某處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
皆至殿陛譁然戶部主事董守瑜面奏分餉分地

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覆兵而後給餉覆
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
為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
專供本郡甯波轉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
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可總計浙東錢糧六十餘
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為征勸于是
新安王兵欲督師所領之兵亦不過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為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步兵
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
橋門下
隆武帝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於越張國維曰
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戮力同心成功
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
知奉主上不顧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
十一月進方國安為荆國公王之仁為甯國公封鄭
遵謙為義興伯上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
安命各營皆守節制特馬士英阮大鋮竄入方營
欲朝見上不許下羣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
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曹某

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恆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尋入東閣鑄大明通寶錢兵部主事署餘姚縣王正中進其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曆

魯元年丙戌正月乙酉朔上在紹興使柯夏卿曾惟才奉書閩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志當掠慈谿國柱劉澤清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于定海有弓箭手五百人力足以制鳴謙乃封之入內行朝震恐議縻以伯爵某與孫嘉績裁量署為勝虜將軍始返定海

總兵陳梧敗于檇李渡海掠餘杭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設宗大祥董守瑜請朝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舡入錢塘江張國維嚴勅各營守汎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舡數十隻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盜破澉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某某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兩浙來受約者尚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劉諢山將取海甯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步往返北兵驅馬試之不及馬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王之仁余煌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鋮皆降從征福建方馬至半途伏誅大鋮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囑之南征者懸南院之缺以待大鋮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係逆黨潘汝禎之子特為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鋮數等大鋮入謁應奎故作聲色大鋮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書大喜過望及過仙霞嶺見雷演祚索命墜馬折頸而死

宋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索民間耕牛載炮集城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聲城崩北騎隨烟而

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
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
海投肅虜伯黃斌卿于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
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為叛將張國柱刼
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即廈）時鄭芝龍方降北令
鄭彩執上以降彩不可匿上而以南夷貌類者服
上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之後北
人去乃已芝龍子鄭森忠文帝賜姓名朱成功不
肯隨父復建義海上以中左所為營然亦不欲奉
上改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彩奉上次長垣改明
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為相
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
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楊耿為同安
伯鄭聯為定遠伯周瑞為閩安伯周崔芝為平夷
伯阮進為蕩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辰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
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
文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
鄖西王（某）復建甯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
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
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炮石交下遲明方知
其偽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籥舞趙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燒嶴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
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甯德知
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
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
吳鍾巒通政司俞颺左都御史林嵋吏科給事中
黃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甯州將破北帥涂登
華欲降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舡中國公錢肅樂
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

陸不在舡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為宋
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忠義、則非其主也、
以言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
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降、
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復安國、後援兵不繼、被執罵
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垐、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
兵敗皆死之、垐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
翥被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垐於
隆武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所急耶、
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為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
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
待死、聞上至而起兵、
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疏明申職掌、言遠近章
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
三品以下不計、江湖遊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
鬻官爵、偃卧丘園而去、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
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
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着
議行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
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守道弘光時御史
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幟、守將不敢入、
十七日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
謙、汝霖票擬每右謙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彩與
謙交惡、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保俱琅琦、守琅
琦李茂者、彩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山、元夕、汝
霖自上所歸沐、與謙家讐填相鬨、遺李茂以熊鄭
合謀、奔告汝霖、遂遇害、彩以謙同姓、因弟畜之、使鎬
陸兵于牛田、鄭兵故以商舶為事、謙掠取二舶資
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辭也、彩乃
詐朴部將吳輝、輝扶傷就謙、書求投鄭鴻逵、謙過
輝舡送之、被擒、輝既擒謙、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
出、謙呼曰、汝鄭彩廝養、殺吾豈出汝意、而相避乎、
輝出、謙索隻雞盂酒、哭奠汝霖、既畢、蹈海而死、謙
之妾金四姐者、故娼也、曾咨殺其婿王氏、下獄、謙
以千金出之、謙死、四姐束菜象彩、每饋食斬以侑
哭、彩聞、沉之於海
二月、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

佟養鼎有隙故降封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林嵋自縊、興泉分守道楊棻

緋衣坐堂上遇害、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

廷諫死之、永福陷、兵科給事郭正鐵賦絕命詞投

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長樂陷、御史王恩服

毒、妻李氏同死、建寧陷、王祁巷戰自焚死、上在閩

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北調江廣兩浙兵來

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存寧德福安二城

六月、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

受之、然福寧危而後降、由于劉中藻、故募府立焉、

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

甚、肅樂固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

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師

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循城十里掘濠

樹柵圍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為文自祭、吞金死、

部將董世尚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閩地盡陷、鄭彩遂棄上而去、名

振迎之至浙、從亡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

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

左副都御史㒜、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

瑛、每日朝于水殿、而吳鍾巒飄泊所至、試其士之

秀者入學、率之見上、襴衫巾絛、拜起秩秩、

壬午、北師圍建跳、澧胡伯阮進率其樓舡數百至、金

鼓動天、北師觧去、

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

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

上、累立戰功、不肯𫏋𫏋居、閙請狥邊海、至奉化之

鹿頸、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人為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乏食、阮

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

跳奔問官守、于是合攻舟山、斌卿與二女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為東

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舡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亡何瑞與崔芝有隙、上使武陵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崔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與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手格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托于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曹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人矣、

北師會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漴闃、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進扈上發舟山、舟泊道頭、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舡一隻、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天大霧、北師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先是阮進誼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舡脫歸、值北帥金礪之舟進以火毬投礪、風轉、蓬腳反擊、進面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聞江陰涇縣之以守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之童子亦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壁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后題詩自縊、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而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于孔廟、吏部侍郎朱永佑被執、北帥令剃髮活之、永佑曰、吾髮可削、何待今日、砍其肩死、僕負屍出城、流血霑衣、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中居舟山城外、北師搆得之、向中衰絰、翔武殺之、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

中董志甯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
楫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
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
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
揮王朝相內監太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
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
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
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三月上在南澳

己亥六月上遣官祭光祿寺卿陳士京

外史氏曰當義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方
馬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
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傑尋聲而嚮應未必不可與
天下爭衡也某常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赭山以
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蕞爾兩府以
供十萬之衆即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
滌地無遺類矣之仁題其言而不能用日與督師

爭長短一死不足贖其辜至浙河失守雖克復郡
邑而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上陸處者惟在
舟山二年耳海舶中最苦於無水侵晨沈沐不過
一盞艙大週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
無異處於棺而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艍其頂即為朝
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
衣冠聚談是故金鼇橘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
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
矣

行朝錄

舟山興廢

舟山四面皆海元為昌國州昔越王句踐欲置夫差于甬句東即此地也今併入寗波之定海設參將一員以守之

崇禎間黃斌卿為其地參將三年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于無貲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為其妻妬死自參將陞江北總兵南都既亡遁歸

隆武即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綽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善之封為肅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斌卿為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

乙酉出師窺崇明殿敗以周瑞得還軍

丙戌副使荊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嶴斌卿率鄉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畧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為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為流言民單里從斌卿以攻本徹遂遇害

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為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寗國王之明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併其衆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師出洋力戰三日夜不能當國柱顧名振之水營將阮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敵營秋濤乘趁乘之發炮無不靡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劫元妃世子而去斌卿得其樓舡百號聲勢益振阮進初為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其德名振實甚斌卿妬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間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舡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有吳勝兆之事

勝兆守松江之北帥也頗懷反正之志吳中失職之士相聚幕中為之計畫內以招撫名結太湖義旅外以蠟書求援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兵就約時斌卿已進爵肅虜侯其肅虜伯印猶在名振請即以之封勝兆為期四月二十六日（時丁亥歲）勝兆之聚謀者既衆人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顧忌而所

撫義旅多不就約束欲陵主兵主兵恨之刺骨未
經招撫者又不忌北人而暱就之捕之見勝兆勝
兆無以自鮮輒斧質以殉義旅且慫勝兆中變名
振至崇明而海嘯樓舡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
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兆因海上之失約區畫無序
義旅遂刼勝兆斬北官之不得者而勝兆之部曲
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兵視湖中所撫其力
易制於是詹世勛矯勝兆命召義師次第入斬之
畢而執勝兆北人雜治其獄陳子龍侯岐曾沈廷
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牽連入
案北人鞫之長吉自承與詹世勛同謀叛非勝兆
也北人併殺世勛

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刼其貲君堯帥
温州當賊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為衆論所不與温
敗入閩復至温之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資來舟
山其標將歐興有隙於君堯潛告斌卿斌卿遣盜
殺于中途

十二月攻甯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楊
文瓚董德欽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為内
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約義旅之沿海者王翊其帛
書為偵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訐夏等以賣之夏
等入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無攻城掠地之力
徒望内應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舡泊桃花渡仰視
城上絕無舉動北人以大炮擊之即退當事詰夏
之同謀者夏慷慨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
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
置已定者何耶夏曰聊為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
三賓財欲誣以同謀令夏引之曰三賓齷齪鄙夫
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搏顙以謝華等皆論死
文瓚妻張氏夏妻陸氏獻宸妻朱氏皆自縊死斌
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為保聚計限民十五以
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六十
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土大半屬
内地大户至是不敢渡海盡籍為官田總計合山
之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併欲收其一
分如土司之法為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

張名振之喪師而北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
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
別屯於鹿頸兩人皆恨斌卿第琴築皆在舟山未
得間也

己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主于南昌、旋奉建跳所、以虞監國、阮進軍饑、恃昔日破國柱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又平日喜收海盜為用、恣其劫掠、有黃大振者、善劫、獲番舡數萬金、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營、內驚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數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檹、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云、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此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旨處分

九月二十四日、胥會於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斫傷斌卿、沈之水中、二女從死

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秋八月、發舟山

辛卯九月、北師破舟山、以巴臣興守之

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之圍舟山、巴臣興降

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阮駿陳雪之俱赴海死

丁酉八月二十六日、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追之海水之間、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外史氏曰、當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於舟山、一屯於崇明、相為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之援、即需其歲月、亦可使疲於奔命矣、孫恩徐海、以盜賊之智、尚能及此、而況國家之大計乎、逮夫閩浙既亡、窮島孤軍、亦何能為、以此形勝之地、僅以田島結局、悲夫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玄福清溶潭人也少讀不成去而為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倭華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薩摩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所謂東京者乃國王也號曰京王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于諸島為最强與大將軍相為首尾

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徽行至家為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為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舶

乙酉秋隆武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

冬十月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貲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琦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參謀林籥舞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籥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

福州既破鄭芝龍刼衆議降安昌王恭櫘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謂芝龍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重輕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為天下笑請得効死於前不忍見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

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鎮東之城遣其義子林皐隨安昌王乞師至日本不得要領而還

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幷使東南而失之是則借寇之害也今吾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琦島其王不聽登陸先是西洋人為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故佞佛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發兵盡誅教人生埋土中者無算驅其舡於島口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於通衢置銅板刻天主像於上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即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假大舶載炮而來與日本為難日本講解始

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即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髡頂坐籃輿京第因致血書撤斯瑪王閣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吾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吾國吾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送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善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自此始孝卿假商舶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以綾幔分為私室每月夜各室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為乞師而來者見輕于其國其國發師之意亦荒矣

已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蕩胡伯阮進遞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五島山與長琦相對差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雨紅魚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琦凡商船至國例撥小舡稽出入名曰班舡阮美諭以焚筴乞師其王聞之大喜既而知舡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本寺本國僧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獪多變乃至一島名滕泉其島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湛微得妄自高大惡扎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為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為江西僧遞之過海曰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于遞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于日本阮美于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細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多忘備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外史氏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載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

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若徒以

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

## 四明山寨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為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為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共攻破之大蘭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為山寨也舊矣

丙戌六月浙東師潰黃宗羲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甯二城報至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梅溪汪涵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其意結寨固守徐為航海計宗羲因戒二帥聯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宗羲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半夜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為擊死二帥被焚

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于沿海為黃斌卿內應斌卿攻甯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

戊子三月翊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券北師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為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懋守閱禡示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懋破之其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從吾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為之嚮導彼敢行險道如平地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尚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

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余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為五營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重典與時巡方訪惡徒為故事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為之畫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郡縣

長吏惴惴以保守一城為幸皆膺誠講解翊討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為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狗奉化北師方攻吴奎明奎明力不支而遁北帥追奔至河泊所翊卒遇之而戰北師大敗

六月上駐蹕建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固為顯要而非所論於今時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為未便大學士謝訢春吏部尚書吴鍾巒皆以為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振名振不樂曰侯王翊之來吾為上言之也翊朝行在睹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鈐鍵哉山海久不甯有為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之所制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偽為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甯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其營曰敢受招撫者其視此我公跟蹌去

庚寅三月翊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

八月翊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北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避之於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鵝頂山為其降將所致害於甯城

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降將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墮地野雉皆鳴為團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書畢引筆以擿海道而出北師將會定海繫翊以待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北人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

八月二十三日北師畢集陳督訊之翊坐於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汪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北

人見之皆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即其從者亦義士也

王江之母為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為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鄰人皆厭之江憐妾而出其妻妻亦攘袂登車數江而去聞者盡薄其為人二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衆四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

自此十有九年山中無事甲寅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無遠大之志也

外史氏曰四明山非進取之地也其始之欲寨也者亦如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之意不意後逆踵其成跡割裂洞天殊無足取雖然王翊之死與田橫又何遜焉

## 永曆紀年

永曆皇帝諱由榔，端王常瀛第二子也，神宗之孫。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為桂王。其詔有天下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于肇慶府。十八日即帝位。改明年為永曆元年，以府署為行在。追崇端王為端皇帝，上太妃尊號王氏曰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甯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加魁楚兵部尚書、式耜吏部尚書，俱兼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時紹武建號廣州，遣兵爭山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總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沒于峽口。報至，百官逃竄，上亦奔梧州。皇太后賢明通書史，故辭羣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等詰責之。已知閣部師全、諸臣皆伏地請罪，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驚，乃遣靖江伯嚴雲從扈三宮至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艇上西峽。

永曆元年丁亥正月朔，上駐蹕梧州。知州陸世廉為上集役夫。北進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晏日曙、太僕田芳等走博白。李用楫先差交阯。瞿式耜妾媵衆多，迓迎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戶部尚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郎吳貞毓、給事中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靁、洪士彭、掌錦衣馬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盜也，衆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陷，建義者多從之，其勢益張。是月，焚北舡百餘于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

三月，瞿式耜自梧江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清伯。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為僧。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閣務，兵部右侍郎張家玉、舉人韓如璜建義攻東莞。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以舟師屯杜滘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大禘領縣事，兵科給事陳邦彥亦建義于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困順德。李成棟敗余

龍于黃連隘房迎戰死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以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
河南湖廣流寇曹忠建王朝浚等來歸悉賜五等爵
晉何騰蛟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
長沙聲勢頗振
張家玉使張元笙陳瑞圖拜表于上進家玉兵部尚
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
北兵破杜梧村韓如璜死之李成棟圍新安家玉棄
城間道走博羅
六月大學士陳子壯建義於九江村與陳邦彥攻廣
州克之先是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
景燁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北以守東
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
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可觀等誅之并
誅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
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于是乎左右曰與其坐
而死毋寧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
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
鵝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村又棄
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

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常燦反正迎邦彥
率師赴之張家玉破博羅
八月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承胤用迎鑾
功封安國公與內監王坤交關迫脅主上皇太后
刺血寫詔召住劉古坭商丘伯侯性入衛性遣部
將謝復榮奉上及三宮斬關出承胤引兵進躡相
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
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二十里足疲不
能前危在頃刻會侯性率兵奄至上御小轎先發
性陣峽口承胤引去上已兩日夜不食夜宿羅家
店越五日抵古坭晉性祥符侯
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為嚮導至高明城下發礮
破其城殺朱實蓮於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
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轟發之城陷張家
玉走增城圍之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札
三營于城外成棟令杜可義閆永和分攻之城內
亦突圍出戰將士死數千人無降者火藥盡家玉
乃與諸將痛飲夜投壕水而死 成棟又以水陸
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兵巷戰力屈赴水
北兵出之檻送廣州陳子壯至廣州臨刑罵不絕

口、参而炷從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騶黃士俊李
覺斯葉廷祥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世傑等觀
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詑曰、
真忠臣、真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彥及總兵曹天奇
至、亦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
牽制成棟不得西上、而翠華得苟安桂林、武崗之
間者、三人之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甯、為新興伯焦璉兵所阻、
復返桂林、百官幾散、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左侍郎
吳貞毓從間道扈三宮入南甯、

十二月三日、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歅迎上而泣、瞿式
耜嚴起恒為相、賊將郝搖旗降于何騰蛟、封永成
伯、賜名永忠、避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式耜
拒之、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劫上于寢、裸體
置城外、綑縛百官、掠其財貨而去、馬吉翔為上具
冠服襆被而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甯、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
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靁洪士彭許兆進尹
三聘七八人耳、

柳潯二府、為慶國公陳邦傅所據、不貢賦稅、行朝資
用乏絕、大學士起恒乃署吏部、開選邕城、二十四
土州、櫝柳鹽客樂戶、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朔、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潘曾緯李綺三
人賚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北大有功、而受佟養
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信不下王千顆、
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棟
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松江、其孥帑在
焉、妾曰、吾敢獨富貴乎、請先死軍前、以成君子之
志、遂自刎、成棟哭曰、吾乃不及婦人、密與布政袁
彭年僉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孥
帑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
遂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興平伯高傑兄子
也、求援于粵、佟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餉八萬兩
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為辭、時歲大旱、羣盜
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旦暮亡、粵又
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
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猶豫未決、成棟故令群盜

逼城下、呼聲動天、以林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辮、以所藏印印表文上之、詔封養甲為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袁彭年左都御史、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玉之部曲、隨良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聲桓移居、嘗改胡服、督撫因言前朝舊將、皆不可用、聲桓使人追之中途、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即於座間殺巡撫而反、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尚書、遣吳貞毓以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使成棟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為東閣大學士、晏清為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張佐宸文選司郎中、黃雲衮行人、潘駿觀兵部主事、龐天壽作司禮監、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成棟迎于百里外、儲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兩及綵貯以備賞賚、政無巨細、皆受成于成棟、

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

十月十日、佟養甲代祭興陵、上令李元胤磔之江中、養甲密表于北、李成棟搜得之、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任之、當是時、朝臣各有黨、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卿潘曾緯、學道李綺、兵部尚書曹燁、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為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王輔臣、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靁、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為一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爆、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大選司郎中施以敬、光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元禮、部儀制司郎中徐世儀為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卿楊邦翰、職方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為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李元胤、本姓賈、為成棟養子、以

守舍留肇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袁彭年為虎頭、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為虎矢、劉湘客為虎皮、金堡為虎牙、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棟咨、不得擅除、桂林平樂則瞿式耜為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為政、潯南思太則陳邦傅為政、而通政司上疏陳乞職者、猶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空名而已、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傅故潯梧參將也、冒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陳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州、邦傅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許、許以居潯梧、而致賄于誥敕中書張孟完、使以守穿易居字、為言者追改、然邦傅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傅潛通降表、以故為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指劾之、邦傅辨疏、謂皇上蒙塵二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是、以臣為無兵無將、請即遣金堡為臣監軍、以覘臣十萬鐵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着即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傅、即請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于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翻茶沾服、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于邦傅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官于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何吾騶、黃士俊入直、

二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問至、當金聲桓之反正、南都震動、東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為聲桓謀者曰、以甯庶人失策于一往、使新建伯得制其後、故聲桓發兵先攻贛州、贛師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贛州下、聲桓不聽、急攻之、久之而各省援師集于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牽制、失利而返、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拒、成棟退走信豐、兵潰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甲而沉、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于亂兵、成棟死而金聲桓亦亡、 何騰蛟開府于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降將為之、時規時服、騰蛟仁愛有

餘而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
守、遂見執、害于大步橋下、贈騰蛟中湘王、成棟甯
夏王、進李元徹車騎將軍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
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
國劉文秀艾其能、皆去獻忠僞號自稱將軍、可望
曰平東、定國曰安西、文秀曰撫南、其能曰定北、而
奉黔國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夷、可望年差長足稍
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才能次之、文秀其能又
次之、然實等夷、無統屬也、既而其能死、其將馮雙
禮主營事、可望寵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浸欲自大
矣、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陽不置一守、有皮
熊者、以其軍入之、報稱妖伏黔省、進爵貴國公、駐
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于遵義、王
祥為所委任、應熊死、而祥據遵義、亦進爵忠國公
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為張賊餘孽、名雖向
正、事豈革心、朝廷毋為所愚、然兩帥接壤時相搆
釁、亦不能有所效力、及滇使至、朝廷以為不可不
行封賞、時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于是遣武
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
兵強盛、且欲自結於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
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
可望為秦王、可望亦知其僞、具疏辭、金堡蒙正發
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勢不可已、但改封荊
郡王、賜姓名曰朱朝宗、定國亦賜名曰李如靖、大
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與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
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等亦辭賜名、可
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懾服軍威者
進修貢獻、已儼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
以公爵均敵、滇土畧定、而北師下沅靖、光璧侯天
爵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陳義
慷慨、有為上言者、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
書秦王、則前此萬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
之、可望即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甯皇太后垂簾、召何吾騶金堡為之解
釋、先是正月、使參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彼呼
此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
甯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李賊之部曲降于何騰蛟也、(李)遇賜名赤心、封

興國公高必正封鄖國公，謚名忠貞，騰蛟死為大學士，堵胤錫所撫湖南北既失，亦心等由郴桂竟趨梧州，欲入廣東，胤錫力主其議，李元胤曰吾輩做韃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皇上在此，他來何為，胤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胤為東援，瞿式耜為西援，嚴起恒為內援，焦璉為外援，朝政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惴惴充位，疏未上，先商稟擬政府，置府薄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來彈章盈篋，至是告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封朱成功為延平王，閩海至是始用永曆年號。

永曆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李元胤留守肇慶。

戶部尚書吳貞疏，詹事兼禮部侍郎郭之奇，兵部在侍郎程源，右侍郎萬翱，禮科都給事李用楫，戶科右給事張孝起，吏科給事朱士鯤，戶科給事李日𤦶，御史朱統鑛，王命來，陳光胤，彭佺，合疏論袁彭

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衛獄，掌衛事張鳴鳳鞫之，嚴起恒請對於水殿，不得入，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甯舟中，益堡駁御史呂爾璵奉旨疏，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猶為快快，顧肆言無忌也，獄具，堡遣遠，時魁附近各充軍，終身，湘客正發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憂朱事急，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

五月十三日，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胤亦自肇慶來，時嚴起恒已去，三帥請手敕往平浪追還，慈甯皇太后垂簾，召三帥賜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于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免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册書，令臣安心辨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

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
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
于堡等之事、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全堡誤國
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卷曰
行營、設立護衛曰駕前、宮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
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啟、稱李定國劉文
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皆曰國主、皮
熊在黔畏其相逼、遣官李之華通好、稱盟可望致
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推堅、銳守則足以
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
日蹙、黔中乃出兵之途、甯無救災恤憐之念、以為
假道長發之舉、若黔若滇、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
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
一毫私意于其間、若祇以一盟了局、為燕雀處堂
之計、非不穀所望于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避之苗
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省、可
望下教安定之道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呈
繳濫劄、武職加授總鎮、參遊、文職加授監軍、督餉
部卿僉憲縣行裁革、

王祥招烏合六七萬、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于
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真州、遂下遵義、
九月、北帥孔有德將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大
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得瞿式耜遺表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應選、傳
塘報、知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青、甯遠伯王
永祚、綏甯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伯馬養麟
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酉臣張同敞從江東泗水過
江、至臣寓、臣謂同敞、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
正色曰、死則死耳、即于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
日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
與同敞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刀突至、執臣
與同敞而去、時大雨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行
至則孔有德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曾
出城、業已移至別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
強、溫言諭臣等降、臣與同敞曰、吾二人已辦一死
于爾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一室、不若死于大庭
耳、明日被害、當被殺時、式耜欲入與妾訣、同敞牽
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廣州亦先四日為北
帥尚可喜所破

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傳叛上初過潯邦傳留之月餘欲扶帝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

十二月上舟衝雨而過邦傳不及發乃劫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文武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以上鹵簿俱陷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二十八日駐蹕南甯

永曆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甯受朝賀十日祀太廟詔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畧楚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義總兵朱養恩張明恩張勝等入衛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義修行宮為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

十二日慈甯皇太后馬氏崩于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主于慈甯宮喪禮以日易月

五月十八日敕鴻臚寺頒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憂戚之中不遑視政今值服除當面與輔臣商決政事兼行日講該寺即傳王部修中極殿翰林院擇堪任日講起居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足患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遣祭祖陵十八日葬孝正皇太后于兩江之宋村山

二十五日陳邦傳引兵入寇上欲移蹕群臣以兩江黃茅瘴癘秋甚于夏宜俟霜降後允之賀九義等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七日上幸新甯州

十一月李元徹等迎駕請幸防城不允

十二月北師犯遷江逼賓州五日幸瀨灘七日南甯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

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吏將至鎮安會孫可望遣兵迎兵討皈朝叛夷總兵高文貴黑邦俊狄三品等相率扈蹕

永曆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日發皈朝十二日次富州十三日次沙斗十四

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寶月關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孤處僻粤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地外隣交趾尚恐夷情叵測臣再四思維惟安隆所為滇黔粤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俱備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為宜上是之蓋可望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黔中至此已有成緒

二十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晒利二十七日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次那羊

三十日次任堂

二月癸卯朔次吁馬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屯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崗沙六日至安隆所詔改安隆所為安隆府九日遣太常少卿吳之俊賷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禮副之劉文秀入粤討虜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地攻戰尤急選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師定南王孔有德赴火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邦傳陳思禹初定國駐軍武崗馮雙禮駐軍寶慶沅靖屢捷沈茵敗遁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躡其後于是令武崗諸營出新寗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州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取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之要道也馮雙禮吏統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騎萬餘南師迎戰斬其驍將李四北遂奔南師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讜左協營吳之聖武英營廖魚標奇左營卜寗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傳令全州曰無急攻懼其奔逸而併力于桂林也令未至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州令急遏無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炮傳警毋下關順大軍至始戰薄暮聞炮諸軍擬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有德聞驛湖之敗遣衆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會日且暮退去初五日北師至關張勝等傳炮大軍蓐食而前戰于關下北師銳甚象僨歸定國斬御象者諸軍奮勇前進

象亦突陣北師大潰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屍遍野追及于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陴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妾曰毋慮吾不死乃囑一姬攜其子避曰苟得脫度為沙彌無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有今日耳自縊妾不縊有德遂放火自刎投火中

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捷書灌以湯藥久之乃甦于是大宴三日疏請封典始議犒賞師銀八萬兩已損至六萬已又損至四萬蓋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可望護衛駕前軍不發駕前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妬心曰此本易殺吾輩獨未得一當耳

數日後定國上虜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冊入參數棡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十餘萬遂有媒孽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冊封之事行之稍緩

北師敬謹親王入衡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州遇之河上始戰少却北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攜中堅遂蹶名王十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之戰斬敵如屠犬豕手不暇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兵不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恤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于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歛軍以奔趨守保甯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吾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軍多不然之至保甯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聽張先璧軍其西南先璧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來驚潰轉戰而南值討虜營為潰軍所擾又間以水勢不復支北又乘勝奮擊之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為敵所辱遂以刀自刎北人皆驚嘆以為烈士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帝下令曰不聽諜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復城功罷其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隘或調征楚所

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徹往外海招集散亡、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劫、械送廣州、不屈而死、投屍江中。
永曆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先是孫可望題請封李定國為西甯郡王、兼行軍都招討、封馮雙禮為興國侯、奉旨、所稱封爵事宜依議行、于是造設儀衛、遣簡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先賚册往賞軍萬金、行有日矣。
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者、曰、吾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者、曰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處劉文秀太過、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罰、吾等亦何苦捐姓命、又以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使者多恣睢不法、而言之法多獲誅、從此內外文武咸怨、軍心漸渙、不樂為可望用者衆矣、楊畏知者陝人、為楚雄道、好言王霸之畧、故為可望所重、及朝行在于南甯、上以孫氏故相之、而孫氏反疑其二心于己歸黔、以彼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為孫氏用、又時時醉罵其駕前人、可望欲脅之使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追諫者入、而駕前人已提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吾桓文事不成矣、儀注者、武爵隆殺體統、可望欲以自尊大、其故時等夷多怨之、曰、天下尚未定、奈何為此。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欲經畧中原、其封李定國者、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寔親奉皇上敕以光寵之、而衆益交相論嘆、以為此真項羽之刓刻印吝封賞也、至有為定國慮者、曰、此偽遊雲夢計耳、定國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夷險、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吾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詿誤、輙廢棄于吾忌害當處尤甚、吾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之者、其不能從者、咨嗟嘆息而已。
李定國又為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誓師在道、又信駕前言、敵殊易殺、故欲親履行間、立大功以服衆心耳、諜知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延連、行三日至四路口、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覘

軍亂還而捋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峒口可望亦
念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既不敢嚴督諸
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顧與併力
凡長沙所已復府縣給印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
矣
八月始有言當招定國者南甯鎮朱養恩言之尤切
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
單騎入黔私見可望言已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
强之疏請為大招討仍密遣之還滇
永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改雲南省
為雲興府辰州為沅興府沅州為黔興府詔以劉
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
人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以手敕通李定國
令之來時左右前後莫非為可望耳目者馬吉翔
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亦
震驚者數日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纛畢執爵授文秀文秀
言某仗皇上洪福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一
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誠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單騎出按沅靖諸營徧觀險隘勞
恤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擇吉由平越道屯于天柱
永曆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封李定國
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
永曆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孫可望將
謀劫駕出降經畧洪承疇李定國敗之奉上
駐蹕雲南改為滇都
永曆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議開緬甸
為省以元江土府為總督不果
永曆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遣使賚璽
書從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言兵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
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
得過孚遠遂返廈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令上
隨路避兵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
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肆百餘人、兵士數千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日遥傳北兵至關、三十日發蠻漢

二月壬寅朔、次河口、水陸分行、自上以外、從舟者大百四十六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時賫勅書往緬、王發神宗敕書對校不同、疑其為偽、及見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曆二十二年請救不許、遂絶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喱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為緬人隔絶不相聞、文選亦隨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沙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喱哇對河、離城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

通政司朱蘊金中軍姜承德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亘、七日至喱哇城下、次于對河、八日、駐蹕者梗、距城五十里、草殿數十間、編竹為城、宿衛百餘人、各官自架竹木以寓、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誇耀于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曆于緬、

永曆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上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于上、而在上左右者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十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到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答敕付緬人、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塌茸一二輩、馬吉翔為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為唇齒、惟恐定國之至、于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擲之、吉翔國泰即椎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上覧一日、國泰惡而去之、

永曆十五年辛丑正月辛未朔、上在緬甸、

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遣人賫本至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為上策、數日後距行在

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若議軍務、則有皇蕭、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奉主入緬、必能奉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于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省、

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上并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亡、不可廢禮、令日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在哀公何名、在不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吃咒水、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緬人盡殺之、如松滋王、黔國公沐天波、綏甯伯蒲纓、皇親王惟恭、吏部尚書鄧士廉等以下四十二人、緬人又發兵圍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衆、吉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劫所有而去、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凱入宮、謂之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吾師在彼苦了多年、今不知又作何狀、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后皇太子同行、二更渡河、始知其為北人也、明年壬寅康熙元年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或至某驛、上急召吳三桂、三桂不理、夜半聞上怒罵、即殂落之辰也、

行朝錄

賜姓始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夷女、原名鄭森、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彩掩映、隆武皇帝即位、年纔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体統行事、封忠孝伯、

初芝龍之為盜也、所居為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為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妾子、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為盜于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

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為妻、凡為日本贅壻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為富人、甲于全閩、第宅縱橫數里、沈猶龍母生日、芝龍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盎、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為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皆錦繡翠羽、海外絳紗、莫辨其孰為芝龍也、

時南安有茍憖、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强、茍憖先亡、劉香恃衆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于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趨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惶急莫敢縱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併其衆、勢益强盛、江右鄒惟璉為巡撫、思欲裒之、然無以為計也、

弘光時、封芝龍為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虜侯、進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六百艘、乃為洪承疇所誘、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不聽、單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

丙戌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于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

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于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震、

五月、于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

七月、合定國公鄭鴻逵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

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用大淵閣印印之、

戊子閏三月同安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
同安事
五月圍安南縣七十日不克而返
八月同安復陷葉翼雲及鎮將丘進金裕皆死之
九月成功知永曆皇帝駐蹕廣西之肇慶遣光祿卿
陳士京入朝
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為延平王始稱永曆三
年
六月漳浦守將納款
庚寅成功南下
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
咸避于浯時成功自南返泉州襲者始退
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
壬辰正月海澄守將赫文興舉城降圍長泰縣北督
陳錦來援敗之
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
七月七日北督陳錦為其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
以其首來降
八月刑部侍郎王廣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帝在彼
為僧繼而遣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

九月北師金帥援漳島師失利
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隆武帝
令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敕
驗視卒不可保
五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
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
孟茨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
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師剃髮不
受潮州復陷
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甯王李定國于粵東
十二月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巖不下
泉屬七縣降者六
乙未正月破仙遊坡凡半月
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
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
六月祭海大演水師
九月南征破揭陽澄海普甯三縣命峻揭陽城毀澄
普
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
始抵城下

十六日、北師再遣議和
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曆十年大統曆、以前年有
戎事也
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于舟山
二月、降馬信遇用張洪德俱抵厦門謁成功
五月十日、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
閏五月、改厦門為思明州
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
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墮城出、
七月五日、以忠勇侯陳某為守思明州、成功率師北
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
十三日、戰于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
十八日、戰於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參將張
禮
八月四日、復連江、
二十六日、舟山陷、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
死
丁酉十二月、烏山火藥局災
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
二月、遣徐孚遠隨使入覲、汎海由交趾至安隆、交趾
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仍返厦門、後厦門破、孚遠
遁跡為北師、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
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
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為監軍、北伐、抵羊
山、山故有龍洞、海船過者必祭以生羊、即放山上、
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了不畏避、軍士競逐之、時天
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縱擊、義陽王某溺焉、
于是返旆、
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從為前驅、入
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
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泝
長江、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
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
畢至
七月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
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戶、倘
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
不可、
七日、煌言之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
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州則廣德、無為、和陽、縣則

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甯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二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待時而爲降計其時有大帥單騎而逃飯于村店店惟一老嫗大帥遑遽問曰令代何如老嫗不知其爲大帥也合掌向之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未定而謀知島師踈放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士民釋氷爲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灶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島師大敗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出中後出天台以入海

成功

功之敗而歸也以厦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夷船乙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中巨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値大旱民饑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其所爲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每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爲田厥田惟上其土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夷所據築城數處曰雞籠曰淡水曰臺灣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餘用大蝦之化爲石灰融結一塊其門户爲彭湖彭湖水淺地勢低下海船至此須易舡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彭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舡渡直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大炮城城堅不受炮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壕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舶遷國成功王其地辛丑卒時年三十七歲子錦嗣

甲寅三月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入據漳泉錦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猶稱永曆二十八卒

戊午精忠降錦於庚申仍歸臺灣

癸亥錦卒子克塽嗣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降於清授世爵云

外史氏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爲立國之計

張司馬煌言作詩誚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門虹梁曰園師原將畧墨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牀皂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即有賢乎鄭氏者不過蹻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為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絶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于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于厲王下不係于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絶也以此為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矣獨怪吾君之子匿于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于天下其闕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行朝錄

## 沙定洲之亂

沙定洲者、雲南臨安蒙自土舍也。父源、崇禎間、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賈人萬姓有女、故娼也。聲嬖之、遂娶焉。生子祚遠。已而名聲祚遠俱死。歸于沙氏、破數家、最後乃妻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祚遠相若也。定洲遂兼有蒙自阿迷二司。以萬氏為謀主、日告訐諸土司、以兵掠之。滇中撫按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既盛、遂輕黔國可取而代也。乙酉、與武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約、汝以武定叛、黔國公必調吾、合兵攻之、諸司莫敢難我者、必奎如約。黔國公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以五千赴之。至則必奎已擒。定洲大失望、會黔國公家奴阮韻嘉徐中和有異志、叅將張國用都司袁士弘亦怨黔國公、二憾密告定洲、許為內應。當是時、諸生于錫朋饒希之用事黔府中、恣為不法、大横兵官李天植征武定回、有二妹、皆殊色、錫朋奪之。天波既犒定洲軍、疏題叅將。十二月朔日食、天波不受謁。二日定洲入謝、阮奴伏甲于內、沙兵譟于外、以誅于錫朋為名、縱火沐府。天波持印踰垣出走。母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淵皆遇害。定洲刼巡撫吳兆元、具題言沐天波叛、沙定洲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守雲南。兆元不可、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偽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府事。

丙戌、發兵圍天波于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臣楊畏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懼、截軍彌勒陳隔泥關。四將軍以兵五萬突之、沙兵大敗。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是也。皆獻賊部曲、張獻忠伏誅、去偽號、欲迎黔國公以輔王室。既入曲靖、值隆武皇帝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入衛。四人謂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迷、迎還沐爵、使之引兵東南、興祖然之。傳檄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袞而宵遯。

丁亥四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弘檻送楚雄伏誅。

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不犯。定洲據省城凡五百五十日。

五月、李定國率師向臨安、庚戌至壬戌拔之。歿阿迷

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
六月四將軍入迤西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迎之上座以為同獎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于天波
七月土司龍在田許秉濡來降
八月十八日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懿迎降
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忠顯至四將軍營曰但當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謂諸人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子世子歸以二十騎送之迤返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望
九月沐世子忠顯還永昌二十騎中有兩人歷堦而上忠顯視之愕然謂其父曰此即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滇都車裂于錫朋徐中和以謝國人
文秀引兵討佴革童佴革童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險硐名溪烏其外巢曰大莊夷目黑老虎據之其戰口啣雙口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困之久不下定國益師往誅老虎
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破之定洲萬氏以歸磔之
外史氏曰沙亂由于萬氏滇人疑其夏姬及獻俘雖墨奇醜莫不夭咲嗟乎亡國者何必褒姒麗姬哉（即褒姒驪姬恐亦未必絕色也）

行朝錄

江右紀變

金聲桓者關東人左甯南良玉之總兵也乙酉春甯南卧疾其子夢庚舉兵内向以清君側為名破九江屠之甯南憤死四月猝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馬己而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為總兵下江西王體忠副之

王體忠者故闖賊帥也河南人少美姿容善騎射闖賊愛之與以兵所向無礙迨闖賊與清戰賊敗于潼關師盡潰體忠降因以為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盟為兄弟因以兵狥江西時江西自省城而外多堅守不下鄉紳之倡義協力者亦所在團結楊廷麟萬元吉守吉安扼西路傅鼎銓揭重熙守建昌扼東路尤稱嚴辦金王皆一一擊破之殺益王獲金寶無數

八月剃髮令下聲桓率兵士皆剃髮時體忠方狥旁邑歸馬上褁涼幘簪金珀簪顧盼自矜聞剃髮下令甚愠有不奉法意時聲桓與體忠坐南北察院開便門通往來相去不數武聲桓乃邀體忠議事體忠以二十騎往與聲桓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裂其屍為五十二騎遂入格鬭殺數人二十騎亦死體忠之兵通營皆譟兩營合鬭于城中炮箭所及傷居民無數縱火焚民居幾千百家先是體忠狥吉安獲七象遂以象兵巷戰向來象兵所至人馬皆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兵輙伏地頓鼻不敢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

聲桓以王兵驍勁敢戰恐其為後患命有能招體忠兵者以其職與之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種號王雜毛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聲桓納之啟為副帥與俱鎮江西

時新建有諸生殷國禎者氣節士也不從剃髮令乃以帶縶髮鬖鬖覆腦後南走閩中上書隆武帝乞敕書劄印日夜馳四方所連結山澤忠義之士凡數十百人與王德仁部下士王禹門契厚日夜說禹門反正禹門復說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遼人章于天撫江西性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見之兩帥頗不安五年丁亥按臣董來尤貪鄙無狀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劉委總兵耳吾自朝廷來未聞有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恐遂益納金而德仁者其所部曾殺益王得

王府金寶無筭董故知之尤謾罵德仁德仁納黃
金千董猶不饜具疏聞于朝擬斥之撫臣微洩其
言于聲桓聲桓被酒語德仁曰汝禍將至矣盍避
諸德仁請故回聲不言德仁固以請聲桓爲道其
實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獲
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計返正爲酒召聲
桓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
曰凡與吾同心返正者去其髮辮軍中皆盡去須
臾髮積如山聲桓不得已與德仁謀曰若果爾將
安歸德仁遂召禹門謀南向時聞中隆武已敗散
帝于廣東者永曆也禹門率國禎上聲桓平南大
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黃金方廣五寸聲
桓意遂決亦命衆去髮辮執按臣殺之因撫臣凡
滿人之在城者皆殺無赦舉義旗稱永曆二年旬
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聲桓
糾其衆凡八十餘萬人以舊紳姜曰廣爲閣部共
謀所向時警報至江甯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
人心岌岌欲動或謂聲桓今日之事宜乘不備地
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自簡合郡精甲以全力直
下金陵則金陵必破即未必破而大江南北必有

起而應者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贛州爲兩
廣咽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王守仁擒宸濠之
事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傑高之姪
高進庫并舊將楊興柯也見聲桓舉事皆稱公侯
謂宜有封爵相及猝得檄文大怒謂吾輩舉大事
窗不值一片紙乃欲降虜相待吾與若輩皆同伍
今汝懸斗大將軍印我降將爲汝麾下士耶焚其
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謂聲桓此二
將欲邀賞爵也宜急予勿吝聲桓謂始事不可以
示怯卒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南贛時德仁所部
士往往多銀鎧以金飾甲狀若天神馬肥卒强道
旁觀者莫不嘆羨以爲中興可立俟也德仁既去
聲桓在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畧地聲桓不許惟日
揀選鄉壯時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兼聞義旗起皆
相率團聚以圖富貴鄉坊村落凡有富民輒借名
索餉恣啖酒食及聲桓下令糾簡俱集城中一時
軍令嚴迫莫敢擅取民間物而所招集之人初無
餘貲聲桓又不發餉數日之後漸見飢疲有散去
者姜曰廣諸人素不習兵事聲桓亦無遠畧識者
已知其不能有爲矣

德仁攻南贛不克聲桓恐遂自率兵攻之南昌留其大歷宋奎光居守

當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脫者不數十日至北都北都遂發兵使固山譚泰督之凡三千皆精騎速馳至江右屯七里鋪去南昌止七里而向來欲動之人心至此皆持疑不發大歷宋亦能軍與北來兵戰兩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兄金大欲斂城宋大歷覺之執訴于聲桓之母斬而懸其頭于城人心稍定已而聲桓自贛歸欲入城大歷宋謂之曰吾殺爾兄吾未知爾心如果能為明者當與清戰戰捷之後可相見也聲桓遂與清戰亦殺北兵數十餘人遂開門入而聲桓自此無闘志矣未幾德仁亦自贛歸併力固守時城中兵號四十萬精甲尚數萬譚固山聞之亦為嗤指或謂金王宜悉衆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俱富莫有闘志惟日居城中搜括金帛子女搞宴為樂金王諸子弟親戚皆為顯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集攻具益備金王不得已乃商出戰而兩營莫肯先乃議同日出金營步兵居前為大攻營劉一鵬兵皆持筅背負大箭後行持大縋出戰次第皆然若敵騎來突則筅如林立莫可犯亦勁卒也繼之為王營馬兵聲桓德仁則率諸營兵為後勁至清兵所屯營將二里聞營中寂無聲王兵易之分劉帥步兵居兩旁而馬兵竟撲其營則空營也急抽兵欲歸而城中方發兵出繼兵多不能速出又為歸騎所塞擁擠不能成列清以精騎伏道旁民舍中乘其亂卒擊之五騎為一撒四面橫突矢發如雨金王兵出不一不能成列炮矢皆不能發鎗皆竪挐束手莫展遂大潰死者十餘萬人是役也蓋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于外故清得為備云

清兵亦慮城兵勁乃倣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陸路為長濠三道皆驅民起土即累土為城晝夜圍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折屋伐木為撤星樁以鎖江流亦三道上蓋木板籍以泥草人馬通行城中坐視莫敢再出惟日望四方之救令回廣作書與其門生故吏時聲桓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尚有七副總各山忠義之士亦所在屯集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糧至城下者皆為清兵擊却城中惟日望塵起火箭交射炮石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矣有郭天才者亦金副將所部兵皆長鎗敢步

戰猶率衆至南昌城下數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後後且城中莫有應者終敗歿長圍遂合自五月至七月城中饑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歲童子手持長者念波羅密則敵不戰自敗金王與曰廣信之稱為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破德仁又惑武都司之妬疎于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即剃髮為僧人皆稱其有王佐才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為盟主羅拜求策孝廉曰今日之策當于死中求生耳而諸將士皆以金帛妻子故莫肯戰誠能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鬭猶或尚有生路不然吾不能為若謀也金王諾之令出諸將卒皆怨欲殺孝廉孝廉辭去而圍益急城中飢甚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為食矣呼人為雞有孤行者輒攫去烹食棄骸于道顱骨皆無完者食腦故也有獻策者謂宜驅饑民出降使就食可通外間援而清師獲飢民輒殺之獲兵皆不殺使周呼于城曰生路絕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苦同盡盍出降譚國山待吾以不死也兵心益懈發火器者皆不用鉛彈清兵因急攻之凡雨晝夜炮聲不絕內復有應者清兵遂拳堞而登聲桓赴水死德仁曰廣皆被殺殷國禎受永曆劄為兵部職方郎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乞師于甯州甯州副將鄧東陽亦金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國山不屈死南昌遂定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凡一載南昌合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

外史氏曰初聲桓之殺王體忠也江右列郡義師所在屯集海內之衆不使于剃髮者如鼎斯沸聲桓不乘此時返正而顧與德仁宣力効忠誅鋤忠義至五年之後大勢畧定乃以小忿卒起圖功又不能奮臂疾呼作夫江南北之氣不聽良謀而退走庾嶺示弱天下首鼠不出坐困孤城為淮南三叛之續悲夫

三藩偶紀

平西

吳三桂之移鎮遼左也意本不欲行而奉使趣之行者又督責過深頗凌其將士請緩期不可請陸續行又不可反謀始定

三桂欲舉兵慮其下不從乃設宴大會將吏酒三行起而嘆曰老夫與諸軍共事垂三十年今天下定矣無所用吾輩行且遠去未知朝廷意所在且盡今日之歡與諸君敘故此後未知得復相見否諸將吏俱泣下

越兩日奉使者促益急復下教塲會將吏曰行期廹矣朝廷之嚴譴不敢逃若使臣之驅策老臣竊不意至此諸君行矣將吏皆怒曰行即行耳何相逼為三桂轉慰之曰王命也誠不可以緩但向者諸君之得處此土以有其家以享富貴者伊誰之賜願諸軍思之將吏曰邀殿下之福曰非也將吏曰然則 今上之恩曰是矣未盡然也昔吾受先朝厚恩遭闖賊之亂特乞師本朝以報君父之仇今日之富貴皆先朝餘蔭耳今欲遠行故君之陵寢在焉可無一别乎將吏色動皆稽首曰諾昔永曆死于洪氏之手尸浮渭河後藁葬于此故云卜日謁陵先期謂將吏曰别故君當以故君之冠服見復指其所衣衣曰吾先朝豈有此乎老臣應易服以祭諸君其預圖之將吏復稽首諾曰乃下令三軍謂某日起行矣趣使臣先發發則各具漢官威儀集陵下三桂易方巾服青素酹酒三呼再拜慟哭伏地不能起三軍皆慟哭失聲人懷異志蓋至是而三桂之反謀成矣

臨行屬將吏曰老夫髦矣行且戍邊惟是戎伍之事不可以不習也明當大閱于郊外向曉鳴鼓角整隊伍軍容肅然三桂被甲上馬揚鞭疾馳發三矢皆中的長鎗大劍雕戈畫戟羅列兩旁每馳一馬一匝即於馬上接一器運之風馳雨驟英武絕人蓋三桂以力詘衆心也

前軍既發三桂居後日行三十里越數日稱疾不行撫臣撫驅之急色厲而詞峻使者日三四輩至榻前三桂益堅卧不起諸將入問疾勸進藥餌三桂曰我疾在心豈藥石所能愈乎我披堅執銳身經百戰開拓疆宇有大勳于王室

章皇帝不以老臣為不肖錫之藩封載在盟府今撫

臣一外吏相淩乃爾一旦入國門付廷尉三桂豈
有生路耶諸將聞相淩狀三桂故以言激之俱譁
然而出時雲南撫臣李國柱
一時軍皆甲露辮矢在弦馬塞塗風動黃塵起日色
慘黯民駭走襲執撫臣殺之持其首見三桂三桂
頓足失聲以頭搶地曰爾輩殺吾爾輩殺吾吾百
口死不旋踵即爾輩亦且族矣將奈何諸將大呼
曰今日之事惟有反耳三桂聞言霍然起即部分
諸將執二使送以撫臣之首祭旗纛
三桂之妻聞變哭而出曰殺吾兒矣時三桂長子尚
主留京師故其妻哭之哀三桂弟願遽發兵傳檄
四方前隊之在荊楚者皆舉兵反奉使筆帖式王
新命乘間得脫疾馳五晝夜至京師告變
朝廷震動
時貴州提督李本深從三桂同日反聲勢甚大貴撫
曹申吉以片紙書三桂謀逆本深作亂內之函插
雙羽馳告川湖總督蔡毓榮所戒嚴
或勸三桂求先朝後以係人望或勸三桂急渡河長
驅北向可以得志或勸三桂下九江扼長淮以絕
南北運道或勸三桂據關中通巴蜀塞峭函以自
固
當是時三桂起滇南窺三楚李本深應于黔耿精忠
叛于閩尚之信孫延齡擾于粵巴蜀旋破岳鄂告
急王屏藩出陽平關窺鳳翔當官無固守之志天
下幾不可知矣幸天奪其魄逼洞庭而不即渡得
劍南而不能守僅徘徊衡沅間此有天意非人力
也
三桂本庸才有言不用甫至楚遽僭大號建行殿窮
極奢侈日以聲色自娛
以其婿胡孝康者為親軍金吾衛大將軍偽文華殿
大學士與其將馬寶在蜀
以夏國相為親軍金吾衛大將軍偽武英殿大學士
與本深在楚
三桂諸將惟王屏藩最強與張勇王進寶相持武關
在陝
馬李特一勇之夫不知用兵吾師反數為其所困楚
蜀之地幾相持三載何破軍殺將之多而相持若
此之久也至胡夏尤駑鈍胡本書生有紈袴習每
出師一切服用玩好奇花怪石棐几湘簾藥欄茶
鐺博具俱載之以行營壘未定先為經營識者固

知其無能為也
其後王屏藩敗自刎死夏在楚漸困乏胡亦不支首
欲降有謀士力爭之曰王以大任屬將軍今將軍
足一動則黔中斷左臂滇南援絕荆楚解體王之
全局俱敗且將軍今日降明日戮矣與其降而死
何若力戰而死時胡意已決馬寶亦爭之不得乃
馳告三桂時三桂正值中秋方擁歌姬臨軒玩月
聞變大呼曰吾事去矣即氣噎仆地遽死
大兵壓境三桂藉苗兵為之禦其所用短鎗發無不
中得數十苗兵扼險而守雖百萬之師莫可誰何
至是皆逋歸三桂死其孫雖嗣位而楚蜀已成土
崩之勢若胡夏者真犬豕耳何能為哉
按三桂當年之守遼陽也家人走告闖賊破京師
崇禎帝自縊三桂問太老爺安在曰戮矣問太大
人安在曰自盡矣急問陳圓圓安在曰被擄矣遽
號慟欲絕切齒痛心遂效秦廷之哭圓圓者寵姬
也吳梅村圓圓曲有慟哭大軍俱縞素衝冠一怒
為紅顏之句蓋已誅其心矣三桂不忠不孝徒驕
然動天下之兵使天下肝腦隨地流毒縉紳三桂
之罪可勝道哉

靖南
耿仲明封靖南王鎮守福建仲明死子繼茂嗣繼茂
死子精忠嗣精忠叛自稱總統天下兵馬上將軍
以弟姪為左右大將軍統領五軍五軍設五都督
五都尉五副都尉都尉之下設偏將軍有開遠將
軍甯遠將軍平遠將軍等號
曾養性為左軍都督最善用師從閩之東路出福甯
州破浙之溫台處州等處白顯忠本旗下人為後
軍都尉范時崇為副都尉王鎬為開遠將軍破江
右廣信饒有羅將軍者破嚴州徽州馬九玉為驍
騎將軍同汪元動出仙霞破金衢
精忠既叛率師恢復浙閩者為奉命大將軍和碩康
親王王以康熙十三年駐師金華十五年至衢州
參贊大軍機者為內院學士黑白大臣紀振疆挺大
兵相持江上者為平南將軍賴塔督理大軍糧餉
者為戶部侍郎達都破馬九玉兵二十七萬於九
龍山者為隨征福建左鎮總兵官劉顯芳與滿洲
副都統胡圖
浙之將軍為圖賴耿精忠反警報至癱軟不能起時
稱橽不動的將軍浙撫為田逢吉聞變之頃惟頓

足而已時稱跌脚廵撫浙督為李之芳聞變之頃掀髯不已稱撚鬚的總督

時烽煙四起羽書踵至總督李之芳疾馳至衢州時衢城已空力為捍禦衢州山環水遶江之南九龍山為馬九玉兵所據江之北姜家山銅泉嶺等處為滿漢大軍所集將軍賴塔與督臣李之芳晝江而守十四年八月十五夜九玉潛引兵刦寨殺傷甚衆九玉得志而去

康熙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康親王提大兵至衢十四日王親臨江上相視九玉營壘密諭左鎮總兵劉顯芳副都統胡圖乘夜出兵十五日黃昏望九龍山而進適馬九玉復遣兵刦寨遇於渡江之時是夜月色朦朧兩軍相值彼此不辨吾軍開大炮擊之九玉軍遽退蓋九玉之立營也在九龍山之頂山之下密布梅花樁以阻吾師彼師之出僅開一徑魚貫而行師出而關隨閉及兩軍相遇猝不能歸皆散處於九龍山之下進不得越江以擊吾師退不得歸營以自守顯芳驅兵力戰連發大炮擊其衆一時精銳俱盡九玉知事不濟亦於山頂開炮以擊吾師山之勢高炮之勢遠反越江而去以故吾師無受傷者

十六日顯芳策輕騎直抵其營以覘動靜知偽軍已奪氣即於是夜乘虛而進縱火焚其寨九玉遂不支僅以五十騎遁歸常山康親王率大軍繼之盡降其衆乘勝直抵仙霞守者開關納款

時白顯忠之兵尚在廣信慮其前後夾攻因留兵以守建陽而康親王自率大軍竟進會白顯忠移檄至建陽聲言會師十七萬齊集建陽城下守者大懼議欲求援於大軍而大軍已發勢不可回有陸孔昭隨征在建陽創議撫之衆即推陸往夜半康親王鈞帖至孔昭以五騎銜命往至崇安見顯忠之副范時崇王鎬等諭以禍福衆皆聽命

白顯忠移師崇安關關去崇安縣治六十里關之西為邵武東為建甯凡自江西入關者必取道於崇安自浙西入仙霞者必取道於崇建陽而建陽至崇安約百五十里從武夷山下過渡溪而行又有間道自崇陽至書坊可達建陽顯忠據崇安關為八閩九江之聲援凡銜命以往者恐其動搖軍心至即殺之以堅衆志至是聞吾使至即遣飛騎追之而范王已授意吾師從書坊間道歸矣

范王既降顯忠勢孤力弱孔昭復銜命往許以不死不得已亦降耿逆所恃者惟九玉顯忠及曾養性三人九玉既敗顯忠復降而養性所得之三升旋歸本朝則精忠已為釜底遊魚雖鄭克塽未平已成破竹之勢

先是福建總督范承謨為宰相范文程子精忠發難變起不虞被拘不屈而死清忠大節真可與日月爭光

承謨被拘郎廷佐受命專閩戰守俱有方畧軍令肅然未破仙霞之前卒于金華

郎廷佐卒其弟廷相繼之頗更前政鄭克塽復陷海城糧餉侍郎達都舉姚啟聖代其任初浙撫陳秉直之代田逢吉也亦達都所舉云

時福建甯海將軍為喇哈達福建陸路提督為諾邁水師提督為段應舉應舉驕矜殊甚不恤軍士海城復陷自縊死調京口將軍王之鼎繼之之鼎慮禍不敢行舉降將萬正色自代之鼎改調四川提督因諱孔復叛卒自縊死正色未受事先調揚捷攻破海城城破而正色始至未幾姚啟聖密薦施琅代正色為水師提督海氛息福建遂平

按夫之為物驅之急則倉皇狂吠提大杖擊之則亦思噬人得一骨則狺狺守之不能捨遇屠狗者至則相負而去烹而食之適足供椎埋者一醉耳精忠及九玉顯忠輩何以異此

定南

國家定鼎封孔有德為定南王開府廣西桂林時永
曆大將晉王李定國復攻破廣西與有德大戰於
平樂府孔師潰歸殺妻妾自刎死後賜葬京師謚
忠烈歲時祭享有德乃至聖之後
有德敗後其驍將李如春綫國安收拾餘燼大破定
國兵廣西平初有德止一子于平樂之敗歿于亂軍
一女亦為晉王軍所得及定國軍敗女得歸守臣
具疏上聞
章皇帝憫有德之歿于王事也令送女入宮為
太皇太后養女厚撫之名孔四貞年十六將擇大臣
子弟為配四貞自陳有夫盖有德在桂林時已許
偏將子孫郎矣 詔求得之以
太后命為夫婦賜第西華門外孫郎即延齡也
廣西再定以綫國安統其衆部曲如故而藩封久虛
上慮孔師無主封四貞為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
遙制廣西軍延齡為和碩額駙内輔政大臣都勒
機昂邦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康熙五年丙午四
貞面奏家口衆多費用浩繁欲就食廣西奉
特旨查定南王女孔四貞于順治十七年奉

章皇帝旨掌定南王事在京遙制今應否給與伊婿
孫延齡掌管着議政親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
議具奏諸大臣皆以為可即奉旨孫延齡授鎮守
廣西將軍其下應設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即着
孫延齡遴選具奏綫國安年老着休致四貞遂請
和碩格格儀衛以行四貞與延齡南下舟抵淮安
朝中誥封敕書至以延齡為特進上柱國光祿大
大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鎮守廣西等處將軍其
妻孔氏為一品夫人先是屢奉誥封開載其妻孔
氏已封和碩格格例不再封盖四貞已居極品不
從夫貴今忽封一品夫人則仍以妻以夫貴例矣
四貞疑延齡囑内院為之不愜意夫婦遂不相能
有戴良臣者原係四貞包依佐領小有才志希夫
用力薦其所親王永年為都統而欲以己與嚴朝
綱副之延齡初不許乃營求于内厚結乳媼四貞
為言于延齡强而後可雖請命于朝 命下如所
請而心甚惡良臣良臣因搆鬪其間謂延齡獨信
任左右而薄格格舊人由是夫婦益不相能良臣
佐格格每事與延齡相左所用人必逐之而後已
延齡竟為木偶不復能出一令矣

又日夜感上恩勸延齡歸順討且決矣馬雄探得
之密告三桂謂延齡有異志三桂即遣其姪金吾
大將吳世賓領兵至廣以恢復廣東為名駐師桂
林城外延齡出迎與世賓敘故相得甚歡及送之
轅門忽有伏兵數十突起馬前延齡于馬箠中出
利刃奮擊斃數人力不支為所殺世賓送其頭于
馬雄雄見之掀髯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乎其頭
忽睜目張口躍然而起直撲雄身雄大叫延齡殺
我遂嘔血而死
四貞幼時曾為三桂養女延齡死遂拘之入滇先是
延齡有婢新梅值夫婦不相能生一子溺之逼新
梅自縊四貞生三子皆美如冠玉時見新梅索命
二子相繼死其少子後亦為世賓所殺未賜婚時
又有婢生一子以畏四貞故不敢言婢歸旗卒子
亦隨去稍長母告之其子日夜念延齡并念格格
至是三桂并物色得之令偽總管召賜食此子甫
八九歲知亦不免謂總管曰此出大人意乎抑王
命也總管曰王念爾故賜食此子即北向拜曰吾
當謝王從阿爺地下拜起泣曰得與格格一見乎
曰不能得與生母別乎曰不能乃正襟就食頭足

初四貞之任良臣也以良臣為尊己故惟言是聽及
良臣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權且漸歸於下事無大
小皆擅自題請廣西一軍惟知有都統不知有將
軍并不知有格格四貞因大悔恨知為良臣所賣
雖仍與延齡和好而大權旁落已不可復制三都
統益自專延齡積不能平乃以良臣等借亂不法
事訴於朝三都統亦具疏訐之獄訟之興皆四貞
夫婦自取之耳於其下何尤
許奏到部 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光祖與副
都統嚴為至底奏延齡御下失宜良臣等無罪疏
上疑其非實復命大臣按問三都統懼得罪併力
以求伸以故大臣亦不直延齡延齡于是始謀所
以殺良臣矣適吳三桂反書至招延齡遂召良臣
等十三人議事伏力士擲盞為號盡縛十三人斬
之即舉兵應三桂封臨江王時廣西提督馬雄亦
屬定南藩下人為三都統之助恐延齡亦害之堅
守不下後三桂大隊至廣雄乘勢降于三桂東為
路都總官雖與延齡共事而各相猜疑十六年延
齡復思歸順蓋畏雄之逼也是延齡之反特屈
于良臣之訟故激成其事其後見馬雄勢大四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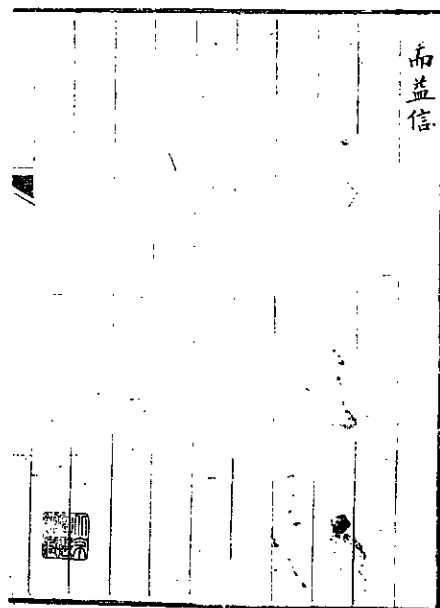
相就而死所謂牽機藥也其後三桂平四貞歸京
師奉有德祀延齡竟無後
按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于斧斛體勁捷能超七
尺屏風惟不喜讀書然遇有章奏令幕客誦之輒
能斟酌可否與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過失惜不
學無術禍生肘腋臣節不終以至于敗方延齡少
時遇一相士謂曰自古無白面將軍惟岳忠武為
然而君更有反相君其慎之其後在廣西忽見大
星明朗謂幕客曰諸公見否向者無之而今忽現
何也意者不臣之心亦其所素蓄與抑反相固天
生也

平南

平南王尚可喜有子女一百三十餘人長即安達公
尚之信次即平南大將軍尚之孝平南自以馬上
得功名始終不延師教其子故安達等皆驕橫
尚之信初留京師大被兩朝恩遇于康熙六七年間
歸藩不得父心所為多不道性剛狠飲酒動三四
晝夜殺人如草奴視其弟妹平南慮其後之不相
容也因請次子為嗣而自歸老於遼東之信遂謀
逐幽其父舉兵從吳三桂反
朝廷以之孝不隨之信叛特命之孝為平南大將軍
之信初附三桂并與鄭克塽通後俱不相能旋歸順
從奔將軍征吳藩遺孽馬承蔭等於廣西之孝復
拜宣議將軍征江西福建耿藩遺孽之未靖者時
方多故而向氏舊有大勳故
朝廷以大度處之
先是有王國棟者本旗下逃人之信愛之待為腹心
國棟之主人奉使之廣適見焉索重賄不得歸告
督部之信以十萬金贖之又有沈上達者本江西
優童之信嬖焉授以家政又有張禎祥者為之信
護衛寵任無比三人固之信腹心之孝欲謀去其

兄三人反附之孝構之信發其征馬承蔭時與莽
將軍不協以炮擊其營欲移監軍學士意在復反
卽欽差侍郎宜昌阿按問與廣東廵撫金儁誘之
信歸藩執之
國棟於藩下為都統全藩在其掌握乘之信被逮淩
尚氏收其權奪其重貲尚氏子弟積不能平乃以
尚太夫人命召國棟國棟帶刀入見語不遜尚氏
子弟奪其佩刀寸磔之按問者謂反謀益著獄具
奏之賜之信死兄弟坐誅者三人之孝及宗族之
產俱入官家人發旗下為奴
平南四十年積聚所得外洋珍貨金銀以百萬計其
入于官者不及十之一況上達等蠶食之餘盡歸
大吏而發難之之孝曾不得過而問焉乃大吏意
猶未足欲并上達所有而有之許以具題免其為
奴迨上達金盡仍發遣入京上道有怨言謂將白
其事于 上大吏懼得罪于中道追回上達令有
司嚴鞫之以三千金賞獄吏以五百金買獄卒就
獄中殺上達以滅口上達死其子仍沒入內務府
為奴一日上偶見之上達子大聲呼冤且泣且訴
懷中出全藩家貲原冊上呈大吏遂逮問備受慘

刑所得之物盡歸內府卒正其罪叔大吏之丁艱
入都也平沉一舟于采石已幾十萬矣前此之信
謀反建正殿有鐵栗柱大可合抱殿已成矣忽柱
上倒題一絕云掘斷老龍傷粵秀怪風吹入尉佗
城可憐白草黃沙國直待劉家漢馬鳴詩意竟不
可解又有仙降亂云周鄭交惡下周謂三桂鄭謂
克塽之信初與相通而後乃相背卒以此亡
蓋之信雖反覆不常而可喜實始終一節後閒稽見
其以清服殮故之信等四人伏誅外其餘俱從寬
典按之信既為不逮之復所當竭忠報國以贖前
愆乃益縱酒恣肆自貽口實斧鉞之誅在之信為
已晚矣之孝尚為全人所當勤勞王事以自取富
貴乃自相攻發徒殺其兄而自破其家脣齒之喻
之孝得無悔乎嗟乎平南拔金帶甲裂土分茅逆
知其子之不肖而自請歸老于遼陽善矣惜乎不
早教其子使披猖至此則平南亦未為無過也若
之信幽其父而身死之孝訐其兄而家破國棟負
恩而磔屍上達嗌主而死獄撫臣黷貨而[illegible]軀又
何昭昭也平南雖有逆子而始終一節猶得保其
百三十口之子女福善禍淫之報吾于平南一藩

而益信

# 李文節先生燕居錄一卷家禮一卷李文節集一卷

〔明〕李廷機撰

明末刻本

以上原缺

今

以後人噫後

以窺其概矣宋人

叫濟然無欲王沂公儼

爲八九分地位先生畢

視二公差同其於本朝

諄薛文清一人意亦

上平廉不劇清

長且亡

輙至

歲所

于誠如余

遂宣麻而直以

席或農賦水衡至繁劇

之世先生十年者天下事大

# [illegible]文節先生燕居錄

豫章後學曾　櫻　校

溫陵後學林胤昌仝訂

萬曆戊寅余將之毘陵授經至芋源適蘇比部先生自留都歸先生于社友也夜話及做人于曰大都財多了一分人便減了一分先生甚以為然

范文正公捐宅基為姑蘇府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倘使公為私第不知今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甲午典試應天還京過闕里時直指新顏廟前有陋巷坊丹飾金書煥如也予因念顏子家無一坊之費至華出乎至陋故曰窮只窮得一時富便富了萬世

天下大便宜都是聖賢占了庸人所營營以為便宜者有甚便宜

微生高是春秋時一箇多情委曲的人人皆喜之聖人斷其不直以乞醯一事為證夫無醯不與其乞鄰而與雖吾道本自易簡原不費心今士大夫多患微生高之病

今士大夫談禪于謂禪家意思士大夫儘用得益禪只是割得斷彼無君臣父子夫婦等倫至不欲三宿桑下恐生恩愛割斷極矣吾儒固不離彝倫然至其當割斷處便毅然割斷如聖人所謂剛即禪也士大夫閱人多矣每當事權處是非恩怨之際



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葛藤一切割斷豈爲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用

老佛全靠吾道養濟他他坐而待哺誰爲之耕爲之爨游方野宿無劫寇之虞誰爲防護

人但平便好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飲食質也質即平也今人但肯耕食鑿飲朝饔夕飧此外無事豈不是唐虞世界

夏元昊使盜夜刺韓魏公公起坐以頸就之曰取吾

首去盜去復就竊此所謂點頭迎白刃一似斬春
風正是禪學
諸葛武侯自言臣身在外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給
官下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
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錄此時臣為之三嘆
蘇文忠公賀執政○○作字中三句云見故人面一笑
自有餘驩念不足之貧○○○○可惜○語可愛
水惟淡故可甘可○日復○不厭聖賢學從淡入手



唐標君子之道淡而不厭
子方讀書館中與店吉為余述館師沈皎老之言曰
識人多直諒○○一語最好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雞鳴而起孳孳為利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凶人為利亦惟日不足欲善無厭欲利
亦無厭
小不積不足以成名聖人積小善成大善如作家者
無輕其毫釐而積之積纖成鉅遂為富家小人以
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後來
考勘他惡跡種種俱有善來件件俱無安得不滅
身夫善僅多終身為之不盡要有做一件便了得
者故佛氏有八百功成三千行滿之說與吾儒積
善集義思思一般
有淡然後有涼有○華然後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
得冲冲淡淡清清冷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
淡寂寞止矣故曰富貴貧賤處之一



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
亦為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薄惡予以為不
必君子生○則人彼疚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
華於身後為人子視祖○者何人哉人必自侮然
後人侮之向使峙○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而
待其子孫方與豐養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
而稱外侮非矣
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贓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私

受一物瞞不過僮僕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介僮僕
知則庶矣
門無雜客是一好事
予做京官時不乘肩輿或詰予曰人言子不乘輿爲
制耳予應之曰輿既不乘產亦可以無制
公事不出則不安或云庶官人衆猶可大僚不得不
出夫禮之所在豈爲人出哉且大僚亦自庶官漸
升非一日而大也庶官時爾爾他日爲大僚何以
節燕居錄　五　言壹
表率庶官
翰林儲相之地須是好翰林方有賢宰相
人人重其言則言重自輕其言則言輕
予爲茶酒逢講必講無故不輟也一屬官白予曰毋
乃已勤乎予應之曰如以爲勤則宜講矣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微以爲知訐以爲直居下流而
訕上聖賢惡之
大舜隱惡而揚善善揚則不善自見
立朝須正直忠厚爲政須精明忠厚缺一不可
只欲振刷必躬親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
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過去心未來心似
不可無
凡事須看勝似我者則勉勵日增福澤須看不如我
者則怨尤日泯此語甚好
儉一也以之養廉以之施與則爲儉若第爲封殖計
節燕居錄　六　言四
則其儉也慳也特文之以美名曰儉耳
錢也是天下一件好東西廉者辭之以爲廉仁者施
之以爲惠予欲作錢神論將此立意
有公讌不出者問何不出或代對曰今日講學予不
知所講何學
異俗着則裸體師徒亦然不知講着到正其衣冠處
如何講
自古御夷如周獫狁內侵薄伐驅之出境而已漢文

帝忍設書之耻與匈奴和親光武時西域請都護
不許西域急復請謂不救且歸匈奴帝報曰今中
國大兵未能卽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
在也唐李泌勸德宗許和回紇德宗憤陝州之辱
堅云不欲許泌反覆至十餘對且曰陛下不許回紇
乞願賜骸骨宋仁宗與契丹歲幣諸臣皆言修兵
爲辱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方平曰亦知祖宗
以來與契丹幾戰幾勝乎諸臣皆不知方平言向



來八十一戰獨張齊賢太原一勝耳陛下視和與
戰孰便仁宗然之可見古今御夷不輕言戰人但
見宋天下入於夷狄則云宋以和自愚不知唐漢
何說哉今島夷犯朝鮮也容他不得調兵轉餉竭
中國膏脂驅中國赤子冒風濤涉異域以與鯨鯢
爭勝負其說謂朝鮮不救必亡而中國之藩籬撤
則遼東危遼東危則京師危是堂堂中國與朝鮮
相爲存亡此說非也朝鮮之爲吾障特遼東一臂

耳自遼東而南山東淮揚蘇松浙之寧紹溫台閩
之福興泉漳以至東粵皆一海之隔一帆可來不
必繇朝鮮也此獨非中國財賦要害地乎嘉靖之
季倭首犯淮揚以及浙直閩粵無所不犯殺掠人
民攻陷城郭蹂躪極矣使其繇淮揚而上抵山東
於畿輔其勢甚便其道甚夷當時不過隨地命將
調兵隨地出餉以應之今夷未內犯中國晏然而
舉朝皇皇若烽火已徹郊關若朝夕不保則似怯



甚然而言搗言片帆不返言殲此而後朝食則又
似勇甚愚以爲勇非眞勇而怯乃眞怯也今言戰
者皆事外之人從旁論破頭者耳吾往歲護喪之
日平見鎭卒列營露宿一夕凍斃至四十餘人此
在近地平時而已如此矣夫處長安而談海上持
戸鈚而說戰鬬烏知其勞苦悉其艱難哉然勞苦
艱難可推而知也非不知戰之難而易言戰者尚
談興實者多而隨聲附和者衆也余竊度朝鮮爲

孝子叔玄欲約郊外講易子曰易講不盡若大旨一言
可盡叔玄曰如何子曰只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耳蓋易不外陰陽消息盈虛而是消息盈虛
相為循環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知其必然
方盛而懼未盈而憂故能保盛持盈然亦終不能
逃其數祇是支持得不至亟敗大壞耳常人貪得
求益惟恐其不盈滿故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直至敗壞然後已總是不
知易

真正英雄須從戰戰兢兢中來曾子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故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之謂真正
英雄不從戰兢中來者假耳邪耳非英雄也

涉世惟無心最妙

今人富欲極富貴欲極貴身貴又欲子貴子貴又欲
孫貴至千方萬計以為身謀又千方萬計以為子
孫謀曾不思天道惡盈盈則必覆故古人言貴盛

原缺第十二葉



封何不雅甚也昔秦紘都御史亦嘗被箝止有一
絹及故衣反以藉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銜之
小也及得之又愛其皮又恨其銜之大也人苦不
富至藉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鑒也利令智
昏所繇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夢汙者其占為
得財

責己當嚴人臣自責尤當加嚴待人當恕事主尤當
加恕

大臣須辦得一點忠誠不為身不為家不為官不為
榮一心為國為主祿賜之外更無它營君雖尊如
天然天而人者也天尚可感豈君不可感君既信
之敬之自然能有所救正有所轉移而況百僚睹
其表儀聞其聲望自足以壓服嚴憚使之肅而不
敢肆訟而無得言即使君難格人難調然大臣之
道只得矣道不行奉身而退可也

大臣規模不是臨時做得的須從小做去

翰林官也能壞人衙門亦易苟體面好易做無政事
、易懶無風波易放
陽明先生講良知于初疑之年來乃悟凡吾心知善
當爲知惡當去善知其善惡知其惡此自然之知
乃良知也知當爲而爲之知不當爲而不爲則良
知致矣孟子言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不
爲不欲良知也無爲無欲致良知也此理不須看
書不須師友講論不須思索研究以憑心做去便
文節燕居錄
是至爲直捷嘗有問道於禪師者師教之曰諸善
奉行諸惡莫作其人以師言膚淺曰這兩句三歲
孩兒說得出師曰三歲孩兒說得出百歲老兒行
不得予以爲諸善奉行諸惡莫作卽是致良知
聖人罕言命蓋恐人以命爲解則必怠而不修故非
到無可奈何更不言命今自省尚許多可恨處輒
命云命云是命之一字祇爲怠者藉口也君子居
易行法命則俟之而已

今人自有家者有家道必堅儉有費用必節省
今人則不然已之子則愛之百姓亦人子也則不
愛古人允正言治國如家愛民如子此言最妙
古一州一郡一縣責專而權一欲有所爲無不如意
爲治國如家愛民如子爲一方生靈造福命百
之道守長之當道致之豈不滿志乎
若官清慎勤而淸居首不淸則慎爲畏人勤
亦不謂之慎勤也
文節燕居錄
古人仕與農一般農耕而食仕不耕而食以祿代耕
以仕易農如是而已矣
世俗做官牆壁之說最謬但做得好自有好名譽好
壁邊何須牆壁做得不好牆壁也靠不得且牆壁
也能自壞就使靠他到壞時不與俱壞乎
名譽非人游揚亦非人所能訕毀豈有自家做得好
人不說好者豈有自家做得不好人說好者然則
我固自游揚非人能游揚之我固自訕毀非人能

訕毀之

事上官自有禮義之中正但不曲意奉承以非道

之耳至於供帳等事自當躬親省視逐一節點即

如一賓客到我家來飲食寢宿亦須加意如或失

禮不待客怪主亦不安彼矯激以爲氣節者固非

或有疎廣忽畧付之下人任其抵塞目破者亦安

得爲精明之政乎

孟子言令聞廣譽施於身則不願人之文繡名譽亦聖賢



所重知者利仁彼其見仁孜孜汲汲以得之爲歉

不得爲恨如嗜利者想此等情景倘亦有愛名的

意思

宰相須知人然勢不能遍知亦何必盡人而知之又

何必出於吾之知也論語舉爾所知甚妙蒙所

夾袋中冊子處允文材館錄亦是一法但將其人

最眞若舉之至所不知以付之所人之人使……

官評參以公論可矣

宰相冢宰須是認得人乃其心却要空空洞洞似天

下未嘗有一人認得方好

周官以六計弊羣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

辨一舉而繫之于廉而我朝六部諸司率以清吏

繫之一字可玩

京陌多丐子朝廷有錢糧養濟即五城亦自易處予

每出見其赤體啼號嘗爲之圖維竊謂少壯者可

教以負擔如官府土築人役僱倩使之執役一日



但得銀一分便勾他喫漸見其利彼自樂爲久當

化爲廝卒矣而幼者勸令地方善民收養其餘老

疾則收之坊舍用養濟錢糧食之不時遣行省視

稽其乾沒而扶丐子之頑而不從教者初當教之

櫛沐或給之敝縕則當籍其地方名貌所給月日

後復赤體詰朴加焉此等皆上天生命朝廷赤子

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誠加之意其爲德比

於洿蟻埋蚍不亦大乎予恨不爲京兆及巡視五

城僕有相知可告者將以告之
重能馭輕輕不能馭重甚未有任天下之重而可自
輕者
士大夫毋言涓埃之報非虛套諦吾輩報效朝廷不
過涓埃然積涓埃則成川嶽誠使人人各效涓埃
國家尚亦有利矣
勞而心安故不憚勞費而心安故不辭費
大人正己物正大累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



或有只管說人者何以解漸布之嘲
勞則胥欲寡而筋骨堅故壽
京中日閱邸報有益不但可練事知人即因所論以
爲鑒戒庶不挂於吏議
詩稱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君子常操此心故寡過
士大夫被逮下獄是最逆境然荷平生無一事不可
對人言不愧不[illegible]也何妨

人能立志自強則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兵
莫憯於志莫邪爲下
孟子交鄰章即居鄉之法勢力大於我者我敵不過
他讓之則保身保家是爲旣明且哲智人也勢力
小於我者我雖爭得他過却包含他是何等度量
仁人也居鄉但讓使無些事予嘗貽家弟書曰讓
美德也凡事皆可讓人惟讓之一字不可讓人
山澤津梁之利士大夫不宜據而有之以奪民利且



此等事隨勢分爲去來一旦捐館子孫必不能有
孰若當吾身不取之爲得乎則子孫必無外侮之
及矣
士大夫家居宜謹身循禮以訓子孫式里巷
士大夫出則經濟德澤有益於蒼生故謂之見龍處
則養重好脩有裨於世道故謂之潛龍
士大夫節儉方能正直
施與故是好事然苟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則

與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均失其本心
古交寡今交廣古事簡今事繁古用儉今用侈處今之世即欲寡欲簡欲儉有不能即稱曰寡曰簡曰儉亦不如古矣故古人易今人難
吾鄉弔喪綫至百日喪主守喪次候客或設席待之果品酬之饅頭謝之而又浮屠不經之費益三月卒哭而精神疲財力絀矣於是停喪于舍叟不問窀穸事至有終子之身而親不歸土者每見異鄉喪家門帖云某日開弔某日撤靈不受禮不待客葬亦不越三月至期年此俗可法



處逆境莫焦燥祗盡所當爲古人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今所處猶未至夷狄患難之境何爲不自得也
做官做家要知足做道德功業要不知足
西銘胸襟極大認天爲父認地爲母天地間所充塞者氣也吾以爲體帥者主宰之謂天地之主宰吾以以爲性民至泛矣認爲吾同胞物甚類矣認爲吾儕同殊天下高年即吾家之長尊之所以長吾長天下孤弱即吾家之幼慈之所以幼吾幼大君認爲吾父母之長子大臣認爲相助長子之人聖賢乃吾兄弟中之合德於父母而秀者天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人乃天地之子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子之小心翼翼[illegible]也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子之純乎孝者也違曰



悖德之子也害仁者賊子也濟惡者不才子也踐形者肖子也窮神者子之能繼志者也知化者子之能述事者也不愧屋漏者子之無忝所生者也存心養性者子之事親匪懈者也遏絕人欲懲惡違旨酒則非所謂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矣崇伯子之顧養矣教育英才以善及人則匪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如潁封人之錫類矣勤修以格天心是則不弛其勞致親於豫與舜同功矣委

心以聽天命是則不敢逃避待命於親與申生之同恭矣天地所賦受不敢失墮如人子奉父母之遺體全而歸之與曾參之啓手足同是吾爲天地之參也天地所陶鑄不敢揀擇如人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之從與伯奇之以宛從令同是吾爲天地之伯奇也天地或與我以富貴福澤是吾父母所以厚吾之生也當因而加脩以報之天地或與我以貧賤憂戚是吾父母所以玉汝於成也當因而加勵以副之吾身苟存盡吾事親之道而斃



吾身即沒亦可以無遺憾而寧矣通篇認天地爲父母認其身爲天地之子認天下人爲同父母之兄弟認事天地爲事父母父天母地家天下讀西銘物故曰胸襟極大朱子曰吾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夫鰥寡孤獨既是兄弟則豈得而慢之嗟乎世有視人饑寒疾苦漠然不動其心甚至視至親如路人者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人世禍福得失茫昧不可知故曰前程事暗如漆子稱塞翁失馬莊子稱酈姬始爲晉所獲涕泣沾襟及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人能達此則不以目前爲悲喜矣

莊子言中國在天地間猶毫末之於馬體伯夷辭之以爲廉仲尼語之以爲博此是大眼眶說之介人關廓見世人所爭蝸角蠅頭可爲一笑

易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歎三桓之子孫微矣



今人家不積善或有不積善者於理當微而微望無厭不亦悖乎

好名之人至于名之所在或害人害事害天下而彼不顧祇欲以就其名此則爲害矣

今做官者或曰如此則難爲前人難爲後人予曰不求同俗而求同理理之所在瞻前顧後不得必欲前人也好後人也好自己不好矣要之爲彼說者總是借前後人以自解實爲已不爲人也又安知

前後無奸人乎君子凡事當仰法前修儀型後範

老子有云治大國如烹小鮮莊子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事安靜為福曹參遵何約束獄毋擾獄市絳灌諸公每事輒曰毋動為大耳

呂蒙正言今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惟在清靜以鎮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報國曰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真老成之見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祖宗法令祇宜遵守即萬一有未盡善然行之已久吏習而民安之亦不宜輕變一輕變則人以法令為可動搖競起僥倖之心往往借建白以行其私當事者無所持循是亂之道也

李文靖言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兄今市一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適耳安事豐屋哉此言甚可愛

富鄭公欲誅晁仲約范文正公請釋之又密告富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其時富公不以為然後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見近日有請亟誅本兵大臣者甚未觀范公傳耳



所謂肖子者肖其賢也若不賢而肖之可乎朱均真不肖矣蔡仲不似蔡叔却是肖今人父兄富貴者子弟往往從父兄為別號不問其賢不賢也流俗相沿莫知其非

萬曆戊戌舟行偶僕子一事以貪失之余即其事為貪戒丁寧他僕因舟子亦與聞遂并語之舟子荅曰貪即是貧予愛其言簡而確歎賞不置蓋必向來有此語也尋念貪貧二字形亦相恍惚然貪之

貪有貪于財者有貪于德者財貪不過爲窶人德
貪則爲小人矣吁可不戒哉
余訓俗曰凡生計秖專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兼
爲并及營此圖彼必至兩失卽有所就算來秖與
認一件者一般蓋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
皆然人但知此理自無妄念矣
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
十十餘年耳卽爲善已苦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

乎
每見士大夫規諫
主上連章累牘直陳中使掊克擾民狀無所隱諱稱侃
侃矣南中諸署往往畢下吮民膏血積久民不堪
余偶有聞欲以告同列而躊躇囁嚅者久之乃知
君臣弼直易朋友切磋難發朝廷之城狐社鼠易
發官府之城狐社鼠難因思
主上竟奏闈中多所茹忍

聖度含弘令吾輩得卬首而列是非猶爲不諱之朝也
民須與之親時告語之詢問之然後下情上通上意
下達故曰親民
有言某老先生問過失于司屬者余曰過失如疾痛
痾痒吾自知之所謂良知也但過而能改難耳每
見士大夫逢人問罪過失疾痛痾痒至不自覺則
病甚矣
或言風俗須得良有司余曰不如鄉宦鄉宦者鄉人

所屬耳目也鄉宦以澹約朴素持身訓家子弟僮
僕皆澹約朴素則華侈者自將愧縮而無所容今
士夫日以華侈教人風俗安得不壞聞太倉王荊
石相公居鄉乘小肩輿太倉人無大輿者太倉士
夫不多相公位尊荊翁望重故其化益易或云輿
亦有體過損非宜余以爲矯俗不嫌小過先示之
以儉然後示之以禮耳且聞章楓山先生徒步里
中卽失體而可以維風亦當爲之

在民上者立意欲十分體悉纔得一二分民纔受一二分之惠若立意不到十分則其所體悉與所及乎民者少矣

肫肫其仁仁不肫肫仁猶未也聖人既竭心思謂之竭盡肫肫矣

朝廷榷稅以牟利擾民士大夫交口非之乃士大夫居鄉有管山海津渡街坊或自充牙儈擾民利者彼以一草茅如是何怪朝廷然方且抗顏而議朝



政之不善也亦妄矣

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爲巧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於其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善人得志如乘雲之龍惡人得志如傅翼之虎

惡人不可爲也庸人亦可爲乎

子貢以博施爲仁夫子謂仁者祇是已欲立達亦欲人亦達有此心而已力能施仁也力不能施仁亦

在也故孟子稱顏子與禹稷同道蓋顏子雖不得如禹稷救民而有其心如穀種一般禹稷有田地得時雨值豐年粒我烝民顏子亦有穀種但無田地耳宰我以救人爲仁夫子謂救人可也入井救之則愚也故孟子言天下溺援之以道無違道援人之理此書可參看聖賢所見皆同

予生而貧寒故必得貧纔不貧便足見人貧憐之予晚成故有耐性其在館中讀書或急於散館予偏



愛同年之聚樂課業之長益其在仕途儘稱順然未嘗有速化意也予未有子因念孑然一身耳所需幾何廣積財帛欲以遺何人故有所不受不取爲無用也凡此皆予缺陷處然皆予得力處嘗言人不要枉受貧枉受苦如食藥者亦取其滋陰苦口而利於病耳

今人稱交際輒引援孟子竊見今仕宦與孟子時情景不同孟子以大賢爲侯王賓禮所求於孟子者

曰利吾國曰願安承教耳今所居何官所與交際
何人所施何禮施禮何意一一與孟子時同否竊
見有許多不妙處卻之有許多浩然處此其間難
盡言也且觀萬章始問交際何心繼問受餽何說
陳臻兼金之疑屋廬得閒之喜彭更傳食之諷當
時孟子亦費了多少分疏卽其所引徹較竟未見
孔子曾受何人何餽雖賢者所爲固非萬章輩所
識然亦不可謂萬章輩一無所見其在今世未必



非他山攻玉之石云
不取易不與難畎畝不與易仕宦不與難古不與易
今不與難不取時兩情俱過不與則否畎畝時人
無求焉仕宦則否古多安貧多廉吏今人則否故
不取則不取矣不與之難過於不取蔡虛齋先生
亦云一介不取士當然耳一介不與未易言也
古人仕宦不出其鄉里必素行無玷鄉里所服然後
可以臨蒞鄉里之人剖斷鄉里之事如平日不善

一一在鄉里耳目如何做官如何臨民斷事則其
居鄉始終自有不得而揜者後世易地而仕是以
士多苟且之行甚至淫賭貪汚寡廉鮮恥無所不
爲俟赴任當官乃稍矯飾異鄉不知卽知而未知
其舊蹟但權柄在手亦繇他瞞心做了及至歸來
仍又如前士之無良亦後世易地而仕之弊也
今但知顏子之賢而未知其父母室人之賢當日簞
食瓢飲不改其樂亦其父母室人能與之共樂也



北門大夫苦室人之徧讁陶靖節亦云鄰靡二仲
室無萊婦抱玆苦心良獨內愧此賢者所處之不
同
聖賢言福與今人不同今人但以富貴福澤子孫科
第爲福耳舜子不肖而中庸稱之曰必得其名以
此爲舜之福其稱至聖曰聲名洋溢莫不尊親孟
子言身正天下歸而引詩多福以証之夫以藐然
一身而爲天下所歸爲人所愛敬生榮死哀此眞

福也

仁必有後之說猶未免疎漏葢亦有仁而後不昌者
天道渺茫氣數參差堯舜之功德而子何以不肖
也夫子之聖而伯魚何以先卒也每見士大夫清
白無以遺其子孫子孫多貧然豈可以子孫患貧
之故而甘爲不仁是知愛子孫而不知自愛也故
曰驩爲善而已矣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

或以任事爲認眞余在南京以吏部攝他部事聞認
眞之之說余曰苟認眞卽攝亦眞也苟不認眞卽南
吏部亦假耳

李文節燕居錄 三三

每見風俗之敝因思古人如文王夷惠陳太丘王彥
方今不可得矣卽入境質成相與爲閒田而退者
聞風而廉立寬敦者望閭而返訟者爲不善而恐
其知者今有若人乎麼足歸來婦子嘻嘻如齊人
妻妾之羞而泣者亦無矣故曰世喪道也道喪世
也噫可歎哉

聖賢之學不愧屋漏余謂今且於人所共見處愼
修飭方漸做到屋漏人所不見處今人共見處尚
爾不畏何暇論屋漏

楊震四知之說固好然子知足矣不必天地知也況
懷金者豈獨行必有從人自其家來家人必知則
知者多矣不止子知也士大夫爲子孫僅取朝夕
之計爲國家卻須爲千百年之計今裕後之念至
于欲貽所不知者何人乃居官任職輒傳舍視之

李文節燕居錄 三三 二百五

非也

禪祇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爲王室誅
其兄皆禪也

己丑歲有欲中傷予不克而自中者其人恐予不能
忘有後患也將歸使人謝予予謝之曰禍福有命
人我一也人不能害我我能害人乎予生平不怕
人害亦不害人

大學引泰誓个臣等語下文有仁人一條大臣之道

始盡蓋以休休有容之量容有技彥聖之士而以
放流屏斥之嚴處妨賢病國之人不善人去而後
善人安今但道休休而又以藏垢納污為休休失
其旨矣

古人畜馬乘不察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然則士
大夫而以樹畜自封殖者鄙矣況妄取苟求者乎

中庸言中和合喜怒哀樂而言今人但知喜樂為和
不知怒亦和也無怒如無霜雪雷霆則不能化育

李文節燕居錄　暑西　三百五十

而札瘥疵厲所不免矣夫子告君皆仁勇是為政
的事人情事理吏治民生極其透徹為智至公無
私為仁執持果斷不可沮撓搖奪為勇至于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政也蓋哀公問政夫子以
政對之且如勸百工有日省月試即今工部事柔
遠人有送往迎來即今禮部主客司事然則餼廩
虛冒祇待怠慢辱國家之財失遠夷之心者溺其
職矣

余為宮坊時所乘馬瘦而渴余倖而自養之若兵部
所給仍私益焉飼以芻豆飲以清水休之樹下一
月而膘壯異常每顧余仰首而見齒若喜云余因
悟至誠盡物之說夫物何性哉則飢欲食渴欲飲
倦欲休是也不加體悉而侵牟其間是不誠落了
一分誠亦不至列子云飼豕如飼人至誠之謂也

經濟到盡善處三王不能加考之何謬百世聖人不
能易俟之何惑

李文節燕居錄　三五

余過南計部謂水兌主政曰今公兌糧能使羣下無
需索則糧長便矣所收糧必乾圓潔淨以給軍則
軍便矣糧長許多人軍與其妻子許多人皆感公
頌公矣夫至聖作用不過聲名洋溢莫不尊親今
許多人感公頌公豈不美哉

古人不以冥冥惰行余謂冥冥惰不得行

為人謀不忠曾子所以自省想曾子所為謀者親朋
鄰里人耳況

朝廷榮我以位養我以祿然後托我以事而使我爲之
謀也可不忠乎
四題稷
與有感書于公署曰官評非人能評我我自評也史
書非人能書我我自書也
與非人能題殺我我自題殺也可不勉哉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祇是志不在安飽與耻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懷居不可爲士意同
李文節燕居錄　三六
南容謹言聖人謂其有道不廢無道免禍而妻之可
見謹言之士身貴於朝妻榮於室而不謹者不但
身嬰其禍妻子亦被其辱故聖人以此擇婿
夫子使人於齊獨使子華者爲其善應對而又有容
馬毋乃自給也可見聖人與人情不異及冉子之
請不得已而與釜與庾雖云周急不繼富而竟與
焉可見一介不與之難
子游爲宰所得惟澹臺而所取者惟不繇徑不私謁
二事無求之士古今重之晦翁言人必以爲簡傲
見令有可不必皆子游鄉官不至其門亦自知敬
不以爲簡也
丁敬宇爲余誦唐一菴先生講博施於民而能濟衆
重能字巻人亦有施而不能濟者政不善也
伯夷不爲父所立無違父自立之理伯不立仲不立
而叔齊立雖有父命情終不安二子遜國亦不得
不遜自不遜者視之則爲高耳
李文節燕居錄　三七
曾子一生戰兢病革之時猶奮然起而易簀真所謂
死而後已者何等强毅
丙午夏告病懷歸偶誦國風所云子有庭內弗灑弗
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者因思所稱他人非必第
宅易主之謂卽身死而子孫能保此第宅灑之掃
之然亦不是我身居處灑掃卽他人是保矣蓋子
孫亦他人也此詩人達處
鄉原是箇周全的人一生人人周全得到獨失了兩

人一孔子一孟子同聲斥他德之賊鄉原一生哭
了兩人虧把一生周全都沒用了
凡事合天理易當人心難然于理誠合當者必多郎
不人人而羲當之可矣
曾點言志說者謂不如三子之實愚謂曾點較實三
子却虛如所謂千乘之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
廟會同何曾有在那裏夠做虛願如夢想一般若
莫春便是眼前教童冠便是眼前人沂水舞雩使



是眼前去處非實而何
老子和其光蓋有光而和之使含蓄不露耳非謂[illegible]
無光也同其塵所與世同者塵耳塵輕微不[illegible]
之即去若汚泥則安可同也
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愚謂無身過易無口[illegible]
難蓋駟不及舌一發不可收一差不可改[illegible]
尤甚予每自省過言多於過動非必[illegible]
即過庶齋先生云未有多言而不[illegible]

衞有三臣夫子曰夫如是奚其喪夫以無道如靈公
而三人者一佞臣一權臣但能各舉其職而衞可
不亡況英主在上衆君子在下天下事豈不可爲
惟在黽勉同心而已
地方之難有難在中貴者猶可言也有難在縉紳者
不可言也每見有司以忤中貴而得名以忤縉紳
而羅議殊爲可歎
余在南京攝工部有士大夫自浙來遊過余曰公金馬



玉堂賓顧宥親俗事余曰有俗人無俗事人不可
俗若事乃國家生民之事安得俗也
余攝南工部止委用匠作更不點查或曰此輩亦可
推誠待乎余曰這誠字公再尋箇字來換他此輩
世爲匠作見了許多堂上官該司官以術馭之定
爲所笑余惟命不忍欺不敢欺厚其工食優其犒
賞不忍欺也從前羣小之利今獨優厚匠作有欺
人必言之不敢欺也

不正已何以率屬不嚴自責何以責難於君不能御
馭約束其下人何以禁夫城狐社鼠四出爲民害
者故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右書
于禮部署中
吳瞻谷宗伯一日過余論諡典曰人只要眞的有一
生彌縫得好究竟不損便諡不得余曰誠然但眞
品甚難陽明先生詩云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
兒是丈夫爲論諡典多要官大庶僚中也有眞品却



爲官所限那眞品的人說實話幹實事只管認眞
做去定與世不合又做不到大官所以官大而心
術才行看得過的也不得不與
天下事最大者士風民俗吏治將材邊備數事而已
今名利之毒入於人之心髓惟顯膴是競溫飽是
圖攘奪猥瑣無所不至爲國爲民之念微矣脩
行之功寡而士風壞自古聖帝明王猶以卑宮菲
食惡服爲盛節今士大夫以儉爲非一箇窮秀才
纔登仕籍居食服御便尚奢華士夫如此人者效
之而民俗壞益援陞推多繇請託善營者進無求
者屈而吏治壞武弁始而用既而薦既而陞不繇
請託得者幾人既任有謝有餽餽欲遍欲豐欲勤
而又有山人術士賈客之流持京貴之書而往者
俱欲周全安得不剋軍廹餉而將材壞邊備亦壞
余不肖不能幹天下事也不壞事而已
仲尼言不義富貴如浮雲竊謂卽義而富貴亦浮雲



耳卽唐虞事業論者以爲一點浮雲過太虛況富
貴哉
官吏受財任意是非曲直倒置混淆故曰不如聽民
自理公家斗衡不公平大量重稱以取於民故曰
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設官而無益于國家生民故
曰不如鑄金爲人而立於朝且無食祿之費此皆
古人有激而云
老子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若功不可成而欲建

功名不得遂而欲立名此其逆天道尤甚

言官有口守相有肚一無所不吐一無所不茹元不相妨

桓魋欲殺孔子孔子但微服避之未嘗欲報桓魋公伯寮愬子路景伯欲肆諸朝正好假手孔子但言其如命何不報公伯寮臧倉沮孟子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不怨臧倉聖賢知命稟天更不與人計較

李文節燕居錄　四三一　二百六十

余爲祭酒嘗語屬官曰吾輩常闢佛老然毎見寺觀僧道晨鐘暮鼓焚香誦經崇飾廟宇以供像設營葺廬舍以居徒衆其勤敬如此今吾輩居國學能如之乎余見祭酒一官在國學猶住持也故余於廟宇號舍祭器香燭之類必躬親點簡釋奠行香必早升監課講不敢曠一日職當然耳

蕭山魏公驥屬其子完辭

郎典既歿得郵完以父遺命辭許之載

國史莆田林公俊有祖教官贈都憲公郡守將進之鄉賢公移書力辭載文集仁和邵公銳詩云我生不求文我死不求誌載名臣錄此三事實獲我心所願學也

周公洪謨爲祭酒時見驅逐荊襄流民者著流民說都御史李公賓疏上其說總府原公傑行之聽流民附籍設州縣三省以安丘公濬爲編修時兩廣流賊猖獗公上書閣下陳方畧首相某公以其主

李文節燕居錄　四三二　二百九五

進下帥府用公方畧而賊平詢林先輩經濟之學且與輕鋭喜事好名者意思自別是可敬也

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毋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上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既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悉于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關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抱天下

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用使子弟爲卿季孫異之況爲政而用者乎余益欲以公偕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地不慍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夫馬辛苦淡泊至于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少矣

顏子犯而不校孟子曰於禽獸又何難焉禽獸一語不如顏子渾厚其意思與不校一般吾輩識得此意胸中自是廓然



余每見人說古人難學及見今人宅舍田園喪葬嫁娶事浩大繁難不覺望洋向若而歎真是做不來正是難學如古人澹泊簡約田止餬口居止棲身葬止封土到是容易因教子姪莫學今人學古人莫看今人家看古人書爲其易者而已

司馬溫公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余謂即子孫能守亦不必積以遺之今有人家子孫享其前人之積田連阡陌黃金滿籯自有道君子視之秖是一箇富家有何奇異可欽仰可稱述哉詩曰誠不以富亦秖以異此志士所三復也

吾心澹然無所好則莫得而中之纔有所好便謂之欲有欲便可中亡論聲色貨利玩好等物即好書籍便亦有病即好講學便亦有病每見世有士大夫講學爲市井無行所欺者渠見你好講便假學以中之此便與悅之不以道同在當路尤要緊故曰神龍能潛能見能大能小然人得而豢之者



有欲故也聖人無欲人不得而制焉程子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旨哉斯言近世士大夫好奇武談禪講經茹素禮佛余竊謂趙中令半部論語致太平程子謂二氏之說其徼者不能出吾書吾輩只消語孟半句已用之不盡只於言動視聽進退取予上逐一點簡心性之學即在乎是豈以聖賢之訓爲未足而猶有取乎釋子邪吾輩事君事親朝叅定省此爲

常禮今且有怠廢者何暇禮佛使朝參定省不懲而禮佛猶之可也倘稍有缺余以爲禮佛可緩彼談禪者一口淸淨空寂欲高出聖賢之道之上迺其行事祇是聲色貨利中人旣汨沒聲色貨利却又云不染此尤無忌憚之甚者也

李文節先生家禮

冠禮

一將冠前二日洒掃祠堂設香燭次日主人率將冠者詣
祠堂立于左立定引過堂中同俯拜跪主人致詞云某
第幾子某擇本月某日某時冠畢謹合俯伏興再拜一
躬同出是日將詞及應詞各演習擇親屬一人爲加
冠至日就家設冠服案及備具冠候吉時服常袍坐向
吉方櫛髮包網加冠畢服本等衣服主人率入祠堂立
于左立定引過堂中跪主人致詞云某第幾子某今日



某時冠巾畢謹告俯伏叩三頭興一躬退立于左然後
冠者俯伏興四拜一躬退同出是日冠者拜父母四拜
坐受拜畢跪聽訓父出訓詞命之曰云云訓畢冠者應
云謹受教俯伏叩三頭興次拜兄長再拜立受弟姪拜次
受弟姪並拜還揖候父母起身而退

訓詞

丈夫之冠是爲成人去爾幼志務敬脩身謹言修行施
禮敦仁孝于父母友于弟兄推及親故以至鄉鄰必厚
必謙毋謔恂恂交遊須慎勿倫爲珍毋踰繩檢毋負冠
巾敬之勉之夙夜惟寅

婚禮

一講合後擇吉行聘即古納幣外有釵字金牌及銀簪鐲
大抵務淡爲主量力而行或二釵或銀牌表金或二幣
亦可書家幣不過四書式如左

眷生某姓名頓首拜

啓

某尊親家執事

伏承



尊慈不鄙寒陋俯從媒議許以第幾位令女貺僕之男某
卜丑叶吉敬行納幣之禮伏惟尊慈鑒念不宣

某年月

復書云

伏承

尊慈不棄寒陋過聽媒氏之言擇僕之第幾女作配令嗣
茲承幣貺敬用拜嘉伏惟尊慈鑒念不宣

一將娶擇吉日送幣及盒亦取雅淡成禮而止或止盒亦
可書式如左

伏承

嘉命許以第幾位令女貺僕之子某年歲浸長婚姻及時

敬醮合巹之禮謹涓是月某日大吉𢘆告婚期伏惟尊

慈鑒念不宣

復書云

伏承

嘉命委喬宗既有婚期卜且叶吉敢不唯命是聽敬備

以需伏惟尊慈鑒念不宣

一凡納幣請期必焚香告祖主人致詞云某某第幾男某擇

於某官某名第幾女爲配今日納幣謹告至請期致詞

云某第幾男將以某月日娶婦謹告

一婚期前一日女家將妝奩被帳等物送至婿家鋪設者

臨時勞擾但勿如鄉俗鼓吹炫燿却以韜藏爲大家

一親迎以新婦入門日時之吉爲重是日女家設二案于

堂中一香燭一置雙雁活雁難得可用畫雁兼用二燭

共一籠取其形聲似雁置軸前案下婿將至主翁候于

堂子姪一人出迎一躬陪行至堂階止主翁下階一躬

登堂主翁立西向東婿立東向北行四拜禮俱答畢各



立定女從內西出立西向北與婿並列對雁四拜禮畢

主翁送下堂一躬別婿先女後迎者送登轎婿于門外

女于門內司雁軸者卷軸司燭籠者撩籠以歸鄉俗是

日設酒待婿非禮也近來遣媒送迎動至若干人此俗

宜革

一夫先婦行下輿入門候婦門內下輿同詣祠堂或家堂

夫東婦西俱北向立定婦過堂中拜祖四拜拜翁姑四

拜答揖畢仍過西立定夫婦再拜畢翁姑起身設二席

先擺果殽東西相向席既定夫婦酒訖舉酒送婦婦舉

酒送夫交拜再拜訖就席三舉杯筯不設湯即古合巹

禮也禮畢徹席相向一揖夫導婦進內

一成婚次日同宗齊集主翁先揖畢子拜尊長如伯叔當

爲一起再拜答揖兄輩爲一起再拜受一拜答一拜拜

畢立于兄輩之下然後諸弟姪各以一輩爲一起拜禮

同前禮畢導婦出過中堂立定拜尊長及受卑幼拜禮

俱同禮畢導婦進內訖同宗齊向主翁說拜賀主翁辭

總一揖訖會宴主翁主席

一次日同宗伯叔母兄嫂弟婦姑妹姪婦齊集姑氏先揖

畢婦登堂拜伯叔母再拜答揖次姑再拜答揖次兄嫂
弟婦交拜禮畢婦進內諸婦女向姑氏說拜賀姑氏辭
總一揖訖會宴姑氏主席
一反馬按春秋時已有此名蓋女乘馬嫁來暫留其馬以
示恐不成婦仍乘歸之意俟三月成婦遣使反馬今
勅廷親迎婚禮廟見後行回門而鄉俗七日壻女同往女家
謂之反馬是日女父母候于堂子姪一人出門陪至階
父母俯迎于堂蓐壻女登堂各行四拜禮畢設席待壻
召集諸親交拜畢壻坐東邊首席諸親侍坐酒七行湯

禮　五

三巡畢而散母款女于內室壻女即以是日歸遂止
一宿

喪禮

一既卒設床于廳穿衣訖就床辭生不必設坐子孫自殮
不必請人主殮有聞計遠來尸床前哭拜俗謂探死者
非禮也時方悄殮迫切倉皇何暇應接宜令一人專守
門辭客
一棺底用燈心以棉紙捲束長六寸圍徑寸半鋪二層務
令緊密置七星板于其上尸既入棺其空缺處皆燈草
塞緊然濕潔淨勝於用灰
一水銀固能養尸然久終發現恐致發掘勿用
一入殮時有魂帛魂所附也既設靈位將帛置坐處塟與
銘旌同置于柩上塟之
一喪以七為旬七七奇數四十九日亦奇數即殮衣件數
銘旌字數俱用奇之意今
朝廷諭祭北方皆然吾鄉以十日為旬不知凶事忌偶十日
偶數祀了重喪之條矣且守喪百日錢財既費精力亦
疲哭泣久而不哀饗奠久而不敬吾鄉黃文簡可法也

禮　六

一蓋棺訖即于七七內擇一塟日今
朝廷之葬不出百日內外不拘方向年利通書謂之凶塟一
塟則大事便了且柩停令人看見即謂之暴露而體魄
入土夏涼冬溫亦可不速朽也塟迫則先塟而後弔緩
則先弔而後塟
一銘旌字用銀粉塟日置棺上久則緞綃朽而白字長在
蓋古人北方防發塚欲人知為其人柩耳旌如柩長字
多則稍細列為兩三行可也今人不曉銘旌之義矣
一靈柩宜寢室子孫朝夕上飯及七七之祭皆就于此坐

以下原缺

淨

一祠堂四龕並列考妣共龕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考次之龕前設一簾及鈞祭日捲簾祭畢垂簾堂中總設香案正至朔望行四拜禮如五世親盡當祧則請其主於墓所埋之而諸主以次遞升主動龕不動祧祖不

祭

一每歲祫祭一清明一中元一歲暮每龕一卓其饌飭碗碟另辦四副貯一箱非祭不用其祭品每龕設雞一隻豬肉一塊豬肝一箇全魚一尾蝦蚴一碟但取泥淪

八禮　十一

潔淨不用常食湯汁等饌外豆腐蔬菜湊前共十碟點潔不拘豐每位酒一爵飯一盂前一日辦完貯箱至日五更子孫二人陳設畢衆子孫入祠堂序立再拜迎神酹酒行初獻禮總獻酒一爵于香案上獻畢復位跪讀祝文畢俯伏興再拜亞獻終獻禮同焚紙并祝文再拜撤饌一躬畢垂簾如祠堂隘而子孫多則立于庭鄉俗清明中元祭前後五日非禮也

一忌晨前一日就本龕外設二卓請出神主一位儀同祫祭惟祝文不同鄉俗有免忌之祭此遇生日既謂之免忌不宜黷矣

一父母忌晨不飲酒茹葷

忌晨祝文

某年月日子孫某某敢昭告于某祖考妣曰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愴慕謹以牲酒庶羞用申奠獻

尚饗

一祭掃祖墳以清明日爲定庶免傳告是早各家祭畢卽赴墳所推衣冠一人主祭先祭土神祭品三盤獻酒三爵再拜化紙遂祭祖祭品九盤豬首一雞二全魚肆尾

八禮　十二

海蚴或豬肝二盤麪餅二盤每位酒一盞祭酒酹酒總獻酒三爵四拜化紙一躬畢自以下諸墳繼之或同日或異日每一所祭品專具一副其子孫非墳所出者不必與祭如貧家祭品不拘三五盤但要泥淪潔淨

一世祿之家如今公侯伯及指揮千百戶長子長孫世襲爵職者謂之宗子主宗廟之祭今人家無世襲則無宗子凡祭祀推衣冠一人主之觀瞻既雅禮節亦諧不然則有長子長孫而貿菜傭者亦將稱宗子主祭藍縷周章而令縉紳隨班行禮乎

附私禮三條

一祠堂至五代祧盡三龕俱撤請予一龕居中爲不祧之
祖子男輩別立祠堂或祭于樓而已

一郵典勿請有勿領但答以吾父常言不能報
國恩受有愧且塋亞無用矣墓上只一片石題曰我處三字
此外只青山綠樹長林茂草此吾父之志也

一論祭之典爲一自
天而下所道者廼布政司分守官而分守在與化來往五六
日多不欲行不必請也

家禮　　一三

予此編迺取文公家禮稍加裁酌令簡易儉約以授吾
子孫亦度其所能行者爲之至于人家豐嗇不同意見
亦與予不敢付之梓惟授吾子孫遵行俗人之言勿聽
婦人之情勿狥也

晉江　九我李廷機著

## 仕蹟

余與同年庶吉士同讀書時館師日進館余三年間無三日為陳豫臺治喪三日本房座師招飲一月止有七日告假每月課三次不俟催趣最後止余一人呈課館師不批矣嘗午偷同年聚飲欲擲骰余止之最後一日館師臨時不進同年欲於孔目艙中奕棋余曰奕在私舍則可館中不可吾儕三年頗稱謹勑今將散勿為此也同年亦以為然



余辛卯典浙試輓舟用夫止四十時多用百名或八十名同行謂吾獨少何哉余曰祇行得可矣多夫何為至楊子同行慕金山名勝艤舟而登余遂渡江則按院所遣承差書役已至欲同舟余不許令尾舟行至武林驛會按院告以驛背無用辭去之及入簾方覺其便如刊題如塡榜前科內簾與外簾爭就內簾至是按院來問余謂前科之爭恐外簾疎耳按院言往內簾非京考堂字弘嘉周容若邪在外簾且安得疎漏余謂如是則付之公可也余約同事者曰簾以內按院不得與吾事簾以外吾不得與按院事時將瓜代且外察余不開一口撫王諸公僶贈一切卻之按院與京考甚相安及甲午南闈[illegible]少異余行事大意亦如浙云

浙闈分考有教職有知推而教職氣屑余頗扶之簾內作揖令諸知推拋主也可讓客至拜一坐飯乃序官其分校只中式名數多寡皆均或言前科有分別余[illegible]當一視耳明年教職登第者二人其[illegible]亦奇事也

分考閱卷[illegible]上中下上卷批點下卷其動一併呈來[illegible]心徧閱去取自裁不令各房互閱



落卷也蓋落卷取自主考在分考猶然不悅且恐生出是非不宜卸之分考而卷未批倒及拔出付分考加批弃落卷之迹亦泯矣

余為祭酒日升監冬候日稍高夏及日之未出惟風雨則免或朝儀節旦送行則豫免免湃必書云某事朔必升廟師生揖訖散糧票及膳銀其通知簿必手注凡事一遵太學條例諭諸生曰若有事必查例例有自例無請札無益也差撥歷罰一毫無私諸生無請求諸公無書札不踰辰入事畢矣

余在太學雖執政子孫無所徇余友何郎曾州守
待次都門一日語余曰相公訝子余曰每見相公
禮恭而色溫不訝也兄勿視相公太重兄能爲龔
黃卓魯吾敬兄過公孫丞相矣
京官非三品例不應乘輿余官至祭酒少詹皆乘
馬其繇太學之崩門即暮夜寒若雨雪無不乘馬
乘馬可行辟人輿須下幃自蔽故曰身勞而心安
則爲之一 日乘馬逢同年潘尚寶于道尚寶勞余
曰年兄良苦余應之曰祭酒說苦更有何官甜於
他



余在太學不私用公帑一錢即公費亦節而核每
歲膳銀一千二百金饌錢約六七八百金余給諸
生膳用錢省鑿耗而留銀以待公費之缺者補造
祭器修葺文廟垣牆號房射圃及故林文安公所
遺官舍續置數區以居屬官不煩工部也
南京江東門外有河通江爲操船避風濤設也民
船虛亦泊焉其居民汲河取魚蝦釀酒以爲生武
操院成山伯隄以種魚收其稅歲四十金江水既
斷濁流汪之又種魚以壅河益不可食余攝工部
民百餘來訴余曰何不訴之成山民曰訴難余曰
第往訴翌日操院耿公詣余言曰成山二軍之功
幸公存其體面余曰不佞所以諭民正欲德歸成
山耳耿曰民不獨爲水也亦爲魚蝦余曰即魚蝦
之利亦當與民共之吾輩方日與 上爭鑛稅奈
何爲此耿慨然曰成山祇爲公費無處耳余出贖
鍰濟之無藉河也余謝耿翌日成山來余又謝成
山二公求若躬造坊余皆從之 延數月河猶未決
余偶以公事至河干民擁輿號泣求救余慰之曰
即開矣遂馳一書於耿公翌日廼決堤而河復故
後謂余曰此河塞操船甚多開之是也



南京鋪行苦累甚訴于 朝願歲醵二千八百金
爲諸司僱役費事下部議時余貳南銓將京祭余
示鋪行有衙役取物毋遽予必白于驗票予之自
是無票取者無何余攝戶部羣以僱役請余曰醵
金何名且使誰出納之第令諸司出銀錢市買如
民間毋出票其內輸可折價者折之其用商者行
帶辦法以均苦樂定商名使浮商不得攙入無營
求使費可耳余工部先行他部寺亦行加工部於
是醵金罷而鋪行穌民訣建祠余諭之曰無爲也
余工部其營多矣未嘗留姓名况祠宇乎 且茲祭

實賴諸部寺協心而我獨居其名我行法公矣

乃已

南京李文政紹興人流寓南京赤手致富善交結其同鄉御史某子甲與之厚文政挾以令五城兵馬跆藉南京人南京人苦之余少宰攝戶工二部狀羽翼為人所憚南京人嚇文政曰少宰惡汝文政懼　一日使子監生投揭自白余方坐堂語之曰汝父一白徒擅虐南京　朝廷法度何在九卿何為宰者何為汝亦長矣又監生也試問汝宗師郭大司成以為何如余檄閱文政惡又聞督城御



史朱欲捕不果遂逆朱告之朱意欲待其子甲請告余曰此人如虎日食人安能待乎遂以告郭郭曰父惡而罪子何為徐思曰文政假監生可以此名捕也詰朝捕至太學笞之出一檄令五城兵馬逐假監生于是朱遂捕文政付縣獄一日告者三十餘狀訊皆得情戍文政黜子監生沒其居為公署而南京之害除余時將考滿旬餘日出南京矣而其子自詣余務其端而結局於二公若神使之蓋罪貫盈也

余攝南京戶部訪得解糧到倉有打圍飾揚散蠶收管數人數米呈樣捉斛拆倖務草等役名色索米一石舊例共銀伍錢後來需索日甚解戶不堪而所收糧應濕耗折賠累倉官及軍士關領尤不沾實惠即按狀完狀二張部役包寫銀七錢余乃令司廳刊格眼狀令解戶填注另刊一單開倉役打圍等項該銀八錢此外某役某役各開行款需索有無若干令解戶從實填注挾同者均究將單黏連完狀呈堂呈司解戶既有此單不用保家只消單總與而例外需索保家包攬之弊除矣至水兌易余有八規書于圖屏大意費省則解戶便糧



乾圓潔淨則軍便若各役只是淡泊初非有嚴刑峻法以苦之也

南京工部鑄錢每一爐可養贍六七人頭首三十金往常以與人官責者僅十之二三余聞爐利甚厚時添鑄二百爐增其算四十金出示欲以充孝陵園寢修理及添蓋錢廠之費於是賣爐及爐書手頭首共八千四百金不但　陵寢并他處修理充然有餘不必動公帑矣

南京處處傾圮圮者已矣其未圮者復日以就圮余謂留都也亦須留之若然則廢都耳紙綠圮多

余自官太學及南京凡官舍雜物在任多不用去時籍記封貯以待後人省再造費不敢有所取也

南京表忠祠祀建文死難諸臣祀在陋巷荒蕪甚余曰此須表章遒可遂購其西南民舍數間開一門通街與朝天宮劉文移祠堂後故亭五楹於大門內扁曰景忠亭可懸其中且爲九卿餞行之所街造兩坊右曰表忠坊左曰朝天街蓋余與福清葉公經營之九卿醵余佐之所藉工部尤多至今明道祠一撫祠許侍中祠以次修拓煥然改觀公既同入閣暇語余曰吾二人在南京亦可謂[illegible]



神不槩者矣

余在南京時適捕妖人趙起稍城門晏開早閉諸部出入甚艱民兵夜鍵柵門民甚以爲不便余告參贊尚書郝公曰妖人匹夫不北走湖南走越耳不來南京也南京根本之地四方聞南京戒嚴亦將騷動古人處有事若無事今未有事何遽皇皇哉城門日出入無數人城中人夜有緩急宜如常爲便郝公納余言弛前禁妖人竟亦于他方得之

余歷官國子監一年南吏部升署南戶工三年署禮部四年凡事須請　旨者方上疏得　旨必力行苟可自行則不具疏即有概於中而非其職不敢侵越或人所常言者亦置之故條陳少

禮部宗藩一事最大每請名封選婚需索煩難有貧宗終不得者余曰此皆　太祖子孫而今乞哀異姓受制賤胥豈理也哉於是疏陳簡便法省直結之擬定行取之期旣得　旨行之每歲生到部即查明造格眼冊每季一本如請名封應得不應得查冊出示其類題不出季終無查勘無留難宗室便之蓋余將之任詢此事於一二賢者皆以爲沿習旣久今一省頂首三千金矣前輩亦嘗有



志振刷者竟亦付之無可奈何余聞此說亦躊躇郎顧旣而日日料理漸見端緒余乃奮然曰吾欲以二三同官之勞貽宗室十六萬人之便爲此十六萬人之便不暇顧胥吏數人之不便欲以仰承德意少效涓埃於是以勸之一字幸爲力行行之年之弊爲之一清而余初未嘗以刑威操切胥吏也宗室辯訴手本批司查或准或否明日出示發落登記有重來告擾者薄責示懲漸理漸完一年後無遞手本者

宗室擅婚過期者貧宗無力以供費婚不可得而

至于擅期不能赴而至于過耳故萬曆二十一年
酌例從寬然予咨吏不利甫三年禮科有疏部覆
從稍嚴得　旨照舊蓋照酌例之舊也而胥吏舞
文以爲照近年嚴例遂不遵酌例若八九年余乃
將旨與司官及行吏講解明白酌例復行宗室之使
宗室名封勘合舊皆單發如官之文憑每一紙償
二余余乃令總發凡八布政司止發八紙王府在
省城者揭榜在州郡者移文爲宗室省費勝即自
余以司役清苦獨仰此度日耳余曰便宗室人多
司役數人勿恤可也遂爲例



鄭世子載堉讓國於其從弟載璽十六年七疏矣
按部牘有以讓國非情恐有別故駁之者余批云
夷齊亦有別故耶蓋凡事非金錢不行載堉讓國
不肯使錢載璽又貧無錢可使此爲別故耳余乃
疏言名利人之所重辭讓人之所難今一階半級
縉紳之士方且動色而爭而載堉此舉直與泰伯
夷齊季札子臧之流後先媲節安可不成其美哉
按載堉本東垣王子孫宜令其後復繼東垣弁乞
賜勅樹坊褒此賢宗以風天下遂得　旨
代王二子一鼎莎母內助張氏奏選妾也一鼎渭

母裴氏元妃陪嫁之人不經奏選濫妾也方鼎渭
生時元妃亡而張未有子王慮濫妾子不得封于
是日報張出爲庶長子既而張生莎則以庶究汗
報此代王之欺爲今禍本王不安而因循未發也
會周宗有揭言宗室月報多端余乃檄諸藩首實
而代王始自首請改正儀司欲從覆余曰不勘不
妥時巡按缺則咨巡撫行司道大同府六同縣十
三郡王宗室長史教授勘結到部將覆矣而鼎渭
授匿名書誚父王以偏愛持萬金賄改儀司告余
余門前公等言免勘今勘明特以一匿名書而沮



從此郡惟皆群小操之矣復疏第署余名賄余受
不以累公也司官見余峻激遂具疏得　旨封鼎
莎世子矣後彭戴二給事攻余疏中有受代金厭
長立少一款小人遂以鼎渭爲奇貨爲之畫策時
藏去彭在鼎渭以多金餽彭謝前恩訂後約從京
師賈人借貸衆莫不聞彭於是爲極力主張布置
言立子以長濫妾例行宗室不行于親王　東宮
亦庶出投鼠忌器以此相煽或惘喝人畏其鷙熱
敢遽若大同巡撫初言事明無庸再勘矣并以私
情密屬易詞郎閣部亦怯而付之會議大司寇議

禮部矣竊聞省中欲得□□之議一字加減不
得乘索覽易之二公大臣負室而將方同推太宰
得失之際未免違心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何人哉
夫　大演最重來壁張氏今次妃其初奏選內助
承歷甚明裴氏陪嫁來歷不可知也凡王府娶妾
必奏推部發勘合行巡按選民間室女年命相宜
家道清白者奏准方入府成婚登名妾媵冊謂之
奏選之妾所生子得封親郡王將軍中尉其不經
奏選而不載者謂之濫妾所生子祗爲庶人歲給
糧十一石耳宗室屬籍幾二十萬不嚴爲限制其



何以供至于援引之說尤爲謬妄我　朝家法嚴
毎選宮人必由御史極其詳悉奏旨而後入宮未
嘗不奏選也今代藩據妾媵冊有張氏無裴氏使
裴子可王此冊何用乎據鼎莎奉　旨已封世子
矣今重則君尊毎見從前綸旨或云已有旨了罷
或云遲遲前　旨行即事未必當而渙汗不反亦
以尊　君何乃毫至此乎且子許其父吾助其子
夫子不爲衛君之義吾輩何不聞焉而十三郡王
且言人同一府母無封位子失爵祿者三千餘人
皆垂涎覬覦然則諸藩之衆十倍於代將群起而

爭鼎淵之所爲何以處之尤不可不慮也廷議若
又欲立鼎淵之子不知鼎淵之不當立以其母濫
妾之故也濫妾子不當立濫妾孫顧當立乎今代
藩骨肉如仇豐室如懸磬矣雖　明旨在前而嘖
室之議得而勝之旨可動議不可動矣狂瀾既倒
聖斷猶稽不知將來作何結局吾老不及見矣
益世子服未除請封援禮部職掌服內請封服闋
受封之文大端爲君間首務亦有書以查例爲言
余荅云他事查例惟服制則有夫子所云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者此爲萬世不易之例今成就益



世子爲滕世子何如一日余同鄉新城舊令也問
余日世子有書可投否余曰王府自來不通書余
出示云使本部猶人以非禮何以爲禮部乎余執
不聽至六月服闋報其疏以明年封世子謝余書
云題覆不踰乎半碁服制必滿於三年不惟以禮
而教人抑亦以德而相愛蓋其封止遲一年而得
盡人子之心無違禮之恨所以成就世子者大矣
故世子不惟不怨而以爲德
琉球封王在使臣則懼涉海風濤之險在閩省則
苦造冊之艱供億之擾于是議不遣文臣不造冊

募並武臣附册以往余疏言文臣惜命武臣得非
命乎按鄭曉吾學編有欲令琉球遣使海上領封
之說可從也遂得　旨著爲令
命試舉人多不朝見但以公文就鴻臚寺乞朝見
託印子而投文又多不赴部托司爲代送及進場
戴唐巾手持大筐酒核爐銚無所不有余嘆曰士
之傲惰無禮法而惟口腹是憂一至此乎出示令
朝見赴部投文進場務戴儒巾持筐者不得進士
亦不敢不遵自　殿廷回祿　殿試貢士渙散混
雜禮法蕩然閑防其施及登第即乘輿大廈盛騶



從俗安會舉稱貸以充之甲辰余知貢舉疏陳三
事一日肅廷對二日嚴防範三日勵儉勤乃令列
席　文華門外整齊嚴肅稟如　臨軒之儀弊無
從生是科進士儉約過於他日部夜不敢索燭賞
吏部則濟南趙公署事亦禁之如禮部云
進士觀政選期尚遠者紛紛告病求差余疏言弘
治正德嘉靖間有放回依親之令俟將屆選期然
後赴銓厥免守株省借貸於是吏部亦以爲言得
報可
歲貢廷試無定期早春戒行及入京有延至秋而
後開試者人皆老而貧資斧空竭無從借貸亦皆
事也余疏言鄉會殿試皆有定期歲貢正途亦當
一體請以四月十五日初試五月再試得　旨著
爲令提學有歲考以定黜陟降黜選進學至大比
之年考科舉此爲定制余少時每見提學三歲兩
巡而科舉則關序通考若棄考起於兩直特以人
衆道遠時迫難遍之故耳乃後來各省樂其便亦
題行焉彙考錄郡縣輒須請求而歲考不行則童
生必二年一試孫寒苦入學之難而秀才或終身
不試冒濫無澄汰之日此學政一大弊也余乃疏



請行歲考革彙考提學不歲考不得陞遷各省皆
行士人便之
太醫院藥庫以祠司主事督之貢輸儲蓄元自有
餘既而督者少懈委官內相表裏爲侵牟儲蓄
漸虛有宜索輒借辦委官四方輸至輒還之日久
庫如懸磬而所借委官之債至萬餘金余聞而大
駭乃疏言債宜緩用宜核逋宜完提督官宜專宜
久四事於是先革其冗費虛冒者端陽年終各衙
門年例衣香砂黃蒼朮千餘金革矣歲終報過爛
藥材二百担革矣端陽內相採取蟾酥酒食遊玩

侈費數百金又竊矣戒提督曰四方輸至必歸之庫以待　上供有餘乃償債自內取者無關防手本不進自外進者無收訖關防不准以　御覽揭帖一年浩瀚爲四季令提督定藥價刊書冊催速貿遣東都司人參三年不解特叅守催得參九百斤而余又見委官之債雖半虛冒稍裁削焉歲餘債旣償庫亦充㧞是季進　御覽揭帖其末簡畧述先今藥庫盈虛之狀以関蓋此事雖微　朝廷元以委禮部如家督爲主人竟庫綜核調度在乎家督出入贏詘必白主人非瑣屑也孟子言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余以此一事益信財在政政在人云

太醫院欽天監各官生及僧道及通事序班遷補食糧緣差俱按例依序不徇請托先是每試醫士天文生輒醵金供堂司午飯酒榼余笑曰如此則提學考試亦吃生儒飯乎或對以封門不便餽餉余曰試非文字不必封門也自是不復醵金

昔藏番入貢客司白余曰會典無昔藏番職掌亦無令入貢何以處之余曰既非額貢之夷則勿受聶王事言此悍夷也昨方一詰問即欲自刎余曰豈有輦轂之下而小夷敢要脅如此乎令方詰之即順義王夷賞尚未能便給彼額外之夷皆慕賞而來歲歲不絕其何以供吾輩姑了目前行還去矣如國何第卻還方物以拒其後來之路量給賞賜以慰其遠來之心疏上報可夷亦帖服

會同館夫工食約三千金出順永保河四府永平最少元則以克公費河間保定次之則以給皂役順天所屬州縣千五百金則派館夫自催多逋負不能得館夫貧則以十餘年來工食羨金千餘貸之俟催至扣還今日還明日復貸迄不見清楚而



館夫每私貸於官吏約償以工食所貸常不及五金所償七兩二錢每呼喚不至又輒以往某州縣催工食爲解如是久之余以羨金可盈官舍所司不肯云須貸館夫余謂工食如俸薪無豫貸如憐館夫貧惟有合府總催總收季冬總放使得及時關領而可耳且工食一縣多不過六七八名少僅一二三名誠檄催不必峻詞或可以書通一書佐之何患不應哉於是余移書京兆一日以千二百金至時中秋余令所司盡散與春夏秋三季工食留保定未解三百金供冬季而取前羨金千餘瞖

二宅爲堂上居余計寀司每季羨近百金一年將
一宅省儺費養廉爲役人無窮之利何不可也
余南京方便之大者舖行一事及任禮部聞欽天
監曆日紙戶頗累民每歲行兩縣報僉閭京騷擾
今以下中戶應役役滿而家磬矣余欲革提督主
事言難革革且悞事振刷可耳余許之數日主事
具一帖云某䕺某某聽裁余亦信以爲振刷也至
端陽前今進部門有縣皂拘一吏持狀而呼審之
吏也四川人余批免尚八人在欽天監召審之一
戲子一賣銀匠俱遣去余廼召監正諭令自辨監



正亦不敢辭紙戶遂革蓋官價原寬特苦需索者
衆委之監正則需索皆無且有利焉行之累年官
民皆便故革弊不可不勇
殿試會試各省貢解銀禮部儀司收貯兩縣僉舖
行各委丞簿一人司之出納之間委官部役索扣
多端鋪行[illegible]受其病余廼革舖行罷委官令司役
依時估見銀足色足數發給十之七八場畢給完
是年商閭不擾贏餘轉多其考官讀卷官舖陳俱
不借辦預約自措筵宴廚所宿部收拔步牀爲
涼牀以便搬運至于消除收發香燭之類一切自
辦不索之京府且與罰以示永錮云
禮部三堂班轎三十六名即鉄堂皁役自在歲領
兵部且堂人十金而皁役每王府名封輒有需索
余初不知一日同夥中相訐得所索潞紬銀兩及
文約贓證甚明余廼召示皁役免其發送而進之
伏服罪叩頭去自是代以館夫吏番泛散不能索
王府復咨兵部一堂有官止領一堂且銀給館夫
七八年間兵部歲省兩堂二百四十金而館夫歲
得百餘金於本館工食之外此其小者也及余入
閣皁役求復首揆念舊爲余言至而余謂　王府



十六萬人乃　太祖子孫此輩三十六個狗鼠耳
勿恤可也
禮部有刑部紙既捐矣或又言順天廼按歲取順
天府贖金僉紙戶買紙亦一累也余因查本部歲
有都察院紙且二百二三十金可折支爲民便咨
都院院議難之言此一百五十金實令紙戶辦一
百九十五金紙今止兌得若干尚有若干將何如
余曰令民賠償亦不是即准一百九十四金可也
又難之曰此非禮部紙廼內閣及吏部紙耳余曰
何俗也內閣不是禮部做耶寄語院長你都察院

不長做我禮部亦不長做惟方便遇著可做諺云
做官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院遁回咨而
京中占此無都察院紙戶矣
吏典頂首初議二八遁獄後議作四分獄二八之
法獄至一錢尚有二分若四分法獄至第四次一
分不行矣人情少拂遂并二八不行余在部四年
專行二八法吏典從之若巧立前件等名色一切
皆革
余在太學在部以吏胥多故家了未嘗叱罵一學
不輕罰責惟犯法不少貸或革役并革頂首嘗有



胥手作弊發覺其人將選主簿余咨吏部革其選
過四仲月考胥手每有所咨訪革退自是不良者
亦少
先是進士觀政于部各司設酒待之余謂禮部與
他部不同諸進士皆經提調有一[illegible]請均禮就客
席恐亦未安況虎賁乎不如贈以 大明律例証
爵一部就都察院借例並不過三錢既得部體況
可覽觀累科遵行人以為雅云
先是歲首開印司廳設酒待四司遞承發吏供具
余問費何出吏不對大抵援文發文索錢也余門
安有吃吏酒而可禁其索錢者令勿辦余自居官
未嘗遊燈市即拜客亦別道而行未嘗至城隍廟
市物四司舊有燈市會余亦諭止之曰禮官也褻
服肩摩不雅司官遵之人為余言燈市人多獨不
見禮部一人
余南京署戶工部及在禮部每語司屬諸君凡有
請託法不當從者但道已說堂參堂翁堅執不可
恐諸君初嚮用任怨為難若區區年位皆可退矣
在禮部或題奏詿誤余即自請罪曰經臣看過自
此臣昏眊所致無與司官也



丙午四月余在禮部黃州童生鼓譟督學董公疏
其事兼稱病引去得 旨責童生吏部有書抵余
欲調督學余謂童生鼓譟以進學人少要多取而
督學不聽也遽調督學如紀綱何況科期甚近乎
明旨所重在士習今惟依傍 旨意處分童生俟
場後即轉督學耳少宰楊公以為然
每日印已封而文書後至即開印鈐發或一日二
三次吏有請俟明日者余門不過一啓鑰一押字
之勞奈何令人久候
京城冬月丐子亦膚余憐之因習儀有飯余令止

四素四司亦素食以其費之半市衲衣捨施自是
隨事節省及解官解戶違限應責許以衲衣贖武
纍愉監儒走班罰贖亦罰衲衣司爲竹捨戶部捨
尤多各城御史亦有捨者衲衣既露盡京兆捨錢
如衲衣之數余因念亦尚可不過三千所需納
金約二百餘衹與鼎臨時題知以 聖意行之令
爲五城同日而捨武防重須約其君之一夫不獲
者聽此事在五城吏妥非大臣所當爲也

朝鮮患倭需三千兵一將戍之余諭使臣曰乎
之役 天朝費多少兵多少偏所以爲爾國者



矣今復望 天朝爲戍守乎且兵在爾地不能保
無狹擾爾國亦不便第自選將練兵爲戰守計可
也使臣唯唯而退不敢復請

禮部原非錢穀衙門因邇年多缺官而會同館值
有水大銀積十餘年而所剩銀以借館夫者千餘
兩因順天府盡完所負而千餘兩一齊到館因兩
堂缺而儀司所送三堂年例包袱歸於一堂不用
又不發花銷發都吏聽其定價變賣而有袱銀因
儀司年例所送三堂包表紙張歸於一堂不用取
給散廳司當該辦文移而剩有折紙銀因欽天監
年例所送三堂曆日歸於一堂用其一折其二而
剩有曆日銀因會試銀該司綜覈羨餘不付火房
不充龔費而剩有會試銀此官房所繇來亦一時
一堂偶值偶有此衆而四司共成之也

晉王妃馬氏妾王氏一日馬氏叔詣部揭王寵妃
寵妾侍奩謀疏及神廟批稿擬千氏父子爲宗人
府之日丁丑一子妾出又選妾也儻妃無出國[illegible]
所繫官闈弟須調護宜激予其人益憤不已[illegible]
曰孫未但是汝交構衍兵馬司須繫救曰其子[illegible]
病求出予召至火房諭之曰汝家爲王親兄爲兵



馬從何得來王於汝兄弟善則王親不善則[illegible]
乎須教妃善事王猶可望生育即不然庶子亦已
子也妃之結果實在乎是其人氣遂平適移文長
史司勸王存嫡庶之分均枕簟之愛安妃以安妾
又一牒諭妃父令其教女事王穆木遂于安妾以
安妃其人即謝去既而山西按臺爲予門人有書
與予欲究晉府撥置者予止之晉宮遂睦越七年
王覺庶子立

汝寧王多過有司揉之急越關入京使居會同館
禮司議革爵予曰明例越關言宗室不言郡王此

之一綫生路汝寧剛戾萬一他故能無傷朝廷恕
豈忍心乎乃覓其奏命館人善事之居數月館吏告
王有疾疾終夜行不寐且苦衣薄求亟歸予曰彼
懼悔非疾也予取客司舊紵數端爲製衣納絮與
之汝寧使人來謝予曰爲我致語殿下盛德恐下
人有不良者予覘察疏止一人命事重殿下何不
縛下予人付有司而力庇護之爲擔畀乎即諭命
下歸矣歸幸自愛也無何一藩參入賀至語余曰
汝寧此歸如兩人予問如何曰汝寧邸街巷無市
肆今列肆矣蓋汝寧得全而改行礎閱力也

李文節集 八　仕蹟　二三五

安雕臣爲母鳳氏請　郵科參祠司擬立案予謂
該司曰此酋未安予意欲以一祭縻之今士夫不
應得而得者儘多此酋順則羈臣逆則揚應龍何
斬焉跋案候問何候曰候水西界明既而兵部叙
播功及鳳氏得　旨予祭予喜即題既而求諭祭
文于中書靳未予使者以告予教告内閣遂得之
使者來謝予諭之曰此與大臣有不能得者迺
天恩爲我語安宣慰當報効不可忘也批其求文
曰本部並無一分使費以示使者曰有使費須索
回使者對曰無而去

例與一事余入部即語祠郎云此事大都以官品
爲準至于人品必如條例所云罪過昭彰公論共
棄者方與立案蓋　朝廷所以優邺大臣帷蓋之
施弟諡邺字做主意斯爲得體惟諡典須慎重耳
余在部四年凡奏抄到部即爲題覆不待子孫來
求即例行吏部咨者亦爲催之
禮垣每齋戒借宿于禮部且廬部令教坊司具二
十餘榼以堂柬將之相沿已久一日齋宿榼已具
例司吏索予柬余曰假館足矣榼何爲吏以故事
對余曰必不得已以司柬將之吏曰此堂禮也須

李文節集 八　仕蹟　二三六

得堂柬余曰余不喫人榼亦不餽人榼竟不與柬
榼亦遂罷禮垣銜之余不能循世類此
真人張國祥題齊雲山太素宮先年曾題將提點
李鄉經補太常寺丞部覆留中今特爲申請奉
旨下部余覆疏言天下名山頗多如泰山武當最
稱名勝並無寺丞之設儻此途一開諸山道士將
必盡謁真人咸求丞職天下將謂　陛下忽天工
而崇異教慢于百司庶府而獨不靳于黄冠玄門
臣不見其可也時真人以禱祠留京有恃而求余
執奏事亦遂寢

紹興府民乞封城隍疏下部余覆言會典所載止
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此題 聖祖裁定即
嘉靖間百凡祀典一經 世宗斟酌而城隍之號
不易今若錫以爵號於禮未協奏 聖旨是
親王冊 封正使用勳臣蓋需索諸藩苦之或欲
余題本余曰此 會典舊章革之必舉起而爭安
可革也余特疏請以科臣副勳臣使事竣正使
必與副使齊去有前弊科臣糾之或部糾之遂著
爲令
余嘗因災異請罷鑛稅言克己最難而利之一念

李文節集　卷八　任疏

尤爲難克臣每見利亦輒動心然臣有以禁之曰
將 皇上知而斥臣臣畏 皇上不敢也又曰將
人知而賤臣臣畏清議不敢也畏 皇上而不敢
者在位也畏人而不敢者爲名也此兩者臣所以
御利之方也今 皇上之位尊爲天子 皇上之
名傳之萬世獨無意保大位留大名乎疏留中
泰藩爲其庶長子乞封郡王泰題例後以中尉進
封者正妃無子則庶長子得繼王爵正妃有子則
庶長子止得中尉而正妃年未五十例宜待之不
得封郡王也泰藩因乞不得於是以三千金助工

乃覆請 溫旨下部余復言其非例且與泰一
體當商府八藩無一得則諸藩何以服之且泰王
初以一中尉徼恩進封享不貲之富即傾囊助工
不爲過所進者無足貴之 聖意而酬以郡爵
也疏留中事亦不行蓋念助工之金既入難出若
復之又念之非萬一從中降 旨難不反害乎故
皆有此其封爲 上任怨可以不滿其欲而於正
言亦伐則既矣
余請裁儀賓祿糧其疏略曰儀賓特以聯姻 帝
室爲光榮原不待祿而飽今貧宗苦不得勺合之

李文節集　卷八　任疏　三八

惠而以益閭右之素封子孫病於待哺之眾而以
養殷實之女婿查得十年間各府儀賓除郡縣主
外郡君儀賓九十二位縣君儀賓一百四十五位
鄉君儀賓二百三十九位自此以後又將日多宗
以爲郡王倫親而人少姑仍舊可也郡縣鄉君儀
今可裁計郡君儀賓二位祿可供奉國中尉一位
縣君儀賓五位祿可供本國中尉二位鄉君儀賓
四位祿可供本國中尉一位在儀賓無之不爲貧
在宗室有之以爲利百姓寬一分之派有司亦可
紓一分之徵其便不淺疏留中

余在禮部四年置官宅十三區扁曰不佚堂書一聯于柱曰操無心之道以遊今世叛不貸之居以貽後人

前輩部事題覆率先白執政恐相左也余念事之委曲非立談可盡執政未及詳知造次相命或有窒礙從之不可違之不安故余凡事與司屬商議三思少所關白第告之曰如題覆不當老先生徑斟酌改易勿顧惜部體國家事要於其當使人無得而議耳然余在部四年未有一事與內閣左者大抵惟各持公心儘其聰明亦自不謀而合也余



欲條陳宗藩事首揆初亦止余及見全疏以爲良法遂擬允其無成心可見

楚事會議單余節畧奏之言官劾臣單余疏言本無隱匿當日已全抄送內閣其原單即連見在儀司惟　上取覽耳方候　旨間儀郎急裝單欲進余曰吾已有疏候　宣索不遲也既而有　旨來取余遽以抄單并原單進　上意洞然

余爲講官一日司禮首璫求余序其詩余宜以違嫌辭之意其不悅也已而璫私告大司馬反似重余者及余入閣璫歿而余亦將去其姪請神道碑余撰與之此璫有賢名余於　東宮講筵見其服從恭謹妖書一事善類頼以保全嘗爲泰荼有求於余余執不與不怪也內臣如此者亦少

余每稱述言行相顧之說欲人修實行做實事竟以此不諧於世

人謂余臣好善余不好善余謂有技者幹實事彥聖者修實行余臣斷斷誠實亦好誠實人余特不好夫無實者耳

癸卯有恩貢太學甯紹生援庚午例告增解額余謂庚午登極恩選學皆選以實太學今册立非登



極比且一歲爲恩不得援庚午例甯紹生艴然而去遼東附籍試常脫科告乞於百名中分五名而識士爭之余勸遼士但攻舉業入彀自多遼士亦遂已蓋余意在率由舊章耳至丁未會試給事汪若霖請廣進士額欲部上疏爲之助余見仕路壅滞文體亦不正婉辭焉不數日汪劾余嫌人攻余汪父汪余己丑所取士也

余掌部時武當山道官以鄖陽太守登山失迎爲所督遏提督內臣庇道官率其衆拉太守據臺疏聞欲禮部查無度牒者驅之余謂道衆萬計有變

若不過數千彼自効爲道並居食此山驛之何
比必且激而爲變毋論萬衆即百千人足矣騷動
一方若歸本部又如待內臣恃衆不聽查則如之
何部臣不襲乎漢人所謂無動爲大者是也余不
行事小覺察
先年建夷每進貢入京一千五百人過豐潤等五
驛十八月草一輛應付外每人與布一疋折銀三
錢每輛銀叁兩名之曰車價後漸索至十八兩而
此銀原無額設不出於官而出於民萬曆三十五
年春五驛牛頭以通狀投部發各司而另一狀訐



遼東所差伴送官七人云實此曹教之索余先咨
其二人司官白余以爲不必咨當會兵部駕司議
處耳余從之初議咨遼東撫鎮而牛頭稟司言空
文無益今應伴送通事序班李維蕃有幹才但差
往同撫鎮人與建酋奴兒哈赤一講庶可濟事余
亦從之而司官又言差官須題請令貢夷且行題
則候　旨恐延不題又未便如何余不及論思謂
嘗見遼報常有差通官折講者不題亦可遂咨撫
鎮各內有序班同前夷寨之文維蕃還盛言建戎
之強以張大折講之功爲陞轉地于是舉朝以建

夷爲憂易置撫鎮募兵買馬而奴酋亦憂吾之將
討已而絕其貢逕訴於制府極陳其忠順無他情
及退開原求驗貢兵道高攀桂諭之云人數太多
累擾驛遞車價浮濫出不起今須減人數革車價
方可許貢於是奴酋一一聽從盡革車價逕求人私
索利不入酋而應得賞賜入多此數入少亦此數
所以領帯領賞逕其利則在賞不在搶掠搶掠之
得來不如賞之厚此所以惟貢是求而惟恐失之
也至辛亥壬子年補貢入京幾起止三百人減去
一千二百所至肅然車價不敢索每一輛僅與酒



飯銀一錢蘆席二條而已通州守楊忠裕言此番
一貢省五驛三萬金通州得八千焉且人數既少
所省光祿下程沿途騷擾尤多先是攻余者羣然
指爲通夷緒酋啓釁以爲當誅然余之失在不題
余之罪在不該之督撫兵部至于今日伏　國家
威靈亦在維蕃一講而余因得免於罪庶余之幸
也
楚宗殺楚撫武昌議增兵三千以書抵余答曰楚
變與寇盜不同兵易聚而難散且餉亦難處但就
見兵訓練不必增也

內閣稱密勿之臣預機務　朝廷不欲其與外人
接出則避輿入朝則投閣辟人於百步之外無敢
相揖者見客接書揭必于直廬至今猶有此門帖
亦無私也恩數優隆且有不時賞賚蓋謂其無私
交而專事一人故所以待之者如此余久識得此
意既入閣凡外來書帖投遞向谷俱于長安門外
入朝出朝之時無一使者抵私寓一切交際俱廢
非敢立異沽名竊見閣臣之體宜然欲自附於古
九二朋亡之義耳
四川女土官奢世續匿鎮雄印索至三年不出於

撫用都司張神武統兵協岩續殺五六百人掠其
資財婦女奢世續於獄必得印迺已余在內閣謂
朱金老曰禮部當鑄印世續既稱印迷失今不過
費一顆銅何必索也乃擬一　旨云印不獻出者
另鑄新印給與奢崇明管事就獄出亦銷繳不用
不數日印出竟令鑄新印銷舊印
兵部覆川貴用兵疏欲行兩省撫按會議余告朱
金老曰川貴不協川主用兵貴主不用相持日久
今會議又各執一端而川兵調有日閣已費三十
三萬金奈何日養兵以俟議定也竊見兵必不得
已而後用今物力極詘非用兵之時看來彼中兵
尤可以無用本兵見亦及此但不肯擔當爾吾內
閣一疏爲　上言其當罷然後擬　旨何如金老
以爲然委余草疏上之遂得允撤　詔至歡聲如
雷涟西日則兵動矣　旨末云朕視華夷皆吾赤
子淵肯生全不忍寘之鋒鏑之下余謂金老曰此
眾下當人心上合天心而言者猶以爲遺西南不
了之局至謂余索安氏賄致堯臣跳梁罪當誅
及後安疆臣次堯臣恭順有加西南晏然言者追
罪巡撫而余始免

刑部有紙戶三年一更三四十人令輸紙內監與
外諸司而後給直約三年四千餘金然其給簿遲
至二三年僅四之一而紙必費金錢乃得交至部
中雜需亦令支應名曰候償而實未也蓋三年而
三四十家罄矣又三年一更而三四十家又罄矣
毎余報爭求解脫闔京騷然余查祠膳二司歲有
刑部紙價九餘金余移咨捐之而吏部兵部各揚
國子監以余綴頫捐亦近百金及余入閣查閣中
歲有刑部紙七十餘金余復言於首揆捐焉於是
刑部以司屬徐熙寧公練達肯任事委之悉心詳

臥幨錄不輸紙余遣吏送各衙門無復索者三回
十人本滿役一朝得散去蓋余部曆日紙戶凡先
華擬析本部每年紙價一百五十金於都察院而
順天府紙戶華令刑部亦革自是京城無紙戶矣
方余欲捐而典籍難之請待來年然後已余曰何
待來年見義不爲無勇也且來阿先生未復任次
矣來年能保余猶在乎踰歲余遂乞休故曰做官
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余乙休杜門念稅使未撤因上疏其畧曰伏覩
皇上其有可爲堯舜之資惟於利之一字不無牽



繫蓋　皇上亦知臣淡薄而臣亦自覺其中有味
存焉臣入京六年止受俸薪賞賜臣能節用無不
足而且有餘人言臣五百金買房而未知臣之皆
尚有不止此者臣每須受無愧色付之僕僕無疑
心苟鑰不問夜戶不扃寢而甚安覺而甚適此臣
食芹之美曝背之暄每思獻之　君父而欲俟臣
位稍安事　上漸久而後從容言之今臣已矣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　皇上試用臣言即臣死不[illegible]
帷蓋之施即生還不望資斧之賚矣此疏不報
竟留中

余入閣或言須收拾人心余謂未嘗失人心如何
收拾且收拾人心非大臣事也或勸急做好事余
曰天下事只平平做將去天下路只慢慢行將去
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或勸進
言余曰今天下要緊事止六七件苟換已屢言之
余在此日淺急遽倘越不惟有換生嫌即　至尊
未必不訝宋宰相王旦王曾同奏事曾復俟旦出
獨奏其宗曰何不與王旦俱奏此其諮也易曰安
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余方
進用有緊言欲俟身安交定耶　上稍久倚非幾



之曾效其愚忠而竟不可得矣
閣揭故事不外傳蓋入告于內順之于外之義也
而人不及知妄有揣摩謗議紛紜邇年尤甚山陰
公不能忍欲出其一二付之邸報以自明余止之
公曰不則人不知即與人言不信也余曰不知也
罷不信也罷我輩苦心外邊動說我輩塗人耳目
如何得他知得他信只得由他
閣中與余邵陽訓導輩云不招權無權不圖享用
無享用以爲然大公物來順應做規矩以無事治
天下做主張以薛文清公正月拜相六月致仕然

退著此中但得一退便是完全近時優轉非求不
得古兄弟從來無求然天之所以與吾家者已厚
但當知止知足以無禍爲福無憂爲樂修德行善
之外聽之而已

鄭王爭論山陰公及余以爲古今第一權姦得
旨謫官各疏救不允一夜四更山陰公使人告余
以　上意不測渠再救疏已草欲余亦上疏弃約
福清余謂其使人云此須從容倘　上無此意救
寔宜至哉萬一果有此意又何從知之皆致訝未
可輕舉也天明余貽山陰書述前語末云古人祀



而不校不校便了與孫則過矣既而竟寂然

余在禮部邊撫書來以朝鮮爲倭殘破之後立君
未定欲乘其衰弱危疑取而郡縣之余謂朝鮮自
箕子封國經數千年以唐太宗英武伐之尚不能
得志即如我　朝取交趾竟亦棄之按　祖訓有
云四方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
不足使令若不自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
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余報書以爲
不可議遂寢

丁未年余在內閣瓊州士夫有言粵民患黎不敢
煩大軍煩自操兵果將勦之余謂漢成雜處有司
惟當調停其間綏以恩意毋務以漢法繩之彼亦
生命也即可殄滅且傷天地之和萬一敗衂朝廷
將委之民不問乎斷無聽民自爲之理即出自朝
廷尤不可不三思也至壬子用兵失利黎患淋

余生平不求人既登第官詞林處可以無求之地
凡有差除未嘗預知其以留爺給諫將首揆館師
也語余門郡子來更好余應曰南京亦要人蓋余
意已在林下特不言耳倪改禮部三疏乞休不允
復令吏部撥趣余乃之任甲辰春日講缺官與周



寅所同推遂得　旨而余初不聞首揆語寅所曰
自來日講不求而得惟二君耳乙巳少宰缺九卿
議推余余辭以左陞右不順楊少宰云有裴朱二
公例余曰終不順且余禮部事方做得有些頭緒
不欲遽遷去也臺長溫公曰此意亦真遂得不推
丁未春閣山陰公與余商考試余曰閣臣既虛用
詹翰故事也山陰曰謄那得公纔好余曰知貢舉
尚缺其一如何謄那乎如是者至再一日大司農
造余意欲將爲余言者余應如前語及余六年考
滿吏部請錄　畢恩之勞加尚書余亟上疏辭出

詔例可加太子賓客余曰某假翰苑侍講學士
不好亦要做太子賓客山陰曰如公足以風末俗
矣及將推補閣員會有人言余祇束裝爲歸計卽
九卿多素交臺省有同年門生余絕不往來會推
日亦不令人偵探既而聞數公推轂余于余無與
[illegible]滿公考滿加官辭疏言余亦應考滿有　旨
[illegible]辭奏來余疏言無考滿之理辭至再彌恨不
[illegible]辭如吏部加官不從余嘗謂士大夫祈求
[illegible]不必不取人主之[illegible]歸卽余有前祖母考滿
[illegible]不得封既而　冊立覃恩爲宗伯敎余陳乞



難之直至　徽號覃恩吏部疏題而前祖母始封
也程伊川先生嘗云今士大夫道得乞字慣了動
不動是乞余之見亦如此
或謂余曰人言相必與中貴交有厚貲爲公憂
之余笑曰勿憂必貲而得相乎吾得不相猶恐相
不久乎吾寧不久耳既而余竟無所貲至茂時公
禮取諸堂餽亦不必資餽遺蓋余之得相出
聖主特達之知其不能安于位則士大夫不容始終
于中貴無與也余既入閣擠余者多方排擯行令
禮部尚道迎事序班作造建夷至遼陽閣與遼撫

無通官司詰奴酋講騷擾車價遂以通夷劾余在
言其可斬狀以恫喝余余對人曰正襟而受之明
日而當之幸則爲體受歸全之曾參不幸則爲無
所逃而待烹之恭世子也言者不已余不爲動第
求去俟命而行
詞林之於衆主館師終身稱門下士且世講焉卽
其當路吾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如是而已
或見有相與無忤而誇與者因而窺竪又見其偶
與微忤而望重者因而效顰此與世利同情而術
更陰欲竟亦無益於升沈之數也莊子言黃帝遺



珠於玄水之北使智索之而不得使力索之而不
得使象罔索而得之此喻甚佳
余待　命荒廟久客有過余者曰子處人所不堪
而自得也可以爲難矣余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四境今平居無事又非揚
文定薛文清之下獄不可言患難非子卿之在匈
奴洪皓之在金不可言夷狄辭祿不允賜且及之
退而有以自老不貧鄉官不賤如此猶然當時也
夫富貴而自得何難乎
余候　旨久人或舉孔子不脫冕之事諷余徑去

不必待命者余謂孔子夫不徑去也孔子爲司寇
攝相事見用如此君賜食賜生賜腥疾君視之其
待孔子有禮如此而孔子自言事君盡禮看入公
門一章平日何等敬君君命召不俟駕行其尊君
命如此則其去時豈有不稜命徑去之理想當時
然君既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告去便與他去如
今人方有遊宴聲妓之樂倘有一個道學先生在
坐恨其不去若告去決不留他孟子言不脫冕但
言其速其實脫冕不脫閣工夫脫了到便且又不
曰去曾遲遲吾行乎讀古人書須尋思當日情景

李文節集　任讀　四二

況今　至上之尊視閣若何如而一代有一代之
典制當　今朝而欲行春秋之事得乎但吾輩去
就明決不可不師其意耳
凡被論去者例皆候　旨自萬曆己酉歲候　旨
不下爲言官詆罵驅逐不能堪於是給事孫繼皋
徑去得　旨爲民既而南北相繼去者二十人中
間情節不同處分亦異及南刑部尚書李禎以病
徑去亦以閒住處之人謂余何不去即閒住爲民
何不可余謂不然看是甚題目如是好題目就成
亦可令以經去閑住爲民何爲也哉凡去就要理

順心安理不順心不安一登途便悔到臨終時尚
悔也孔子曰汝安則爲之余不安故不去且閣臣
論去者十常八九若徑去自余作俑後來論人者
與被論者必皆以爲口實余過更大矣尤有大者
人臣去就　朝廷實操其權令大臣爲言官呵斥
便去則　朝廷之權言官操之成何　朝廷成何
世界乎人初謂余性剛極口詆罵必不能堪必逃
必謗亦不知余于學問亦畧有幾分夫悻悻者豈
剛之謂哉此等道理甚大未易言也
庚戌　朝覲時余寓真武廟有門生過余言曰門

李文節集　任讀　四一

生向不得伸其敬甚爲歉然余曰公之敬伸與否
之志誠公不欲然則吾氣不浩然心不泰然矣
舊時庶吉士閣試在內閣門外之東閣既無關防
人得雜進又中堂過午皆出委典籍收卷而卷不
用印其弊有交卷後重取一卷私邸夜撰詰朝交
典籍易前卷者至宮坊閱卷更相請託巧者倖拙
者怨蓋亦多年至丁未余建移入內閣東廳每人
一從者爲持筆硯而入解衣帶搜之而出令紙匠
四人執役卷用典籍廳關防交卷中堂從人以衣
帶伺接了門外卷齊總封中堂手標建出明日請

宮坊閒恣亦循舊例但中堂還自觀評一秉至公
不徇人為𢜩最風清弊絕人無後言矣
丙申年余侍　東宮講筵一日講論語道千乘之
國一條講罷進做做畢各官看做余啓云今日所
講書　殿下念得否余提道千乘之國一句　東
宮隨誦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字字分
明余復啓云古人半部論語致太平這三句書便
致得太平　殿下須記得　東宮首肯至再
人攻余二百餘疏多極口詆斥余屏邸報不觀絕
不一辯亦不怪人但求去而已每誦王杲之言曰



使巳有可毀之行彼言當矣無可毀之行彼言妄
矣當則何怨於彼妄則何損於身此數語余所服
膺也
壬子夏余猶滯京師見一二後進所憂數事而於
余之未去亦云舉　朝蒿目而憂余一日謂福唐
公曰士大夫憂國誠善余之愚昧竊謂可無憂今
或憂　國本然　國本安矣憂之却不安或憂
福王不之國然方日請莊田第曲處與之可了此
一件大事不必急也急之却緩或憂安堯臣或憂
李寧遠父子然安堯臣纔其見軀臣之絕釋鎮雄
而安於水西彼親見楊應龍之滅亡必不復寘然
蹈之寧遠起戎閒封伯食祿千四百石一門富貴
已極志在自保耳而寧遠方歸京師遼遠長讓子
孫亦無敢肆者今非藩鎮五代之時　國勢尊安
而天下之心志一文臣所望不過公卿武臣不過
弄將封侯止矣故亦不必憂也憂之而至于激之
不已則不可知至于區區守僕巳踰四年得　旨
而去即在旦暮而賀者以為累朝薦月不亦太過
慮乎蓋余自是以秋杪行矣越明年　福王之國
矣　東宮晏如後處張差之事若無事者　皇上



處分于安萬當而頌辭作矣人言安堯臣恭順過
於軀臣寧遠殁而羣喙亦息矣故未疾而呻無感
而嘅自昔忠之而經生相傳有匹夫而先天下之
憂一人而當世之慮之語其流至使草土庶士
不憂其職業而動效賈生之痛哭流涕諭諭訛訛
且緣此而與其誤人亦不淺也
余贈淡其卒本無可喜四明館師也余以南京考
滿相見不持一物而下程輒受親饋之余謂吾
有吾家藪閣老有閣老家文將為言余日徘公道
來來纏姸余答曰吾中亦莫人蘊是時余志在長

林矣而先是福唐以賞捧至一日謂余曰某陛前
禮書巳批紅至會極門而迓盖四明沮之余曰恐
不然福唐又曰彼薦未可必沮則有餘又曰子亦
其不喜者余曰相公要他喜做甚麽我不要他喜
也不要他怒我兩人在南京又不求有陞轉近水
樓臺先得之矣何怪焉緣余每爲四明解說故人
以爲其黨云四明知余迂腐亦多所遷就含容即
是事未嘗商確未免以余與江夏厚之故妖書會
問必有言余翼蔽江夏者其切責會問官一旨
內云朋友情深君臣義薄可見矣嘗謂余曰翰林



官只消房內打了半頓足矣無咎無譽又一日談
及名之一字又一日言廉者有分辨之稱余默然
又嘗謂余曰趙太洲老師一個硬頭子也拜相似
豫知　上欲相余而以太洲相擬言之至三余亦
嘿然及蔣行余謁不出使蒼頭謝余曰正人也言
官言余扳執政求同升余曰余無一扇之餽而反
受其干程酒飯之施執政扳余乎余扳執政乎風
波漲天余無一言始終如此
會推七人余官資應在五名之內吏部以人言不
一題余第六臺省諸人忌余者教首揆白　上只
將五名內簡用勿遲疑躭悞大典首揆揭如其指
上竟用余首揆不自安屬趙司農寄語祈相忘而
閣揭必發趙居注首揆初抽出復補入又屬陳司
禮移余書言首揆有容揭薦余總是不安一念也
人謂余必不忘每從中挑激而余相與甚睦又轉
而爲綫宗傳燈之說矣
余既杜門乞休時考選科道累催不下或教余亦
疏催余曰余在閣中同首揆揭催十三次揭出余
等名八人今知去歸將出門不宜與管家事矣且
言者說余曾不宜一低錢教我何面目對　皇上



說話如鄉官被人告了許多狀子那來講人情有
司必以爲訴肯聽之否余直性如此余見樹恩而
防口者竟亦無益也
歸德公自余入館已受其盼睞余德之妖書起余
極爲不平而惡錢夢皐是時相門負可羅嘗余常
及門或餽以食物雖錢生濟居又有四明公在余
不避也一日歸德公延余詢去就且云三十年相
知毋吝教余答以老先生抵當求去盖余見大臣
被論惟有去一着耳詞本欠委曲而於公意亦未
沒公復以語其門生如于金壇並謏隨入之公遂

旋余附四明而將敘其位及余約詞林後輩見四
明余又不言而後輩又居其德余之失公以此尚
欲俟從容一白不意公與四明一日俱去及其歸
名望赫然四方人士結轍接軫於歸德余謂當此
時而白前事耶似趨炎附熱并音問亦少通矣歸
德殁余莫章通敘此意
建言起廢諸人冀戴福唐公而攻余甚力有問者
余應之曰毘陵舊遊地千金壇同年吳宜興舊屬
知余無所失也顧余雅不為諸人所附耳
于之亦當與福唐不異嘗謂福唐曰
[illegible]
[illegible]兩間人之理縱然一[illegible]
要一个抽身余真見其當然故意思安帖
余俟　命久人謂福推推推待這兩个人一个做
了三年一个坐了三年此福唐為余誦之者臨行
謝余曰某亦無罪過秖是公被人攻擊不曾替得
一幫此一節為歉耳余答曰幫也無用福唐曰林
禮部茂槐也說沒用語訖而別迄無問言
余馳驛無家眷亦有僕婦四口小口三口余用一
舟止一官舍居宿見客未嘗不便上水夫四十名
下水三十徐邳間有一州官來謁言昨同鄉董吏

部過此亦用三十名夫從前未見也余曰驛遞困
累極矣吾輩自當體悉至崇安仍用舟直抵芋源
亦省夫邑尚欲走大義渡以諸公候余於荷亭乃
登陸